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儒藏

史部

第七十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二十九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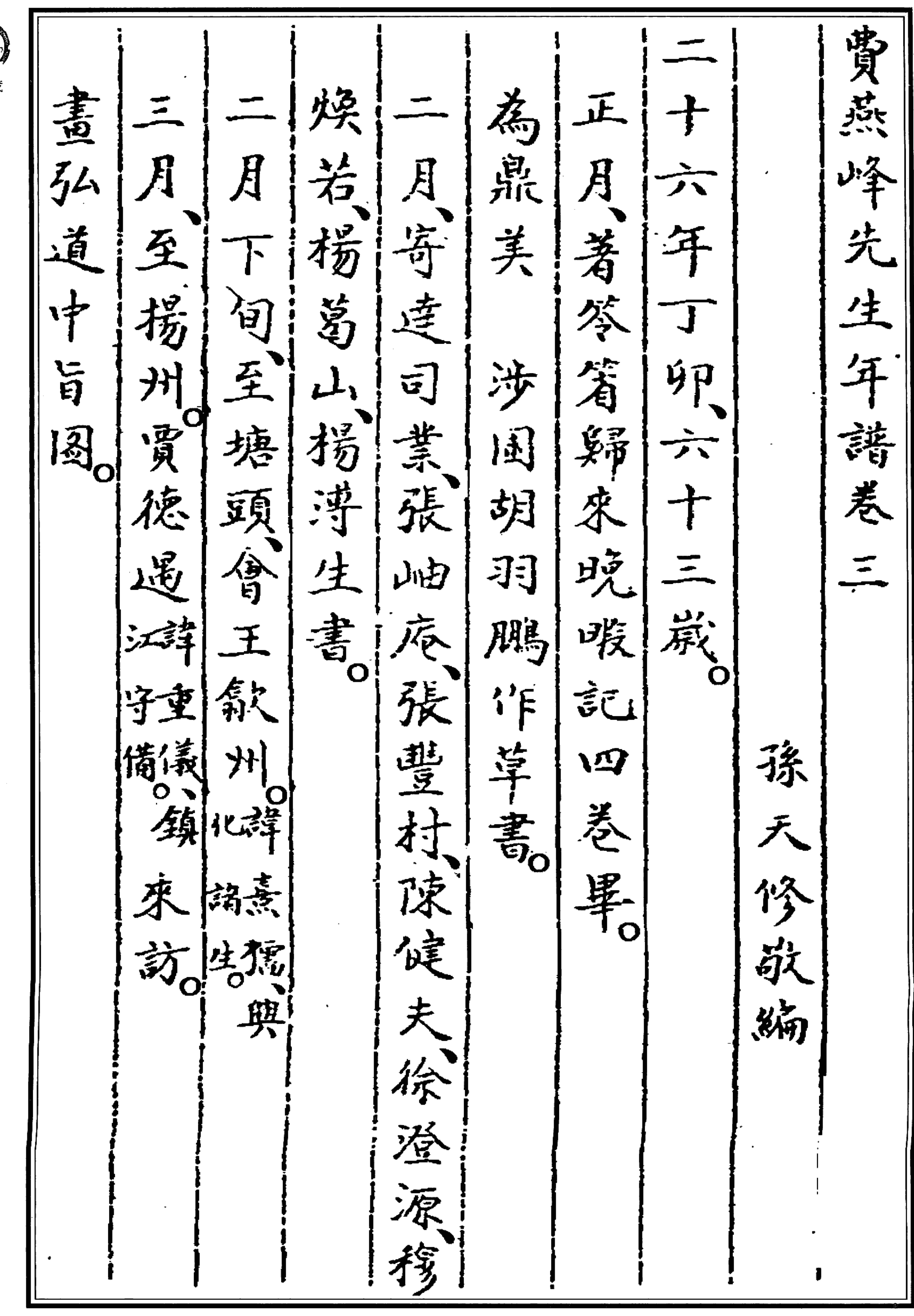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費燕峰先生年譜卷三

孫天修敬編

二十六年丁卯、六十三歲。

正月、著荅箸歸來晚暇記四卷畢。為鼎美　涉園胡羽鵬作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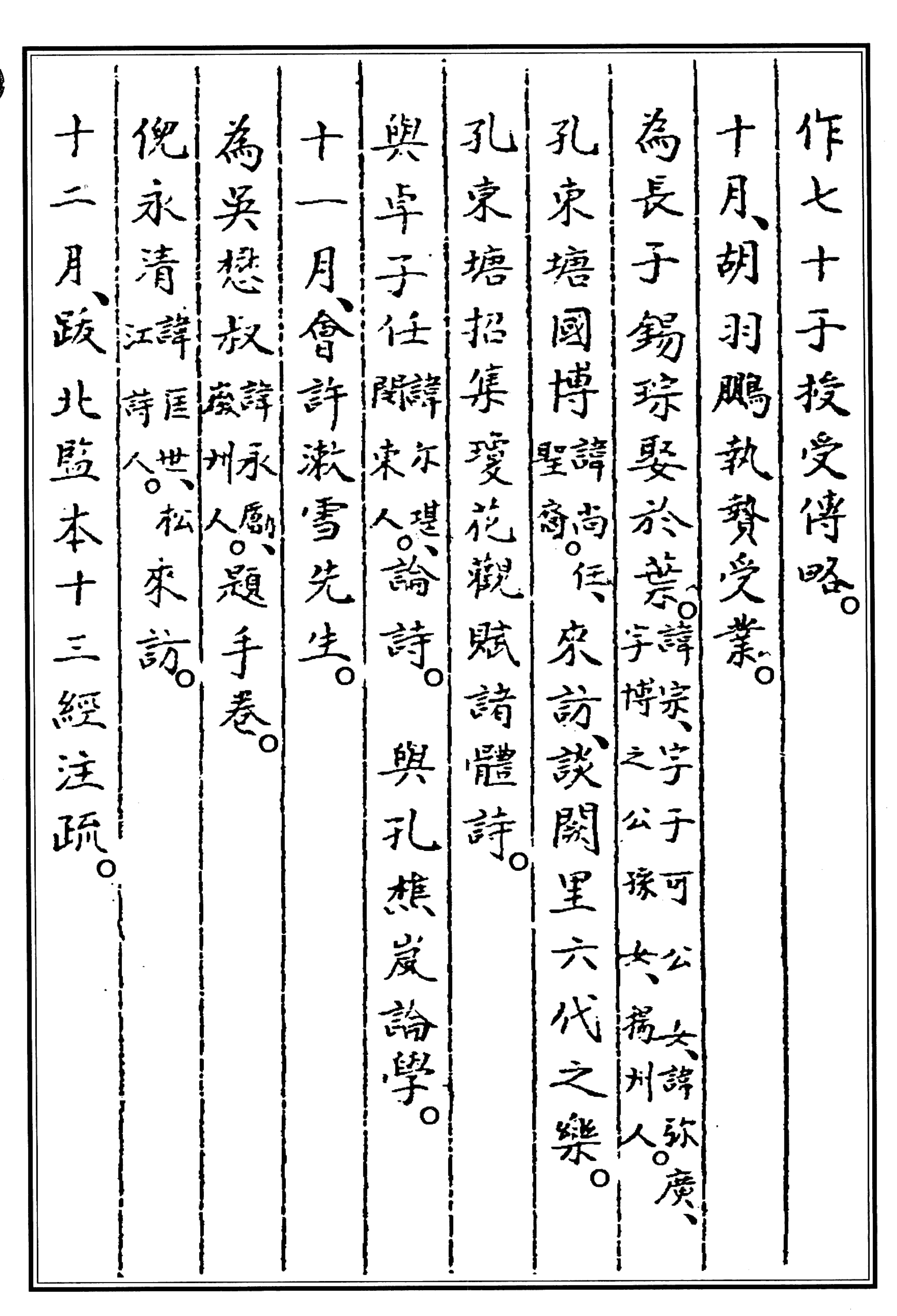
二月、寄達司業、張岫庵、張豐村、陳健夫、徐澄源、穆煥若、楊葛山、楊溥生書。

二月下旬、至塘頭、會王歙州。諱熹儒、興化諸生。

三月、至揚州。賈德遇諱重儀、鎮江守備。來訪。

畫弘道中旨圖。

五月、至蘇州、同顧迂客、姜勉中、諱安節奉世、諱寓節駱
紫久賓于、諱觀鄭墨林、茅允傳、諱安人。歸彭子務、諱
江西人。曾陟藩諱青藜姪集依園。
為姜勉中題册頁。
朱孔遠、宋漢璧為先生刻燕峰文鈔。
為李扶質李雲起少司農長孫作草書。
七月、還揚州。得張豐村、宋宣時、楊可師、吳友嵋、湯
岩夫書。　定中庸本旨。　定中庸錄凡例。
谷蔣玉行問喪禮。
九月、作聖門道脈序。



作七十子授受傳略。

十月、胡羽鵬執贄受業。

為長子錫琛娶於蔡。諱宗、字于可公女、諱弥廣、字博之公孫女、揚州人。

孔東塘國博諱尚任、聖裔。來訪、談闕里六代之樂。

孔東塘招集瓊花觀賦諸體詩。

與卓子任諱爾堪、閩東人。論詩。與孔樵嵐論學。

十一月、會許漱雪先生。

為吳愁叔諱永勵、廣州人。題手卷。

倪永清諱匡世、松江詩人。來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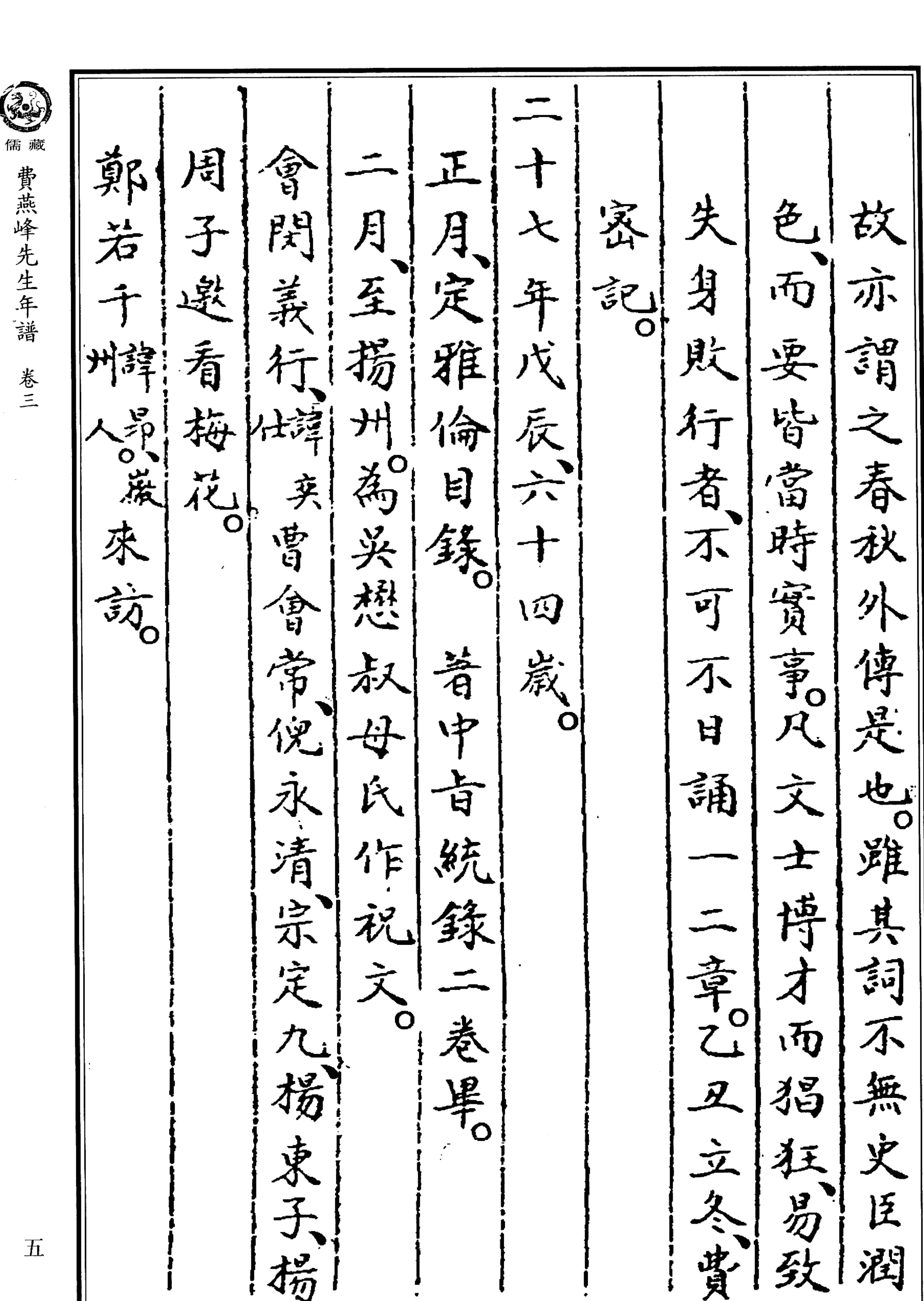
十二月、跋北監本十三經注疏。

石濤和尚（諱原濟、全州人、善畫。）跋吳懋叔大母節烈文。

撰道腴序。得湯岩書、答之。

序漢書儒林。

容初讀國語、觀其文詞豐蔚、氣度雍容、非西京可比。及後重讀之、始知古聖賢撰書之旨、凡事不足以垂法、言不可以鑒戒者不著。古人所撰、王侯學之、保國守爵、公卿大夫士庶人學之、可以安身立名。古稱聖人得二十國寶書而作春秋、左邱明傳蓋寶書中語也。其與經相通者為傳、其不與經相通而其言不可磨滅者為國語、



故亦謂之春秋外傳是也。雖其詞不無史臣潤色、而要皆當時實事。凡文士博才而猖狂、易致失身敗行者、不可不日誦一二章。乙丑立冬、費密記。

二十七年戊辰、六十四歲。

正月、定雅倫目録。　著中音統録二卷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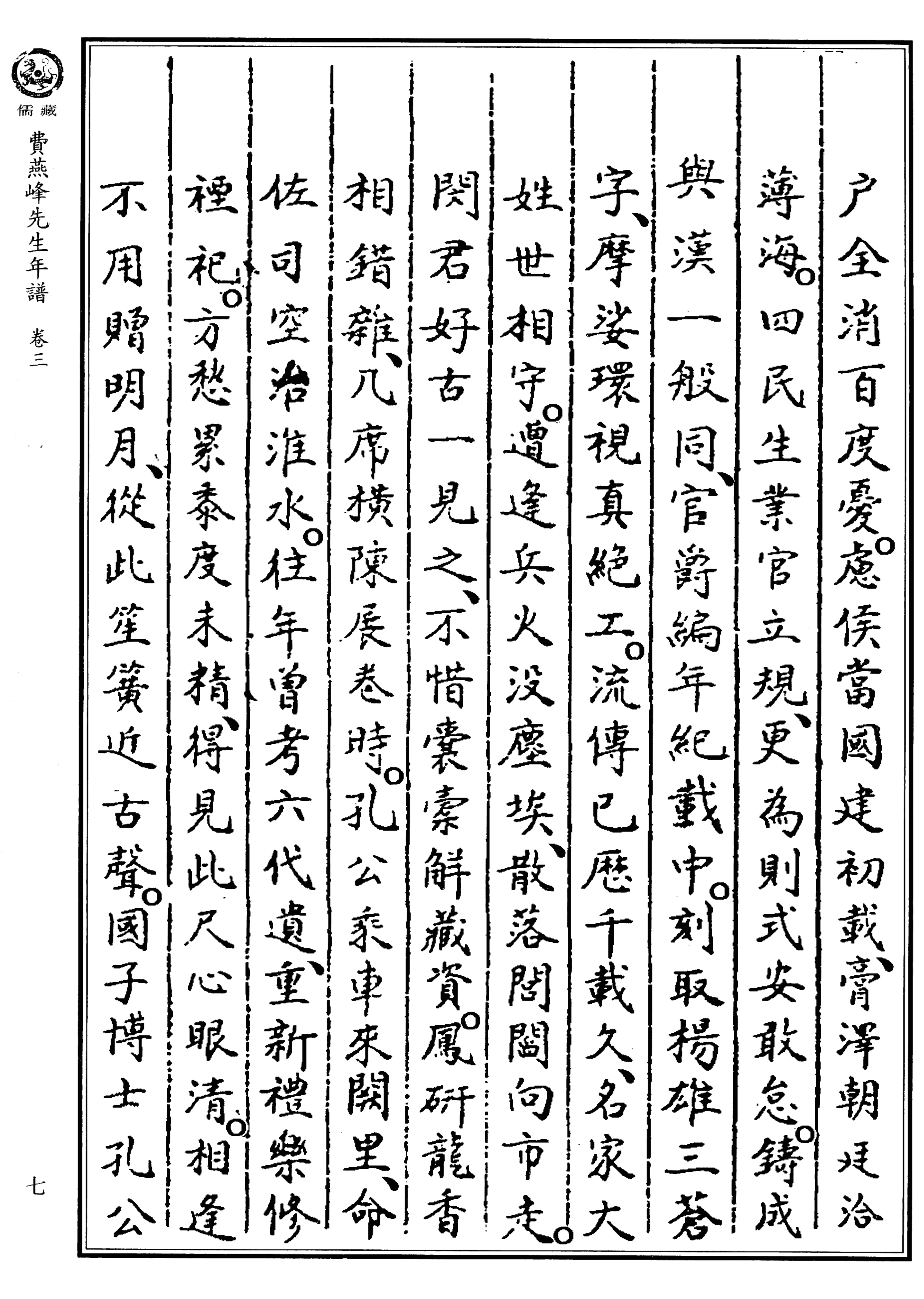
二月、至揚州。爲吳懋叔母氏作祝文。

會閔義行、（諱奕仕）曹會常、倪永清、宗定九、楊東子、楊周子邀看梅花。

鄭若千（諱昂、歲州人。）來訪。

爲孔東塘作漢銅尺歌。

野人伐地得古物、長布一手大如紓。堅重類玉削然方、滌洗漸見光勃鬱。土花蝕久質尚完、紫綠斑剝互盤旋。新篁迸裂蒙寒霧、菖蒲老節石相連。漢家下詔謹權度、有司晨入啟官庫。赤金貢劑九牧來、分寸黄鍾按式鑄。劃然流瀉歐陽爐、渾朴不琢尚方模。既成瑳遛功深細、綈繒爲藉獻公孤。天子臨軒百僚侍、大臣奏進平衡器。御前親賜綸音、喜慰天顏宣稱意。命頒定制與公侯、于其郡國百世留。列侯準之各有作、封



户全消百度憂慮侯當國建初載膏澤朝廷洽薄海。四民生業官立規、更為則式安敢怠。鑄成與漢一般同、官爵編年紀載中。刻取楊雄三蒼字、摩娑環視真絶工。流傳已歷千載久、名家大姓世相守。遭逢兵火没塵埃、散落閭閻向市走。閔君好古一見之、不惜橐囊解藏資。屬研龍香相錯雜、几席横陳展卷時。孔公秉東來闕里、命佐司空治淮水。往年曾考六代遺、重新禮樂修禋祀。方愁累黍度未精、得見此尺心眼清。相逢不用贈明月、從此笙簧近古聲。國子博士孔公

出漢銅器、示客上刻慮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云、得之閔君奕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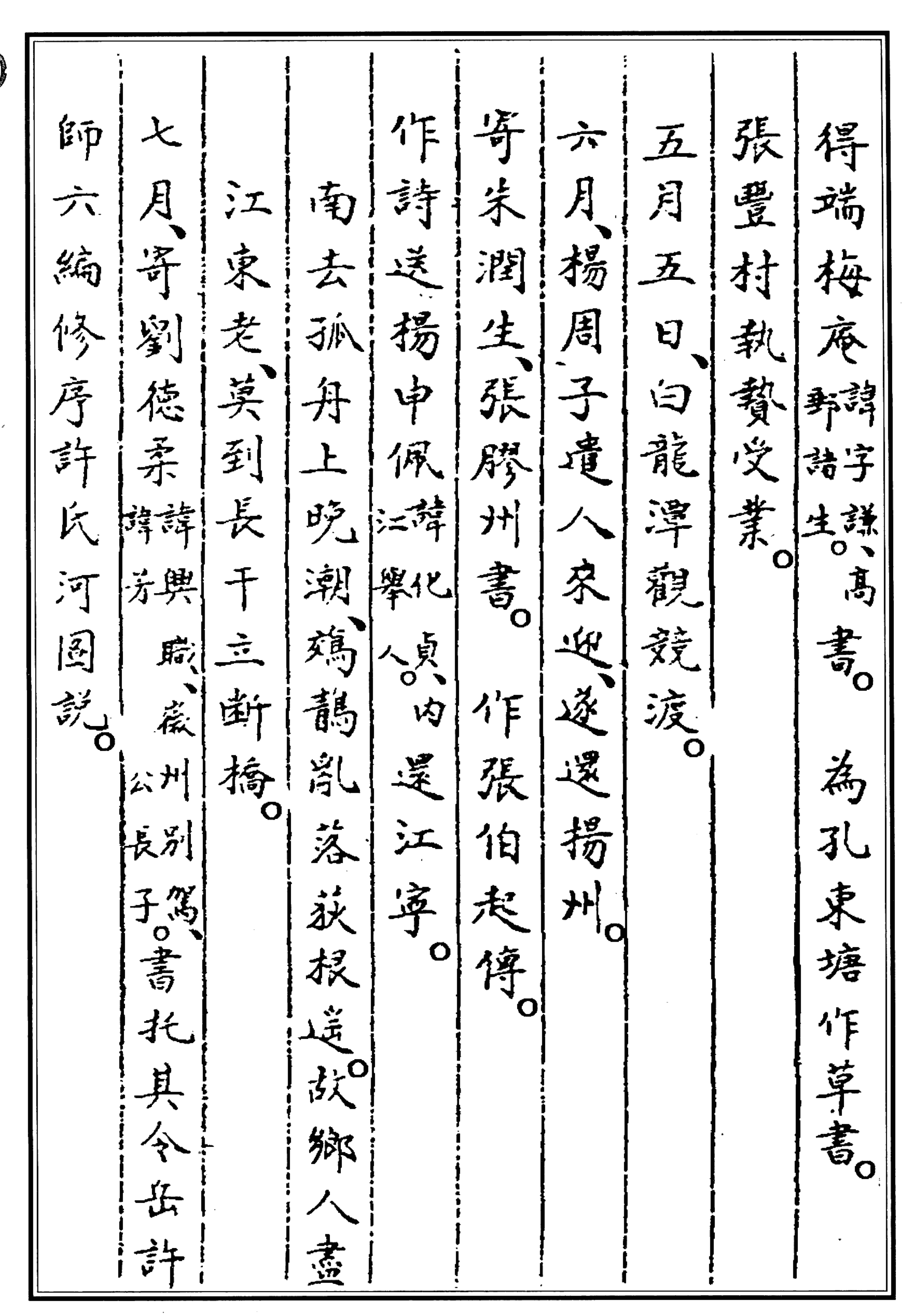
三月三日、同孔東塘、顧過五、孔石村、黄文岩、蔣子久、宗子發、朱天飲、鄭漢崔、張巖曉、張諧石、詹於水、董四明、鄭若千、吳雲逸、陳鶴山、戴西銘、端梅庵、方寶臣、卓子任、楊東子紅橋泛舟、各賦七言律。

于柘溪命其子瑨（字咸受）瑛、（字丹源、俱江部諸生。）執贄受業。

作詩送張石仙還蜀。寄蜀中親友書。

冉同人（諱存吳、南充人、增城令。）張菊水（諱羽皇、營山人。）來訪、談蜀事。

得湯岩夫書、寄篆字一幅。



得端梅庵（諱字謙、高郵諸生。）書。為孔東塘作草書。

張豐村執贄受業。

五月五日、白龍潭觀競渡。

六月、揚周子遣人來迎、遂還揚州。

寄朱潤生、張膠州書。作張伯起傳。

作詩送楊申佩（諱化貞、江舉人。）内還江寧。

南去孤舟上晚潮、鵁鶄亂落荻根邊。故鄉人盡

江東老、莫到長干立斷橋。

七月、寄劉德柔（諱興職、徽州別駕、諱芳公長子。）書托其令岳許

師六編修序許氏河圖說。

孔東塘送湖海集全帙回。

七月、過京口昭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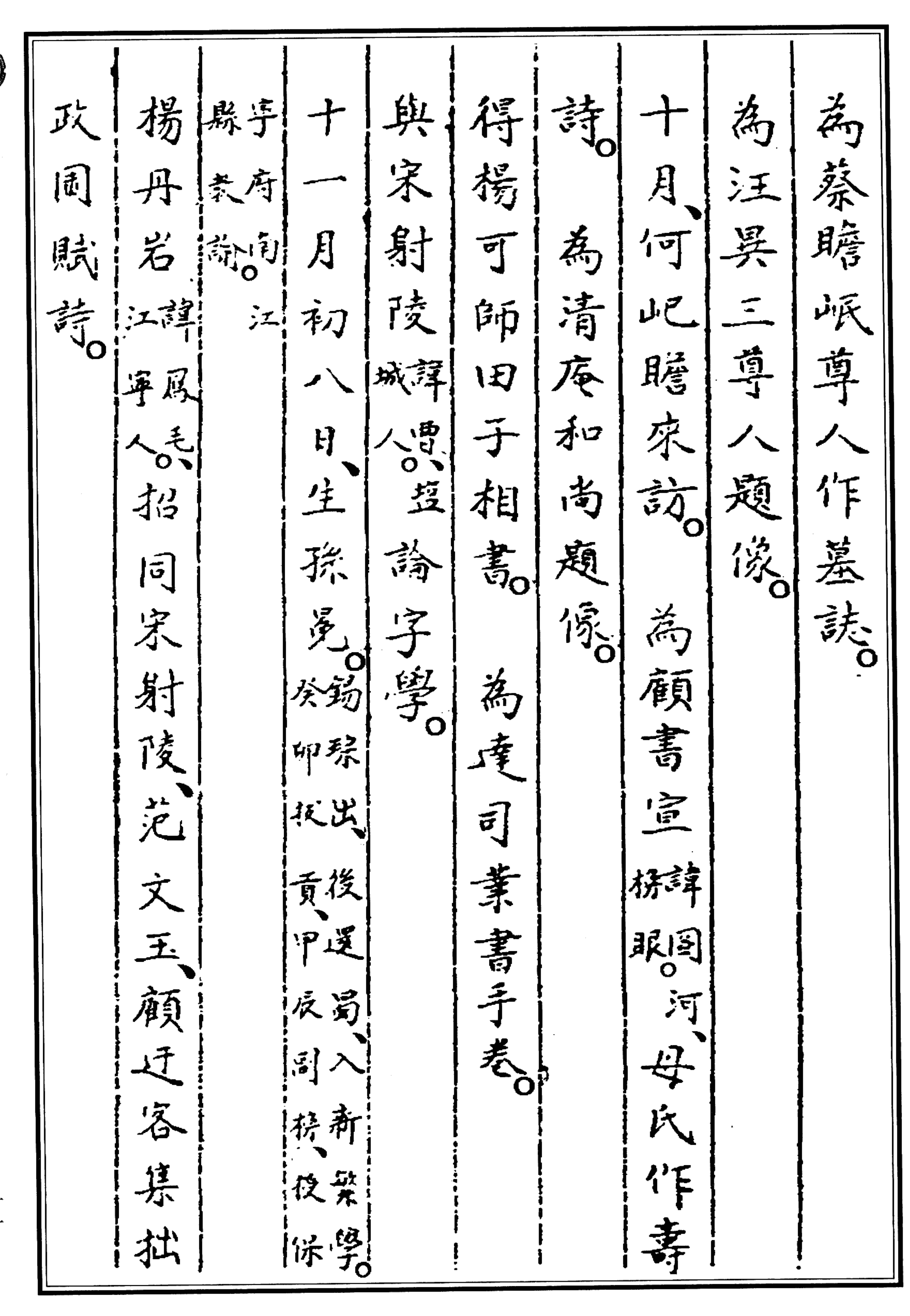
闕雲江月總蒼涼、别楚來吳昔自傷。去國深含家難痛、投降信有霸圖方。行人過此都惆悵、古蹟傳來半杳茫。千載濤聲猶蓄怒、感恩誓不負先王。

李嗣文送吳鹿友相國紫庵疏集。

朱乾遠送世説補。　張永孚諱紹基、歙縣人。來訪。

八月二十九日、生孫軒。錫璜出、後還蜀、新繁縣學庠生。

九月、寄李司農于靜書。



為蔡瞻岷尊人作墓誌。

為汪畧三尊人題像。

十月、何屺瞻來訪。為顧書宣（諱圖河、榜眼。）母氏作壽詩。為清庵和尚題像。

得楊可師田子相書。為達司業書手卷。

與宋射陵（諱曹、鹽城人。）論字學。

十一月初八日、生孫晃。（錫琛出、後選蜀、入新繁學。癸卯拔貢、甲辰副榜、後保寧府南江縣教諭。）

楊丹岩（諱鳳毛、江寧人。）招同宋射陵、范文玉、顧迂客集拙政園賦詩。

為宋射陵題手卷。

為烟籍和尚跋獅林圖。

十二月，閔右臣、（諱奕熙、崇州人。）鄭懷侯、（諱三錫、大梁人。）丁德遠（諱敳敉）宗訪。

為李叔紳作草書。

張子昭、（諱潛、江部諸生。）徐竺村（諱化庚、江都明經。）執贄受業。

著昏亂紀畧一卷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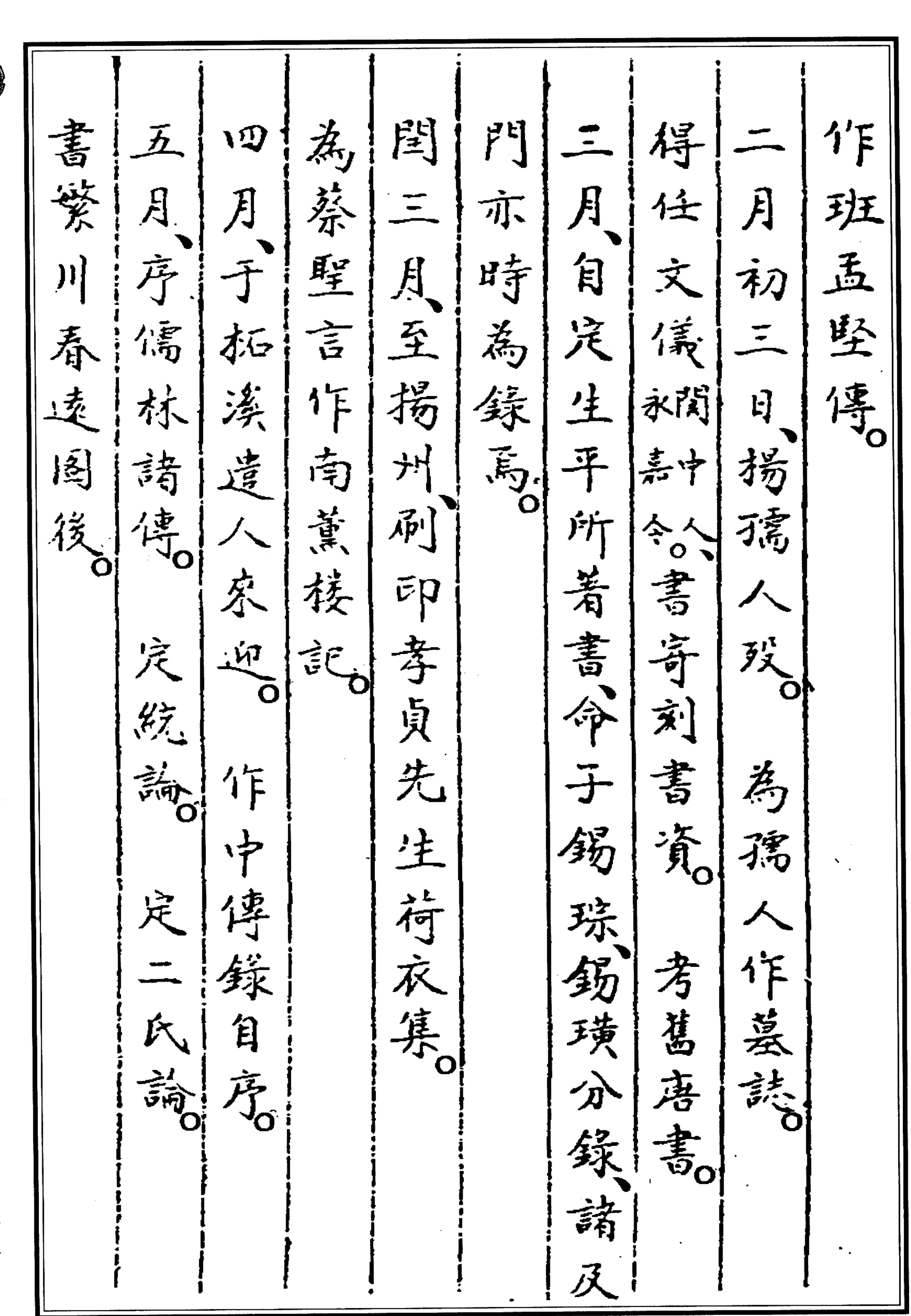
二十八年己巳、六十五歲。

正月二十八日、

聖駕幸揚州、沿門供設香案、萬民歡呼。

錄蜀人詩。

記孫夫子手書。



作班孟堅傳。

二月初三日、揚孺人歿。　為孺人作墓誌。

得任文儀（閬中人、永嘉令。）書寄刻書資。　考舊唐書。

三月、自定生平所著書、命子錫琮、錫璜分錄、諸及門亦時為錄焉。

閏三月、至揚州、刷印孝貞先生荷衣集。

為蔡聖言作南薫樓記。

四月、于柘溪遺人來迎。　作中傳錄自序。

五月、序儒林諸傳。　定統論。　定二氏論。

書蒙川春遠圖後。

六月、為園長松作壽文。　寄李剛主（諱塨、蠡縣人。）書。

七月、作太極生兩儀說。

寄朱崇龕書，并青城先生集。

八月、寄黃俞邰、姜西溟書。

作歷代貢舉合議二卷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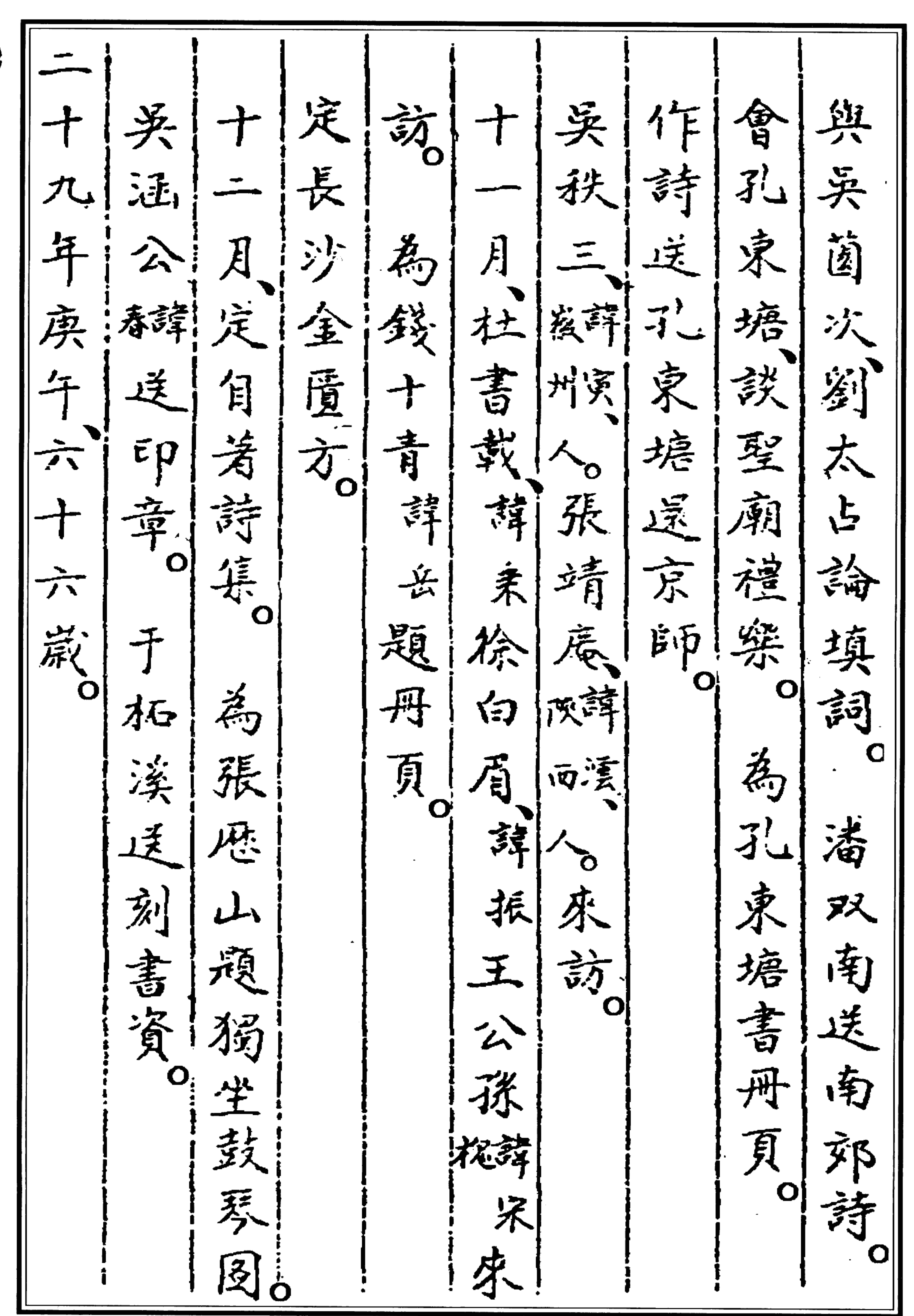
與于柘溪、顧山雷論易。

九月、為高懿庵（諱爾仁）祖母題節烈。

唐雲若（諱逵章、閩中諸生。）來訪。　為熊永侯母氏作壽文。

得呂半隱蜀中書。　得葉縣令呂長在書。

十月周冰持（諱稚康、松江人。）來訪。



與吳菌次、劉太占論填詞。　潘双南送南郊詩。

會孔東塘、談聖廟禮樂。　為孔東塘書冊頁。

作詩送孔東塘還京師。

吳秩三、諱寅、徽州人。張靖庵、諱淇、陝西人。來訪。

十一月、杜書載、諱来、徐白眉、諱振、王公孫諱梶宋来訪。　為錢十青諱岳題冊頁。

定長沙金匱方。

十二月、定自著詩集。　為張歷山題獨坐鼓琴図。

吳涵公諱春送印章。　于柘溪送刻書資。

二十九年庚午、六十六歲。

正月中旬、于拓溪書來迎、遂至塘頭。

會于峙廻莽武山爲。

二月、至揚州、爲孝貞先生刻雅倫。

跋孝貞先生草書。　爲張天尺母氏書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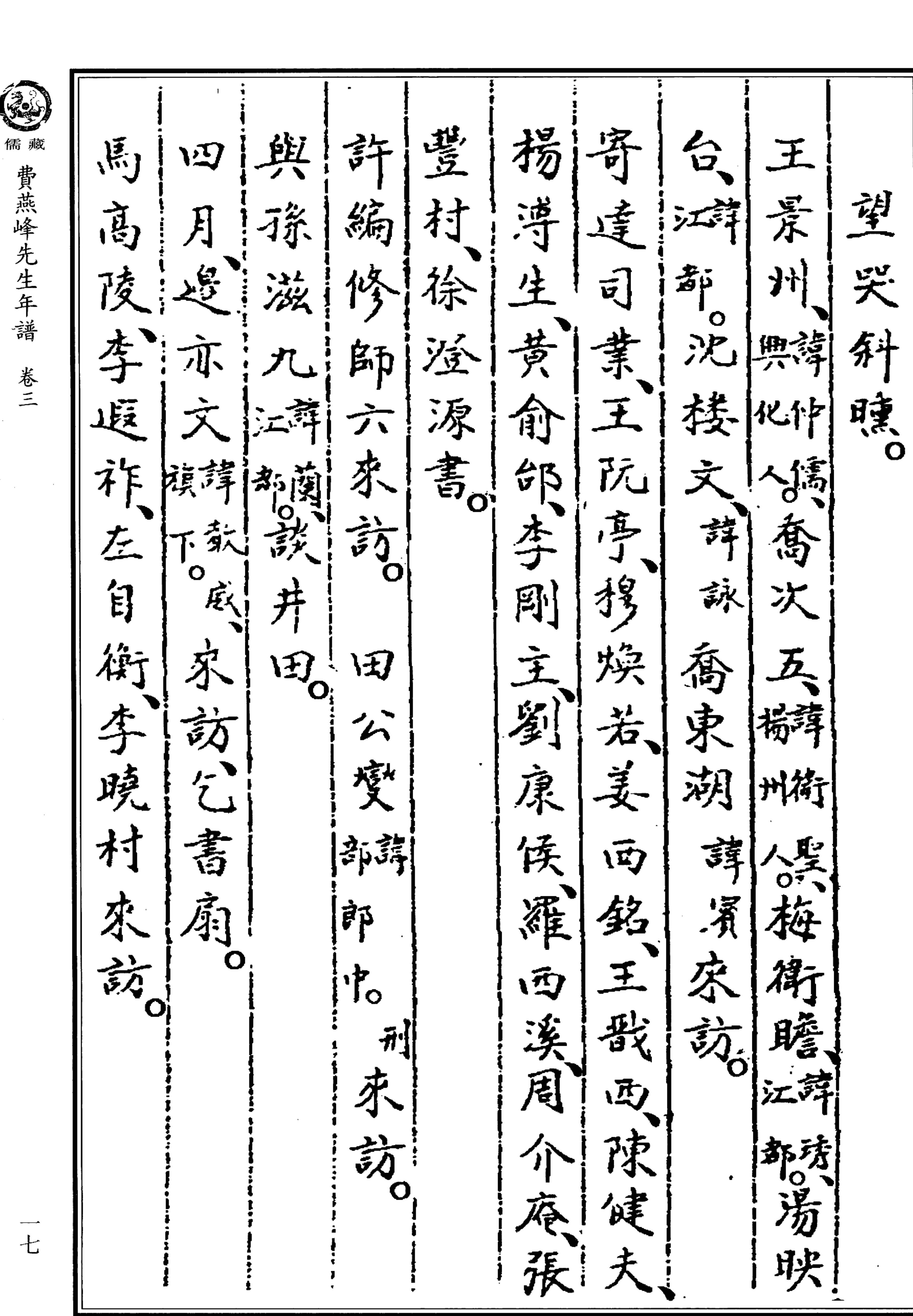
爲張錫卣、徐澄源、朱文日、蔣秉維、李淑公作草書。

高小郡、鍾山眉來訪。　爲劉王介題像。

三月、弔龔半千、會其子璞安。

作寒食哀詞。

　茅宅依沈水、荒墳近子雲。弱年丁大亂、遠竄不相聞。孫息成江左、壯醪隔布裙。此身頭白盡、西



望哭斜瞻。

王景州、諱仲儒，興化人。喬次五、諱衡聖，揚州人。梅衡瞻、諱琇，江都。湯映台、諱江都。沈樓文、諱詠喬東湖諱賓來訪。

寄達司業、王阮亭、穆煥若、姜西銘、王戩西、陳健夫、楊溥生、黃俞邰、李剛主、劉康侯、羅西溪、周介菴、張豐村、徐澄源書。

許編修師六來訪。田公燮諱刑部郎中。來訪。

與孫滋九、諱蘭，江都。談井田。

四月、遇亦文、諱款咸、旗下。來訪、乞書扇。

馬高陵、李遐祚、左自衡、李曉村來訪。

定雅箸二卷畢。

王長庚、諱永壽，遼東人。宋天藻、諱人。白、蘇州來訪。

唐雲若諱憲章，閩中人。來訪、談蜀事。

五月、為張歷山作詩序。

為程士喆諱濬史，新安人。作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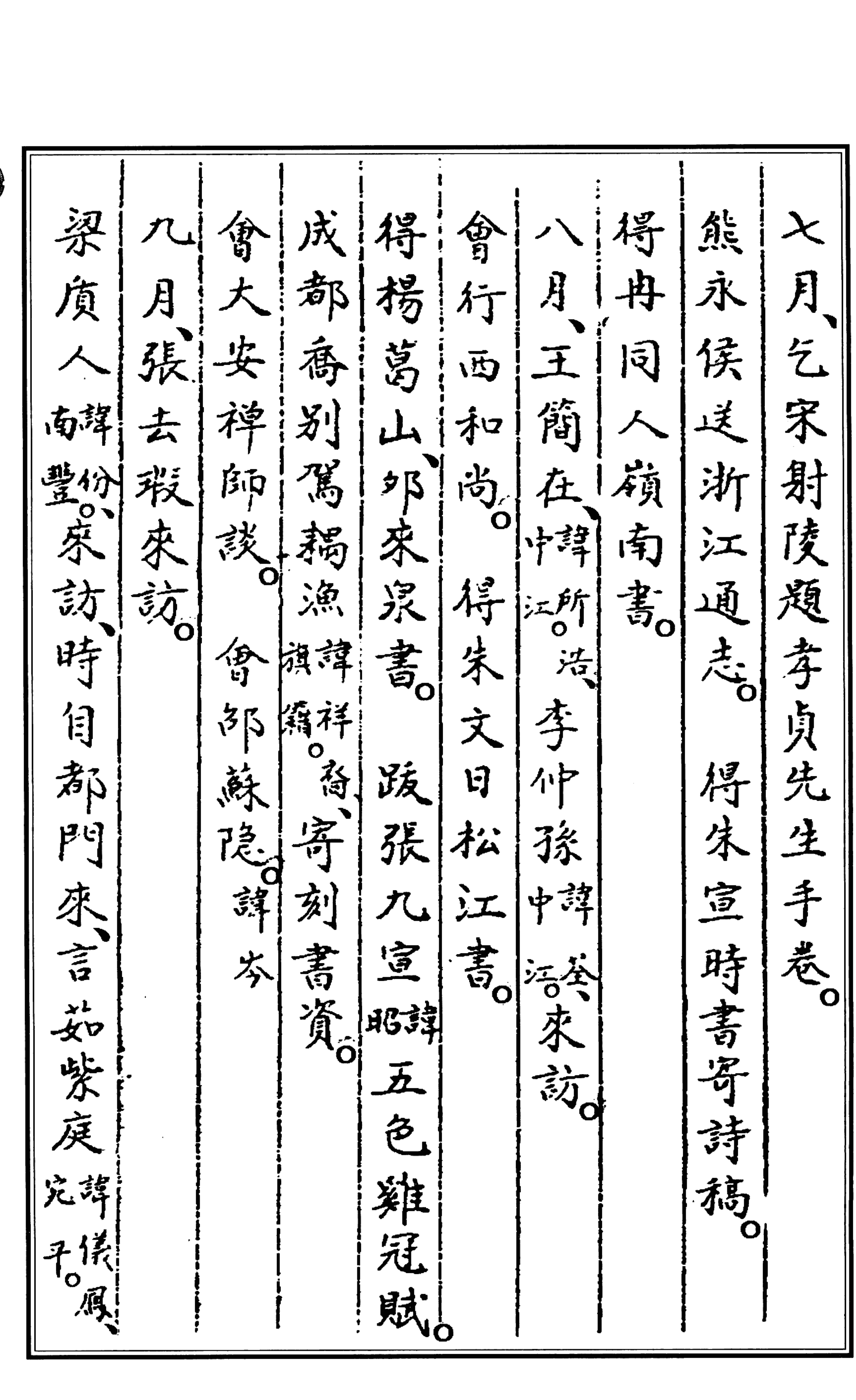
寄蜀中丈雪和尚書。

六月、弔李司農子靜於舟中、哭之。

為宋射陵跋蔬枰圖。　會蘇際二。諱會

會智林務一和尚。　會閔山長。諱義行子。

寄張曲山、汪舟次書。



七月、乞宋射陵題李貞先生手卷。

熊永侯送浙江通志。　得朱宣時書寄詩稿。

得冉同人嶺南書。

八月、王簡在、諱所浩、中江。李仲孫諱筌、中江。來訪。

會行西和尚。　得朱文日松江書。

得楊葛山、邱來泉書。　跋張九宣諱昭五色雞冠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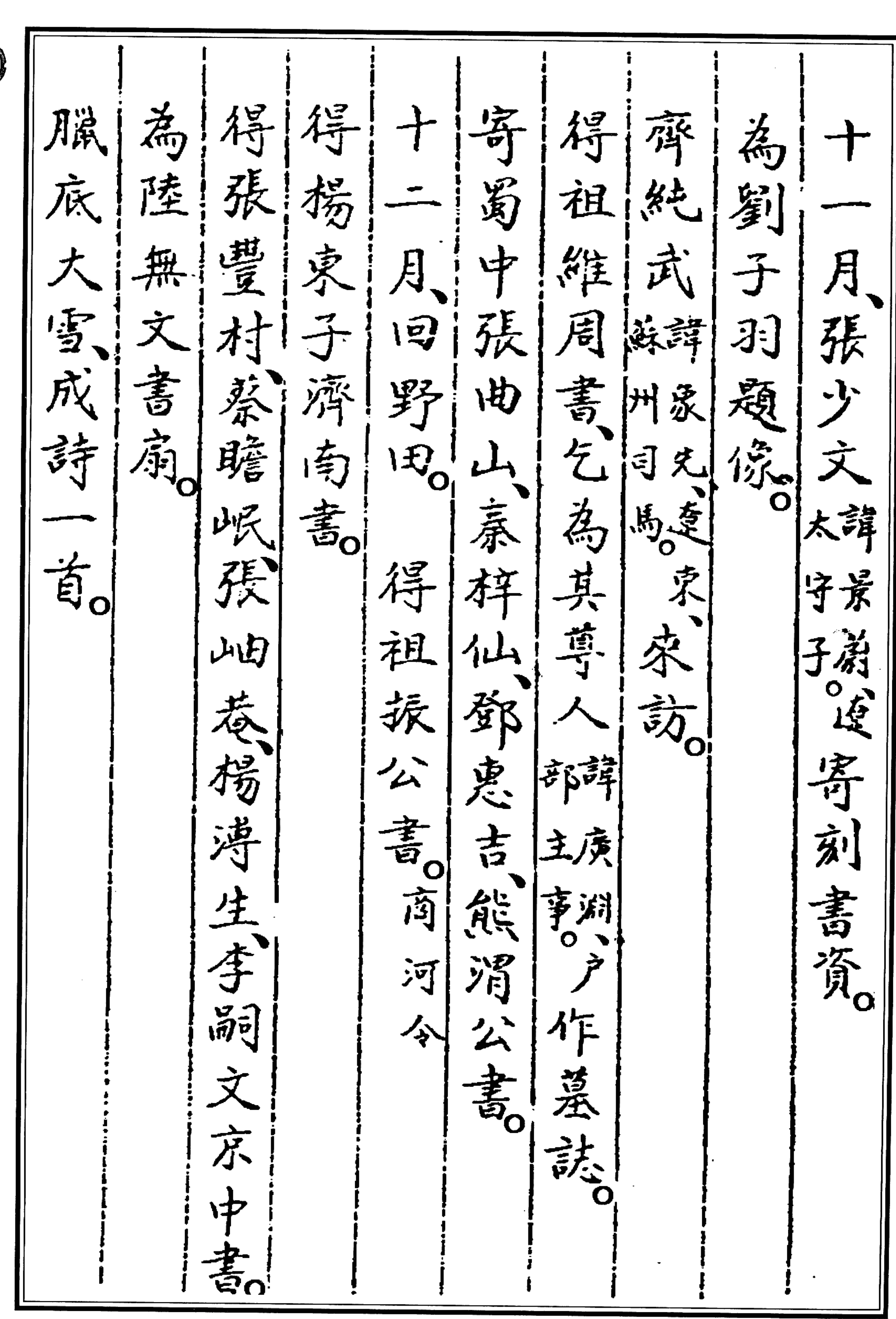
成都喬別駕耦漁諱祥、旗籍。喬、寄刻書資。

會大安禪師談。　會郃蘇隱。諱岑

九月、張去瑕來訪。

梁質人諱份、南豐。來訪、時自都門來、言茹紫庭諱儀鳳、宛平。

劉繼莊、諱憲庭、北直人。梅定九、諱文鼎、寧國。皆慕先生名、深致意焉。得冉公讓、諱穗、廣元人、梁陽令。書寄詩。任端游寄詩。諱鍾麟、蒼江人、涿州牧。得蔡瞻岷京中書。寄蜀中呂半隱、張二澤、趙安叔、敏思、諱守訥、安叔姪。大雪和尚書。與園偉長論喪禮。顧書宣來訪。十月、薛霞峰、諱景璵、蒼江。寄其尊人晉卿詩一冊。寄李曲江、汪舟次書。得陸寄園京江書。黎繡虎、諱陳寅、西陽湖。廣來訪。為顧書宣、園偉長、蔣玉行、于柘溪、咸受丹源作草書。



十一月、張少文（諱景蔚、遼太守子。）寄刻書資。

為劉子羽題像。

齊純武（諱象先、遼東、蘇州司馬。）來訪。

得祖維周書、乞為其尊人（諱庚淵、戶部主事。）作墓誌。

寄蜀中張曲山、秦梓仙、鄧惠吉、熊渭公書。

十二月、回野田。得祖振公書。（商河令）

得楊東子濟南書。

得張豐村、蔡瞻岷、張岫菴、楊溥生、李嗣文京中書。

為陸無文書扇。

臘底大雪、成詩一首。

今歲苦深雪、河山浩無涯。瓊田接村舍、玉樹滿吾家。客至雞豚少、人懽笑語譁。天將穀士女、不止助梅花。

定尺牘六卷。

三十年辛未、六十七歲。

正月九日、次兒錫璜自葉縣回。

邢偉人寄書、請執贄受業。　為何標萬書扇。

會程穆倩、年已八十有五、而談不倦、觀所藏三代秦漢宋元遺物。

遲茂先、諱震起、永平州佐。施虎文、諱炳、天津。張逸峰諱垲、永平學、住



天津。來訪。

駱菊岩、諱鼎鍾，大興。丁仁先、諱麒，池州。陸升翊、諱丹成，嘉興。練開

周字道履來訪。張逸峰邀先生同往江寧，登孝陵。

過靈谷寺。與張逸峰論詩。

秣陵舟中聞有吹笛者作詩一首。

春風初過暢閒情，與客偕舟白下行。歌似采蓮江上緩，人如垂柳笛中清。亂山停雪僧留寺，小市懸燈月滿城。共計來朝酤患酒，醉眠一任露華生。

鄭谷口諱簠，字汝器，江寧人。來訪，乞為孝貞先生草書題八

分於後。

二月中旬、過常州無錫、登惠山寺、遊秦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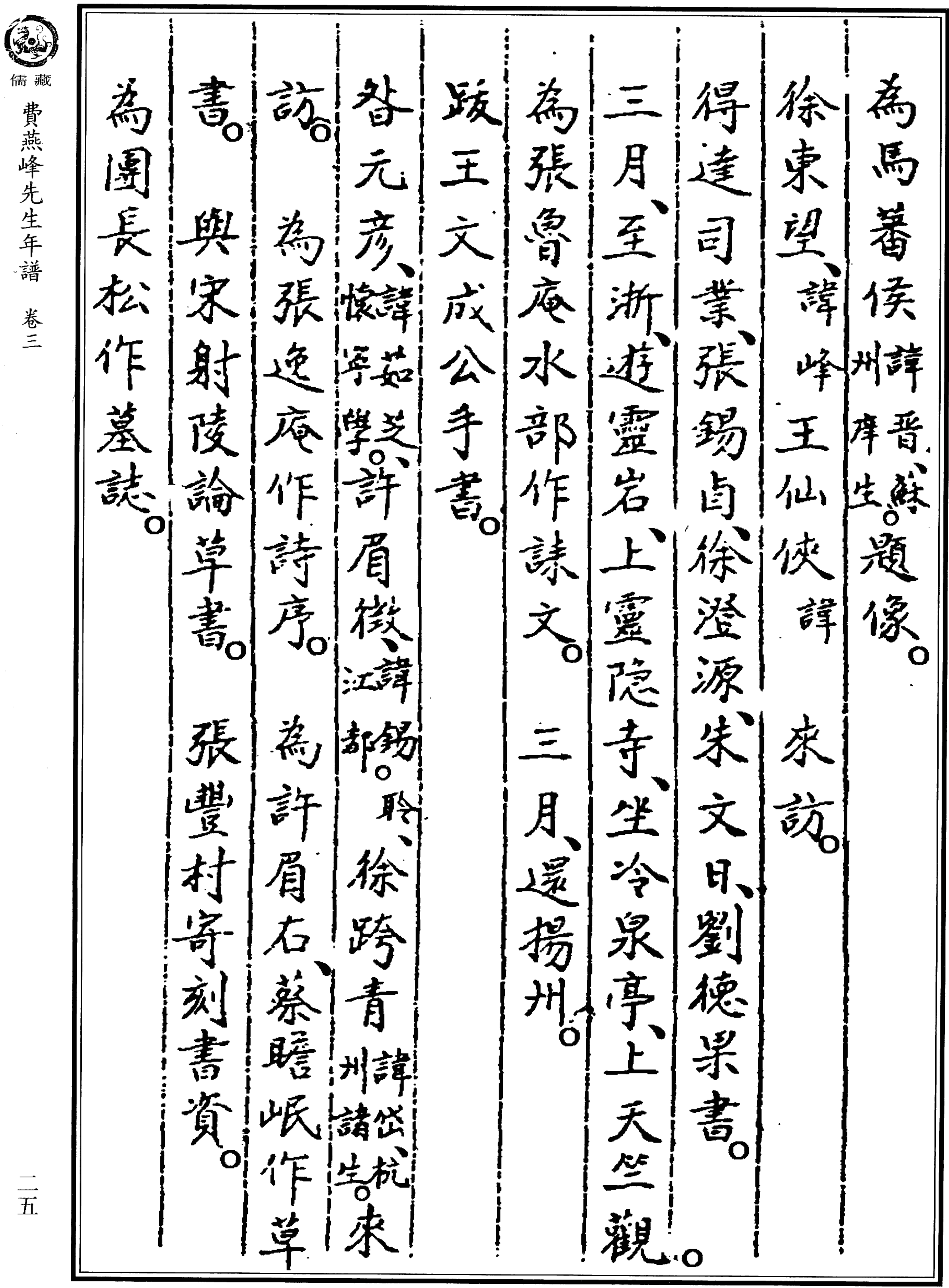
下旬、至蘇州圓墓看梅。

遊虎丘詩　春半猶寒不解裘、洞簫裝就未登樓。適燒紅燭歌吳曲、從此吹香上玉鈎。紅燈新艷百花樓、公子秉春命酒籌。唱到鷓鴣聲歇處、亂雲橫畧一山幽。

張逸峰、施虎文同執贄受業。

吳青霞諱啓徽州。元、書來寄贄儀受業。

寄張魯庵水部諱霖字汝作、永平人書。



為馬蕃侯諱晉、蘇州庠生。題像。
徐東望、諱峰　王仙俠諱　來訪。
得達司業、張錫卣、徐澄源、朱文日、劉穗渠書。
三月、至浙、遊靈岩、上靈隱寺、坐冷泉亭、上天竺觀。
為張魯庵水部作誄文。　三月、還揚州。
跋王文成公手書。
昝元彥、諱茹芝、懷寧學。許眉徵、諱錫聆、江都。徐蹻青諱岱、杭州諸生。來訪。　為張逸庵作詩序。　為許眉右、蔡曙岷作草書。　與宋射陵論草書。　張豐村寄刻書資。
為園長松作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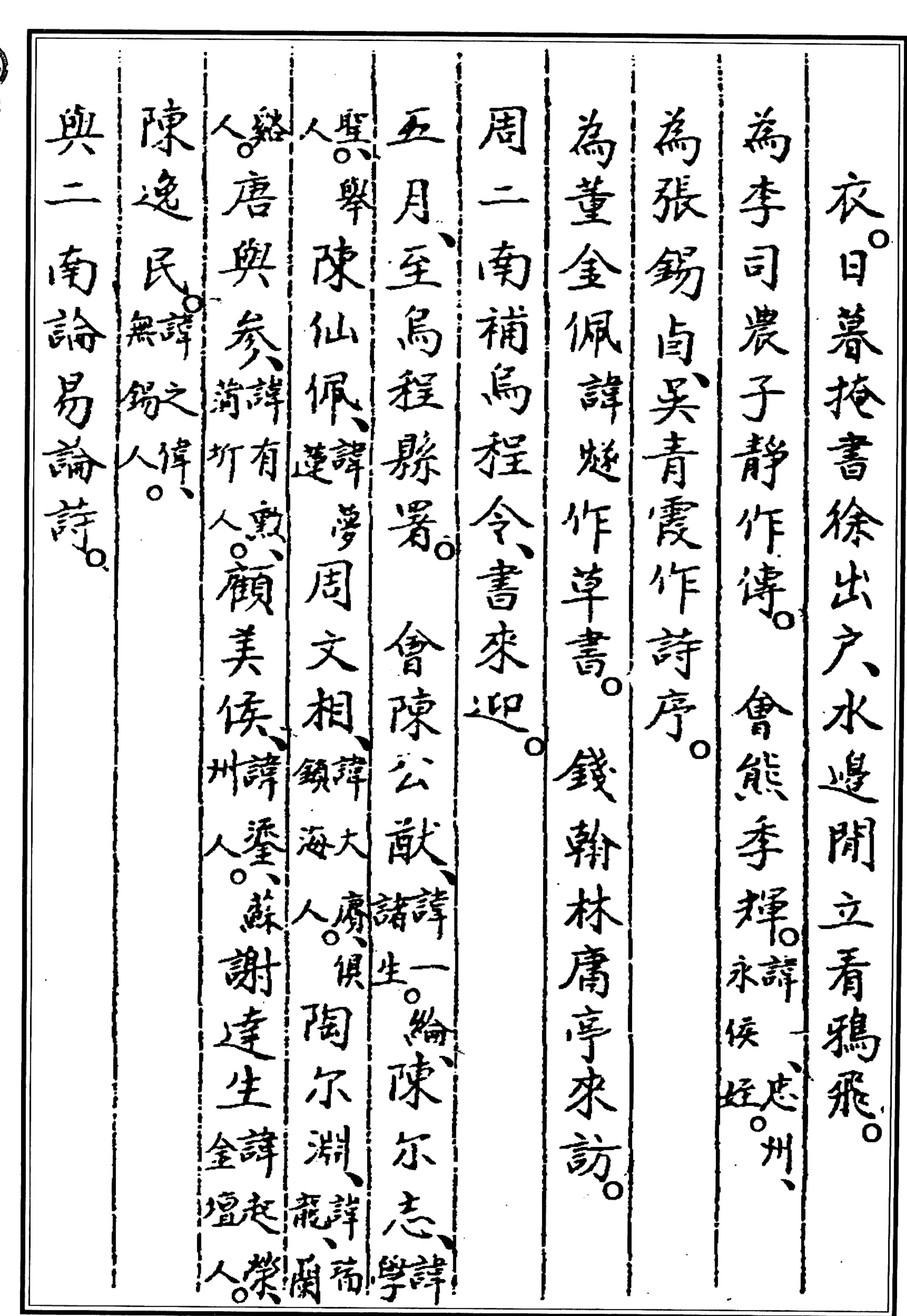
劉繼莊、諱獻廷、北直。黃宗夏、諱宗玥、崇州。李久于、諱恒行中周良、諱緯中書。翰、來訪。為錢石鏡評詩。蘇州人

張去瑕昆明令自昆明寄書、已為孝貞先生入雲南通誌、昆明崇祀名宦。次日、先生至其家拜謝、拂座四叩、首即寄書致謝、並寄謝雲南諸父老書。

四月、還野田。

茱萸灣送汪道士。詩　紅鶴翩躚去不回、知君何日上蕭臺。淮南亦是仙人國、叢桂花開可再來。

村中晚吟。　遠村無路客來稀、置葛栽為至骭



衣。日暮挽書徐出户、水邊閒立看鴉飛。

爲李司農子靜作傳。會熊季輝。諱一忠、州、永侯姪。

爲張錫卣、吳青霞作詩序。

爲董金佩諱燧作草書。錢翰林庸亭來訪。

周二南補烏程令、書來迎。

五月、至烏程縣署。會陳公猷、諱一綸、諸生。陳尔志、諱學聖、人。舉陳仙佩、諱夢蓮周文相、諱大虞、俱鎮海人。陶尔淵、諱荀龍、蘭谿人。唐與參、諱有敷、蒲圻人。顧美侯、諱鎏、蘇州人。謝達生諱起榮金壇人。

陳逸民。諱之偉、無錫人。

與二南論易論詩。

六月、周二南邀遊西湖諸勝、二南畫屏騶從携童子樽俎、命小舟、同署中諸文人乘月入荷花深處、快飲賦詩、極歡而罷。

定幼儀目錄。　蔡合公（諱廷耕、晤岷榮。）執贄受業。

七月、楊六謙（諱還吉、即墨人、博學鴻詞。）來訪、與論學論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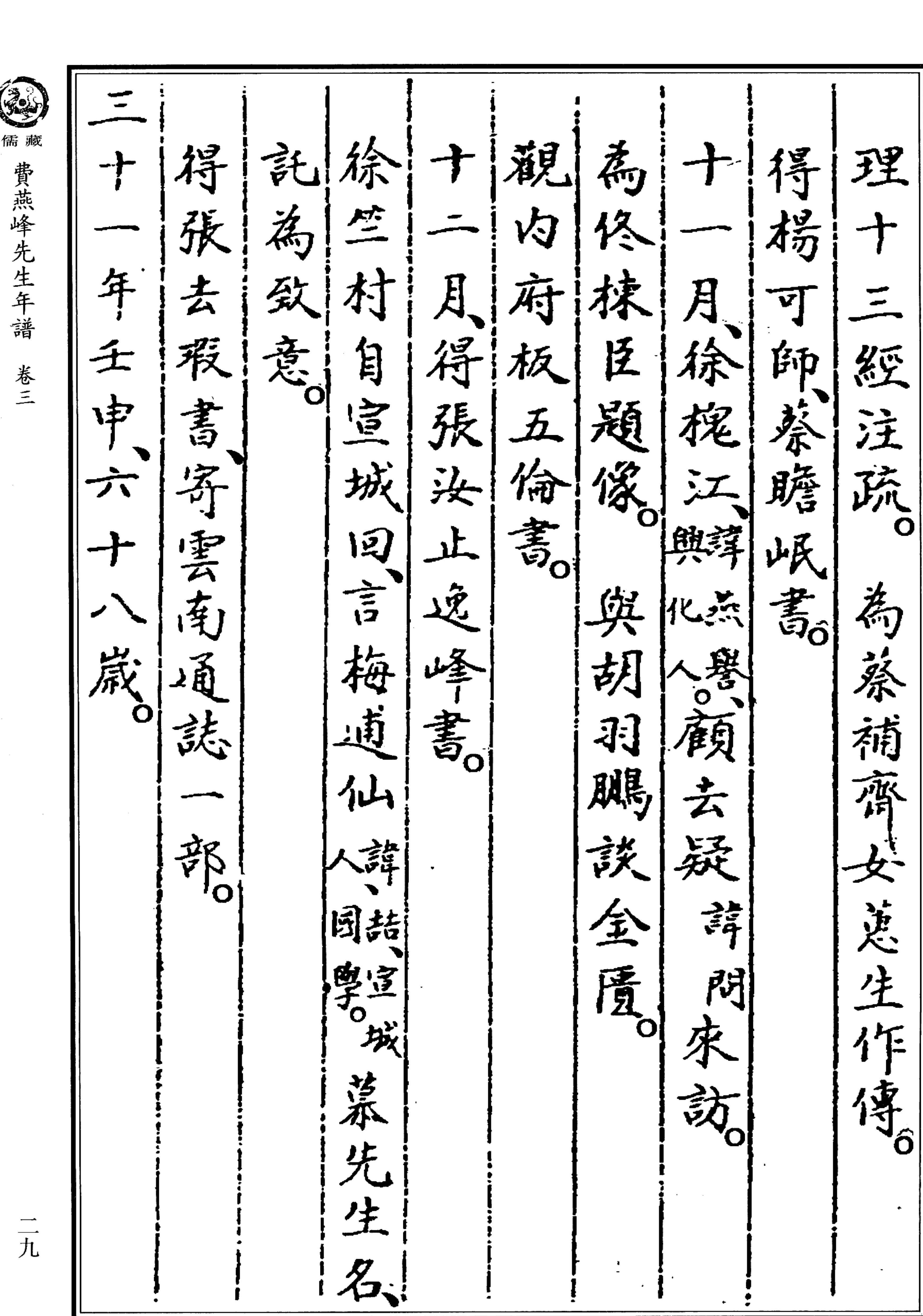
楊覺山（諱周選、北直人、吏科。）來訪、談往事。　作統祀凡例。

八月、定中傳錄凡例。　定歸熙甫傳入中傳正紀。

九月、得湯岩夫書、寄篆字。　爲周二南作學書。

得鄧惠吉、邱子餘（諱善慶、鴻漸子。）趙安叔書。

十月、還揚州。



理十三經注疏。為蔡補齋女蒠生作傳。

得楊可師、蔡瞻岷書。

十一月、徐槐江、諱燕譽、興化人。顧去疑諱問來訪。

為佟棣臣題像。與胡羽鵬談金匱。

觀內府板五倫書。

十二月、得張汝止逸峰書。

徐竺村自宣城回、言梅逌仙諱喆、宣城人、國學。慕先生名、託為致意。

得張去瑕書、寄雲南通誌一部。

三十一年壬申、六十八歲。

正月八日、往塘頭、會于柘溪伯楊峙㟂山爲恭武人弘隆四同亮。

會王子健、蔚王行、戚山公。

正月下旬、至南通州、遊狼山。

寄范汝受（諱國祿、字十山、南通州詩人。）書。

爲徐槐江題像。

會張來庵先生。會方彥伯。（諱良弼、桐城人。）

丁柯亭諱鼎時來訪。

爲姚東只作草書。

爲張子昭作詩序。

江都之東弋莊濱河，寓居二年，鉅水浸屋，移宅野田。是時兒曹幼，從塾師，張潛子昭家有塾，命兒共學。子昭視密前輩人，雖恭謹，未嘗橫經列講席也。子昭為諸生，年少氣銳，方謀舉制科，率妻孥遷郡中，日與名人遊，久始返野田。子昭蓋頗長，而儲蓄亦非往時，甫事密焉，乃以文詞來請。數年，子昭闔戶墳册，盡棄舊所為，詩歌依止於古，清婉秀潔，篇章大殊矣。夫詩之為物，若靈花異果，味旨芳遠，然蒔蓄之勤，非旦夕之力。晚節漸於詩律細，往喆已如此，子昭既決志古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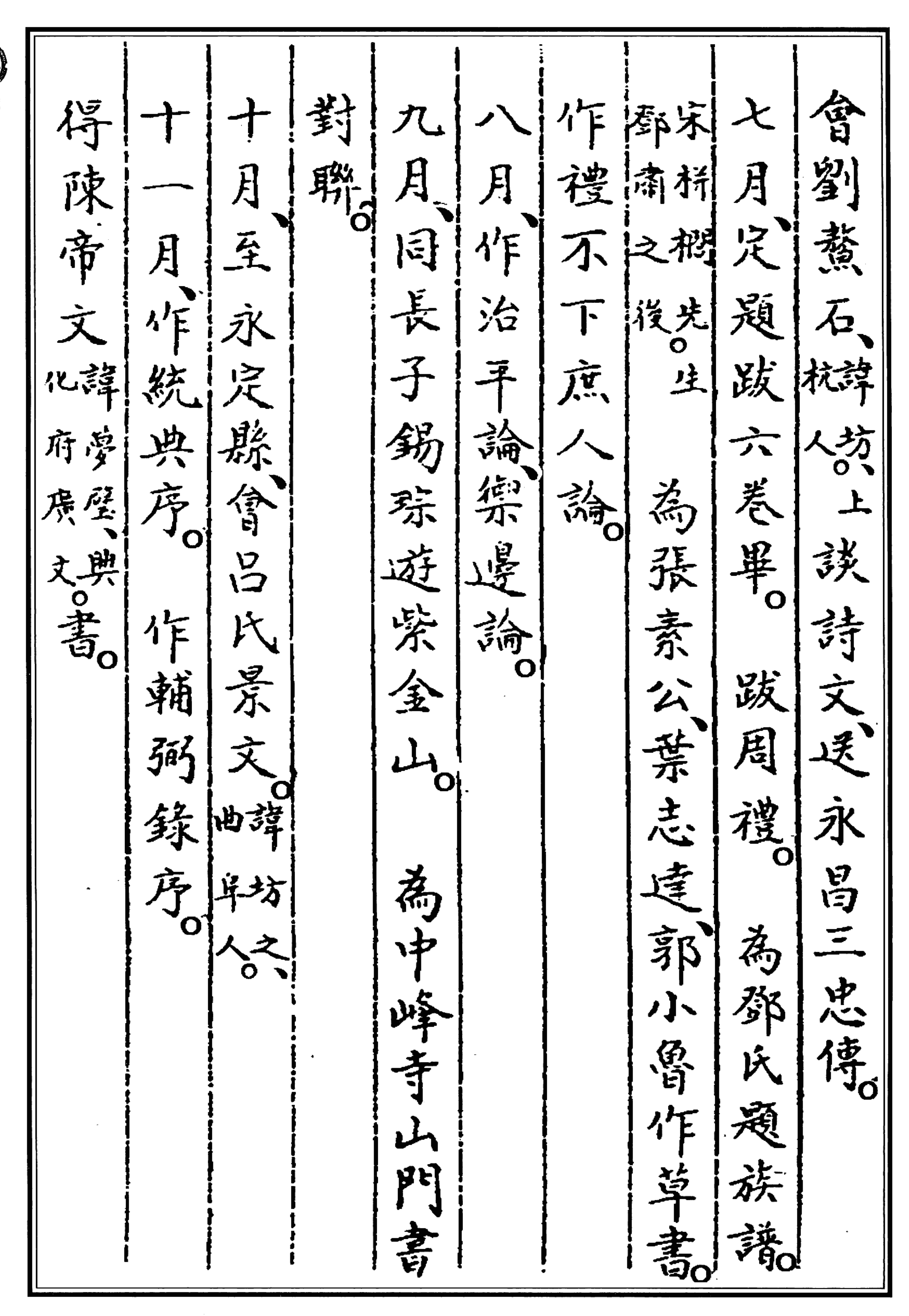
不爲雜說所惑，他日用六朝體爲寄賦芙蓉花繞門數首。康熙壬申，益州費密寄書於江都野田書屋。

二月，楊東子除福建上杭令，邀先生並長子錫琮偕行。

四月，至延平府，太守張公（字芳傳，揚州人。）留先生署中數日。

五月，至上杭縣署。會朱范公。（諱陶，上杭前令，江都人。）序遠遊雜詠。

六月，定弘道書。



會劉鰲石、諱坊、杭人。上談詩文、送永昌三忠傳。

七月、定題跋六卷畢。跋周禮。為鄧氏題族譜。宋枏楒先生鄧肅之後。生為張素公、葉志達、郭小魯作草書。

作禮不下庶人論。

八月、作治平論、樂邊論。

九月、同長子錫琮遊紫金山。為中峰寺山門書對聯。

十月、至永定縣、會呂氏景文。諱坊之、曲阜人。

十一月、作統典序。作輔弼錄序。

得陳帝文諱夢壁、興化府庠文。書。

三十二年癸酉、六十九歲。

正月三日、同楊衆子至汀州府。

二月、汀郡太守鄢公諱翼明、字在公、鑲白旗進士。迎先生至署中。

會陳鳳軒。諱用行、廣東順德人、歸化令。　會長汀令潘爾謀。諱世嘉、建昌人。　會清流令劉雄飛。諱漢珠、合肥人。

爲汪快士跋梅花詩。　題詹遠五死節卷。

會黎愧曾談文。諱士弘、長汀人、寧夏道。

黎宣巖諱士毅、愧曾弟、壽州牧。來訪。　寄屈翁山書。

張慈長諱伯龍、永定人。爲先生寫照。

四月、還止杭、先生爲嵐氣所中、病左體不仁、自服

藥乃痊。汪武勸諱鳴盛、嚴州人。執贄受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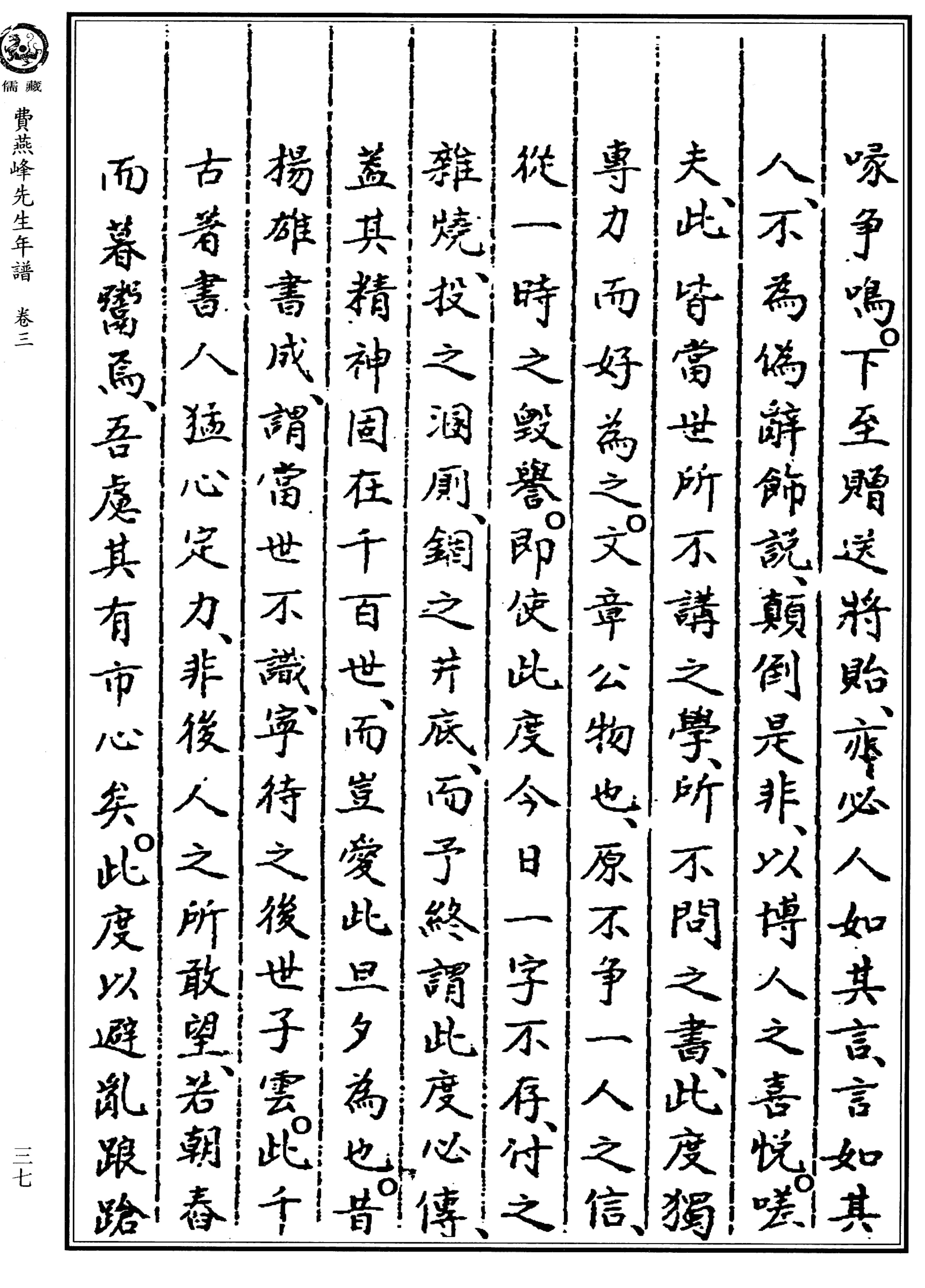
六月、鄢太守復遣人迎先生入署中。爲鄢太守寫壽詞。鄢太守送福建通誌性理大方。

爲陳孚尹先生跋詩。

黎愧曾先生爲先生作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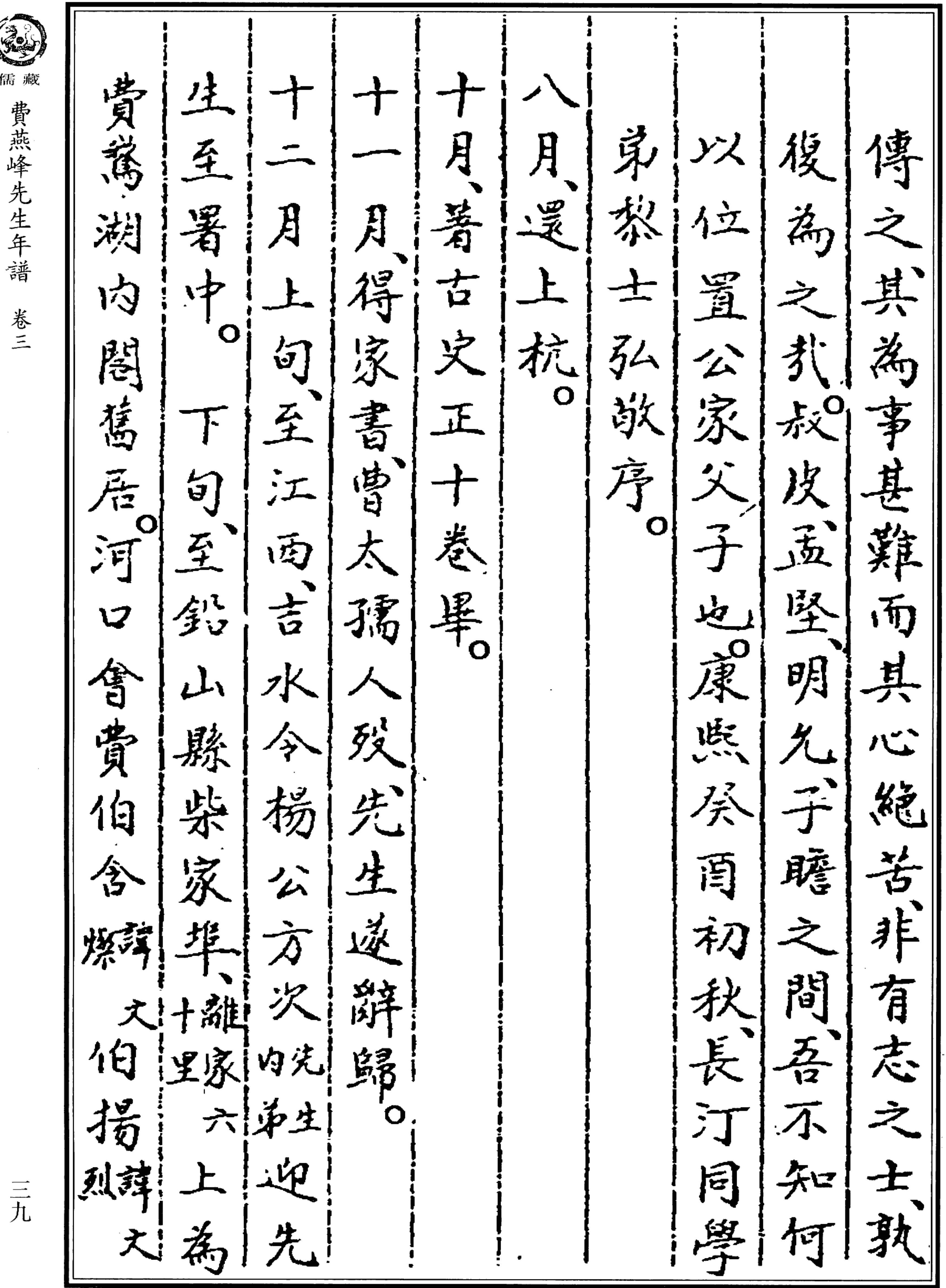
成都費此度先生客臨汀、裒聚其生平所著詩文若干卷、書來謂弘也閱之。予讀之既、又呼子弟共讀、至五日七日不能自休。乃起而歎曰、此非今人之文、而後世必傳之文也。天下尚文久矣、學士家操筆爲文者、亦既盡國而是、盡邑而

是矣。然考古數今、一代之中傳不數人、一人之文傳不數篇、世安得傳人。亦人之精神自爲傳耳。我不能自爲傳、而待後人之表章而傳、或選定而傳、其傳之也僅矣。笙竽之激楚也、以時計。草木之榮華也、以日計、以月計。山水流峙、歷古今而不斁者、彼固自有恒德之貞、而非隨耳目爲近玩者也。此度之爲文何如哉、釋經繹史、而不以勦說戾前聞、不以私心詆舊學、原本道德、稱述先民、使天地往來生成運會之理、先王之大經大法皆得體用備見、而不使百家之說競



喙爭鳴。下至贈送將貽、亦必人如其言言如其人、不爲僞辭飾說、顛倒是非、以博人之喜悦。嗟夫、此皆當世所不講之學、所不問之書、此度獨專力而好爲之。文章公物也、原不爭一人之信、從一時之毁譽。即使此度今日一字不存、付之雜燒、投之溷廁、錮之芥底、而予終謂此度必傳、蓋其精神固在千百世、而豈愛此旦夕爲也。昔揚雄書成、謂當世不識、寧待之後世子雲。此千古著書人猛心定力、非後人之所敢望、若朝春而暮鬻焉、吾慮其有市心矣。此度以避亂跟踏

出蜀，歷盡艱難愁苦之境，居維揚華麗之鄉，有年，衣冠言動不改其常，朴貌古心，望之如耕野石農、深山道士，使人可親而不可狎，敢敬而不敢憐。惟其有此度之人，是以有此度之文也夫。近此度得末疾，扶杖而後能起立。顧此度自愛，久留歲月，爲後進典型，予即視此度五年以長，猶將舍所學而願學焉。公子錫琮博聞强記，侍此度南來，搜集先伐遺賢名字，不多爲人記憶者，擬人各爲立傳，以成一代之書，繼三唐詩話。夫自爲必傳之業，而又恐人之失傳也，乃急急



傳之。其為事甚難，而其心絕苦，非有志之士，孰復為之哉。叔皮、孟堅、明允、子瞻之間，吾不知何以位置公家父子也。康熙癸酉初秋，長汀同學弟黎士弘敬序。

八月，還上杭。

十月，著古史正十卷畢。

十一月，得家書，曹太孺人歿，先生遂辭歸。

十二月上旬，至江西，吉水令楊公方次（先生內弟）迎先生至署中。下旬，至鉛山縣柴家埠，離家（六十里）上為費鷟湖內閣舊居。河口會費伯含（諱燦文）、伯揚（諱烈文）

長韞、諱（淳生。）潤、俱送文獻文通小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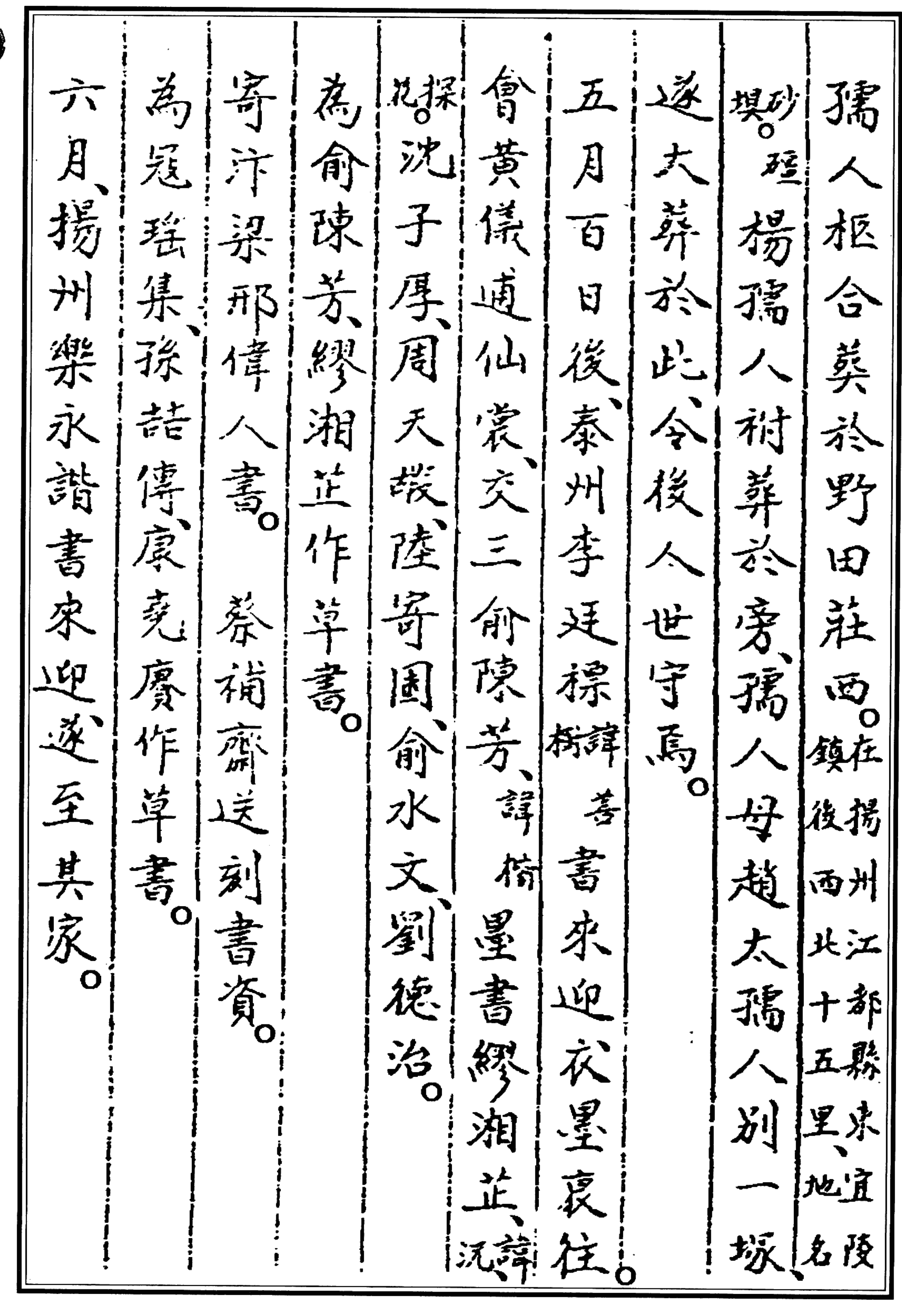
除夕、宿蘭谿縣。

三十三年甲戌、七十歲。

正月二十日、至揚州。二十一日、至野田、爲曹太孺人治喪、買田祥生莊西地四畝作墳地。

張子昭、徐笠村喜軍、陳劼洲、張友夔羽可、王甸公、朱禹尚、宋聖節、田燦生、劉立成、吳守之、彭子覲、子赤、子芳、張澄公喬梓過。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遣子錫琮、錫璜至揚州東關外寶勝寺前朱家莊迎孝貞先生柩、同繼母曹太



孺人柩合葬於野田莊西。在揚州江都縣東宜陵鎮後西北十五里、地名砂埂。硜

揚孺人祔葬於旁、孺人母趙太孺人別一塚、遂大葬於此、令後人世守焉。

五月百日後、泰州李廷樑諱樹蕃書來迎衣墨哀往。

會黃儀逋仙、裒、交三、俞陳芳、諱倚墨書繆湘芷、諱沅採花。沈子厚、周天墩、陸寄園、俞水文、劉德治。

為俞陳芳、繆湘芷作草書。

寄汴梁邢偉人書。　蔡補齋送刻書資。

為冠瑤集、孫詰傳、康堯賡作草書。

六月、揚州樂永諧書來迎、遂至其家。

八月、續補孝貞先生劍閣芳華集二十卷畢。

九月、汪武勍諱鳴鳳，家州人。執贄受業。　爲李酉玉作草書。

十二月、團偉長迎先生至其家。下旬、還野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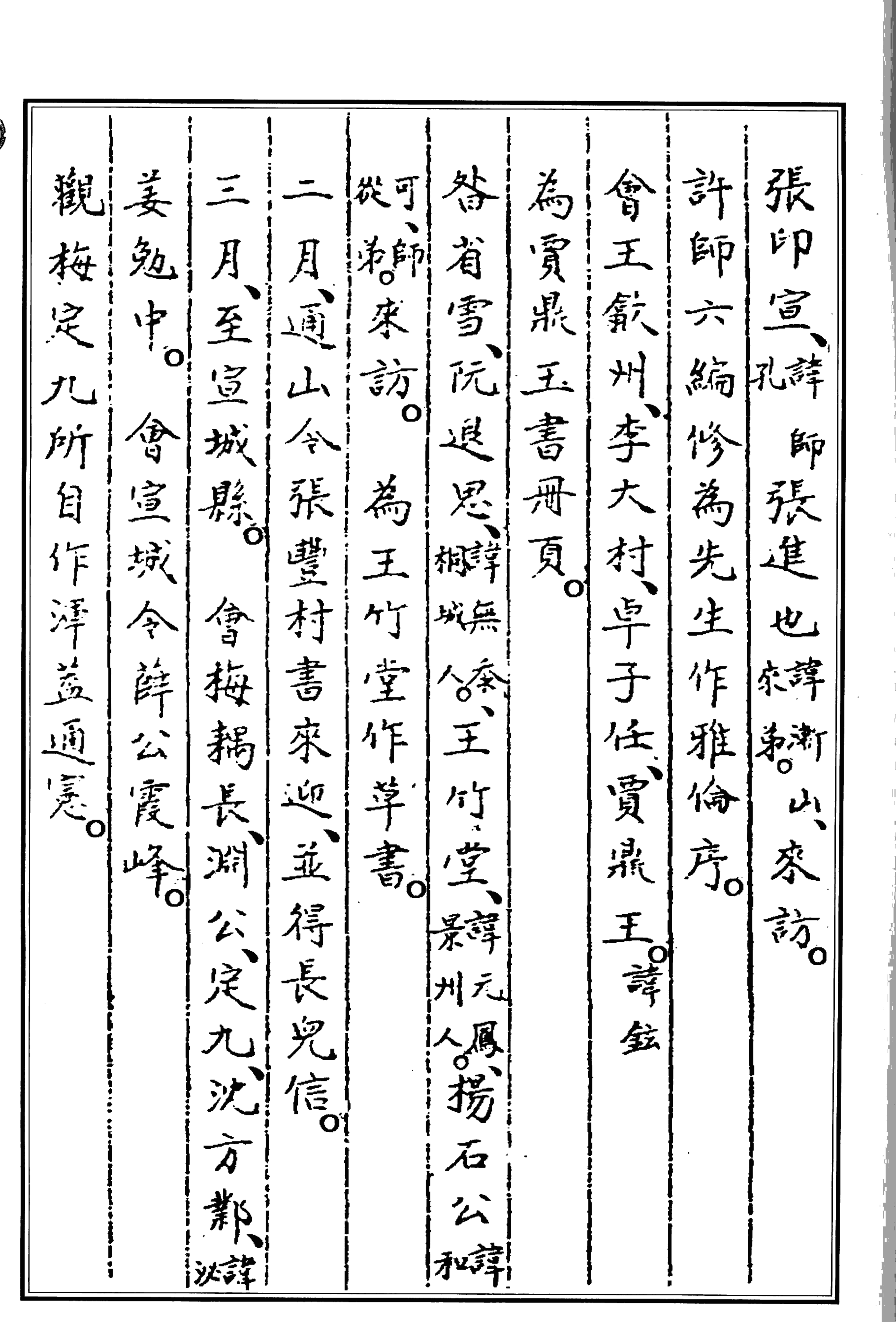
張梓聲、諱自瀛，江寧。張羽可、諱承儀，江都。彭子覲諱維藩，江都。執贄受業。

三十四年乙亥、七十一歲。

二月、同次兒錫璜至揚州。

得龔太僕諱懋熙書。　得鄧惠吉書寄蜀人詩。

會李剛主、畢嵋谷、賀天山、李久于。



張印宣、諱師孔張進也諱漸來弟。山、來訪。

許師六編修爲先生作雅倫序。

會王歙州、李大村、卓子任、賈鼎王。諱鉉

爲賈鼎王書冊頁。

答省雪、阮退思、諱無來桐城人。王竹堂、諱元鳳景州人。揚石公諱和可、師從弟。來訪。

爲王竹堂作草書。

二月、過山令張豐村書來迎、並得長兒信。

三月、至宣城縣。

會梅耦長、淵公、定九、沈方鄴、諱泌姜勉中。

會宣城令薛公霞峰。

觀梅定九所自作渾蓋通憲。

梅耦長送詩贈畫。爲梅耦長題像。

梅淵公贈扇畫。會雷芴山、（諱琁。）王偉人、（諱偉。）周子俞、（諱名臣、理藩院判、內江人。）梅定九送小識、忠節紀二書。（小識、文震孟之子文秉著。忠節紀、宣城吳綱著。）

五月、至通山縣署。會羅爲公、（諱紳、通山廣今、江陵人。）謝王臨、（諱庭樹、通山學人。）謝漸逵。（諱士儀、通山諸生。）作太極圖說。

定自著詩餘二卷。著朝野評論二卷畢。

與張豐村論經學。爲張豐村評詩。爲張豐村作詩序。張豐村爲先生作弘道書序。

爲穆煥若、張岫菴、田子相作草書。

八月、豐村報陞羅平州牧。賦哨遍詞送豐村之羅平州任。至通山縣文廟、瞻仰先聖石刻像碑。

九月、得徐澄源書。

十月、至武昌、重登黃鶴樓。

十一月、大冶令李由江書來迎、遂至其署。諱先復、南鄭人。

為李子來題冊頁。題李老先生名宦後。

為文賓門作草書。會張弘遴庶常。諱尚瑗、太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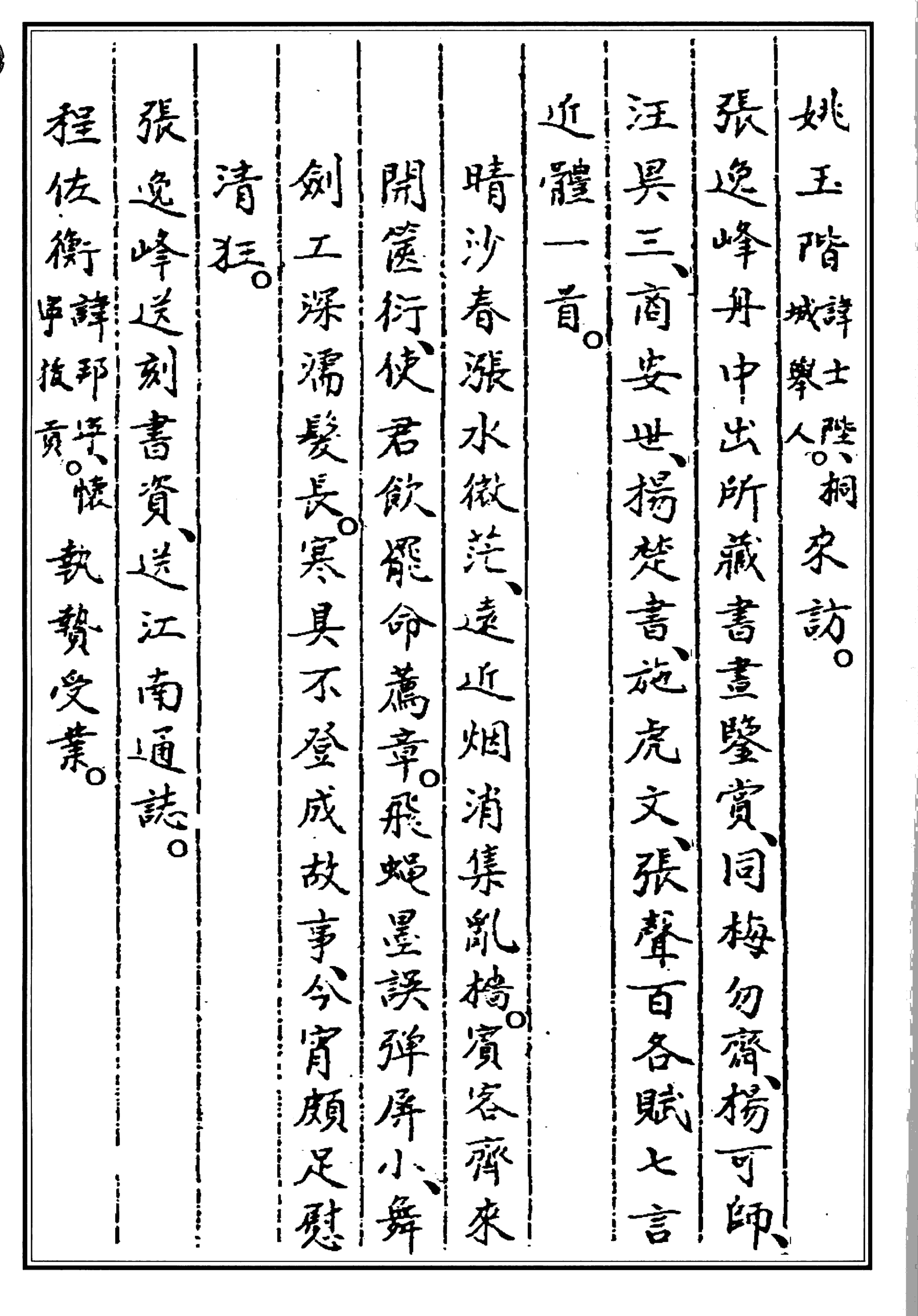
作太極圖紀序。

十二月、同長兒至漢口、重登黃鶴樓。

三十五年丙子、七十二歲。

正月中旬，至安慶府，觀察張公逸峰迎先生至署中。會張聲百、諱埙，逸峰弟。楊可師、施虎文、昝仲緒、程叔才、諱恭。斯商安世、諱和，山陰舉人。宿程子尚家。諱斯才，明經。長子佐衡、名邦華。次子贊一、名邦定。三子。南緘，名邦容，諸生。會林翼鯤、諱搏霄，府教授，武進人。李榮馭。諱挹河，懷寧教諭，興化人。潘錫疇諱天成，府學生。與論易。為張逸峰作草書。與梅勿齋談詩。

二月，錢鷴亭諱選，懷寧進士。孟南湖諱命世，瑞州太守。張繼文諱超彥，舉人。來訪。抄宋真宗書七十子詔。朱字綠來訪。諱書，宿松學口。作四科申論。



姚玉階諱士陛、桐城舉人。來訪。

張逸峰舟中出所藏書畫鑒賞、同梅勿齋、楊可師、汪巽三、商安世、楊楚書、施虎文、張聲百各賦七言近體一首。

晴沙春漲水微茫、遠近烟消集亂檣。賓客齊來閑蓆衍、使君飲罷命篇章。飛蠅墨誤彈屏小、舞劍工深濡髮長。寒具不登成故事、今宵頗足慰清狂。

張逸峰送刻書資、送江南通誌。

程佐衡諱邦孚、懷寧拔貢。執贄受業。

五月、還揚州。下旬、還野田、病瘍。

八月、下河水滸野田、水至墻根。　得鄧惠吉書。

九月、著貴氏家訓四卷畢。

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孫查。錫琛出、年還蜀有墓。

十二月、李崇思諱茇、江都人。執贄受業。

三十六年丁丑、七十三歲。

正月、得陳定九書。

二月、寄萬季野、諱斯公。王崐繩諱源書。

著太極圖紀八卷畢。

考量衡古法數衆而稱之。

三月、吳青霞至野田、得良鄉令傅濟庵（諱作楫、奉節人。）書、並寄其尊公詩一冊。

跋程紫臣（諱瑞虔、敘州人。）詩。　作祝希哲傳。

閱宋史新編本紀批畢。

四月、江豫臣（諱兆崑、敘州人。）迎先生至其家。命人為先生抄中傳正紀。　著中旨辨錄二卷畢。

陳定九為孝貞先生作傳。

五月、還野田、江豫臣送刻書資。

六月、湯鶴聞（諱啓彥、石城子、舉人。）來訪。　得蜀中趙敏思書。得丈雪書。　為胡羽鵬作詩序。

七月、至揚州。

寄徐白眉書。會顧書宣。

許茘生（諱迎年）來訪。著中旨中歲二卷畢。

八月、寄楊可師、黄叔威、田子相、汪異三、熊永侯、徐澄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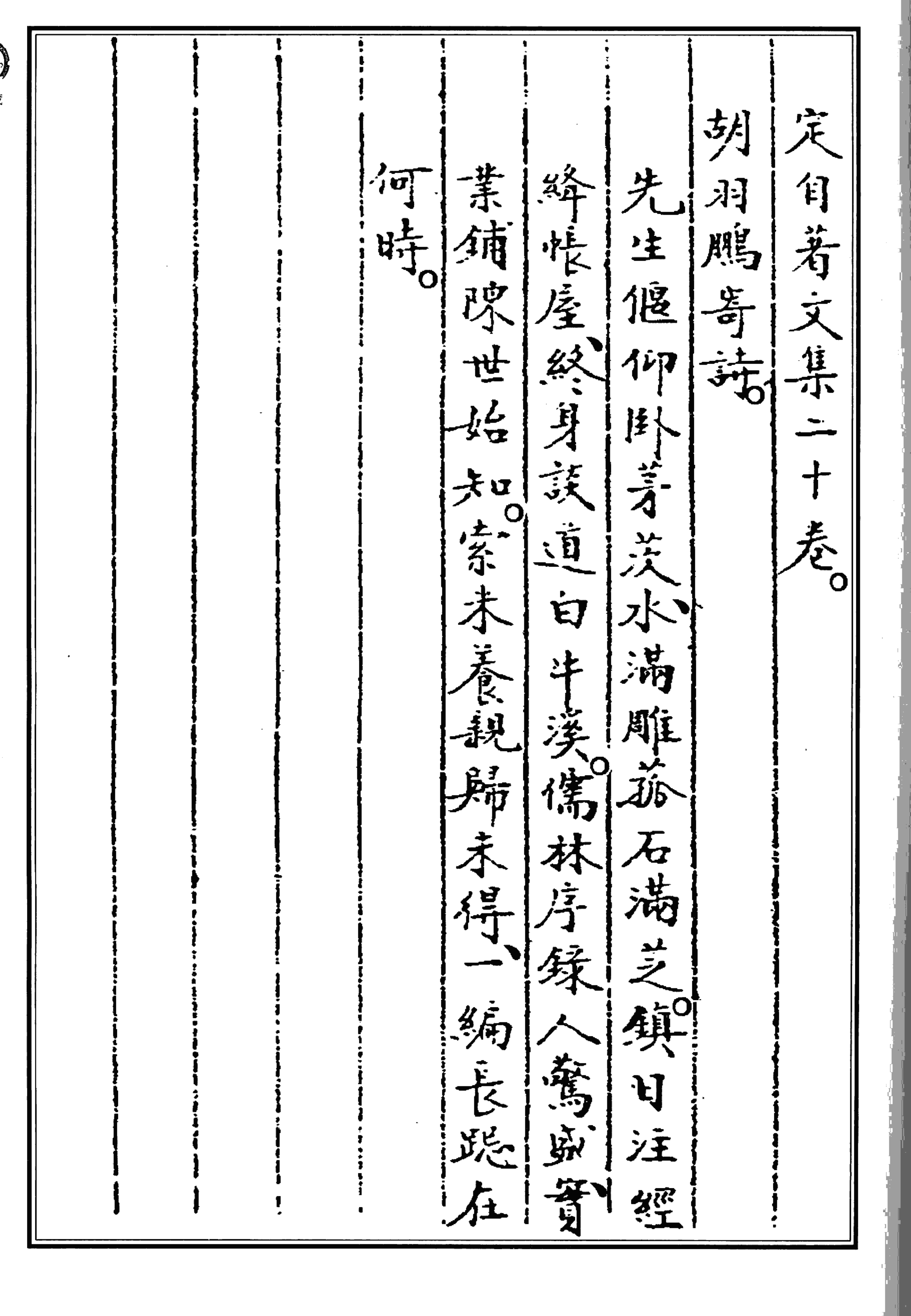
九月、為許師六編修作墓誌。

為陸寄園作祝文。

十月、陸天聲（諱震、如皋人。）執贄受業。

與張子昭、彭子覲論喪禮。

十一月、為許眉右作墓誌。



定自著文集二十卷。

胡羽鵬寄詩。

先生偃仰卧茅茨，水滿雕菰石滿芝。鎮日注經絳帳屋，終身談道白牛溪。儒林序録人驚感，實業鋪陳世始知。索米養親歸未得，一編長跪在何時。

費燕峰先生年譜卷四

孫天修敬編

三十七年戊寅、七十四歲。

于成受遣人來迎、遂至塘頭。

得清平令王公諱吉人書、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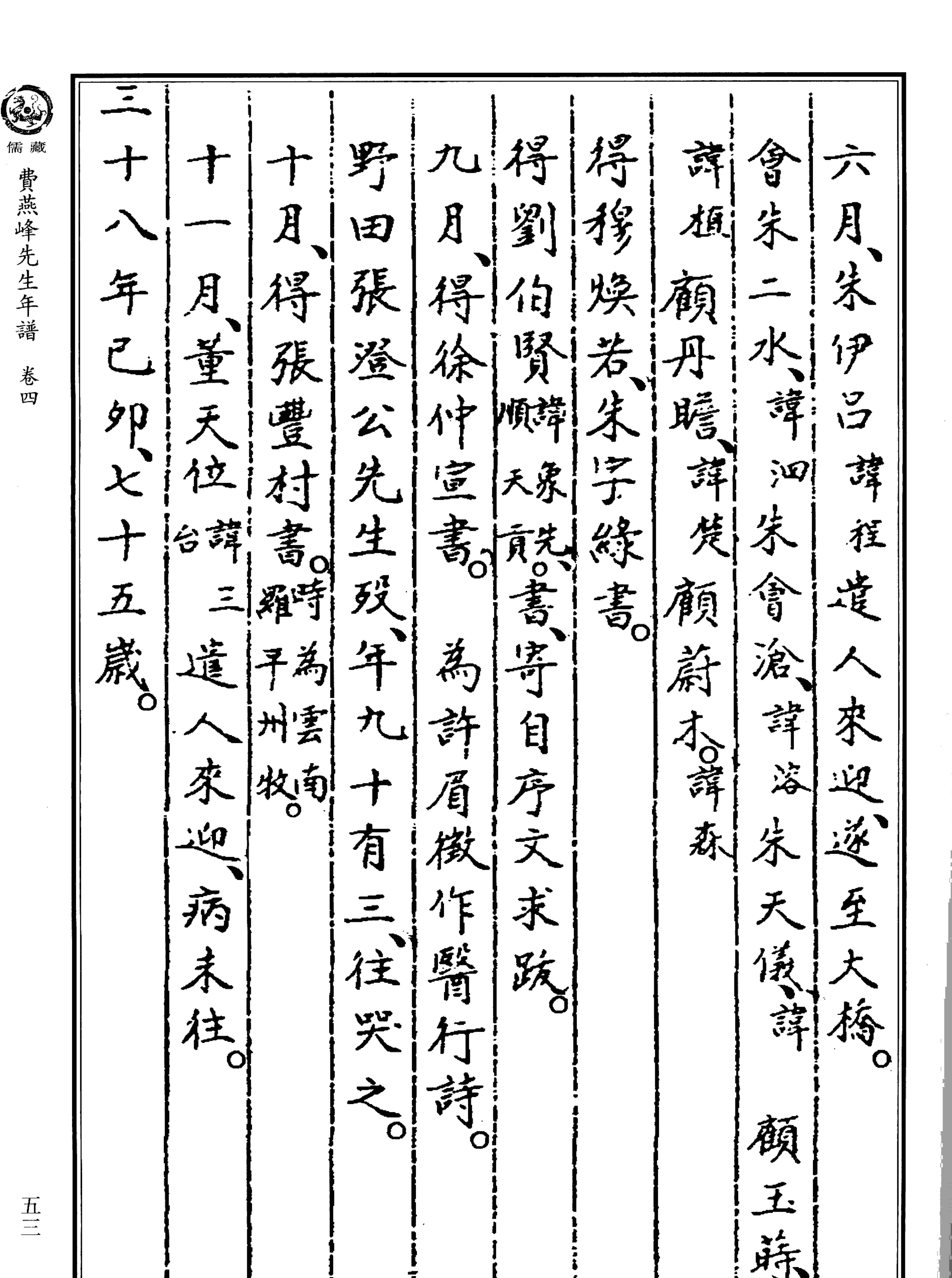
三月、作李晋王傳。作崇信伯費公家傳。

覓得曾子世系。

四月、胡二守諱旻、字子亮、杭州人。遣人來迎。作祖將軍傳。

著蠶此遺録二卷畢。

五月、野田大水平岸、月底大風、水上岸。



六月、朱伊吕諱程遣人來迎、遂至大橋。

會朱二水、諱泗朱會滄、諱溶朱天儀、諱　顧玉蒔、諱楨　顧丹瞻、諱楚　顧蔚木。諱森

得穆煥若、朱孚綠書。

得劉伯賢諱象先、順天貢。書、寄自序文求跋。

九月、得徐仲宣書。　爲許眉徽作醫行詩。

野田張澄公先生歿、年九十有三、往哭之。

十月、得張豐村書。時爲雲南羅平州牧。

十一月、董天位諱三台遣人來迎、病未往。

三十八年己卯、七十五歲。

正月十三日、董天位復遣人來迎、遂至其家。會董知三、名三畏 維三、名三綱 華三、名三祝 友三。名三樂 會湯續、諱周唐卿。名宗克 為董天位、董友三作草書。二月中旬、還野田。錄七十子列傳。

三月、定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畢。跋王春石相國草書。余俊公諱瀛、鄞郡人。來訪。為葉少君作詩序。定大學中庸說。

五月、熊永侯、楊殿先諱文天、鄒梁貢。來野田、談蜀中事。作呂尚書諱維祺論贊。

六月、考晉儒。作河洛古文一卷畢。



取史記家語校對七十子姓氏。

七月、考七十子封爵。　錄唐冊禮先聖及贈七十子詔。

八月、大水進屋内尺許、書籍半爲滲濕。是年江都水災、胡犖山書來迎、從郭村舟行、一片汪洋、稻在水中、房屋倒塌、較前兩載水灾更甚。

定老農歲歲事。

董天位、周唐卿執贄受業。

爲楊申佩、朱林修、諱庭栒、金陵人。朱丹霞、諱儒經、徐州人、上元教諭。戴牧士諱思謙、占術子。作草書。

為汪安璞、汪嵐予、宋考槃作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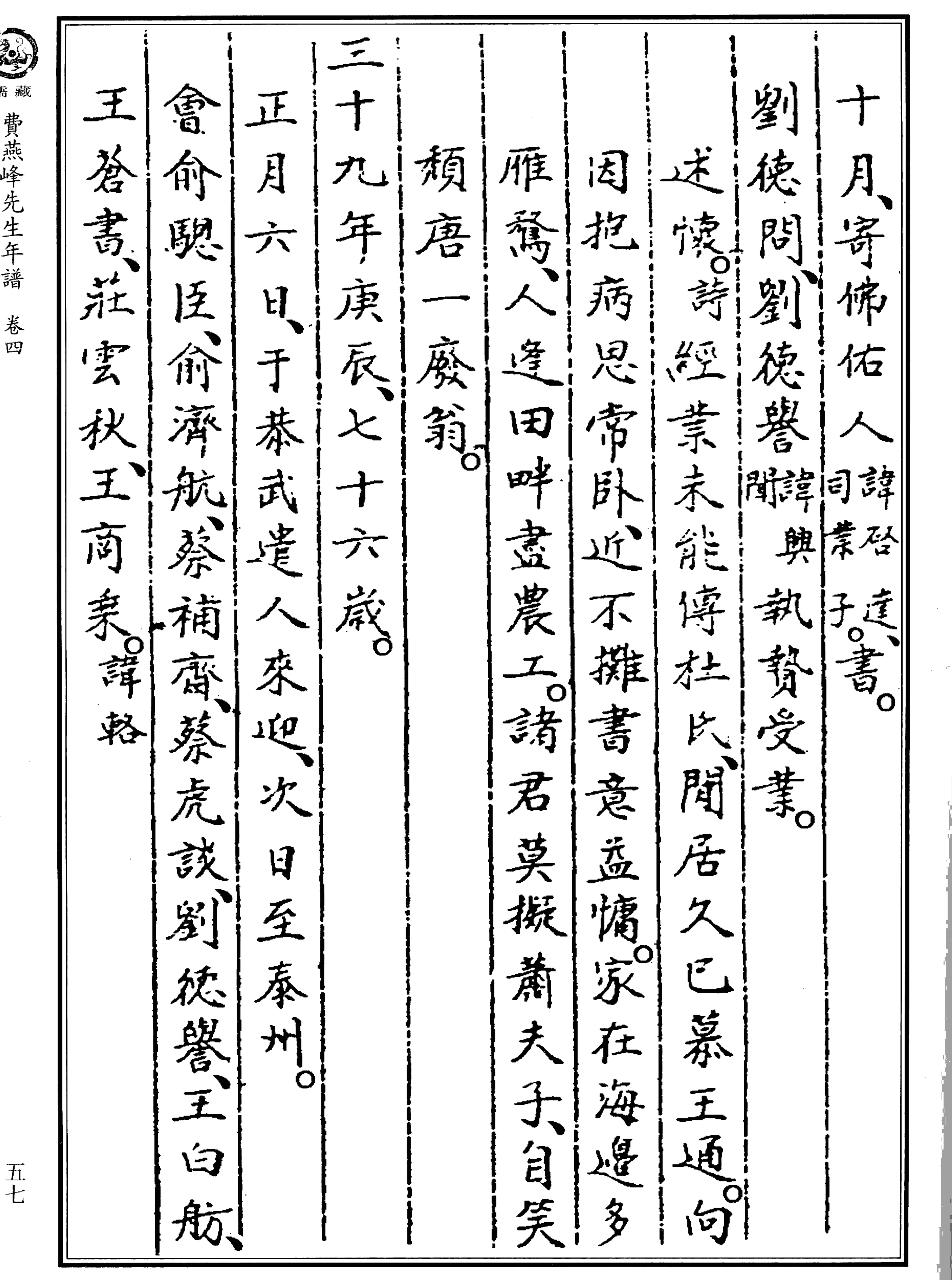
九月，于恭武遣人來迎，遂至泰州，恭武許為先生刻雅倫。孝貞先生著雅倫卷，付梓未竣，後於康熙四十年，恭武出百金刊成。

會黄儀逋、蔡公韓、蔡補齋、陸天聲。

會張良御、諱符驤陸金谿、諱祖淵戴雲笠、俞驄臣、俞濟航、俞學耕、諱維植陳穀伯、宮維章、張友石、沈蒼樹、姚瑞甫、王伯舫、沈達生、沈宗喆、龔序五。

為于恭武、陳穀伯、張啓儒作草書。

遊擊張公諱升，紹興人。來訪。



十月、寄佛佑人（諱啓達、司業子。）書。

劉德問、劉德馨（諱閒）與執贄受業。

述懷。詩：經業未能傳杜氏、閒居久已慕王通。向因抱病思常卧、近不攤書意益慵。家在海邊多雁鶩、人逢田畔盡農工。諸君莫擬蕭夫子、自笑頹唐一廢翁。

三十九年、庚辰、七十六歲。

正月六日、于恭武遣人來迎、次日至泰州。

會俞騣臣、俞濟航、蔡補齋、蔡虎談、劉德馨、王白舫、王咨書、莊雲秋、王商彝。（諱輅

得佛佑人書。　陳愘士諱允恭來訪。

寄龐雪崖諱塏、北直人、建寧太守。書。

三月上旬、蔡補齋遣人來迎、遂至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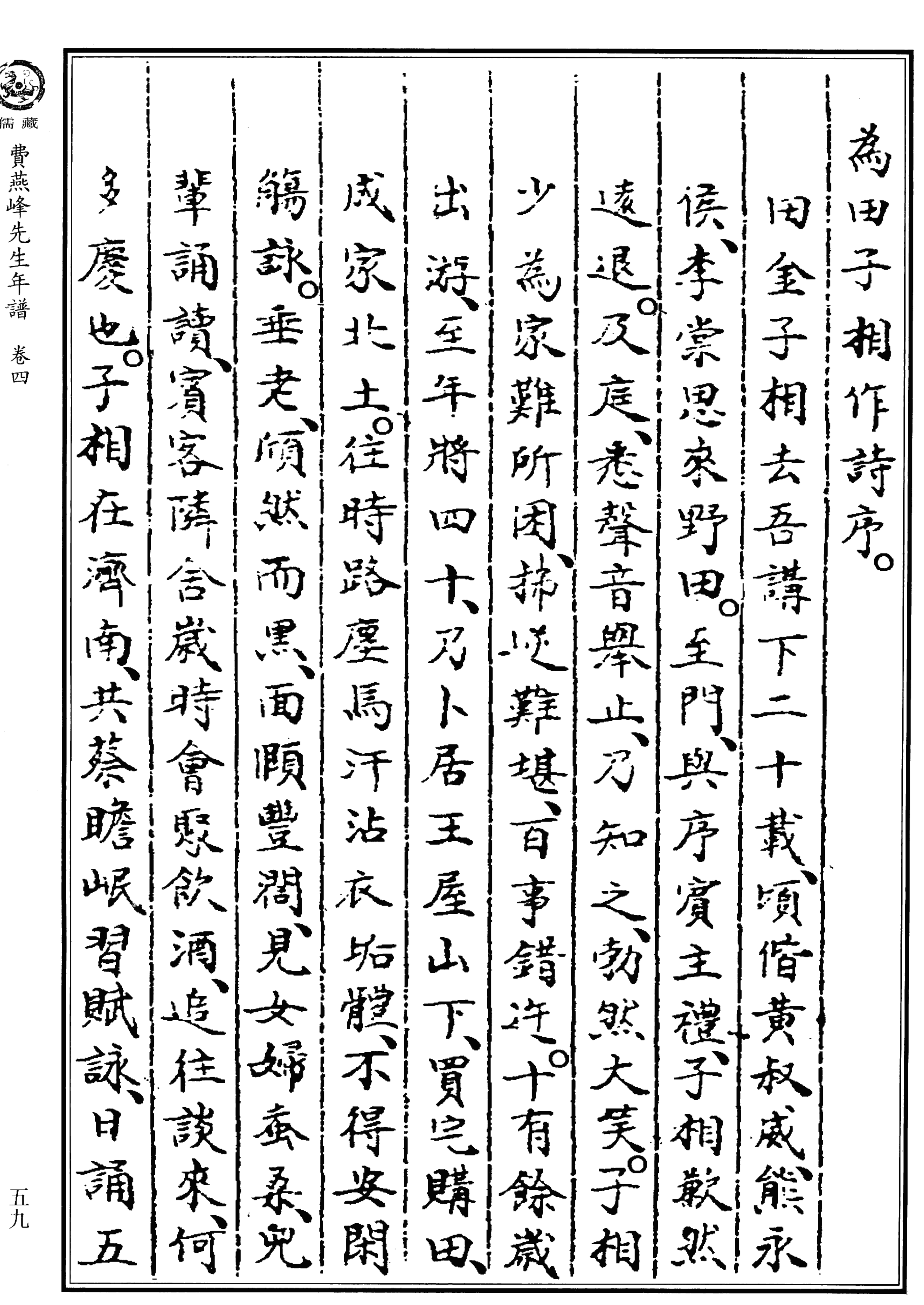
桐鄉令劉公諱鋐、四川人。過揚州、來訪。時先生在泰州、未晤。

爲于恭武、蔡虎談、黄仙裳、俞濟航、蔣正民作草書。

爲成陟三作草書。

三月、黄叔威、田子相、熊永侯、李棠思至野田談舊事、爲諸君作草書。

爲黄叔威尊人作傳。



為田子相作詩序。

田全子相去吾講下二十載，頃偕黃叔威熊永侯、李崇思來野田。至門，與序賓主禮，子相歉然遠退。及庭，悉聲音舉止，乃知之，勃然大笑。子相少為家難所困，抑鬱難堪，百事錯迕。十有餘歲出游，至年將四十，乃卜居王屋山下，買宅購田，成家北土。往時路塵馬汗沾衣垢體，不得安閑觴詠。垂老，頎然而黑，面頤豐潤，見女婦蠶桑，兒輩誦讀，賓客隣舍，歲時會聚飲酒，追往談來，何多慶也。子相在濟南，共蔡瞻岷習賦詠，日誦五

言二首、課一首。滿百日而後、吾之饒陽肖故人、今子相詩風旨含蓄、韻度翩躚、與年俱進矣。吾將八十、尚有遊王屋之志、他日拉諸子歘段北走、子相其多備柿醲、鮮肥菜美、飽食登山、拖藤負笠、坐峰石四望、放歌作嘯、響振林木、人疑海外仙公來過神州也。

四月、著甕錄一卷畢。

五月、著傷寒口義二卷畢。

六月、至揚州。會汪曼思。諱朔、園、歙州人。

爲李二宋題像。

為閔在東母氏許夫人作壽詞。

為王漢藻、樂永諧、邵沛恩作草書。

董公祖（諱鼎、遼東人、新陞四川馬湖太守。）邀先生偕行、謝未往。

儲同人（諱欣、宜興人。）來訪。

為袁復齋（諱閔聖、宜興人、泰興令。）扇作草書。

會王清瑤、（諱世欽、興化生。）黃龍起。（諱通新、興化生。）

會戴牧士理研。（諱思誨。）朱師晦（諱元英、江寧舉人。）來訪。

會熊伯升。（諱兵、永氏子。）　寄張方伯魯庵書。

九月、還野田。　重定道統授受圖。（聖門惟子夏一支相傳不絕、疑序授受、至先生為七十二傳。）

作聖門學脉中旨二卷畢。

叅訂本草綱目。

十二月、宋考槃諱潤、江部。執贄受業。

四十年辛巳、七十七歲。

二月、定外集雜存八卷畢。

三月、郭式庵諱敘、鄒人。來執贄受業。

七月二十八日、生孫藻。蜀頊出、年廣蜀有基、入新蒙學以五經中雍正壬子。科舉人

八月、病下痢、及門蔡瞻岷、揚周子、于咸受、于丹源、張子昭、彭子覲、董天位、宋考槃、郭式庵、劉德問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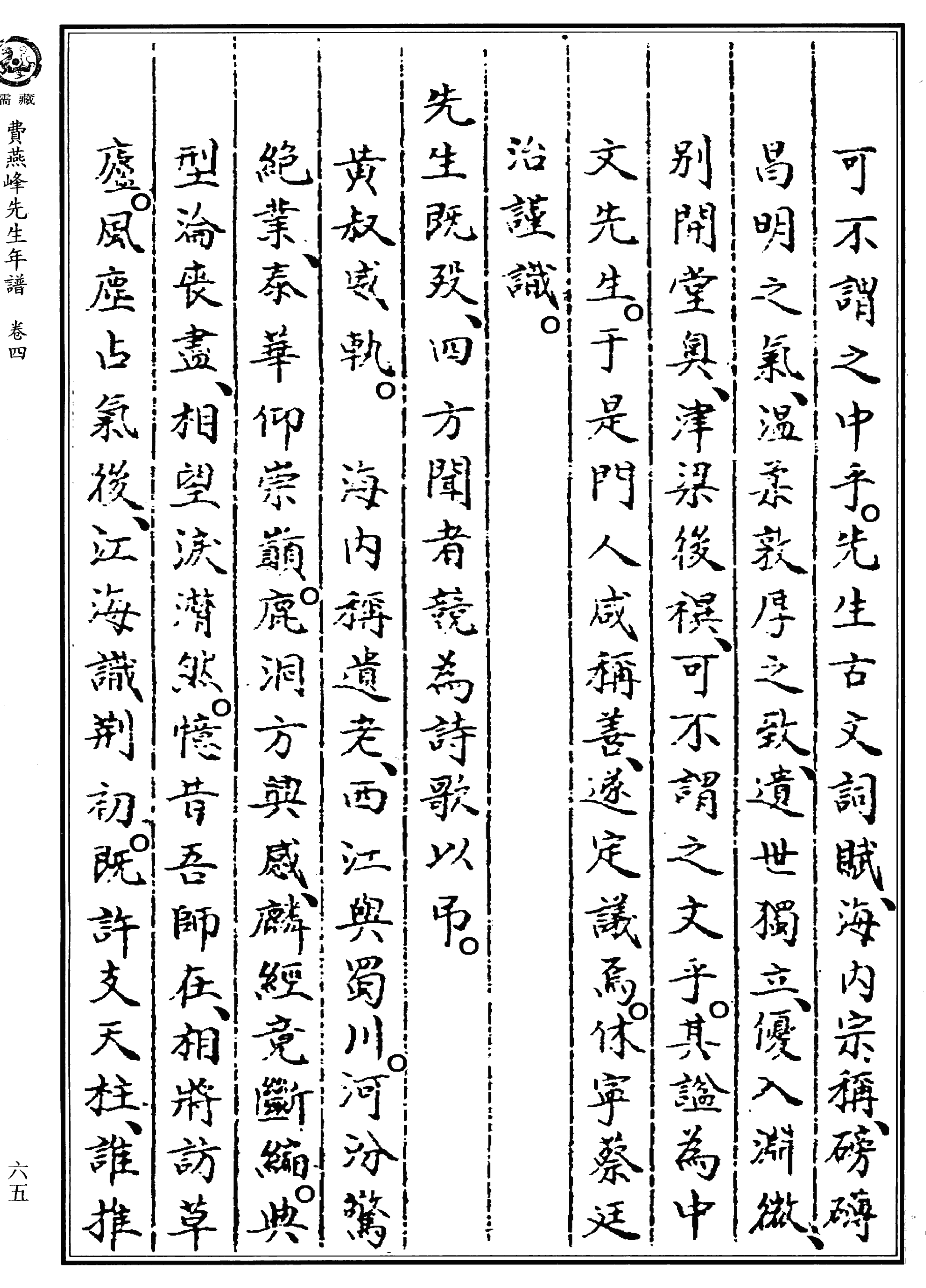
來問疾。

九月初七日未時，先生卒于正寢，門人私諡中文。

私諡議

康熙四十年辛巳，成都費燕峰先生卒于江都之野田村。門人會哭于喪次，既輟哭，乃議曰：生名，冠字，死諡，禮也。仕者公諡，隱者私諡。昔柳下、黔婁諡皆議於門人，其來尚矣。吾先生少丁禍亂，首聚義徒保障郡邑，參贊大帥，克定高勳，微言解紛，遂全百室，尋親絕域，陷身蠻峒，九死一生。及避亂漢中，辭辟雄藩，千金不顧，終成父志，

蜚遯江鄉。中歲買笈百泉、纘承墜緒、晚年著書累尺、定議千秋。羽翼光復舊注、倡明實學、蔚爲儒宗。論其爲人、溫恭肅穆、粹質坦中。未嘗厲色加人、而人自畏之、自然之感也。未嘗比同於人、而人自親之、自然之和也。蓋數百年來、未見先生之匹焉。道不偏倚曰中、勤學好問曰文。先生著中傳正紀數百卷、尊先聖之舊章、啟後賢之統緒、非宋儒直接孟氏之阿說、正漢唐未嘗問道之詹言、不爲矯異、不爲苟同、廣而不濫、博而有要、勦絕浮辭、引歸大義、論人從恕、遇事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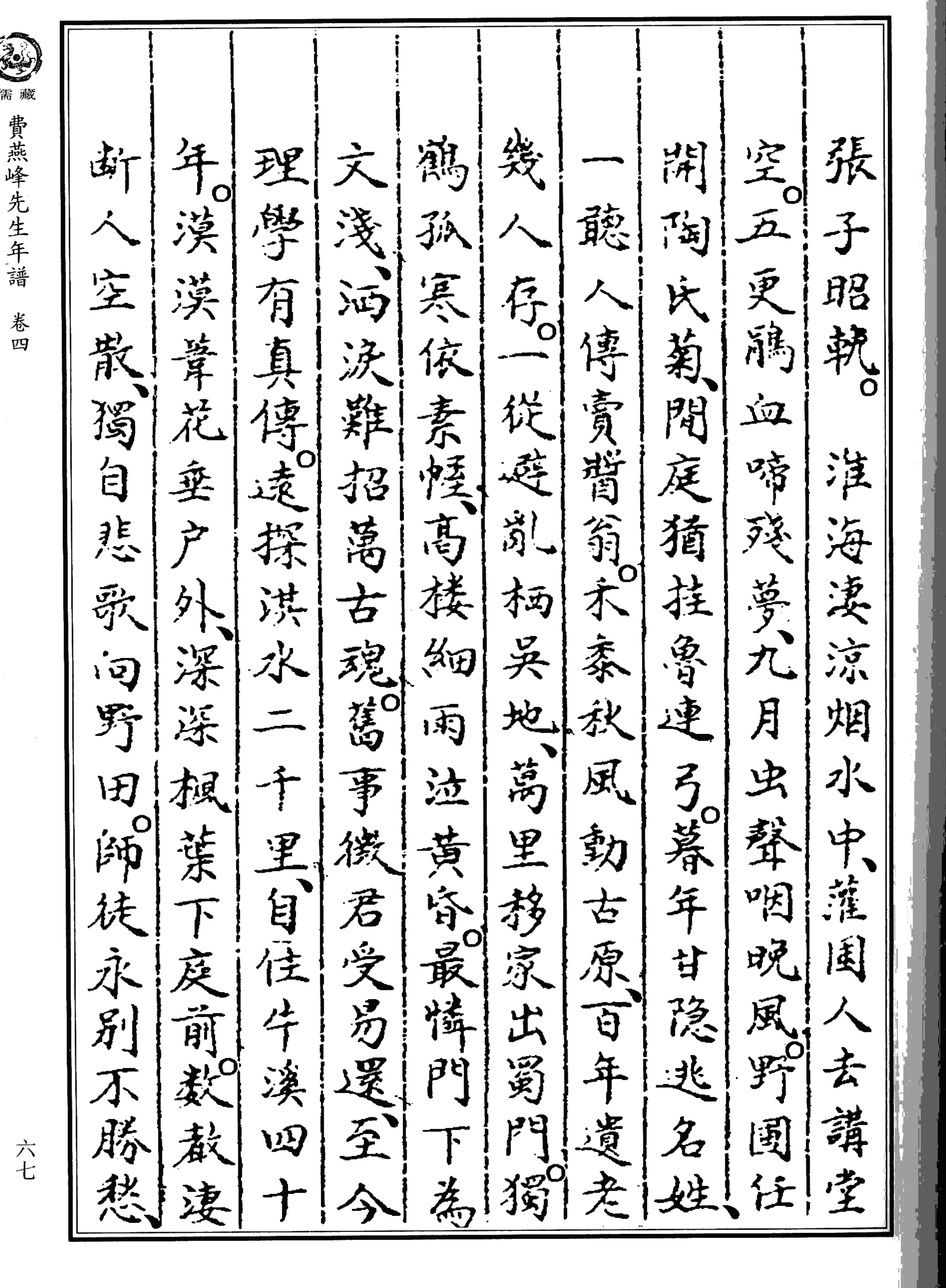


可不謂之中乎。先生古文詞賦、海内宗稱、磅礴昌明之氣、温柔敦厚之致、遺世獨立、優入淵微、別開堂奧、津梁後禩、可不謂之文乎。其謚為中文先生。于是門人咸稱善、遂定議爲。休寧蔡廷治謹識。

先生既殁、四方聞者競為詩歌以弔。

黄叔威、執。海内稱遺老、西江與蜀川。河汾驚絶業、泰華仰崇巔。鹿洞方與感、麟經竟斷編。典型淪喪盡、相望泯潸然。憶昔吾師在、相將訪草廬。風塵占氣後、江海識荆初。既許支天柱、誰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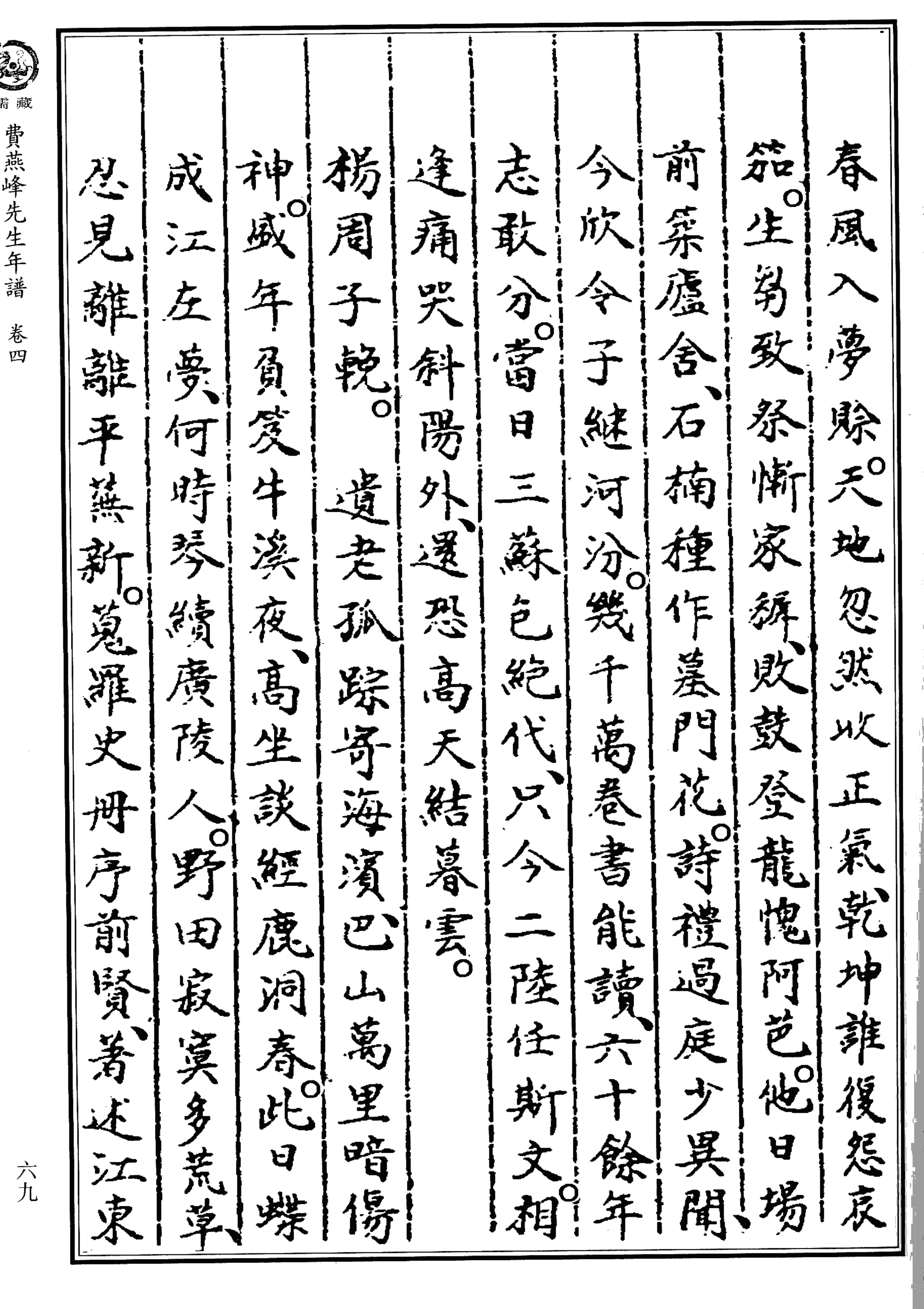
挽日車。十年梁木淚、重爲泫衣袥。理學西河接、寫經表漢儒。燈傳將燼火、書并負來圖。狂海瀾應障、中華氣不孫。更聞新謚好、惆悵舊生徒。去夏登堂日、追隨杖履强。星辰經筆札、歲月愼行藏。壽貿承鑪錘、探源歎渺茫。痛深床下拜、座世忽滄桑。著述縱橫列、成書訂等身。津梁垂後輩、華袞及先人。藝苑誇珍絶、家風續雅倫。巾箱何歷歷、手澤尚如新。頗有佳兒紹、傳家重蕳孩詩。篇峭嶺雪、文采錦江濤。邢結雙龍氣、人稱兩鳳毛。無嗟身後事、千載望彌高。



張子昭執。

淮海凄涼烟水中、灌園人去講堂空。五更鵑血啼殘夢、九月蟲聲咽晚風。野園任開陶氏菊、閒庭猶挂魯連弓。暮年甘隱逃名姓、一聽人傳賣醬翁。禾黍秋風動古原、百年遺老幾人存。一從避亂栖吳地、萬里移家出蜀門。獨鶴孤寒依素幔、高樓細雨泣黃昏。最憐門下爲文淺、洒泱難招落古魂。舊事徵君受易還、至今理學有真傳。遠探淇水二千里、自往牛溪四十年。漠漠葦花垂户外、深深楓葉下庭前。數敲凄斷人空散、獨自悲歌向野田。師徒永別不勝愁、

浩氣蒼涼此夕休。舊紀一篇傳萬古、高吟十字
遂千秋。悲風白草瞻新塚、夜雨青燈哭故侯。從
此江村長寂寞、無人更到東海頭。
徐竺村輓。　乾坤板蕩悵何窮、萬里移家自蜀
中。絶域尋親經鳥道、一身罹難出蚕叢。銅駝早
下新亭淚、督亢猶追易水風。痛哭廣元軍散後、
江湖何處看哀鳴。仰承先訓賦歸休、欲把江都
作首丘。一卷荒書編歲月、百年絶筆繼春秋。西
河道脉人誰續、劍閣芳華志已酬。不識啼鵑流
血盡、鶴歸還到錦江頭。八年遊學客京華、絳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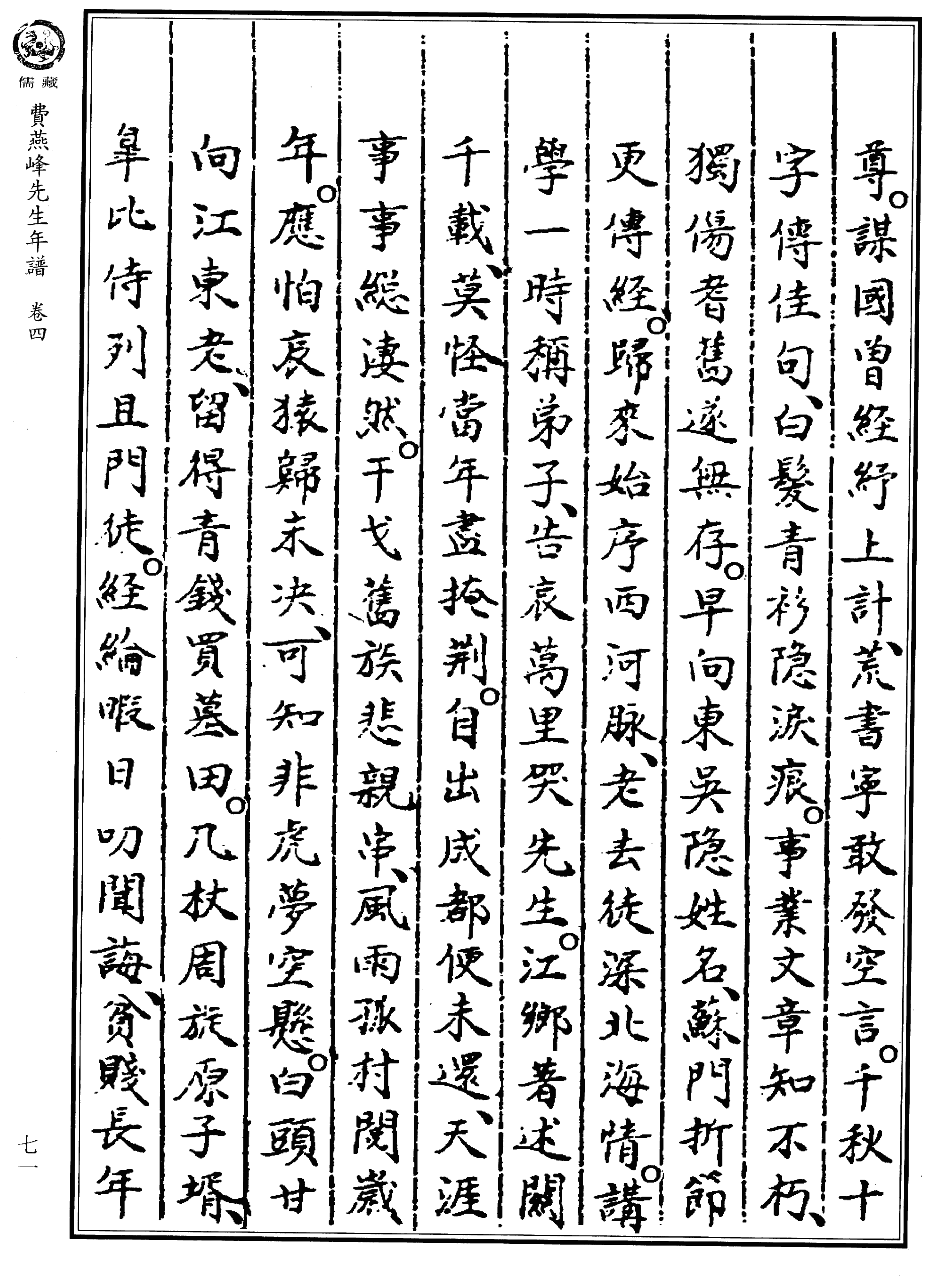


春風入夢賒。天地忽然吹正氣乾坤誰復怨哀笳。生芻致祭慚家豚、敗鼓登龍愧阿芭。他日場前蘗廬舍、石楠種作墓門花。詩禮過庭少異聞、今欣令子繼河汾。幾千萬卷書能讀、六十餘年志敢分。當日三蘇色絕代、只今二陸任斯文。相逢痛哭斜陽外、還恐高天結暮雲。

搦周子輓。　遺老孤踪寄海濱、巴山萬里暗傷神。盛年負笈牛溪夜、高坐談經鹿洞春。此日蝶成江左夢、何時琴續廣陵人。野田寂寞多荒草、忍見離離平蕪新。蒐羅史冊序前賢、著述江東

五十年。先妣甘貧同灌溉、佳兒有志接經傳。仲連蹈海非忘世、寓感懸書豈執鞭。惆悵生平多事蹟、豐碑茂草泣重泉。先生逸志古今稀、正脉人亡願已違。兵燹久殘鄉國路、哀遲長着芰荷衣。少經瘴雨蠻中過、老愛春泉月下歸。親串趋遲同酹酒、江村彈淚濕斜暉。忘年愛我緣多病、今歲看花未倦遊。詩社平山邀几杖、麈談小閣待淹留。祿辭升斗腰難折、書繼鍾王筆自幽。幾許門墻述遺行、自慚下里續名流。

劉德問輓。拜官多難西南日、蜀漢人歸統自



尊。謀國曾經紓上計荒書寧敢發空言。千秋十字傳佳句、白髮青衫隱淚痕。事業文章知不朽、獨傷耆舊遂無存。早向東吳隱姓名、蘇門折節更傳經。歸來始序西河脈、老去徒深北海情。講學一時稱弟子、告哀萬里哭先生。江鄉著述闕千載、莫怪當年盡掩荆。自出咸都便未還、天涯事事總凄然。干戈舊族悲親串、風雨孤村閱歲年。應怕哀猿歸未決、可知非虎夢空懸。白頭甘向江東老、留得青錢買墓田。几杖周旋原子壻、皐比侍列且門徒。經綸暇日叨聞誨、貧賤長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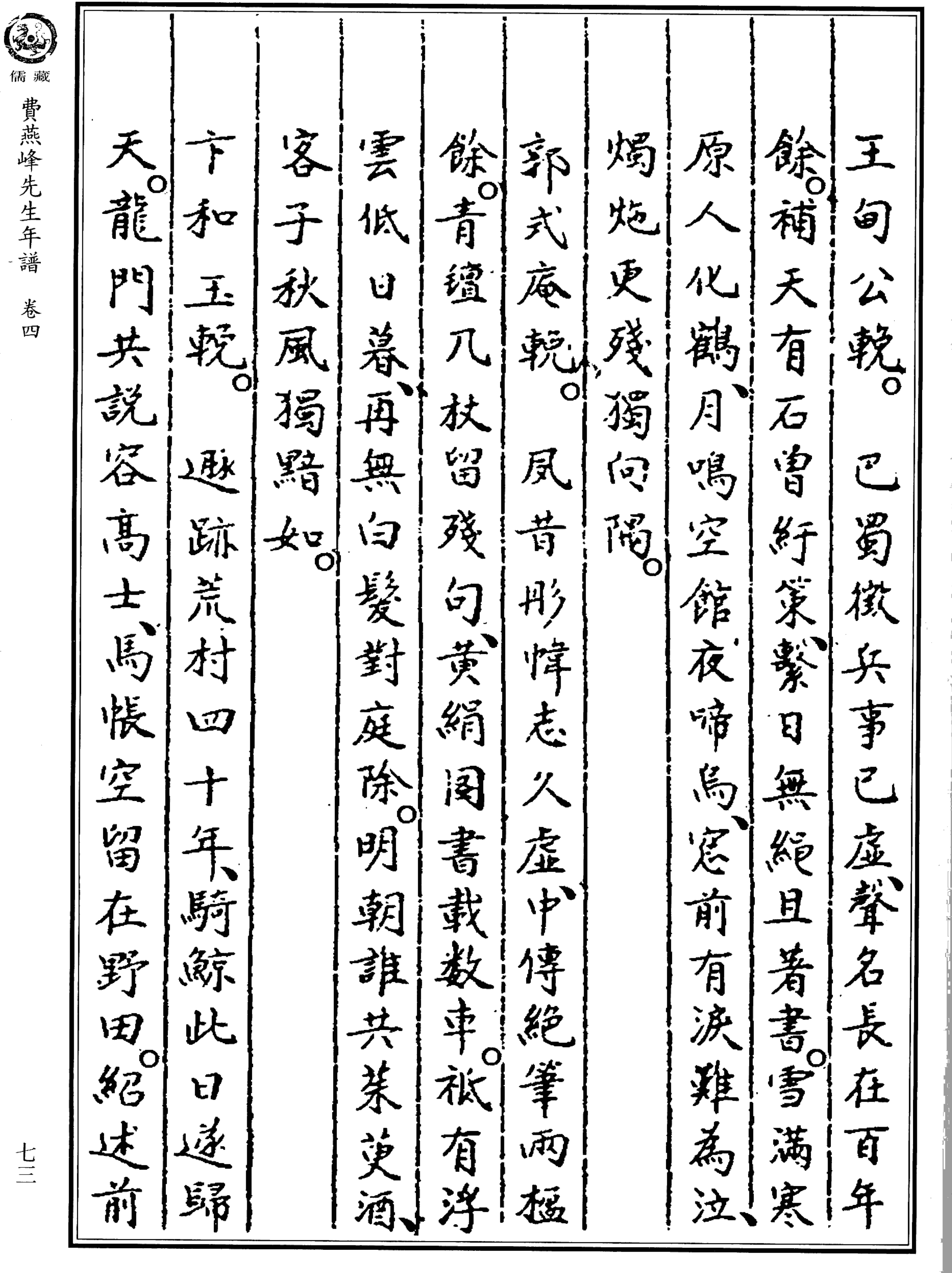
愧學儒。感憤無言歌薤露，淒涼多淚莫生芻。野田從此西州路，但想恩知亦有殊。

彭子覲輓。

峨眉山峻錦江幽，此地高賢莫與儔。白鶴老人悲倡和，青氊子弟悵從游。莭堂落落餘花圃，野水荒荒剩釣舟。雞犬桑麻猶往昔，西風何處解長愁。

宋考槃輓。

芸窓留得夜燈青，黄葉悲風落滿庭。東海何人還講道，南陔有子更傳經。百年松菊空存徑，萬卷圖書自有靈。薤露歌成揮淚罷，空教後學嘆零丁。



王旬公輓。　巴蜀徵兵事已虛、聲名長在百年餘。補天有石曾紆策、繫日無繩且著書。雪滿寒原人化鶴、月鳴空館夜啼烏、窗前有淚難為泣、燭炧更殘獨向隅。

郭式庵輓。　夙昔彤幃志久虛、中傳絕筆兩楹餘。青鐙几杖留殘句、黃絹閨書載數車。祇有浮雲低日暮、再無白髮對庭除。明朝誰共茱萸酒、客子秋風獨黯如。

卞和玉輓。　遯跡荒村四十年、騎鯨此日遂歸天。龍門共說容高士、馬帳空留在野田。紹述前

賢功不淺、薰陶後學恩無邊。東隣賤子何凄切、泣對遺文洒暮烟。

先生子錫琛、錫璜扶先生柩、與楊孺人合葬於野田莊西孝貞先生墓西南第一塚。



新繁縣志

人物

費密字此度、號燕峰。九歲祖母歿、哀泣如成人。十歲、父經虞為講通鑑盤古氏相傳首出御世之君、遽問曰盤古氏以前、曰鴻荒未闢。又問鴻荒以前、經虞呵之、然心奇。密年十四父病、醫言嘗糞甘苦可決生死、密私嘗糞言苦、病果起。崇禎甲申、流賊張獻忠犯蜀、密年二十、為書上巡按御史劉之渤言四事、練兵一、守險二、蜀王出軍餉三、停徵十六十七兩年錢糧四、倉卒未果行、賊遂陷成都。密展轉還避、得不遇害。丙

戌、入什邡縣高定關、倡義砦拒賊。賊來閒叔營、設伏待之不敢犯、一方賴以安。時經虞仕滇、以家遭大亂屢乞休、密聞之、遂隻身從兵戈蠻峒中入滇。丁亥、奉父歸、入建昌衛。十月、至黎州省母。十二月、復入建昌、過相嶺、四者蠻擄去。明年戊子贖歸。會楊展鎮嘉定、聞密名、遣人致聘、因説展屯田於雅州龍門、復於青神江口命人沈水、得張獻忠棄金、爲民間買牛種、餘貲悉給諸鎮、得久與賊相持。十月、同展子璟新復屯田於滎經瓦屋山之楊村。入叙府、遇督師呂大器、署爲中書舍人。内江范文英見密文、大驚曰、始以吾此

度有經濟才、不知吾此度詞客也。是時客與成都郎履程、雅州傅光昭以詩文雄西南、稱三子。己丑秋、楊展為降將袁韜等所害、客與璟新整師復仇、與賊戰身冒擐甲。時營在峩眉、裨將來某與花溪民有釁、詐稱花溪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璟新、璟新署檄討之。客力爭曰、花溪、吾民也、方與賊戰而殺吾民、彼將去而從賊、是益賊也。乃止。率殘卒復與璟新屯田於瓦屋山。庚寅七月、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為袁韜賊兵所劫。十月、又為杜漢良掠送袁韜營中、幾被害。十二月、乘間還揚村。辛卯四月、歸新繁、舊宅皆為灰燼。

明年癸巳二月，至陝西汧縣，瞀卜築焉。當時公卿將相問遜名，爭相延致。留楊辰父子幕最久，所至屯田，爲持久計，而天命人事已改，是以大功不就。已乃究心內經、傷寒論、金匱諸書，爲長沙發揮。後聞二程見人靜坐，便歎爲善學。丙申，與破山門人通醉論禪。四月，遂入靜明寺，雜僧徒靜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偶曰，百日之坐，尚不能自定，況其大者乎。誓不出門，半月餘乃定。嘗自言，始半月視物疑爲二，如履在牀前，心中復有履。久之，胸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濠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

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歎曰、靜生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自後益有志古學矣。丁酉十月、携家至沔漢。戊戌春、至揚州、聞常熟錢尚書以文名天下、乃上書錢公。錢公得書大驚、與論詩於芙蓉莊、指密北征詩、歎曰、此必傳之作也。時王司寇士禎司理揚州、見密古詩、以爲絶倫、而尤愛近體白馬巖中出、黄牛壁上耕、鳥聲下楊柳、人語出蒹蒲、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等句、當時咸謂知言。辛亥、居父喪、悉遵古禮、冠衰皆倣古自製。三原孫枝蔚見之、自謂弗及。服闋、以父遺命走數千里、至衛輝蘇門山、

受孫徵君奇逢之學。一日論朱陸異同，容進言，漢唐先儒有功後世，不可泯滅，徵君大以爲然。又與考歷代禮制之變。逾月歸，徵君題吾道其南四字爲贈。丙辰冬，聞孫徵君卒，哭於泰州圓通庵，設主，受弔，冠細麻，加粗麻一道，横於上，衣用白布。二十一日，始焚主出庵，心喪未去懷也。丁巳，入山東提督將軍柯永蓁幕，會舉博學鴻儒，永蓁屢欲論薦，力辭乃止。乙丑，修明史，順治舊臣遺佚者。容泥塗入都，奉其父行狀入史館，下拜涕沾襟，在館諸公皆爲感動。己巳大病，尋愈，乃自定生平所著諸書。辛巳六月病下痢，遂不能

起年七十有七。門人私諡中文先生。密少遭喪亂、經歷兵戈。中年遷徙異國、足跡遍天下。晚年窮困、閉户著書、篤守古經、倡明實學、以教及門。嘗謂子錫琮、錫璜曰、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為無用之學。天性和平、與人無忤、終身未嘗言人過。人有機相向者、淡然處之。村居數十年、著書甚多。自宋人謂周程接孔孟、二千年儒者盡黜、無一聞道者、密嘗為之悲痛、乃上考古經與歷代正史、旁採群書、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為

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又作弘道書十卷、弘道書者、所以廣聖人之道也、曰統與論、曰輔弼錄論、明大統必歸帝王、不得以儒生參之也、曰道脈譜論、明先聖以來七十子傳人具在、不可滅没其功也、曰古經古論、曰原教、明聖人之道古經具在、無所謂不傳之秘也、曰聖門育才論、明聖人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先師舊制議、曰七十子封爵舊制議、曰七十子爲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漢唐以來學校不可廢、先儒不可黜、七十子漢唐過薄而宋儒過厚也。曰先儒傳道述、曰聖門傳道述、明

帝王師儒有舊章，不可雜，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聖教，不同於二氏也。並附戴諸圖為十卷，是為弘道書。聖門舊章六種，共二十四卷，文集二十卷，詩鈔二十卷，外集，共三十二種，百二十卷藏於家。密生平精於古注疏，謂古注言簡味深，平實可用，後儒即更新變易，卒不能過。古經之存，專賴此書。變易經文，各自為說，勢將不止，深為可懼。次則猶熟史記，枕籍其中者八年。於諸子則熟南華，於八家則愛昌黎，故所為文浩然如水之無涯，而未嘗騁才矜氣也。為詩則以深厚為本，以和平為調，以善寄托為妙。嘗戒雕巧快

心之語、教門人及子弟詩文法最精嚴、不輕許可、故凡聞其餘風者、下筆率有法度。書法鍾王、人得片紙皆珍藏之。子二、長錫琮、字厚菴、爲人慷慨、任事方正不阿、與其弟錫璜承家學、絕意仕進、以詩古文詞名、著偕庭倡詠、白雀樓諸集。錫璜、字滋衡、合肥李司空嘗欲薦舉鴻博、謝免。晚歲閩閩入蜀、訪求先墓。自嘉詰至錫璜凡四代、歿俱祀於鄉。



江都縣志

流寓

費經虞、字鮮民、成都新繁人、漢費詩之後。明己卯舉於鄉、令雲南昆明縣、以賢能擢廣西府知府。乙酉後、遂雜髮告休、偕子密流寓江都縣之野田莊、閉戶著劍閣芳華集二十卷、雅倫三十卷、爲藝林所重。

費密、字此度、中書舍人。廣元伯楊辟爲軍前贊畫、因流賊張獻忠亂蜀、乃間道尋父於雲南山中。後隨父流寓江都、學於河南孫徵君奇逢。及歸、從游之士幾二百餘人。所著有弘道書十卷、中傳正紀百二十卷、

聖門舊章二十四卷、中旨定論以及歷代貢舉二十二種、共九十卷、詩古文詞二十二卷。子錫琮、錫璜、皆能著書、世其業。



甘泉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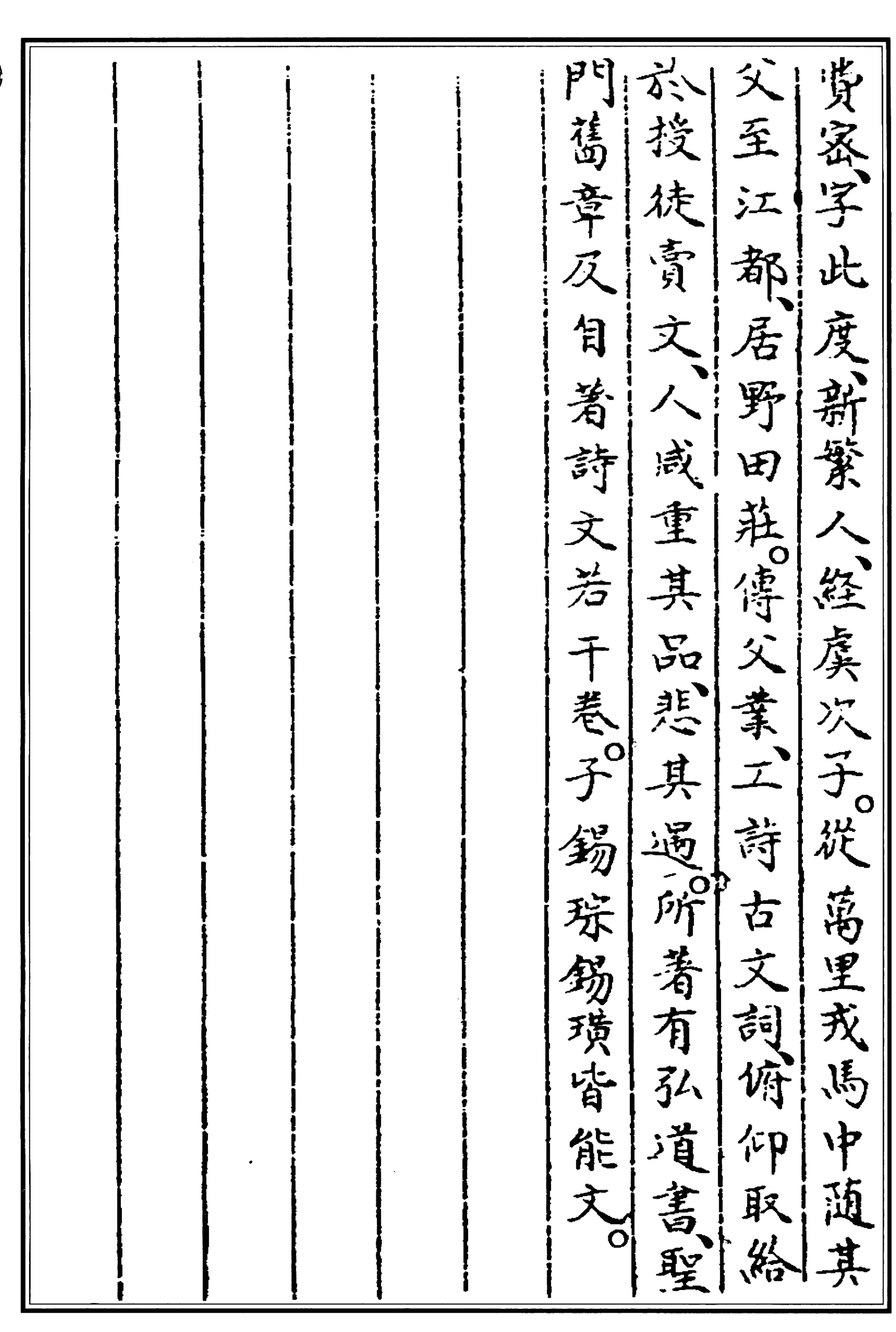
寓賢

費經虞，字仲若，蜀新繁人。明崇禎間舉人，令昆明。土司吾必奎作亂，黔國公討之，俘三百餘人，將盡殲焉。臺使者檄經虞審理，皆脅從之民，力請釋之，俱得全活。陞同知，乞休歸蜀。遇亂，間道走秦，流寓於揚州。著有毛詩廣義二十卷、四書字義一卷、雅倫三十卷、臨池懿訓三卷、周易參同契三卷。子密，字此度，傳其父業，工詩古文。所著有弘道書十卷、正紀百二十卷、聖門舊章二十四卷、自著詩古文詞二十三卷。

揚州府志

人物　流寓

費經虞、字仲若、新繁人。弱冠肆力經史、崇禎己卯舉四川鄉試、授昆明令。土司吾必奎作亂、黔國公討之、俘三百餘人、將盡戮焉。臺使者檄經虞審理、以脅從民、請盡釋之。進官同知、遂乞休歸蜀。遇亂、間道走秦、流寓於揚。經虞自以不得養親為恨、每忌辰哭泣終日、至七十猶然、卒於江都。所著有毛詩廣義二十卷、四書字義一卷、雅倫三十卷、臨池懿訓三卷、著周易參同契三卷。子密、另有傳。



費密字此度、新繁人、經虞次子。從萬里戎馬中隨其父至江都、居野田莊。傳父業、工詩古文詞、俯仰取給於授徒賣文、人咸重其品、悲其遇。所著有弘道書、聖門舊章及自著詩文若干卷。子錫琮錫璜皆能文。

雲南通志

名宦

賁經虞、四川新繁人、由舉人崇禎十六年任昆明知縣。薄撒省訟、重士勸農、勘覈吾必奎叛党一案、全活數百人。流賊入滇、棄職隱去、不知所終。

後大父中文公聞之、有謝雲南父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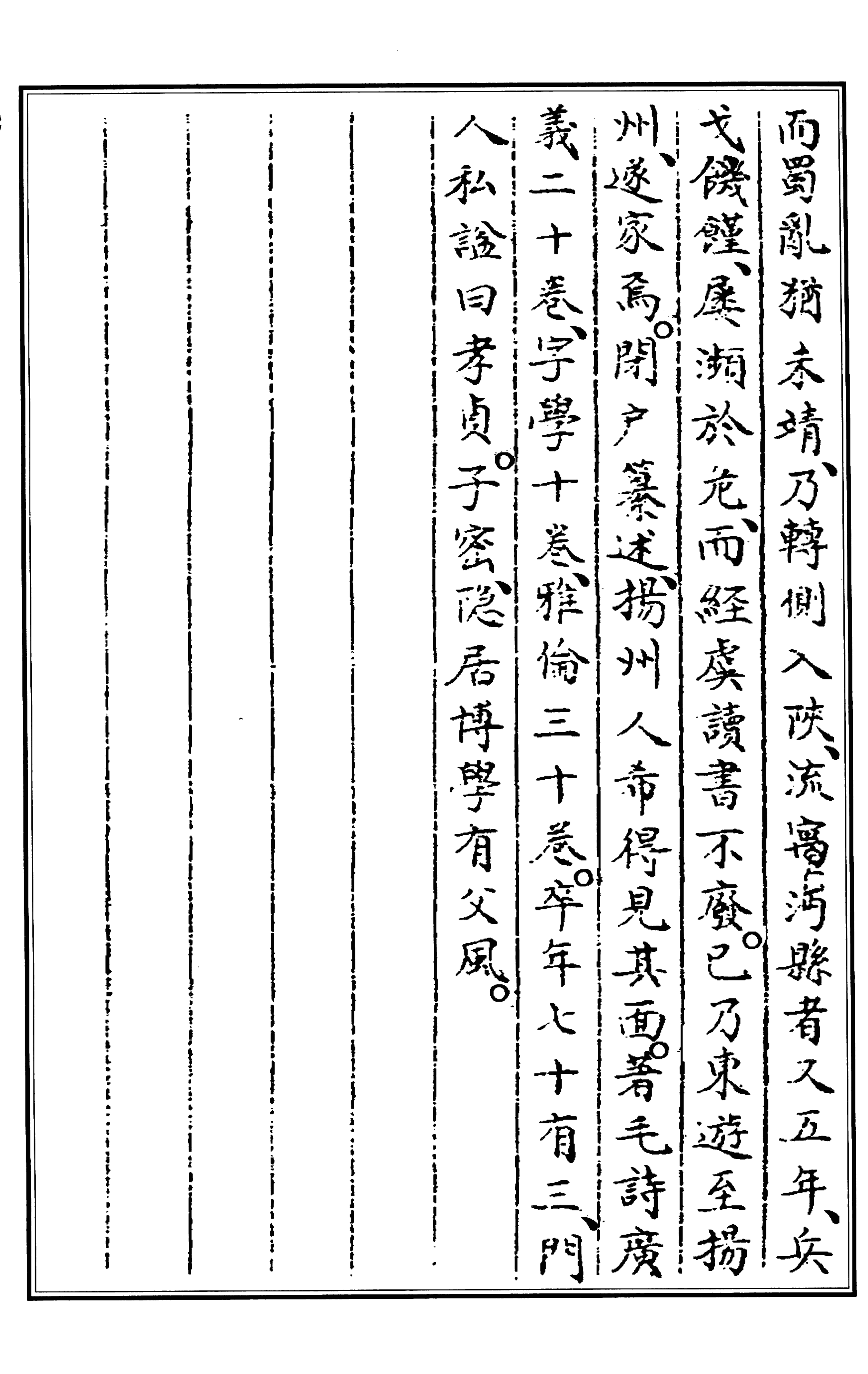
明史列傳

劉可訓　劉應遇　胡平表　盧安世　朱家民
周鴻圖　段伯斯　蔡懋觀　岳鍾秀　楊開遠
全九陛　孔貞會　費經虞　熊獻宇

費經虞，字仲若，新繁人。早孤，事母孝，嘗刲臂療其疾。好學敦行，州里重之。崇禎十二年舉於鄉，十七年正月，授昆明知縣。有江西人選什邡典史，携幼婦偕經虞行。次沅州，而典史卒，爲出資殯殮之。婦無所歸，欲適經虞，經虞不可，以配士人年少者。明年，土酋吾必奎反，伏誅，俘其徒數百人，下昆明按問，則皆良民。其

令

人縶縛飢困，氣息僅屬。經虞急令釋其縛，居之廡下，煮糜食之，而畀蓐草使寢處。夜草牒，力白其事，上官屢駁，執如初，乃止罪十二人，餘皆發免，復給資遣之，其人歌舞而去。無何，土酋沙定洲反，逐黔國公沐天波，而迫巡撫吳兆元會署為都司。郡僚憚其亢威，莫敢與抗，獨經虞以都司禮之。明年，遷雲南府同知。是時蜀中大亂，意欲不仕，屢投牒乞歸，兆元及巡按御史羅國獻不許，國獻且薦為廣西知府。經虞既力辭不得，又明年四月，薙髮以示不返，乃聽之歸。甫出境，而大盜孫可望輩又入滇矣，流寓雅州五年，始還里。



而蜀亂猶未靖，乃轉側入陝，流寓沔縣者又五年，兵戈饑饉，屢瀕於危，而經虞讀書不廢。已乃東遊至揚州，遂家焉。閉戶纂述，揚州人希得見其面。著毛詩廣義二十卷，字學十卷，雅倫三十卷。卒年七十有三，門人私謚曰孝貞。子密，隱居博學，有父風。

費氏家傳

費公諱嘉誥，字雲衢，由新繁縣明經任大竹縣訓導，有文名，卒於官。亂後著述事蹟失傳。

一、公爲諸生時，同衆出郭迎督學使者，憩南嶽廟。廟中乞兒進茶，衆皆棄去，惟公獨啜而謝之，人以爲盛德云。蜀總志有傳載其事。

一、公居家敦篤孝愛，以讀書爲程限，四子皆餼於庠，自相師友。流賊陷戍郡，季子經虞仕滇獲全，餘皆歿於賊。

一、公仕大竹時，訓課有方，士風丕振。

一、重慶府對江枯髏山有崇爲行旅害，公率族人欽金，鑄鐵柱以鎮之，崇遂絶，鐵柱至今猶存。

一、四川總志云，公長子經國，副榜貢生，選授訓導；次經世，次經濟，皆庠生。張獻忠陷蜀，賊將與經世有舊，欲薦而官之，經世堅不受，遂遇害。經國、經濟皆同時死難。

費公諱經虞，字仲若，號鮮民，由新繁縣廪生中崇禎十二年乙卯科舉人，仕雲南昆明令，卓異，還本府同知，旋推陞廣西府知府。以流賊猖獗，公屢請休，上官皆不許。從子密從亂中徒步入滇省覲，公歸志愈堅，

乃截髮爲詩以獻，曰：八次乞休歸不得，衰顏病骨礼瞿曇。黄冠返故今無恙，添個人間小雪庵。公返蜀，乱不可居，避患於秦，後流寓揚州，年七十三卒。

一、公性孝友天成，童時大母嘗偽怒以戲公，公跪大母前，得笑容乃已。晚年以不得養親爲恨，每遇忌辰必痛哭，七十時猶然。容城孫徵君著取節編，立公傳於孝子門。

一、崇禎十四年，民變圍新繁城，倡言爭衙蠹，他官出與之語，衆以石擊，貫官背爲力擋當。聽約，公單騎出城，諭以縛爲首者置之法，歸，事載縣志。

敬恕自敘

清·耿介 自撰
姚樂野 校點
郭齊 審稿

清光緒十年刊本

《敬恕自敘》一卷，清耿介自撰。清光緒十年刊《竇氏叢書》本《敬恕堂文集》附。

耿介（一六二三—一六九三），字介石，號逸庵，學者稱嵩陽先生，清河南登封（今屬河南）人。順治九年進士，入翰林院與湯斌爲同僚，散館以後做過福建按察使司副使、江西湖東道、直隸大名兵備道副使，爲政清廉，然每爲冤案牽連，遂萌退意，「我蒿痛深，不復作春明之夢」，專意講求程朱理學，服膺程頤「内主於敬而外行之以恕」，因以「敬恕」名其齋。後從學於孫奇逢，與同門湯斌、張沐、李來章、竇克勤等反復講論，卓然爲中州理學名家，講學於大梁書院。後興復嵩陽書院，自任山長，延請名流，講經造士，精研理學，一時名聲大震。康熙二十六年，起爲詹事府少詹事，以病致仕，卒年七十一。耿介爲學嚴守程朱，抨擊「異端」，甚至對姚江一派亦不以爲然，以爲「陽明之學興」，「而風俗人心大壞」，其思想有一定局限性。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河南通志》、《嵩陽書院志》及《敬恕堂文集》等。

《敬恕自敘》，或題《自敘》、《敬恕堂紀年述略》，實爲耿介自述其生平的年譜。敘仕歷、家事及交遊等，而於從學、著述及倡明理學之事，尤致意焉。是本原不分條提行，連綴成文，自述至康熙二十六年止。今分段重排，以便觀覽。是譜與《敬恕堂文集紀年》及耿介子耿都所撰《行略》，均是研究耿介其人及其學術思想不可或缺之著述。

余家先世忠厚、至余祖、以耆德韜光。舍後爲園、種柏數百株、竹數十竿、優游娛樂其間、非公事足跡不履市廛、五十年如一日、人謂之隱君子云。先大夫中憲府君嗣之、亦循分無求、園居自適、食貧甘淡、雖屢空、終無願外之意。

余甫離繈褓、先太恭人日授以三字經、爲講解之。七歲入小學、即厲志勤苦。貧無燭、先太恭人燃葦柴照之、以佐夜讀。嘗從容爲余言曰、憶昔癸亥年閏十月十八夜半子時、將生汝之時、有燕子繞屋梁飛甚久。既分娩、遂不復見。冬月百蟄伏藏、安得有燕子。此亦異事、汝其識之。嗣後亦屢爲余言之。

九歲學爲文。初循昆仲次序命名冲壁、余心弗以爲善也。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語、欣然易以今名。質之先生、先生笑而許之。一日晚、先生偶舉一題命作破題、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即應聲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年十三應童子試、題爲動容貌、縣公秦諱嘉兆拔取第三。是時家益貧、菽粟不繼、茅屋僅蔽風雨、而雙親皆年老、朝夕饔餐之資皆仰給余大兄。己卯年十七、甫有室、即值凶荒疫癘。庚辰大兄遂逝、未幾先大夫府君亦見背、余學業遂廢。

壬午、先舅氏奉政公傳諱某極力勸之學、資以卷價、俾應考試、爲縣令中部劉公諱禋所賞鑒、縣府皆第一。是時大河以南土寇充斥、跋涉河北孟縣赴考、宗師福建晉江黃公諱潤中拔取第一入學。適孟津鄉紳李庚生先生延與令郎伴讀、居覃懷者半載、朝夕課誦、愛之不啻子弟。會流寇破懷城、余南渡、攜五弟亮侍奉先太恭人避難潁陽。有耿氏字霖寰者、忠厚稱於一鄉、延與其子直同讀書、後遂與通

宗、與直爲兄弟行。值歲饑、樵采、耕耘、刈獲之事、皆身親之、出入負耒橫經、未嘗廢學。
清朝定鼎、順治三年丙戌、先舅氏奉政公延之訓兩孫、宗師福建晉江黃公諱日祚考取一等三名補廩。
自此、每歲試、觀風、季考皆第一。鄉試補科落卷、批云、輕帆迅風、一瀉千里、其勢便也。子文視瀚波如容
刀、故不費糾纏、而言能扼要、理足抉奇、才雋而養固者也。限於房額、不能列子賢書、奈何。遲之。辛卯科、
得中詩二房三十三名、房師寧陵縣公侯諱國泰、山西陽城人。
壬辰會試、中詩四房二百三十三名、房師宏文院編修程諱芳朝、江南桐城人。殿試三甲、考選、授庶吉
士、入翰林院讀書。教習老師內院學士河陽薛公諱所蘊。舊例庶常入館、每人各一房、余與睢陽湯潛
庵同年合併一房、朝夕以淡薄寧靜砥礪。
癸巳、蒙世祖皇帝內院引見一次、問籍貫及年歲若干、有父母在堂否。奏云有老母在堂。
甲午、又蒙南海子引見一次。是歲、迎養老太恭人於京邸。家貧無女使、千里扶持奉侍、皆賴亡妻傅氏。
氏於先太恭人爲族侄女、性至孝、經流離患難之際、無一刻離側、雖糟糠不繼、而菽水未嘗缺。中外之
衣百結、而浣濯補綴、常使適體。不幸以病卒旅寓、先太恭人傷痛之深、遂南還。秋月散館、授內秘書院
檢討、誥敕撰文。
乙未、蒙上諭、翰林官員簡擢中秘、習知法度。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優之士、以學問爲經濟、庶能飭
法惠民、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耿介等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信任既久、圖報必殷。着各照外轉應
得職銜升一級用、遇缺即補。三月、補福建按察使司副使、巡視海道。陛辭之日、蒙上御太和門引見、賜

坐賜茶、諭以爲朕養民云云。八月赴任。十月、逾仙霞關。念此身在數千里之外、堂上高年垂白、回首北望、淚下沾臆。是晚、於浦城舟中讀古樂府詞、有顧君自愛莫爲非、平慎行、望君歸之句、慨然曰、此雄雉卒章意也。不忮不求、用不臧。誓若不佩服此言、則不敢復望生入仙霞關矣。十二月至福州、時海氛正熾、十里之外道無行人。新奉旨着選廉幹道臣一員、清查海上逆產、用充兵餉。履任三日、即遵三院會委、周歷福、興、泉、延、漳、建六府、自裹糗糧、風餐露宿於豺虎瘴癘之鄉、所過禁屬吏饋遺、日用柴米、心紅紙張之類、皆面發價值、往來行李、文卷衣囊而已。州縣造報冊到、即收、更不駁查、恐生事端。凡三閱月、清查十萬餘金、報院、督台李公面加獎詡、題覆訖。有海澄公黃梧密疏云、海上逆產甚多、今所查不及十分之一。復奉旨清查、於是再三詳請、蒙院允、止會同海澄公取冊轉報、乃單騎星夜至漳州。海澄公正在借端橫肆嚇詐、凡有身家、皆誣以逆產。一聞余到、攔路控告、哭喊震天。余遂收接狀詞數十紙。次日、即請海澄公及漳南道鎮將文武各官集大開元寺公議、有無數百姓擁擠辨冤、余始終不發一語。久之、海澄公愧憤、以百口在佛前矢誓。余因諭百姓曰、爾等試看公爺如此發誓、豈有肯冤屈爾等之理。爾等各宜靜聽、不必分訴。於是百姓皆退。自此海澄公收斂、不敢復行嚇詐、但按冊造報、究所查者不及百分之一耳。此行苟非立心如青天白日、亦不能服海澄公之心、使之斂戢、而沿海居民皆爲所魚肉矣。又三閱月、回省、值王師進剿、奉委採造船木料、住永福縣山中兩月、又在南臺船場監造戰艦者兩月。大軍水陸並進、恢復閩安、隨蒙軍門憲委造城。海上蓋以閩安爲省城門戶、舊因無城、爲寇所盤踞、故有此役。余調福清、長樂、連江、羅源四縣夫役工匠、創建鎮城。提督馬得功帶兵鎮防。是時海寇新

敗、猶有無數船艦駐泊海洋、窺伺每夜輒以快船來侵犯。我師用大炮兩岸夾擊、夜深始退。余晝則城頭督工、夜則聞警戒備、凡四十餘日未嘗解衣帶。創建表里石城三百六十丈、又修造營房二百間、安插水師總兵一員鎮守、始得回署。是爲順治十四年。

丁酉十月、恭遇覃恩、贈先父爲中憲大夫福建巡海道按察司副使、封先母爲太恭人。

戊戌因會審周亮工一案、詿誤革職赴部候勘。及查並無片紙隻字、復還原職。

壬寅補江西湖東道。正己率屬、清靜不擾、與民休息。觀風拔取生童數十人、朝夕與之論文。暇則登麻姑仙壇之勝、流連賦詩。遇天旱、步禱郊外、甘霖隨沛。通行所屬、存恤煢獨鰥寡之衆。甫期月、以裁缺候補回籍。

癸卯冬、補直隸大名兵備道副使、轄順、廣、大三府。畿輔之地、幅員遼闊、一切錢穀、刑名、驛傳、鹽法、河道、兵馬、最稱繁劇、往往遇欽件同井陘道會審、歲不下數次。又南北孔道、軍興旁午、仕宦賓客往來絡繹、案牘山積。兼以前之人不爲保障、而爲繭絲、苛求屬吏、無微不入、層層剝削、至小民而止、致百姓剜肉醫瘡、吞聲含寃、莫可控拆。余甫入境、訪得其情、履任之初、與屬吏約、掃除積弊、絶賄賂、禁私派、緩催科、撤差提、息獄訟、蘇驛困、懲衙蠹。數月之間、案無留牘、門可羅雀。每公出、隨從吏役不過數人。所至一切送迎陋規、盡行裁去、戒屬吏勿得投遞儀單。嘗不時巡行民間、詢問疾苦、爾時守令皆競競惕懼、無敢有玷官箴者。查本道修理衙舍、每歲坐派滑、浚兩縣銀一千二百兩、四季提取、官吏指一科十、最爲民害。又查三府赤曆、每歲攢造、催提、心紅、紙張、解送磨對、打點使費之煩、亦最爲民害。於是即行文永爲

禁革。又恐官吏視爲故事、復刊刻告示、荒村僻壤、悉令周知。計每歲三十州縣所省不下三萬餘金、由是三府百姓歡聲載道、求閣下成青壇老師爲文勒石衙前、以垂永久。直隸最苦者逃人一事。余初任、自真定謁上台回、經內丘地方、見順德府解逃人一起、株連窩主兩鄰老幼男女三四十口、哀號呼吁、不忍聞見。心中慘然者久之。因思逃人功令誠嚴、然亦變通由我、奈何坐致小民死地、亦足傷天地好生之心矣。於是密諭屬吏、凡系逃人或稱自首、或稱道路盤詰、俱不許干連窩主。申文中稍有牽累、即星夜差役將原文發回、令其洗脫干淨、方與轉解。在任將及期年、所屬三十州縣共拿解逃人三百餘起、並未干連窩主一人。

甲辰秋、丁先太恭人艱、申請以大名府韓知府署道事。未候批詳、即將印務交代、奔喪南旋。所過紳衿百姓皆身爲掛孝、攀輀車路奠、絡繹不絕、哀號震野、直至出境乃已。比至家、猶有百姓多人負布幛數百里來靈前哭奠者。又有江西湖東文武紳衿亦數千里遣使來致奠者。

丁未起復入都、因失覺察錢糧一案、審系前任事、而部議以原品休致。後臺臣田諱六善特疏參此案前後開復舛錯不公、吏部回奏某等相應復還原職候補。而余蓼莪痛深、不復作春明之夢矣。由是勵志爲聖賢之學、得明道程夫子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之語、佩服之、因以敬恕名堂、與同志會文講學。謂千聖道脈自有正宗、溯流洛閩、究源洙泗、此吾輩今日階級也。乃輯理學要旨一編、使有志者皆從此入。

癸丑、藉睢陽湯潛庵先生爲介紹、遠詣蘇門、執贄於夏峰孫先生。留三日、開發以大道之要、覺得觸處

皆性命流行。

丙辰，上蔡張仲誠先生來嵩下，相與考證辨晰。

丁巳，創修嵩陽書院。適長洲牖如張公爲邑宰，鼓舞振興，來學者衆。

庚申、辛酉之間，柘城竇敏修先生三過書院，其志同道合，具見於往來書札唱和詩章。湯潛庵先生時時惠我翰教，誘掖諄至，啓迪爲多。

壬戌，嵩陽書院志成。

癸亥，撫軍王印周先生請赴大梁書院講學，爲諸生發揮太極圖疏義及孔門言仁、言孝之旨，而貫之以誠敬。是歲，張公以卓異升任去，繼之者爲晉中子明王公，相與協力修復書院，興學造士，而弟子日進。

甲子，纂修孝經易知成，俾書院及闔邑成人小子皆讀孝經，每春秋約來背誦，嘗數十百人，面命以躬行孝道。遠方來求取孝經者，歲不下數百本。丙寅，張牖如先生重刻之，吳門撫軍湯潛庵先生爲之序，頒發所屬學宫，使多士誦習。汪鈍翁先生亦爲之序。蓋吾天子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至此而浸浸有可行之機矣。

丙寅十二月十五日，睢陽湯潛庵先生以書來言：「弟昔濫附同館，朝夕聆教，四十三人中最稱莫逆，不謂一別，遂至三十年。雖尺素時通，而未得一接光霽，殊爲歉然。弟謭陋無似，謬膺輔導東宫之任，夙夜入直，盛暑隆冬，未嘗少輟，自揣不克勝任。念古之大臣以人事君，蔽賢竊位，聖人所譏，已於前月初十日拜疏奉薦大名，蓋亦舉爾所知之義。年内奉旨下部，部復當在新正。老年翁體用全備，兼善爲懷，非

石隱者比。況君命不俟駕、孔門自有規矩、諒老年翁審之有素、祈蚤脂安車、俟部文到即遄駕可也。附疏稿經筵講官、禮部尚書管詹事府詹事湯斌謹奏爲特舉賢才以備聖恩簡用事。竊惟詹事宮僚、翼導儲闈、職司綦重。臣以疏庸謬忝端尹、夙夜孜孜、深懼曠官。仰惟皇上學符姚姒、道繼羲軒、聖德神功、頌揚難罄、大綱細目、備舉無遺、諭教之道、盡善盡美、史冊所載、亙古無論。東宮睿哲性成、德修日懋、臣自愧樸魯、何能仰贊高深。惟思古之賢臣以人事君、圖報天恩、計無逾此。及臣交游既寡、聞見復疏、聽言而觀行、即事而察心、彌覺知人之難、恐蹈妄舉之罪、反復詳慎、不敢自輕。茲於臣素所知者得一人焉。敬爲我皇上陳之。原任翰林院檢討、轉直隸大名道副使、丁憂回籍河南登封人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與臣爲舊同官、相別多年、聞其造詣精進、心竊歎服。今雖年逾六十、精力尚健、老成宿素、罕見其儔。邇者皇上念衛既齊之賢、復其原官、仰見愛惜人才、不忍遐棄、凡有寸長、誰不思奮。臣才具最下、恩遇過隆、豈敢竊位蔽賢、自昧舉知之義、塵冒昧上聞。倘蒙鑒臣愚誠、將介征取來京、賜以引見、可否錄用、自有睿裁、非臣之愚所敢妄議也。如臣言不謬、伏祈敕下該部議復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吏部議奏。

丁卯正月二十五日、吏部復查耿介河南進士、候補副使道。今湯斌既稱耿介服官冰蘖、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征取來京、賜以引見。應請敕下該撫令耿介來京。俟其到日、臣部具題引見可也。奉旨依議。部咨到日、遂於二月二十八日起程、由汴梁北上、各衙門程儀一概完璧、沿途經過州縣、俱不會面。三月十九日入都、即以衰老耳聾重聽、不堪錄用、具呈吏部。本日、吏部即將原呈送回。

次早即入朝、進午門、由太和殿東角門、中和殿東角門、保和殿東角門至乾清門。上御門、冢宰李諱之芳引見。上問、年歲若何。冢宰奏曰、六十五歲、但耳聾重聽。上曰、想亦不甚聾。遂退。遲之數日、九卿啓奏。上問、吏部昨引見之事、何不見具題。奏曰、正在查例。於是援馮益都相公溥薦魏總憲象樞例具題。奉旨、耿介從優着侍講學士用。四月十六日、吏部題爲升補詹事府少詹事、擬侍講學士。王封濚奉旨、耿介着升補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四月十八日到任、每隨九卿會議啓奏。五月初九日、因陪祀方澤壇、在本衙門齋戒、忽掌院學士來傳、遂即到乾清門、侍衛引坐候。稍間、尚書湯斌、陳廷敬、侍郎徐乾學、講讀學士高士奇、起居注徐潮、孟亮揆、徐嘉炎、熊賜瓚、勵杜訥皆至。掌院學士引入乾清宮、繞御榻設小桌十張、筆、硯、課、格稿紙俱全。有題目一紙、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詩閱農五言排律十二韻。侍衛引至東邊第一坐、草稿方一半、上命侍衛取閱、傳諭云、昊天有四府、春、夏、秋、冬。聖人有四府、易、書、詩、春秋。此四語出自何書。奏曰、出自皇極經世書。於是謄真完、上命侍衛取閱、傳諭云、凡詩用平聲韻者、上一句當用仄聲。今首二句皆平聲、有此規矩否。奏曰、是一時錯誤、無此規矩。傳諭改此、一字。上自西懋勤殿出坐御榻、以三卷命尚書湯讀、餘皆跪。余因無護膝、跪不安、上目侍衛令扶起、云、且休息。於是伏藤墊上、俟讀完趨出。次日、以御試共十卷發起居館、傳翰林各官齊集、公閱一日。上問、昨日文字誰好。中堂奏、高士奇好。上曰、耿介何如。奏曰、似是道學語錄、不是文章體裁。五月二十日、恭隨聖駕禱雨天壇、甘霖立沛。六月初七日、奉旨傳吏部尚書達哈達、禮部尚書湯斌、詹事府少詹事耿介到海淀、中堂明引至暢春園無逸齋。皇上坐御榻、皇太子侍。行一跪三叩禮畢、上命三人輔導東宮。

皇太子六歲時、皇上在宮中親自教育。今十三歲、四書、易經、書經已熟誦、見在讀禮記。每於四書中抽講一章、闡發簡要、不煩而明白透徹、習清漢字極端楷。傍晚必習射一回、志正體直、可以觀德。六月初八日、上出坐御榻、爲皇太子背書、閱所習字畢、上召至前、問中庸一書以何爲最要。奏曰維天之命、于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約以聖學法天、主敬寓頌美之意、上亦略爲發揮。皇太子仁孝莊敬、用功純篤、東面坐御榻上、衣冠整肅、竟日誦讀不綴。盛暑永書、手不揮扇、案上書卷筆硯必安置極端正、一毫不苟、與人言極和藹。方在冲齡、而德性問學涵養如此、真宗社無疆之慶也。六月初九日、上出、爲皇太子背書、閱所習字畢、上召至前、問河圖洛書之數。奏曰河圖數十、洛書數九、十者對待、九者流行。非對待無以立其體、非流行無以致其用。只流行便無窮盡。上又問七八九六。奏曰陽數用九不用七、取其老變也。陰數用六不用八、亦取其老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無盡之義。六月初十、上出、爲太子背書、閱所習字畢、上召至前、問洛書二四八六何也。奏曰洛書一三七九陽處正位、二四八六陰處偏隅、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是日傍晚、皇太子將習射、上出、侍衛隨攜筆硯綾幅紙箋、移長案於無逸齋檐下、命召皇長子、皇子五人皆至、以紙箋命尚書湯寫字、乃寫鷄鳴紫陌曙光寒唐詩一首。次命介寫、乃寫孔門言仁言孝、蓋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體、孝者仁之發用。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四十三字。上乃取綾幅御書閑來無事不從容程明道夫子一律。又取紙幅書存誠二大字、龍翔鳳翥、可寶也。上命一皇長子講四書一章、皇子五人各抽背四書一

章、皆背誦純熟宣朗。命皇太子射、次命皇長子射、次命皇子五人射、皆小弓矢、亦有中者。皇子五人皆八九歲之間、咸雍容揖遜、有禮。仰見皇上諭教之善。六月十一日、方侍皇太子習書、忽覺頭目眩暈、遂至仆倒。皇太子啓奏皇上、亟命侍衛扶掖出、着御醫來診視、遂立一方、奏云老病氣血虛損、宜兼補氣血。稍間、内監劉出傳諭、御醫鄒聖裔云、可將此方着彼服一二劑。你可問他寓處在何處、不時到彼調理。於是對北跪叩謝恩、回寓。六月二十日、因與尚書湯同上疏、辭輔導重任。閣下擬旨甚嚴、皇上將擬旨發回東閣、另奉旨着回奏。六月二十日回奏。二十六日奉旨、這具奏情節知道了、該部知道。七月初十日、在本衙門處遞呈告病。七月二十四日、詹事府尹爲特參充賢受職、借病推諉之員。奉旨、該部嚴查議奏。吏部議革職。奉旨、耿介免革職、着削去少詹事、照依原道員品級休致。八月初七日出都門。二十二日歸里。

潛庵先生年譜

清·王廷燦 編撰
吳銘能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郭　齊 二審

清康熙四十二年刊本

《潛庵先生年譜》一卷，清王廷燦編撰。清康熙四十二年愛日堂刊本《湯子遺書》附。

湯斌（一六二七—一六八七），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清河南睢縣人。順治九年進士。康熙十七年薦應博學鴻儒科，授翰林院侍講。歷任陝西潼關道、江西嶺北道、江蘇巡撫、禮部尚書、工部尚書等職。一生清正廉明，政績斐然。卒謚文正。斌學源出孫奇逢，沈潛《易》理，講明程朱之學，而不菲薄陽明。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湯子語錄》及《湯子遺書》十卷等。

湯斌年譜，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九著錄五種，此譜之外，尚有清方苞《湯文正公年譜》一卷（乾隆刊本《湯文正公全集》附），湯斌子沆爲訂正王、方譜而作《湯文正公年譜》一卷（道光九年湯氏家刊本），楊椿《湯文正公年譜定本》一卷（乾隆八年刊本），近人陳乃乾《重編湯文正公年譜》（稿本）。各譜之中，以王廷燦所編較早，亦較簡略，故後出者多予以補正。

廷燦係湯氏門人，清錢塘人，康熙二十年舉人，官崇明知縣。撰有《同姓名錄》八卷。嘗輯《湯子遺書》十卷，復輯其師行事，編爲是譜，以表格形式，分紀年、時事、出處、奏疏詩文四欄，分列譜主事蹟，雖然眉目清楚，然内容較爲簡略。唯其中「出處」一欄，備列生平、讀書、講學、仕履、政績，爲稍詳爾。有康熙刊本，乾隆二年版、咸豐元年版《湯子遺書》後並附焉。



湯子遺像

馮學孫鐫

卓哉湯子、一代偉人、挺生應運、嵩岳降神。皋夔稷契、濂洛關閩、庶幾媲美、兼備廉身、家稱孝子、國號名臣。出為觀察、敷政寧民、土經之紀、克寬克仁。矯矯不阿、負氣崢嶸。用舍行藏、樂我天真。

帝心簡在、名自楓宸。琳琅翰苑、黼黻朝紳。韓歐蘇鑑、班馬同倫。持衡東浙、桃李蓁蓁。澤被寧土、望重北辰。追思風采、奕奕臣鄰。仰名儀表、莫不尊親。

錢塘後學徐日焻

潛庵先生年譜

門人王廷燦編輯

先生先世爲滁之來安人，以軍功爲神電衛世襲百戶，始調中都，後調睢陽衛，陞世襲指揮僉事，因家焉。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諱易者，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希范，趙城縣縣丞。祖諱敏，州學生。父諱祖契，州學生，以先生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生諱斌，字孔伯，別號荆峴，晚又號潛庵，故天下稱潛庵先生。

紀年	時事	出處	奏疏詩文
故明天啓七年 丁卯		十一月二十日，先生生。	
崇禎元年 戊辰			
崇禎二年 己巳			
崇禎三年 庚午			
崇禎四年 辛未			
崇禎五年 壬申			
崇禎六年 癸酉			
崇禎七年 甲戌		先生八歲。耆儒王鼎祥開塾講小學，先生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	

崇禎八年　乙亥

崇禎九年　丙子

崇禎十年　丁丑

崇禎十一年　戊寅

崇禎十二年　己卯

崇禎十三年　庚辰

崇禎十四年　辛巳

諸行事。遇貴胄與馬赫奕者，泊然不以動念。王先生謂中憲公曰：令子眞大器也。

先生十五歲。爲制舉義，不起草，宿儒多遜爲不及。家貧，借人書鈔之。

讀書且率以爲常。

崇禎十五年 壬午

流賊李自成寇睢陽。

先生十六歲。就傅郭外，聞寇至，奔還。城已閉門，遂痛哭。父中憲公、母趙恭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先生不忍遠違，伏郭外斷蓬坑中。州民開門納賊，中憲公負母逃。先生冒險入城，趙恭人已罵賊觸石死矣。先生號泣不欲生，絕食六日，中憲公強之乃食。既須隨中憲公避難河北，舌耕以養。

崇禎十六年 癸未

先生十七歲。中憲公往衢州，先生侍行。

崇禎十七年即大清順治元年 甲申

流賊李自成破北京。

先生十八歲。在衢州聞變，乃赴衢讀書青山中。每念母恭人節烈，常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嘯林外，與書聲相間，山中民皆感動。時時

年	干支	時事	事蹟
順治二年	乙酉	王師定中原。	求餽燈油米食。先生卻不受、日焚敗葉繼晷、飲氣水咽糠粃而已。又三年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試皆冠軍。已而有令、納軍需數兩方許與試、遂棄去。
順治三年	丙戌		先生十九歲。奉中憲公由江西泛鄱陽歸。
順治四年	丁亥		先生二十歲。補弟子員。
順治五年	戊子		先生二十二歲。舉於鄉。
順治六年	己丑		先生二十三歲。會試中式。
順治七年	庚寅		

紀年	國事	事略	著述
順治八年 辛卯			
順治九年 壬辰		先生二十六歲。成進士，授弘文院庶吉士。邸舍不蔽風雨，閉戶讀書，不妄交遊。學士山陰胡公兆龍欲屈一見，終不肯往。	應　詔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及送敬謹親王詩。
順治十年 癸巳			
順治十一年 甲午		先生二十八歲。授國史院檢討。	上陳史法疏、請表揚明末死難諸臣。
順治十二年 乙未	詔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	先生二十九歲。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之諭。	
順治十三年 丙申		先生三十歲。以得職銜加一級用，補潼關道副使。	
順治十四年 丁酉	覃恩天下。	先生三十一歲。階中憲大夫，封父如其官，贈母恭人。	華嶽祈雨文。

順治十五年 戊戌

先生三十二歲。治行爲關中最、撫軍陳公薦於朝。

順治十六年 己亥

先生三十三歲。陞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件。贛據四省上游、稱嚴疆、有明舊將李廷玉以萬人入山爲盜、值海寇犯江南、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略於上官、擒廷玉而貰其餘黨、顧入以請。上官方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念其父中憲公、乞假歸養。有馬一匹、鬻之充資斧、百姓扶持相送、莫不太息泣下、有痛哭者。

順治十七年 庚子

年	干支		事蹟
順治十八年	辛丑		
今上康熙元年	壬寅		
康熙二年	癸卯		先生三十八歲。丁中憲公艱。
康熙三年	甲辰		先生三十九歲。葬中憲公、數日一省視墓、樹數百株、一株損、欷歔不置。
康熙四年	乙巳		
康熙五年	丙午		先生四十歲。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先生負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孫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

上孫先生書　再上孫先生書　跋一樂堂卷

年		時事	事蹟		著述
康熙六年 丁未			巨儒。		
康熙七年 戊申					
康熙八年 己酉					
康熙九年 庚戌					
康熙十年 辛亥					
康熙十一年 壬子		上諭舉外官告病者、病痊以原官用。	先生四十六歲。州守程公以先生應詔、布政金公鋐力主之。先生以母老懇辭再三、事乃已。		與州守程公書
康熙十二年 癸丑					

年				
康熙十三年　甲寅				
康熙十四年　乙卯				
康熙十五年　丙辰				家居感懷詩三首
康熙十六年　丁巳				
康熙十七年　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	先生五十二歲。總憲魏公象樞、副憲金公鋐薦先生，郡縣迫之行，先生駕牛車入都，止僧舍，終日杜門危坐。	應召入都留别里中親友詩二首　途中苦雨詩　長垣北十里學堂岡有夫子廟相傳四賢言志處詩　趙惠清卷跋
康熙十八年　己未		御試博學鴻儒，取湯斌等五十二人。	先生五十三歲。御試、上親第爲甲等，補翰林院侍講。	應詔璿璣玉衡賦　省耕詩　御試恭紀四十韻

康熙十九年 庚申	康熙二十年 辛酉	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
				江蘇巡撫余國柱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睢寧沭陽邳州水災。皇上南巡。
	先生五十五歲。充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院侍讀。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講筵纂修四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睢寧
編明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院中宿直八韻 孫徵君詩卷跋	二月初侍講筵紀事二首 擬上賜大臣游溫泉詩四首	送陳別駕詩	裁定明史曆法天文志、英景憲孝四朝聖訓。	睢沭二邑秋災情形疏 報泰州災入永蠲案疏 請改并徵積逋爲分

沭陽邳州賦數千兩，又報蠲泰州前二年賦入永蠲案內。未幾，皇上南巡，先生扈蹕至江寧，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袍一襲、羊酒珍羞同。鑾日傳旨，令迎歸署。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歲時婦女爭炫耀冶服，嬉遊山水以爲常，而市井無賴子喜蒱博諸戲，又尚拳勇用鬥毆。先生悉禁止，不少貸。爲政尚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猾吏蠹胥悉斂手屏足，相戒不敢犯。葺脩泰伯祠、胡翼祠，朔望必往謁，又謁范文正公祠、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詣學，令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撫循細民若惟恐傷

年帶徵疏　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疏　請除邳州版荒疏　請蠲九釐餉疏　請寬考成疏　請免蘆課買銅疏　請調驛困疏

康熙二十四年 乙丑

淮揚徐大水。行取天下知縣考選科道。

之者、吳俗自是大變。時人見吏胥奉法、權貴不敢請託、而民用日省、乃因先生姓爲諺語曰、黃連半貫人參湯也。又以自奉儉約、謂豆腐湯云。

先生五十九歲。奏免淮揚徐賦十餘萬、又盡蠲高郵、寶應等州縣數十萬兩、發常平倉粟。吳中數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簫鼓吹拉、帛往賽者無虛日、好巫淫尼闌入人閨閣、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先生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已而大悅。薦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縣知縣郭琇於朝。

請免淮揚徐民賦疏

請毀淫祠疏

薦劉滋郭琇疏

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

皇太子出閣、上諭吏部、古帝王諭教

先生六十歲。陞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先生聞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尊官贊導。江寧巡撫湯斌任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命即日行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先生不得則塞城門阻先生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數千萬人逾千里不絕。先生念繼母年高便道歸省視。太子出閣先生侍講。太子繫頭牌啓奏、上特命先生行坐講禮尊充經筵講官。

者選天下行取官以吳江知縣郭琇為試監察御史。閣臣宋文恪公薦以余國柱為大學士。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事。以前道臣耿介為詹事。

先生六十一歲。會董漢臣事起、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以深文劾漢臣、內閣擬旨下刑部究主使。上問九卿、獨先生曰漢臣無罪、內閣復傳。旨詰問閣臣遣阻先生曰、幸勿違衆

府少詹、
選廷臣為
皇太子輔導官。
少詹事耿介以原道銜
致仕。

議。先生薦譽曰、
上因旱求言、湯臣應
詔言事、大臣不能匡、反罪言者、如此
心何。閣臣大慚恨。居一二日、有翰
導
皇太子之命、先生具疏辭、內閣欲
因之加罪、
上不聽、東責令同奏。一時詹事府翰
林院都察院畢齊劾奏、然實不能
有所指、
上輒報聞而已。先是先生病思歸、薦
前道臣耿介侍
太子、嘗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
衆朝不相得、廷臣劾先生所薦非
人、部議革職、
上薄其罰、削五級留任。適先生聞繼
母病、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賚手詔留且欲

與第京師、命先生迎養。先生叩頭言
母老不能來。奏
上、有
旨不允先生去。先生之亡歸也、忌者
宣言
上怒、將隸先生籍旗下。得
旨猶祕之、石公詣闕中。先生以病扶
掖上輿、道路譁傳湯尚書入旗矣、
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
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
寃、聞先生歸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禍幾不測矣。
皇太子見先生羸瘠、大驚曰公果
病。
上察知先生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尋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先生
入講不至、科道官又劾先生、部議

降二級調用、
上復命留任。不數日而病革矣。十月
初六日、卒
命詣潞河勘橋木閘。三日抵暮歸。語
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與二子游
沆講見孺子將入井一章、問夜
何其乃就寢、曰明朝尚何議也。天
明、先生逝矣。家無新衣、敝衣以斂、
貼金銅帶、加朝服、其上朝服綴飾
上賜也。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
賜奠、
命馳驛回籍、照尚書品級
頒賜祭葬、出自
睿斷、非關臣疏
旨也。京師弔者莫不盡哀、扶櫬出都、
道旁騎者多下馬拱立歎息不置、
白衣冠泣涕迎者近萬人。先是吳

康熙二十七年　戊辰

陞試監察御史郭琇爲左僉都御史。余國柱免。

人爲先生建生祠於學宫、至是、曾與祠下者數千百人、有司以時致祭、惟謹、常州奉祀道南書院、而紳士復肖像於懷德堂中、歲時瞻拜、數郡畢至。里中奉祀鄉賢祠、奉蒸嘗焉。越十八年癸未、門人王廷燦令吳邑、從士民之請、建坊胥門之前、以誌追思云。

湯文正公年譜定本

清・方苞考訂
清・楊椿重編
吴銘能校點
蔣宗許一審
郭齊二審

清乾隆八年刊本

《湯文正公年譜定本》二卷，清方苞考訂，楊椿重編。清乾隆八年樹德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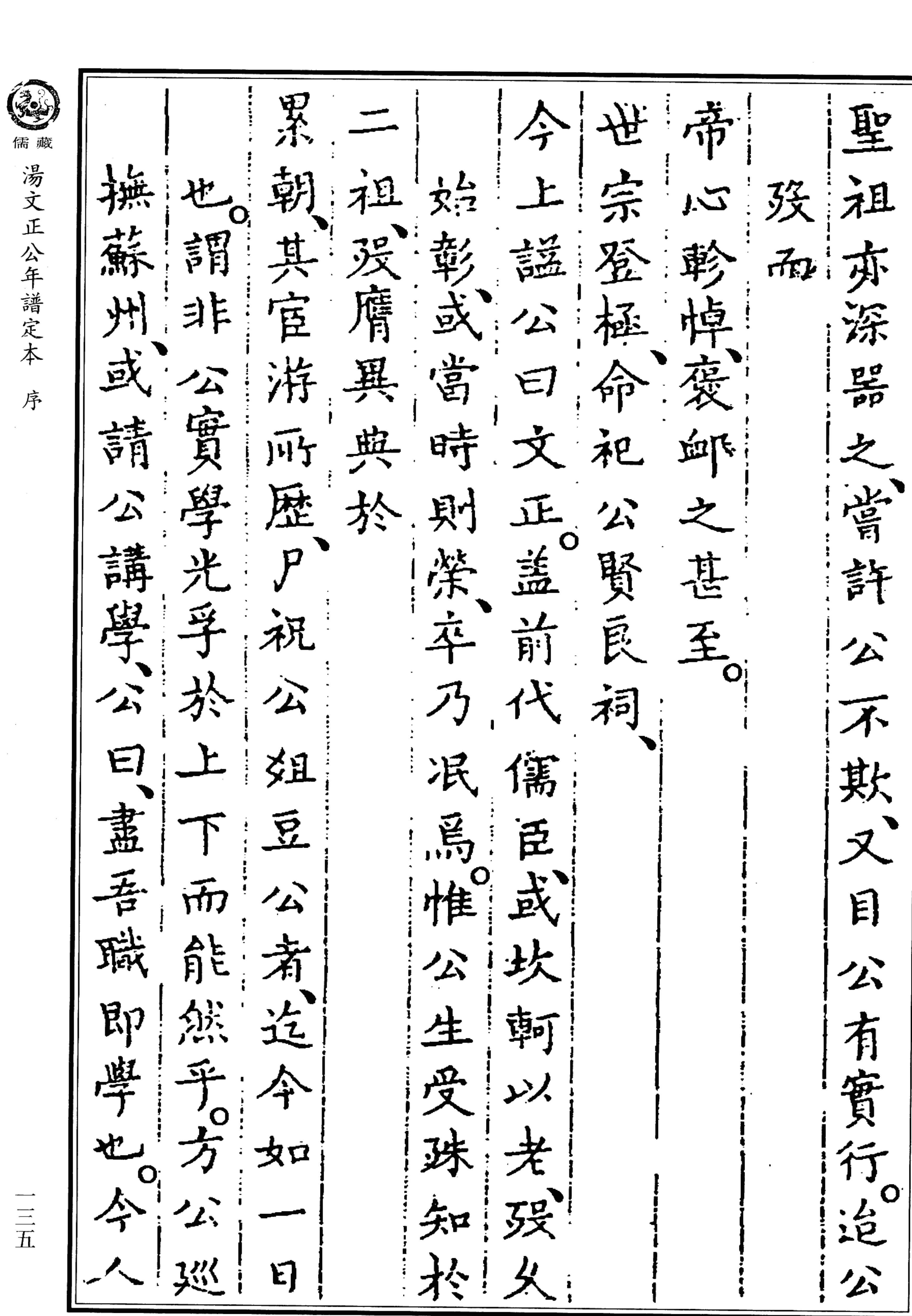
王廷燦以湯斌門人，其所編《潛庵先生年譜》卻過於簡略，清人蕭穆《記湯文正公全集》已批評：「國朝名公年譜，唯湯公之譜最爲疏略，不足徵。」（《敬孚類稿》卷九）該譜署「桐城後學方苞考訂」，「武進後學楊椿重輯」。譜前有楊椿及魯曾煜序各一篇。楊序蓋謂：「今年（乾隆七年）春，桐城方望溪先生南歸，舉《湯文正公遺書》示椿曰：『前四十年公門人錢塘王君廷燦爲公《年譜》，敘公講學頗悉，於立朝始末則語焉未詳。公子沆大懼不足闡先人德業，令侄孫嘉祥商譜於余。余老矣，且晚作歸計。嘉祥今有謁於君也。』……椿謝不敏。嘉祥踵門者數四，椿不敢辭。……昔朱子爲伊川程子作譜，詳於出處，而論心性諸説則略焉。公學本程朱，遭際則大過之。椿謹仿其例，採公舊譜並《行略》、《墓志》及他書之可據者，詳爲譜之如右」云云。是則楊譜乃依據王譜而加詳焉。楊椿作爲清初著名學者，曾任《明史》和《明紀綱目》纂修官，在二書纂修過程中，曾提出鮮明的史學考據主張。譜分上、下兩卷，卷上自湯氏先世及明熹宗天啓七年湯斌出生，至康熙二十六年斌卒、二十七年斌葬，以及雍正朝、乾隆朝對湯斌之褒贈等事。卷下附載斌子溥、濬、沆、準《潛庵湯公行略原本》，汪琬《潛庵湯公墓志銘》，《崇祀鄉賢錄》，彭定求《湯公祠碑記》，顧嗣立《睢州湯大中丞建坊胥門作歌紀美》，尹會一《湯潛庵先生傳》，方苞《湯潛庵先生逸事》等，內容極爲豐富，俱可補王譜之不足。該譜有乾隆八年、道光十九年、同治九年所刊《湯子遺書》附刊各本。



年譜序

今年春，桐城方望溪先生南歸，舉湯文正公遺書示椿曰：前四十年，公門人錢塘王君廷燦爲公年譜，敘公講學頗悉，於立朝始末，則語焉未詳。公子沆大懼不足闡先人德業，令姪孫嘉祥商譜於余。余老矣，且晚作歸計。嘉祥今有謁於君也，願先一言爲介。椿謝不敏。嘉祥踵門者數四，椿不敢辭。竊聞古之君子學而後入政，未聞有不學之名臣，亦未聞名臣必以講學著者也。自帖括興，而世之儒者茫然不知五倫五事爲

何物、一二大君子出、揭其要以示人、於是有講學之名。後人隨聲附和、上焉者高談性命、下焉者沉溺訓詁、伐異黨同、出奴入主、而於事上行己、養民使民之大道仍懵焉、皆未之講也。公自幼即有志聖賢之學、年未三十、
世祖以公為可大用、由翰林為副使為叅政、所在著有聲績。其受業夏峰、尤切切以身體力行見諸實事為急務。再
召入都、敭歷中外、忠誠温恪、不激不阿、生平所學業已見之施行。惟



聖祖亦深器之、嘗許公不欺、又目公有實行。迨公歿而
帝心軫悼、褒卹之甚至。
世宗登極、命祀公賢良祠、
今上謚公曰文正。蓋前代儒臣或坎軻以老、歿久始彰、或當時則榮、卒乃泯焉。惟公生受殊知於
二祖、歿膺異典於
累朝、其宦游所歷、尸祝公俎豆公者、迨今如一日也。謂非公實學光乎於上下而能然乎。方公巡撫蘇州、或請公講學、公曰、盡吾職即學也。今人

以講學釣奇、褭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其可也。或請立書院、公曰、稱搆書院、籍歛父老財、飾僞長奸、吾甚不取。然則公何嘗以講學名、而共事上行已養民使民之實事、亦何一不自學出者哉。昔朱子爲伊川程子作譜、詳於出處、而論心性諸説則畧焉。公學本程朱、遭際則大過之。椿謹仿其例、採公舊譜并行畧墓志及他書之可據者、詳譜之如右。其講學諸語、有公遺書在、兹不録云。乾隆七年六月望日、武進後學楊椿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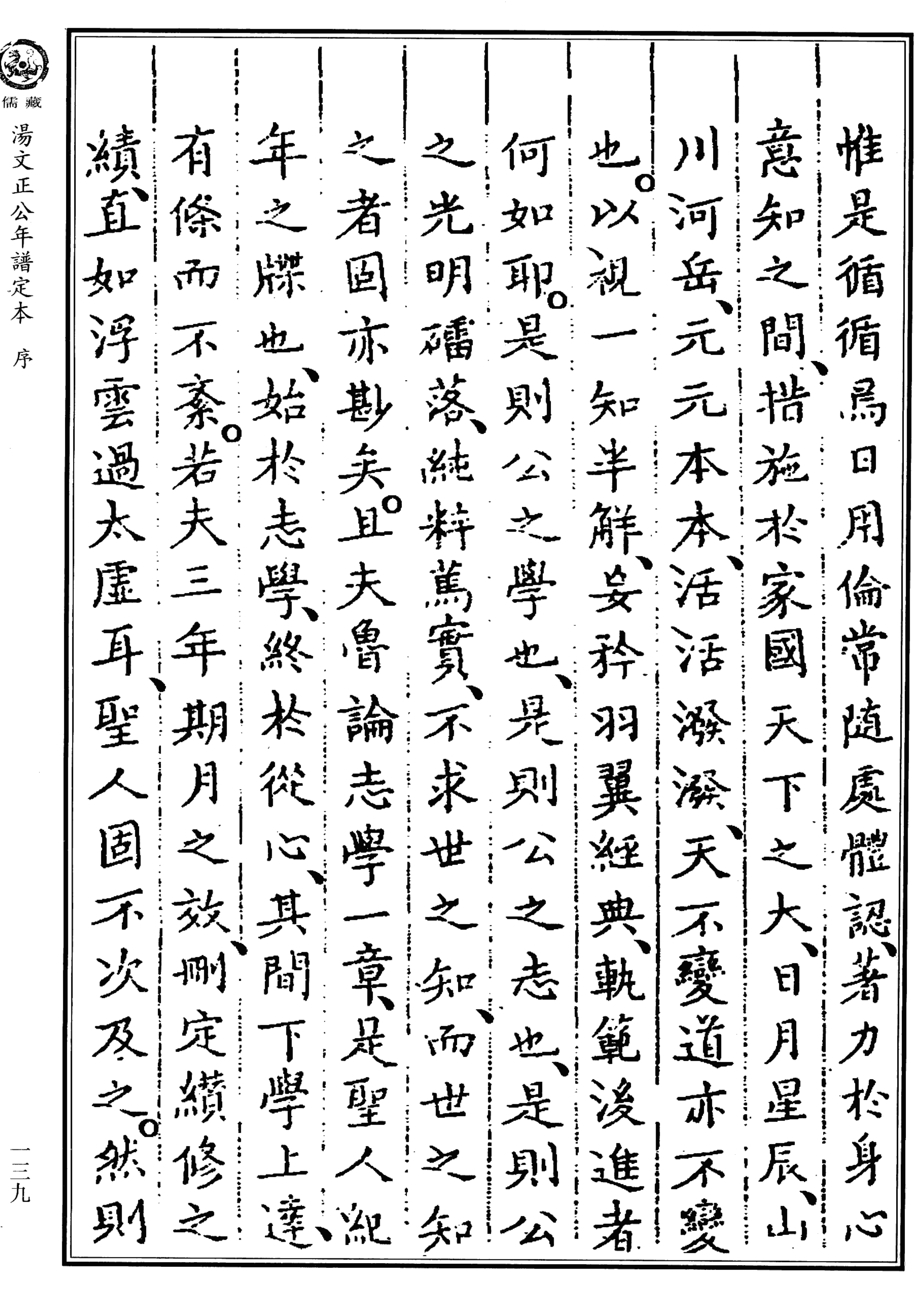


年譜序

嗚呼，自道學之名立，而門戶之局興，自門戶之局興，而議論之塗裂，聖道之蓁蕪晦蝕，亦已久矣。

本朝湯文正公爲理學大儒，爲經濟名臣，雖三尺童子皆知公爲泰山北斗，魯鄒嫡派也。雖然，舉世皆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學，舉世皆知公之學而不知公之志，舉世皆知公之志而不知公之所以光明磊落、純粹篤實也。夫固不可以淺測之。今夫朱陸異同，自明正德嘉靖以後拾光

詩之唾餘，樹黨援之赤幟，踵而傚之，其禍人心風俗也大矣。公有深痛於此，所以序大學則曰，後人詆朱子爲支離，病陽明爲虚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又曰，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公蓋確有所見，曰以力杜門户之局，非如程篁墩道一編、徐文貞學則，聊爲調停中立之説已也。公又專務力行，不尚著書，嘗曰，學者著書必真有所得，能發前人所未發而後可。程明道、許文正公未嘗有所著作，而道統必歸之。嗚呼，公豈不能舉之於口筆之於書哉，



惟是循循爲日用倫常隨處體認、著力於身心意知之間、措施於家國天下之大、日月星辰、山川河岳、元元本本活活潑潑、天不變道亦不變也。以視一知半解、妄矜羽翼經典、軌範後進者何如耶。是則公之學也、是則公之志也、是則公之光明磊落、純粹篤實、不求世之知、而世之知之者固亦尠矣。且夫魯論志學一章、是聖人紀年之牒也、始於志學、終於從心、其間下學上達、有條而不紊。若夫三年期月之效、删定纘修之績、直如浮雲過太虚耳、聖人固不次及之。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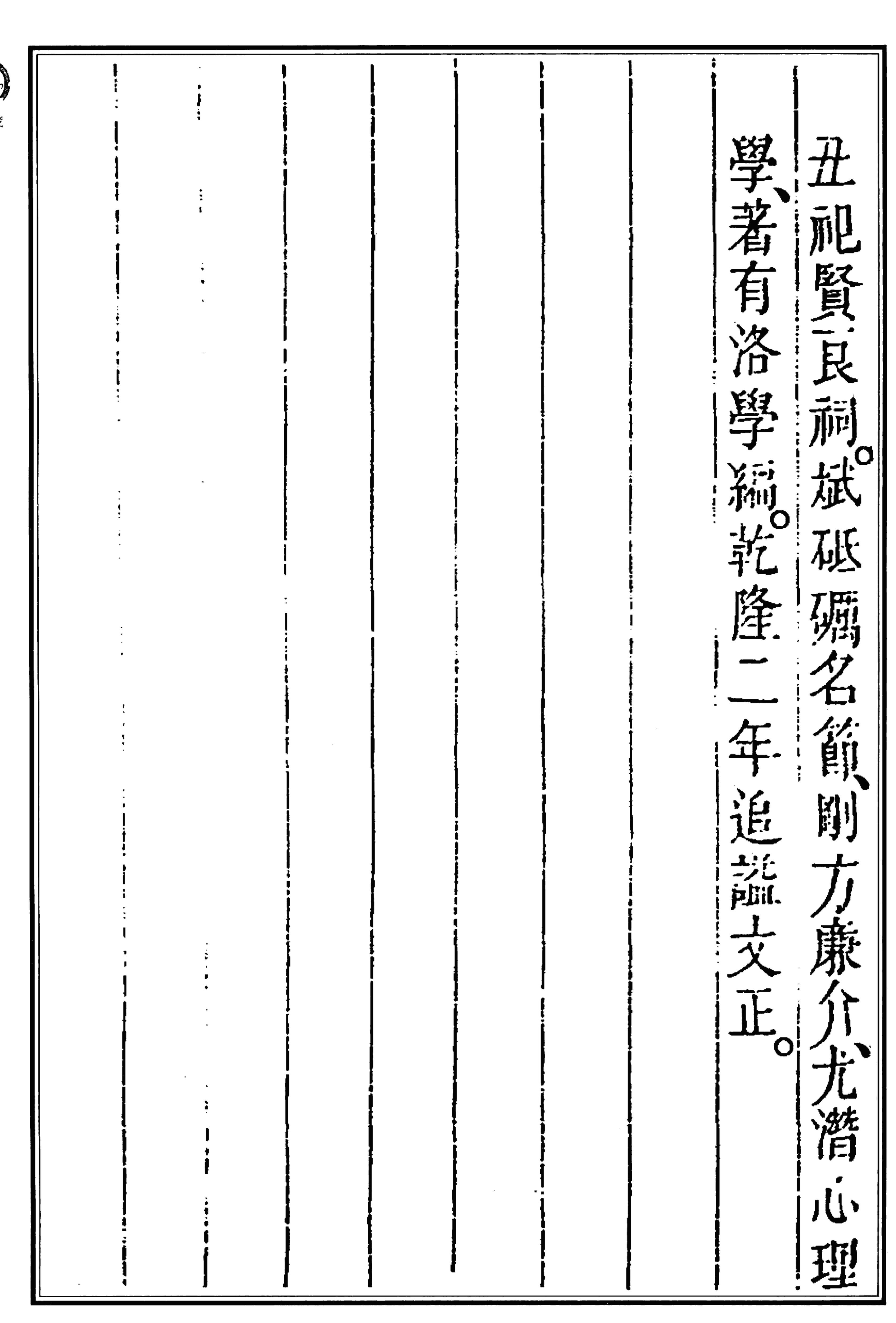
公之所志、所學、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爰敢畧公之勳名、惟述公之不立門戶、不尚議論、綴諸年譜之末、以諗後世志公之志、學公之學者。

乾隆五年庚申九月中浣穀旦、門下會稽後學魯曾煜謹識。

欽定經筵講官工部尚書謚文正湯斌傳

湯斌，字孔伯，河南歸德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寇破睢城，殉節死。斌隨父祖契避兵河北，流寓江南。順治元年，始奉父還睢。斌天性純孝，刻苦向學。中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出爲潼關道副使。時方削平滇蜀，關中軍旅孔道，徵發旁午，斌辦給如法，簡差徭，嚴保甲，民以不擾，盜賊肅清。調嶺北道參政。其治所與閩廣鱗比，奸宄出没，斌密布方畧，擒渠魁李玉廷，斬之，餘黨悉定。尋以父病假歸。久之，用博學鴻詞薦。

聖祖親試，置高等，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直講筵，敷陳切摯。聖祖知其品行醇慤，由庶子擢内閣學士，命巡撫江蘇。斌爲治譜大體，恢廓不疑，以江南賦重逋多，議請分年帶徵。又請減明末所增餉額，除邳州版荒田稅，並報可。吳俗故奢靡，尤尚機鬼，楞伽山有五通祠，民間歲進子女禱賽。斌投其像太湖中，淫祀遂絶。開置社學，導以禮讓，身自布衣蔬食，爲百姓先，涖吳三載，風俗丕變。召爲禮部尚書，尋改工部，卒。予祭葬如例。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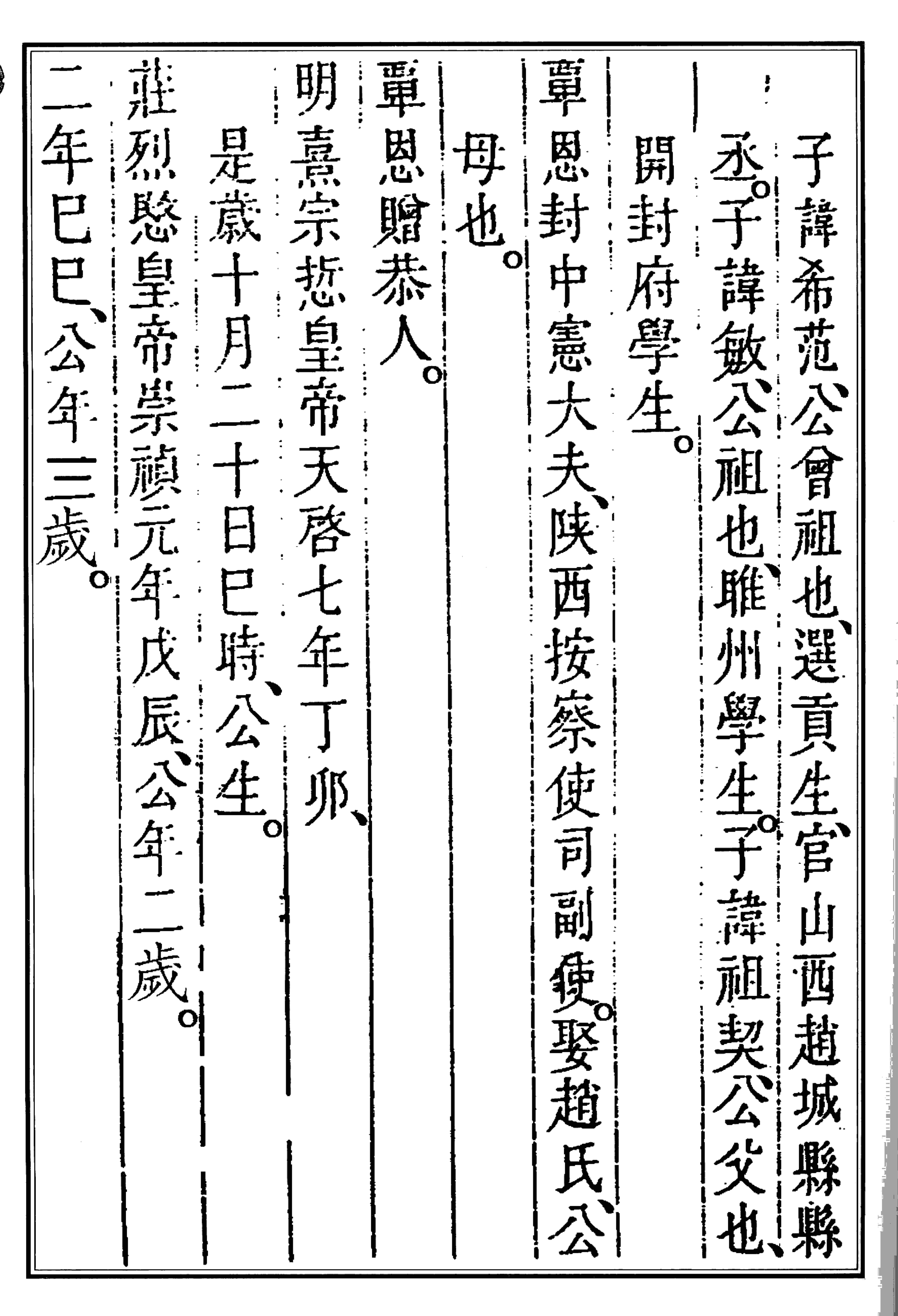


丑祀賢良祠。砥礪名節，剛方廉介，尤潛心理學，著有洛學編。乾隆二年，追謚文正。

湯文正公年譜定本卷之上

桐城後學方苞考訂
武進後學楊椿重輯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菴。先世滁州來安縣人、始祖寬從明太祖起兵、以功授廣東神電衛世襲百戶。子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子庠以功陞睢陽衛前所世襲千戶、遂家睢州。庠子英、英子鄉、積功陞本衛世襲指揮僉事、官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子諱易、公高祖也、官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次



子諱希范，公曾祖也，選貢生，官山西趙城縣縣丞。子諱敏，公祖也，睢州學生。子諱祖契，公父也，開封府學生。

覃恩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娶趙氏，公母也。

覃恩贈恭人。

明熹宗悊皇帝天啓七年丁卯，是歲十月二十日巳時，公生。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公年二歲。

二年己巳，公年三歲。

三年庚午、公年四歲。

四年辛未公年五歲。性不好嬉戲、母趙恭人口授孝經。

五年壬申公年六歲。趙恭人紡績命公讀書於旁、夜分不能得燭、則映月爲公講孝經大義。

六年癸酉公年七歲。從伯父貢皇學。貢皇名允猷、州學生、中憲公兄也。

七年甲戌、公年八歲。耆儒王公慕祥開塾講小學、公聽講終日無倦容、退即倣而行之。

八年乙亥公年九歲。

九年丙子，公年十歲，即有志聖賢之學。

十年丁丑，公年十一歲。定州牧唐公鋐開館課士，豪紳偶至其處，問州後進誰屬。唐公云，湯生其人也。豪紳致菓於公，公不受，豪紳大怒，穿井於公祖塋東，建佛寺於其西。

十一年戊寅，公年十二歲。爲古文詩歌，旋屏去。

十二年己卯，公年十三歲。

十三年庚辰，公年十四歲。手録太極圖說、通書、定性書、東西銘，沉思熟玩。

十四年辛巳，公年十五歲。應童子試，州守拔公第

一。是冬，馬猶人來歸，州庠員鄉飲正賓諱中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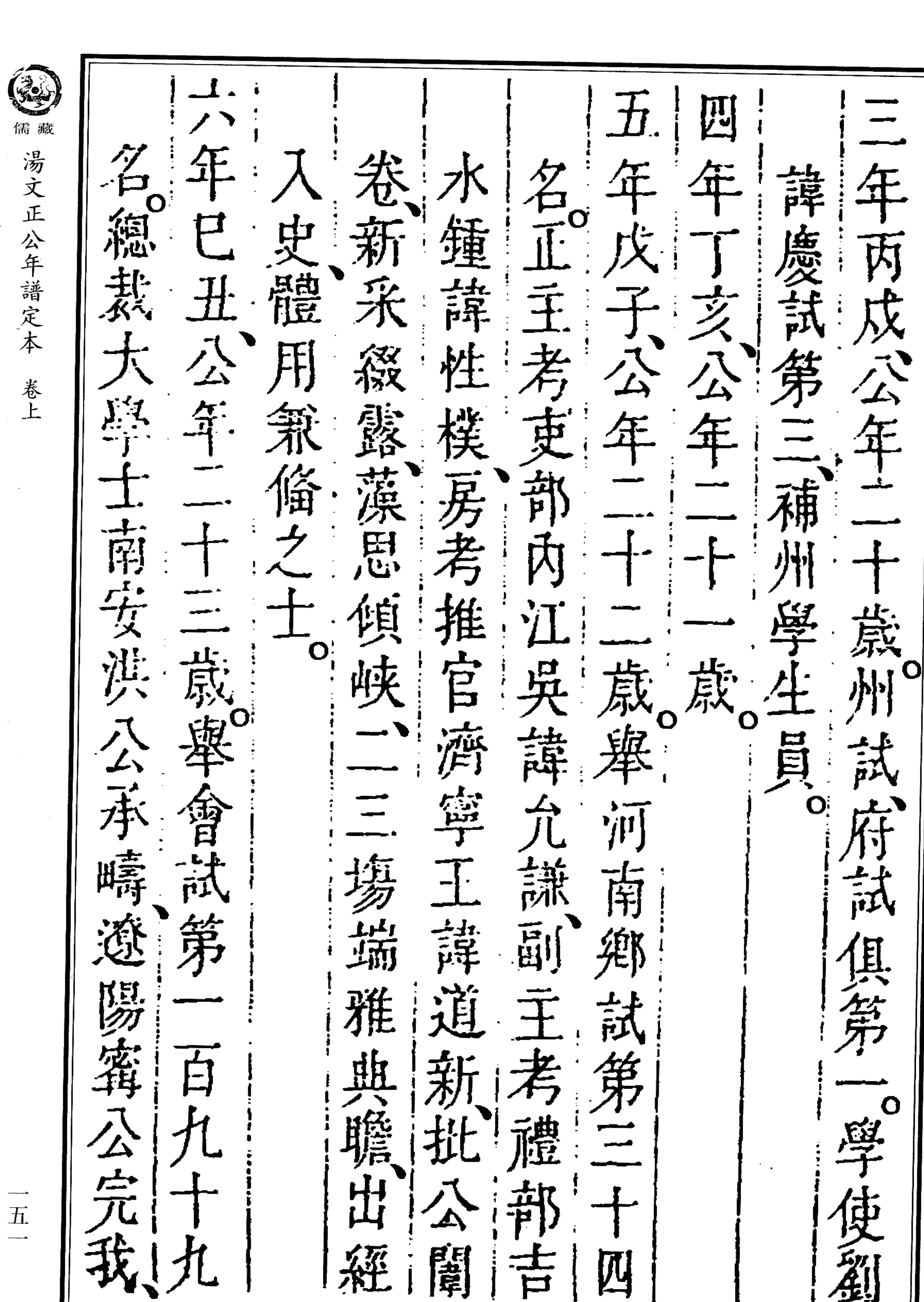
十五年壬午，公年十六歲。三月，河南大亂，李自成破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趙恭人謂中憲公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脱不幸，吾姑、吾子、累夫子，妾以一死謝夫子矣。未幾，城被圍，公時從貢皇讀書於城北，聞變還城。門閉不得入，徘徊郭外。中憲登城，泣謂其兄曰：老母在城中，我不可離也。我兄弟止此一子，今賊志在城耳，野外或可免。兄其率此子北行，先人有靈，無絶我嗣。亂

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大哭。賁皇遂率公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城陷、中憲負其母許孺人以逃、恭人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井、井水淺、家人又出之。賊大至、露刃脅恭人、恭人厲聲曰、若皆朝廷赤子、朝廷何負若、而甘心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奈何刃鋸脅人爲。我雖弱女子、死當爲厲鬼殺若耳。遂遇害。賊徙寧陵公冢難入城、則恭人殉節已三日矣、顏色不變如生時。中憲公殯之故居之寢、公不飲食者六日。中憲公強之、始啜粥。

十六年癸未，公年十七歲。貢皇游學浙江，卒於衢州，許孺人亦卒。葬畢，中憲公往衢視兄喪，公隨行。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公年十八歲。在衢，讀書山中，念母恭人，常中夜哭，哭已復讀，夜深虎嘯林外，與書聲相間，山民皆感動，餽公油與米。公不受，曰：飲泉水，咽粃糠，夜焚敗葉繼晷而已。

二年乙酉，公年十九歲。　王師定中原，公奉中憲公，由南昌泛鄱陽湖歸里。


三年丙戌，公年二十歲。州試、府試俱第一。學使劉諱慶試第三，補州學生員。

四年丁亥，公年二十一歲。

五年戊子，公年二十二歲。舉河南鄉試第三十四名。正主考吏部內江吳諱允謙，副主考禮部吉水鍾諱性樸，房考推官濟寧王諱道新，批公闈卷，新采綴露，藻思頓峽，二三塲端雅典贍，出經入史，體用兼備之士。

六年己丑，公年二十三歲。舉會試第一百九十九名。總裁大學士南安洪公承疇、遼陽甯公完我，

商②邱宋公權、會稽王公文奎、房考韓城李諱化麟批二三塲、歎其淹博切要、曰必宿儒也。

七年庚寅公年二十四歲。

八年辛卯公年二十五歲。二月、長男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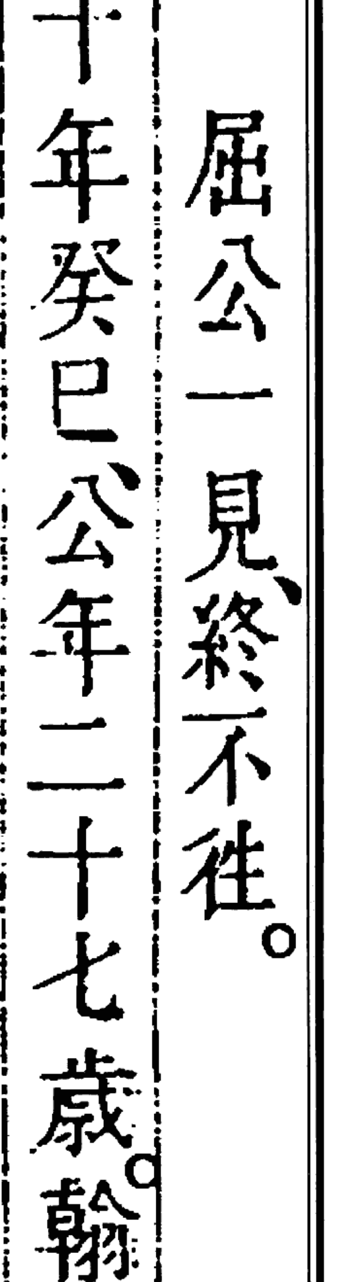
九年壬辰公年二十六歲。殿試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

賜同進士出身。

世祖章皇帝親試、擬

御製序、詩各一首、改弘文院庶吉士。

公閉戶讀書、不妄與人交、學士山陰胡兆龍欲



屈公一見、終不往。

十年癸巳、公年二十七歲。翰林曹本榮講學都門、公與之質疑問難。

十一年甲午、公年二十八歲。授國史院檢討。

十二年乙未、公年二十九歲。時方議修明史、公遵

諭陳言、修史止據實錄、恐有未詳。今時代不遠、故老猶存、宜開獻書之令、凡紀載可信者、宜並許參考。明末寇氛既張、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罷官閒居、以至書生婦女有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請勑督撫訪實奏聞、宣付史館。宋史修

於元至正三年、不諱文、謝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二年、並列丁、普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尚有未違天心臨危致命、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詔寬宥、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政府不悅、幾得罪。

世祖召見南苑、溫獎再三、以公爲大可用。

未幾、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與選中。

世祖有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之諭。

十三年丙申、公年三十歲。授整飭潼關兵備、分巡關内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

潼關爲用兵孔道，征調旁午，官吏科斂以應。公甫至，戒屬吏曰：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自是大軍至公使逕之境上，約日、部文所需有不給者，公請劾我。若額外動民一草，我亦當論公。皆肅然莫敢犯。

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軍士八千人，家累滿萬。將抵關，陳母病，欲留就醫。公曰：關城如斗大，以二萬人坐食於此，困必不支。然母病度不可强遣。時陳擬用車五千兩，偵者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餘皆折銀。公先集車二千兩爲陳置

酒延之飲。陳使、人覘車、車多匿河下、使者還報車甚少、陳請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雇乎。公曰善、但須以人畀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即遣出關。河下車皆集。漏下四鼓、軍盡出、無一人留者。公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槌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不得已、遂行。至洛陽、陳母死、治喪月餘、軍變、陳爲其下焚死。九月、次男濬生。

十四年丁酉、公年三十一歲。歲大旱、麥不熟。兵餉春夏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利麥價、言若是、兵且變。公言於督撫曰、麥苗不盈尺、民方無以糊口、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即民變耳。請發倉穀、利害由我當之。督撫曰然。公召各營弁諭之、皆喜曰願如令。西安他屬有給麥者、麥不時至、兵遂變。其後督撫每稱公、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君、真盡職無遺憾矣。

關中多盜、公嚴保甲、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次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

故不敢發、發亦輒得。後幾夜不閉戶。

有兄弟相訟者、收其詞不問。每於講鄉約時、令讀常棣之詩、如是者三、其人潸泣、自陳願改過、乃出詞還之、民兄弟遂相好如初。

公涖事精敏、案無留牘、闔城五十里左右以訟至者、皆不齎宿糧、抵暮即返。見紳士惟問民疾苦及興革事宜、言可行立行之、行之而善、曰某官教也、以故人樂盡言、然無敢干以私者。

公淸廉、文武屬化之、不敢妄取於下、而上官亦戲謂公、君禮物有班數、各諒之、皆一無所受也。

十五年戊戌公年三十二歲。巡撫陳極新薦公治行爲關中第一。

公初至潼關、城中居民不滿三百家、再閱歲、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

或問公何以爲政、公曰、吾惟於保甲、鄉約、義學、社倉四者加之意而已。

又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兼而致之、何易也。公曰、吾於屬吏、不惟無所取、且力成其善、故或不以爲苦耳。

嘗勘荒、行屬邑、遇雨止大樹下、既去、民以朱欄

護之時人比之甘棠。

有自關中至雅州者、望公門則拜、經其祖塋必再拜而後去、其得人心如此。

十六年己亥、公年三十三歲。陞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轄贛州、南安二府。

贛爲四省上游、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公過南昌、巡撫張朝璘屬曰、贛寇非君莫辦、剿撫惟所爲。公至、手書諭玉廷、玉廷請降。未幾、海寇鄭成功犯江寧。公夜見贛撫蘇弘祖曰、玉廷之降、非心服也、今必變矣。其奉勅駐

南安。南安無兵、必先被寇、請往。即夜馳至郡、設守畢、而玉廷果至、見有備、驚走。公復還贛、與蘇計、分設屯兵扼要害。玉廷所向與兵遇、戰輒敗、遂就擒。其弟秀廷以衆降。

玉廷之復叛也、郵報斷者九日、人情洶洶、訛言江寧失守、蘇欲調兵防難。公曰、海寇陸戰必敗、訛言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蘇起執公手曰、君言是也。尋有持僞檄至軍門、蘇召公食頃三至。公既見、命即寘館中訊之、百姓觀者如堵。其人昂首大言、公援筆擬立斬、入白蘇。蘇曰當繫

獄候

旨。公曰、候

旨當往返萬里、脫有變奈何。令押赴市曹。其人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公叱曰、汝賊耳、安敢言國。遂斬之。百姓人人惴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就輿、羽書適至、公閱之、遽從輿中大言曰、鄭成功致死矣。聞者轉相告、衆稍安。居數日、海寇果敗。

張熊者、居瑞金縣銅鉢山、謀爲亂應王廷、遣兵掩獲之、得僞勅一、劄數百、黄金侯印一。熊以金

錢素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蘇謂公曰、吾民皆黨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走匿、又敢連名來訴耶。蘇曰、何爲而可。公曰、燬勑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蘇從之。王廷揚言保熊者、悉坐黨叛律。民聞公言、遂無有應者。

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南安、殺二人、其帥董誣被殺者以畬。南安南雄二知府訊之、擬鬭毆殺律。平南王怒、二守恐、援赦例請。公曰、勢相敵謂之鬭。孫大持刀肆威、民勢萬不相敵、且大被

鞫時，倘乘肩輿二守前，獄中所需皆鄉民供應，況昔現爲旗軍，手執利刃，而謂民敢與之鬭乎。按律，孫大罪當斬，與大同殺人之陳報國當嚴緝正法。由是旗軍過境，咸斂戢，莫敢吽吺出聲者。

公嬰病，告歸省父，督撫按俱不許，五請乃許之。

公臨行，請誅首逆以絕後患，慎招降以安人心，寬脅從以宥無辜，設防兵以靖反側。督撫按多從之。

公初涖任，有僕二人、馬一匹，歸時鬻馬以充貧

斧、百姓扶持相送、歎息泣下、有痛哭者。

十七年庚子、公年三十四歲。家居侍中憲公、色養備至。繼母軒恭人愛公如已出、公事之無異所生。日暮中憲公寢、公讀書夜分不休、課子溥、濬等尤嚴。

十八年辛丑、公年三十五歲。

詔建趙恭人節烈祠。先是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震成檄知州房星曄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祀之。十七年、巡按河南御史李粹然具其事請於朝、

詔旌門曰節烈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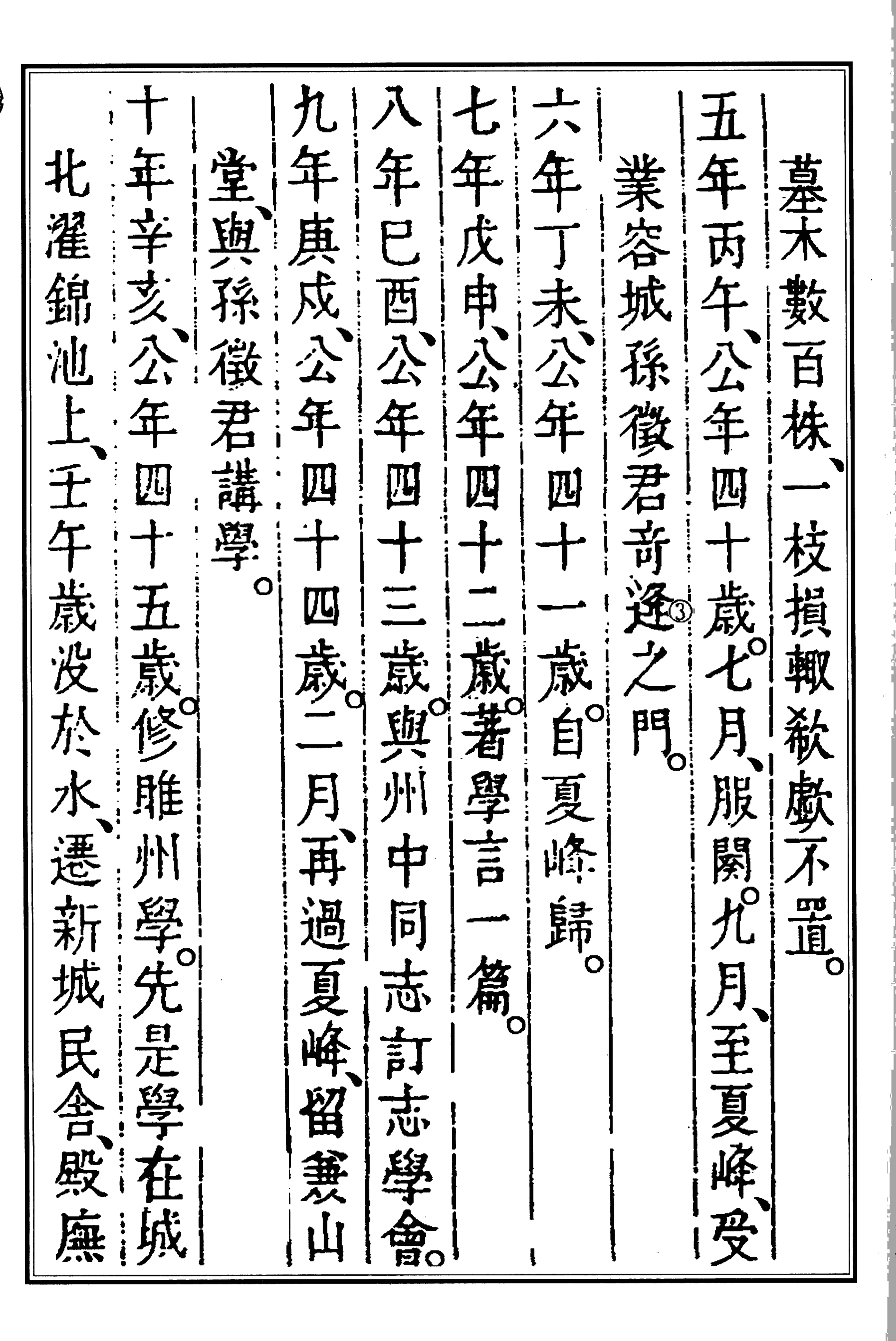
十八年、知州戴斌以故祠湫隘、改建。今祠既成、公奉主瞻拜、淚涔涔下。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肅拜、時刻未嘗稍異。七月、三男沆生。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公年三十六歲。

二年癸卯、公年三十七歲。七月、中憲公疾、公自是始學醫。

三年甲辰、公年三十八歲。四月、中憲公卒。

四年乙巳、公年三十九歲。始學堪輿。十一月、葬中憲公州北十五里澗岡東南、間數日必往省視。



墓木數百株、一枝損輒欷歔不置。

五年丙午、公年四十歲。七月、服闋。九月、至夏峰、受業容城孫徵君奇逢③之門。

六年丁未、公年四十一歲。自夏峰歸。

七年戊申、公年四十二歲。著學言一篇。

八年己酉、公年四十三歲。與州中同志訂志學會。

九年庚戌、公年四十四歲。二月、再過夏峰、留兼山堂、與孫徵君講學。

十年辛亥、公年四十五歲。修睢州學。先是學在城北濯錦池上、壬午歲沒於水、遷新城民舍、殿廡

不全。公議遷廟東、制始備。正月、四男鑵生。

十一年壬子、公年四十六歲。同年金鉉與公别二十年矣、爲河南布政使。歸德府知府往謁、鉉問公起居、知府言睢州未聞有此人也、鉉益重公。會

詔舉外官告病者、知州程正性以公名應、鉉主之、公以母老再三辭。

十二年癸丑、公年四十七歲。著洛學編。

十三年甲寅、公年四十八歲。建繪川書院、與同志講學。十月、長孫之旭生。

十四年乙卯，公年四十九歲。

詔舉賢才赴軍前，大學士熊文端公問左都御史魏果敏公曰，吾欲見湯某文，欲薦之，然未識其面。果敏公曰，山中學道人也，舉之誠當，顧其家貧甚，恐不能治裝。乃止。

十五年丙辰，公年五十歲。修睢州志。十二月，次孫之暹生。

十六年丁巳，公年五十一歲。與耿介論學。介號逸菴，登封人，壬辰進士，由翰林檢討爲福建巡海道，與公同受業夏峰者也。

十七年戊午、公年五十二歲。

詔舉博學鴻儒、左都御史魏果敏公、副都御史金鋐薦公居官清謹、二十年閉戶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爲文發明理趣、不尚浮艷。

命下、府州官詣門請行、公駕牛車入都。

十八年己未、公年五十三歲。三月丙申朔、

御試太和殿、

賜宴體仁閣下、

聖祖親第公詩賦爲一等、

詔改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三月、三孫之晸生。

十九年庚申、公年五十四歲。分修明史列傳成。

公以本紀記一帝始終、即位、冊立諸詔記其事、不刪其文可也。戰攻方略、訓戒臣民之辭、志傳不能載者、必採入本紀、事之本末始明。唐書以詔辭駢麗、槩削不載、王言無徵、史體爲之一變。宋史事加詳密、詔令多存、實兼左右史之體。今修明本紀、當以宋史爲法。

二十年辛酉、公年五十五歲。充

日講官、知起居注。八月、主浙江鄉試、所取多貧士之能讀書者、浙人謂孤寒吐氣。公聞之、語人曰、

人才原不盡在孤寒中。事竣即行。

十一月、省繼母軒恭人於家。在道轉翰林院侍讀。十二月、四孫之昶生。

二十一年壬戌、公年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侍日講易經。

栢城竇克勤問講官何職、公曰、講官所職者大、君心正而天下治。猶天之樞紐、轉運衆星而人不之見。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轉運底、是何等關係。

二十二年癸亥、公年五十七歲。日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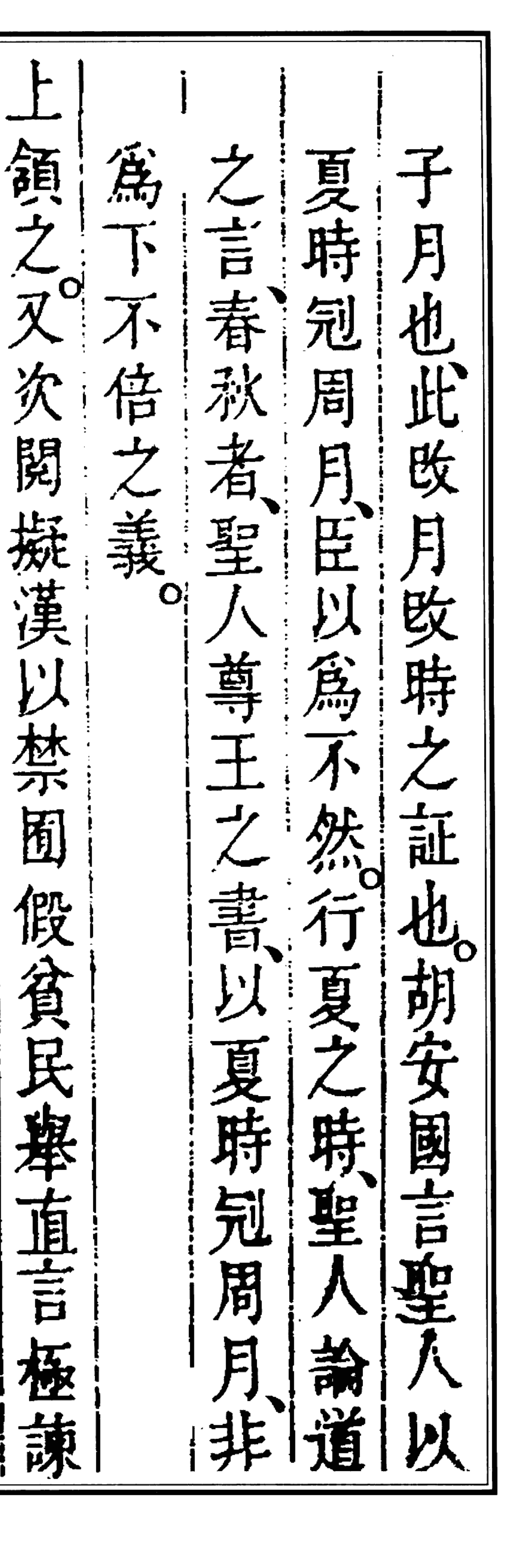
講筵、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纂修
兩朝聖訓。
五鼓入朝、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朝臣有不能言者、公借書意闡發、
聖祖每和顏受之。講畢、侍
起居、
歸則裁定明史列傳。日暮正襟端坐、潛思經義、
以備詰朝進講。
嘗在乾清門、親王見公、問從官曰、誰也。從官以
公對、親王曰、聞湯庶子者落落勁抗、是其人乎。

聖祖命公錄平日詩文進覽，公手書文十篇，詩十首以進。

聖祖首閱親耕耤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事，汝爲庶吉士作乎。對曰：然。次閱春王正月辨，

命公陳大意。對曰：春王正月四字，先儒有言周改月兼改時者，有言改月不改時者，有言時月俱不改者。臣以本文斷之，時月俱改之說爲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無冰，在夏時原不爲異。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



子月也此改月改時之証也。胡安國言聖人以夏時冠周月、臣以爲不然。行夏之時、聖人論道之言、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周月、非爲下不倍之義。

上領之。又次閱擬漢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詔、

上問、此詔爲何而作。對曰、此漢元帝事、臣散館時

世祖章皇帝御試、以此命題、臣蒙

恩授檢討職。又次閱學言、

命進篇中太意、對曰、自周子至朱子、學皆純正精

微。後學沉溺訓詁、殊失程朱本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救末學流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失其宗旨、致滋後人之議。臣竊謂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人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自有得、徒競口語無益也。

上復頷之。又次閱院中宿直詩、問曰、憂多道轉親、何謂也。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理、轉覺親近。詩辭樸拙、不勝惶恐。

上賜公紗緞、公捧至中寢、公趙恭人主前再拜、遣使歸奉軒恭人。十二月、五孫之盼生。

二十三年甲子、公年五十八歲。二月、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

河南災、
上欲免歲賦之半、運通倉米二十萬石賑之。戶部
奏、半賦當一百五十萬、免之、恐國用不足。大學
士奏當遣官往勘。公曰、今天下所患者、官皆匿
災徵賦、以收耗羨、萬無欺報理。且所遣官往往
指青苗相脅、鞭笞長吏、搜括民錢。守令聞勘災
者至、輒禁民播種、害乃十倍於災、不若令有司
自勘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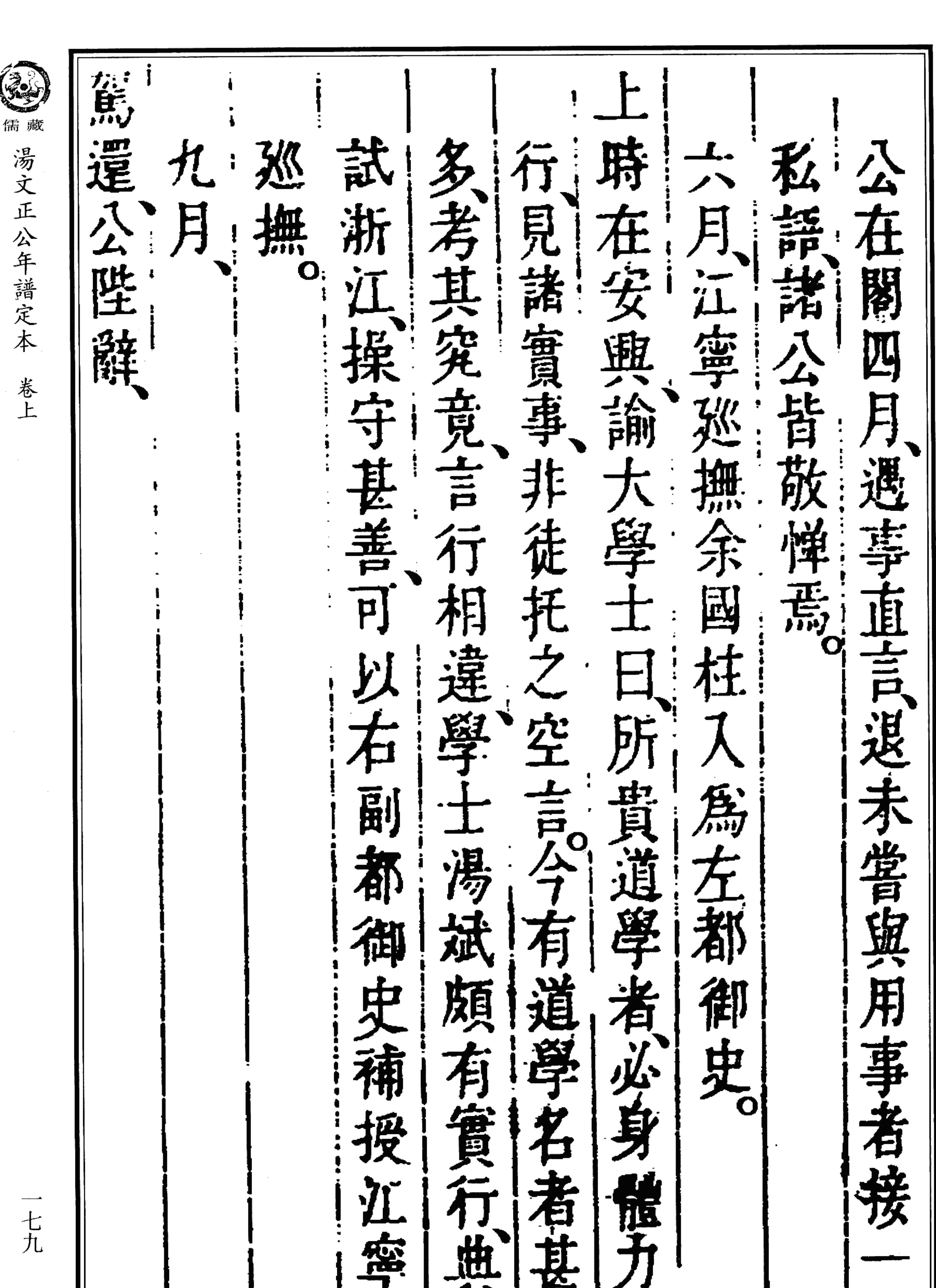
工科給事中任辰旦疏議巡狩封禪之非，大學士擬旨切責，公言封禪固不可，巡狩若行，車駕將漸遍五岳，

上德威遠播，自無所慮，要不可爲子孫法。公等宜審思之。

時有議變法者，公言，使天下官皆不以貨得，則法疏而弊自絶。今不濬其源，其究也上下相蒙而已。

五月，命公爲

大清會典副總裁。



公在閣四月、遇事直言、退未嘗與用事者接一私語、諸公皆敬憚焉。

六月、江寧巡撫余國柱入爲左都御史。

上時在安輿、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必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相違、學士湯斌頗有實行、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以右副都御史補授江寧巡撫。

九月、

駕還、公陛辭、

賜鞍馬一、綵幣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又

賜御書三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

上時將南巡、公星馳涖任、

旋迎

上於淮安城南。文案山積、公即舟中理之、不寢者

六晝夜。既見

上、

上命公還蘇。

蘇城道隘、部文毀民居以除道、總督王新命將


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安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聞大悅。

至江寧、復

賜公御書一、蟒袤一、羊酒珍羞。

蘇松賦甲天下、積逋相仍、官不滿三歲輒罷、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之曰、君等以金事上官、欲仕宦計耳。今爲逋賦累、尙復何冀。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即不能、以考

成罷歸，尚得奉先人邱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勸産，顧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官不得責屬吏餽，皆誓曰：願從令。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杜請托，行保甲，革匣費。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官吏爭自濯磨，總督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迓棹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饋。

吳民俗豪侈，服食器用多不節，又喜馬吊諸戲，造淫詞艷曲，蠱誘人。歲時婦女炫粧冶服，嬉遊

山水間、市井無藉子尚拳勇、習鬭毆恐愒人財物、急卽挾勢豪爲囊槖、不可究。訟師誣辭興獄、或出入官署爲奸利、公皆禁詰之。不三月、巷無游民、寺無游女、農租商課輸納以時、吏民骫法者咸洗手斂跡。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責曰、奈何尚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二十四年乙丑、公年五十九歲。爲政簡靜、令出期於必行、恤民隱、植綱常、興教化。

州縣水旱、報夕至、朝卽拜疏、所請蠲諸郡賦數十萬。

淮揚徐水災民饑公發常平倉粟賑之。不足、檄布政使以庫銀五萬兩令兩同知糴米於江西湖廣。或云、此大事、請

旨乃可。公曰、候

旨然後告糴民皆溝中骨矣。吾寧先發後聞、倘格部議、吾以所糴者平糶、償庫金足矣。戒兩同知曰、若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值一金。兩同知往糴、未及半、大賈已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或請報蔆芡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蔆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即爲永

額、欲藏之得乎。

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詔沿海省督撫議。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徒滋海賈患。

公數詣學宮、令諸生講孝經小學、童子悉得侍坐聽。

重修泰伯祠、朔望必躬謁。

又修范文正公、周忠介公祠、親謁之、爲衆勸。

吳士徐枋、文節公汧子也、隱居靈巖山四十年、未嘗入城市。公屏騶從訪之、枋不出、公久立其

門、枋終不肯見。時人兩高之。

王文恪公裔孫某有奴竊貲逃數年矣、一日引弓矢騎數十至王門、自稱親王府、索王金。王不應、大訴詈、勢洶洶。公聞、立收之、諭如法。

常熟縣奴某持其主之父　國初受隆武劄、迫其主遠出、欲據有主婦。公知之、大怒曰、　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奴以脅其主乎。追其劄火之、斃奴於杖下。

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山有五通神祠、遠近賽禱如鶩、歲費金錢數十百萬。

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年婦女疾、必曰五通神將娶之、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羸瘵而死、一歲常數十家。公語其屬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祭者免禍、不祭者即降以災、此與貪官何異。若娶婦說、直一淫昏鬼耳。命取像之木偶者火之、土偶者投於湖、撤祠材以修學宮、葺城垣。民始而駭、繼而疑、終乃帖然大服。

無錫慧山泉名天下、公往來無錫、未嘗飲一杯。

嘗夜燭治官書、四鼓始休、日中然後食、見人輒

從容問近日所行果恊人心否、有當行未及行者否。或以悉恊告公曰、吾自信者心耳、安保其必恊乎。

見屬吏、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諄諄如家人父子。在任二年、前後疏數十上、皆爲民請命。部議或從或否。公未嘗以數爲嫌。

時民俗大變、民用日省、乃因公姓爲諧語曰、黄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公儉約、謂豆腐湯云。

公與前撫余國柱某爲同年友、某後出閣臣明珠之門。

江蘇布政使某（龔其裕）以虧庫金、爲御史所劾、因前撫
行賄於閣臣、事得緩。公受命撫吳、前撫頻夜過、
欲爲請、終不敢出口。公按某如律、二人始心望。
泰州民田爲水淹、會天旱、前撫以涸出報。公至、
州民訴復淹、公遣官勘實、念請將累前撫、不請
則爲民害無已時、因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
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前撫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前撫、前撫聞、不
知公之爲己也、反恨公。
公初至、

上命蠲漕四分之一。前撫時爲户部尚書、遣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也、宜以金四十萬酬之。前撫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應、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寧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寧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時外吏齎金入都門者不絶、惟公屬無一人往。比大計、藩臬素手入都門、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而前撫忌公聲望、又以公諸事剛正不可犯、媒孽公於閣臣、思所以中之。

會公以奏銷斗役食報戸部。斗役者、蘇松掌倉庫役、歲不下六七百人、舊計口支食、吳逆亂、裁以充餉。二十年、吳逆平、

詔督撫議復前撫及護撫王新命皆給之。至是、前撫見公奏、喜曰、夫夫今自踣矣。因奏曰、斗役支給口食、前兩撫請銷、俱臣部駁還。今該撫明知不應支給、乃朦混奏請、宜勑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彼其一也。前撫懼、囑吏部止議罰俸。

上聞之、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議湯斌乃

爾耶。併前兩撫皆免之。

其冬、

上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勘下河。下河者、山陽、塩城、寶應、高郵、泰州、興化、如皐地卑下、上流淸口日淤、淮泗溢、總河多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泊、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以洩積水、

上命尚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

明年春、遣安巖按察使于成龍專督之。尋以廷臣議命成龍受總河（靳輔）節制。總河以巳乃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後、巳僅綜理之、頗不悅。其冬、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總河益愠、別具疏萬餘言、故爲難詞難之。其畧曰、下河海口高昂、內地低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堤、束內水高一丈、俾過海潮五尺、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泊、洩洪澤、天長、盱眙之水、俾入堤。自車邏鎮南築橫堤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又建二

大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東所瀉水入海。又先截遠土築圍埂於水中，埂成戽埂内水，取其土築堤，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先給帑而徐取償於涸出之田及綱鹽，後省之運費。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俱優其陞轉。

上命廷臣議，廷臣咸是總河言。

上召總河及成龍至，成龍力排總河議，廷臣復多右總河。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總河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
者有四。
上曰、薦紳議如此、未知民間若何、因
命公會勘、兼詢七州縣耆老。耆老畏總河多言願
罷工者。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
不十年、無淮揚矣。靳公以海水內灌、故畏異議。海
可內灌、寧俟今日。且吳松錢塘皆有潮不內灌、
獨憂淮揚內灌乎。今兩府災糧盡蠲所餘不滿
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州縣官督之
便。薩木哈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見

上、當爲公奏之。

二十五年丙寅公年六十歲。吴江縣知縣郭琇治

行卓異、公特疏薦之。

三月、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

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

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

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

部尚書、管詹事府事。

公將行、吳民罷市。不數日、他郡民亦多至、聚哭
轅門外、叩留公。公出、擁公馬泣留之。又設數匭
斂錢爲路費、欲詣
闕保留公。公出示曉之、始止。比行、遮道焚香送者
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絶、公渡淮乃返。忌者覘
知之、益內媿、而吳民追思公、以所斂路費爲公
建生祠於學宮。

公以閏四月癸酉至京、甲戌入見、
上喜曰、天下有才官多、清謹有守者少。卿前陛辭
時、自言平日不敢欺。今在江蘇、克踐斯言、朕用

嘉悅，勉其勉之。

因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饑人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某賑之。

先是薩木哈、穆成格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耆民頗停工役。

上復命二人同成龍及廷臣議之。閣臣曰：成龍議需金百萬兩，若工可成，即千萬何惜？今乃以百萬帑金嘗試於必不可成之工，不如已。

上命暫止之。至是以問公，公對曰：臣奉

命至海口，見上流水滔滔而來，下流無所歸入，不但七州縣田畝可虞，三五年間城郭人民皆將有不測之患。

上曰，卿意若何。對曰，淮揚天下澤國，開海口則水可盡涸，臣不敢爲此言。但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浮水漸去，則舊日河湖之形可尋。請無多發帑，止於七州縣錢糧中量停起解，留爲治河之用。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既專一，工不誤用，不作大舉，不設多官，久之自有成效。此意曾向薩木

哈等言之。至海水内灌、臣謂可以無慮。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有一定時刻、有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江河之水爲海潮所湧、逆入者、乃江河水、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此理朕所深明、人若不知、故有此妄言耳。明日詰問薩木哈、穆成格、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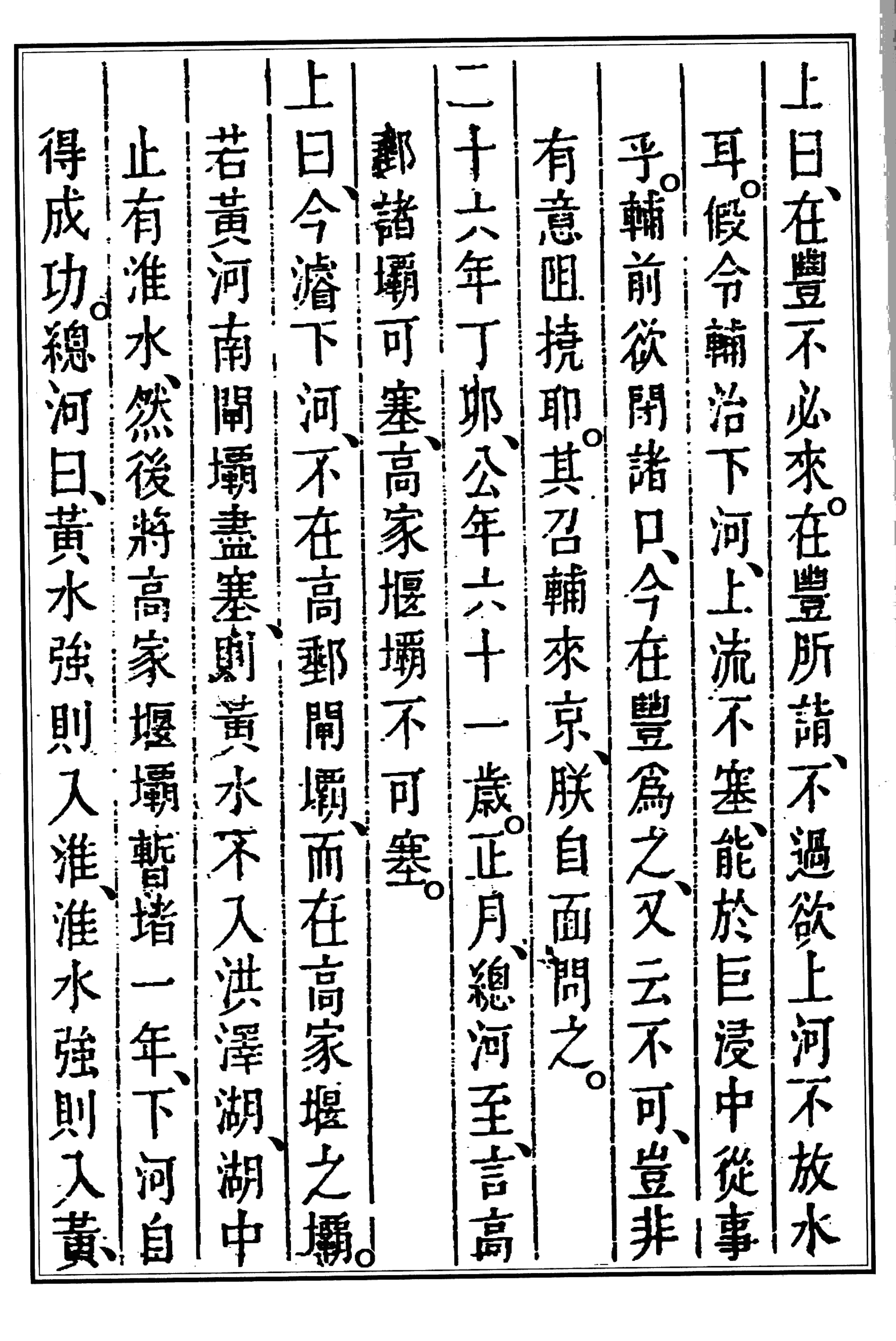
時以諸壩所減水淹没民田、而濬下河必先塞減水壩、特命廷臣議。廷臣言、濬下河民生自可

樂業。但塞減水壩、恐一時潰決、受害更大。

上曰、卿等意皆同否。公曰、臣前往徐州視河、見減水壩太多、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餘。若不塞、恐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漸高、將來運道有碍。前撫曰、減水壩乃明臣潘季馴成法、行之有效、故靳輔則之耳。工部尚書杜臻曰、靳輔之減水壩與潘季馴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此其所以不同也。

五月、 皇太子出閣。

命公行坐講禮、
等尤
經筵講官。未幾、總裁明史。
每廷議、
上必問湯某云何。公感
上知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而閣臣及前撫
愈忌公、恐公發其私謀、去公益力。
是冬、在豐治下河、旬日水驟長數尺。在豐請
勑總河盡閉諸壩、廷臣請召總河及在豐、俾各陳
所見。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自面問之。

二十六年丁卯、公年六十一歲。正月、總河至、言高郵諸壩可塞、高家堰壩不可塞。

上曰、今濬下河、不在高郵閘壩、而在高家堰之壩。若黃河南閘壩盡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中止有淮水、然後將高家堰壩暫堵一年、下河自得成功。總河曰、黃水強、則入淮、淮水強則入黃、

非人力所能禁。公曰、今雲梯關與前不同、若堅高家堰壩、則淮水入黃、黃水無倒入淮之理。前者河堤單弱、不築減水壩則黃河必致潰決。今堤既高堅、若塞閘壩、使水歸一道、則沙不停塞、河身漸深。今輔恐黃河潰決、於南岸毛成鋪、王家山、十八里屯、峰山、龍虎山俱築減水壩、令黃水入洪澤湖。洪澤湖不能容、又於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七州縣。今七州縣水無所歸、不但七州縣之民被災、二三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漕運亦大可慮。今

陛下令塞高家堰壩修理下河、豈特七州縣民漸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矣。總河曰、濬下河使積水入海、雖善策、然恐海水倒灌。

上曰、下河濬、海水斷不内灌、朕可以理信之。今廟灣口通海、海水並未倒灌、惟潮發時水或逆入、潮退水即退矣、何慮耶。廷臣退、

上命再議之。復多以總河言爲是。公語總河曰、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潘季馴減水壩建於黃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湖水日增日漲、河

流帶沙，湖底漸高。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黄，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十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滚水壩以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線漕堤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不特救七州縣民命，實爲漕運久遠計也。今欲閉漕堤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欲閉高堰之壩，必先塞黄河南岸之閘壩。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

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瀉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總河不從。明日入奏、總河曰、黃河南壩若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發、反逆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僅塞高家堰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但塞高郵五壩、而不塞高家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事何益。總河語塞。始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總河、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

利道王又曰、錢珏、王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總河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六壩、閘臣與前撫愈惡公、然以

上知公深無奈公何也。

三月旱、

上命大學士傳問九卿、政務有未合者、悉舉以對。

公請復夏秋兩稅罷蘆課、辦銅、曰、春種未布而責民輸賦比、穫盡一歲之入以償稱貸且不足。

今　國家内帑充盈、復夏秋兩稅、不　國民兩利乎。

州縣官以蘆課辦銅、銅非市所常有、榷關者終歲購之猶缺額、奈何令司牧辦此。此不科取均貼、即責成蘆戶、不若仍聽輸銀便。戶部某遽起曰、公休矣、即欲變此法、俟我去戶部乃可、今不能也。遂罷會。

五官靈臺郎董漢臣應詔言十事、語侵內閣、閣臣懼、欲因服待罪。某曰、何必是。漢臣小臣也、敢言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越職希富貴、某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內閣擬

旨下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復傳
旨令九卿更議。公未及對、前撫時已爲大學士、曰
公曰、幸勿違衆。公曰、
上因旱求言、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且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
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某大慚、益恨公刺骨。
居一二日、
上幸海淀、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病、具疏辭、閣臣
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僅令公回奏。前撫復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

左都御史某劾漢臣、前撫使人教漢臣、即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使可問也、奈何誣湯公。即訊我、我獨識御史江繁耳。江繁者、前撫姻也。

上遣禮部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前撫憤且恚、謀所以傷公者、擿公出吳時示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後數

日、奏事畢、
上問公、公欲對、閣臣某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當叩頭謝、奈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
劾公辨非禮、
上閱疏、至擢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
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因顧諸大學士曰、果爾、
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
公病欲歸、自以新被譴不敢言、乃薦前道臣耿
介侍　皇太子講、冀以自代。介至、
上以爲少詹事。介老儒迂謹、舉　朝皆不悅、前撫

嗾廷臣劾介弁劾公部議革職、
上命降五級留任。忌者意不愜、朋謀中傷公益急。
會公聞繼母病疏請歸省、
上遣學士德格勒齎手詔慰諭、且言、卿何忍舍朕
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頓首言、臣母老、
萬不能來。
上即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復
不允。而忌者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
旨、猶祕之。急召詣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掖上輿、

道路譁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撃登聞鼓訟冤、聞公遷始散。公病日甚、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病至此耶。

上遣御醫來視、改公工部尚書。

是日九卿議事、公以入講不至、科道復劾公、部議降二級調用。尚書陳廷敬曰、比者某等失朝、僅奪六月俸、湯公何至是。不聽。奏上、

上命公留任、忌者及劾公者皆失色。

二人既屢譖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不數

日、而公病遂革。

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詣諸公、必有居間解之者。公笑曰、吾生平義命自安、今年踰六十、尚何求哉。或勸公發二人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自講所歸、鍵戶讀書如平時。

冬、公往通州閱楠木、歸即感寒疾、嗽甚。漏下二鼓、語二子溥、沆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眞心、令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又粗問里中事、歎曰、少年交游、零落盡

矣。問夜何其，曰，明朝欲早會議也。遂就寢。頃之，嗽聲轉急，公薨。時十月十一日丙辰卯時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奠公柩。

旨曰，湯斌爲巡撫日，廉以自守，屢加陞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着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

吳民聞公訃，會哭生祠下，咸號慟失聲。常州府祀公道南書院，宅郡亦多祠公者。而忌者後公卒之一月，事敗，踉蹌出國門，人咸謂天道不爽云。

公潛心性道、於學無所不究、而一以忠孝誠正爲本。嘗與崑山顧炎武書云、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爲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爲邦而已。言仁則以視聽言動爲目、爲邦則以虞夏商周爲準、喟然一歎、亦以博文約禮爲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故公居鄉、鄉人服其身教、居官未嘗有所興於人、而人愛之。未嘗有所威於人、而人畏之。間有貪墨之吏、彊暴之人、不得已見之彈章、加

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公爲仁人也。生平居無廣廈，出無文軒，旁無姬侍。在江藴撫署時，春月薺生，日採食之不厭。子溥等從容陳説，以爲何太自苦，公戚然不答。溥等數數言，公泫然出涕曰：吾非欲儉汝，祖母未殉難時，日食粗糲，我未逮養故也。或勸公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輕言著述耶。公既卒，門人王廷燦集其語錄、奏疏各一卷，詩文七卷，公移五卷，告諭三卷，爲湯子遺書。

二十七年戊辰

五月壬申日、
皇帝遣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通省驛鹽
仍以副使分守開歸河道、加一級張思明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斌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
之芳踪。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斌操守廉
潔、才猷素著、克盡職掌、厥有勤勞。方冀遐齡、忽
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須祭葬、以慰幽魂。嗚呼、寵
錫重壚、庶享匪躬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
榮。爾如有知、尚克歆享。

二十八年己巳十月初四日、子溥等葬公州城東南三十里棘故城之陽塋。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一年癸丑

六月初六日、

命設公神位于賢良祠、春秋二仲祭之。

十一月十八日、

皇帝遣分守河北兵備道、加僉都御史、駐劄武陟縣管轄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兼管河務、河南布政使司參議孔傳煥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湯斌之靈曰、翊熙朝之泰運、端亶良臣。稽册府之弘猷、宜崇元祀。盖成勞茂著、生平之風概如存。斯盛烈昭垂、奕世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薦牲醪。爾湯斌行已端方、服官敬慎、出參方伯、已覘幹濟之才。入試鴻詞、允稱淹通之選。撫吳會而整躬厲俗、清德可風。蒞卿班而勤職奉公、醇修益懋。於戲、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籩於祠宇、渥澤攸隆。布筵几於

聖聞，湛恩疊沛。靈其不昧，尚克歆承。

今上乾隆二年丁巳

三月二十日，

賜謚文正。六月二十五日

御製碑文。八月二十八日立於公祠，曰：

朕惟人臣事君，忠清爲重。其有原本理學，砥礪官方，爲一代之純臣，接先儒之正脈者，則必䘏厥襃嶶，褒嘉美謚，升之祀典，樹以豐碑，所以久而愈彰也。爾原任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斌，器資凝厚，品詣端醇。講

學鄉邦、深體六經之蘊。歷官禁近、每持一介之操。膺節鉞以宣猷、膏流南國。矢寅清而祀典、望著中朝。氷銜兼領於宮端、水部仍趨於講席。秉剛方之直節、生被殊榮。錫文正之嘉名、歿垂永譽。功宗聿祀、琬琰爲昭。於戲、誠意正心、不負生平之所學。先憂後樂、如親當日之高風。視此貞珉、光於奕世。

十一月初三日、

皇帝遣河南歸德府知府、加一級、紀錄二十次李

國棅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謚文正湯斌之

靈曰：國家褒賢勸善，首重眞儒。人臣佐化宣猷，

尤崇𢑱節。祀功宗而允協，錫嘉謚以常昭。爾原

任工部尚書湯斌，立品端方，當官清白。經居館

職，文名擅宏博之長；久直講帷，道脉得源流之

正。自疊才於兩浙，化兩無私。逮建節於三吳，甘

棠垂蔭。超遷南省，銜兼宫尹之清；旋領冬官，望

倚經筵之重。一代之儒風足式，千秋之祀典宜

光。於戲！廷議僉同，愈信清操於終始。老成不作，

尚留遺愛於東南。特賜祭以錫名，庶來歆而來享。

湯文正公年譜定本卷之下 附録

桐城後學方苞考訂
武進後學楊椿重輯

潛菴湯公行畧原本

先考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先世爲滁州之來安人。始祖諱寬、從明太祖起兵、積功至廣東神電衛世襲百戶。子諱銘、調中都金川門百戶。再傳諱庠、以功陞睢陽衛前所世襲千戶、遂家焉。三傳諱英、襲衛職。四傳諱鄉、以平巨寇王堂功陞世襲本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驃騎將

軍、中都正留守。五傳諱易、以功至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是爲府君之高祖。子三、次諱希范、以貢生任山西趙城縣縣丞、是爲府君之曾祖。子諱敏、爲州庠生、即府君祖也、孝友寬仁、於兄弟族人篤愛無間言、與人終身無忤色。又嘗以千金赴楚爲趙城公購棺木、比至歲大饑、遂傾囊賑之、再往始獲木焉。子四人、我祖其季也、諱祖契、庠生、慷慨明達、凡大義所關、介然不撓。鄉黨間每有所疑、或地方大事就正者、輒片言立決。府君既貴、惟諄諄以忠孝相勉勵。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凡三爲鄉飲正賓、崇祀鄉賢。子二、長卽先府君。府君自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耆儒王先生慕祥開塾講小學、人皆憚其嚴正、府君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卽見諸行事。過貴冑輿馬赫奕者、泊然不以動念。王先生嘗謂先大父曰、令子眞大器也。爲制舉義嘗不蹈草、宿儒多遜不能及。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常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爲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李自成寇雎城、府君聞變奔還城、已閉、乃繞濠痛哭。先大父及先大母趙恭

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府君不忍遽違、伏近郭外斷蓬坑中。時州守遁、民開門納賊、先大父負曾祖母而逃。府君聞賊入城、冒難奔赴、至則先大母已罵賊膺刃殞矣。府君號泣、不欲生、絕食者六日、先大父強之、乃食。既殯、隨大父避難河北、舌耕以養。既而伯祖貢皇公卒衢州、有弱息留衢、大父率府君往、欲攜之歸。而李自成破北京、乃寓衢讀書山中。每念先大母苦節、恐不聞於世、益自刻苦、嘗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群嘯林外、與書聲相聞。久之、山中民皆感動、時

時來餽燈油米食、府君卻不受、日焚敗葉繼晷、飲泉水咽糠粃而已。尋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試皆冠軍。已而有令納軍需數兩、方許入庠、遂棄去。乙酉、

王師定中原、乃由江西汎鄱陽歸。丙戌、補弟子員。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親試、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及廷敬謹親王南征詩、改弘文院庶吉士。邸舍不蔽風雨、閉門讀書、不妄交遊。甲午、授國史院檢討、學士山陰胡公兆龍欲屈

致一見終不肯往。乙未
詔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府君名在選中、有品行
淸端才猷贍裕之
諭、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
關自明季亂後、民多逃竄、城中不滿三百家。是
時
天兵下黔者、屯成都漢中、而經略洪公屯湖南、徵
調轉輸之衆必經其地、官吏科歛以辦軍需、驛
遞重困。府君戒屬吏曰、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
夫、兵來吾自應之。自是大兵將至府君使人迓

之境外、與申約束曰、部支所需有不給者公請劫我。若於額外動民間一卓、我亦當論公。是後兵至、肅然無敢犯者、屬吏皆兢兢奉法、撫勞備至。再閱歲、闔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户。府君見紳士、惟問民疾苦及興革事宜。有某官比日三謁、無所言、府君甚異之。後聞其甥與人爭産、欲爲私請、既見、終不敢出口也。行保甲、有盜即獲、自是四境晏然。又患民風强悍、爲設學講律。有兄弟相訟者、府君收其詞不問、令於講鄉約時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之、卒相友

愛。府君去時、猶追送數百里也。順治十四年恭遇
覃恩、階中憲大夫、封先大父如其官、贈先大母恭人。戊戌、撫軍陳公薦於
朝、時在任未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偶因勘荒行屬邑、遇雨止大樹下、既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云。己亥、陞嶺北道叅政、轄贛南二府、爲治一如潼關時。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件。贛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亘稱巖疆。有李玉廷者、爲明舊將、以本部萬人入山爲盜。府君過南昌、巡

撫張公屬之曰、贛寇非君莫辦、勦撫惟所爲。府君至、以手書諭之、遂許降、約入山自招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寧。報至、府君夜見贛撫蘇公、請檄將士嚴城守、且曰、玉廷許降、非心服也、今必變矣。某勅文當駐南安、南安無兵、必先被寇、請往。夜馳至郡、設守甫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驚走、曰、湯公預料如此、何可當也。遂散兵、焚掠。府君與撫軍密計擒玉廷、其弟秀廷以衆降。當玉廷之初叛也、郡報斷者九日、人情洶洶、訛言江寧失守。蘇公將調兵防難、府君策海寇陸戰

必敗訛言必玉廷爲之欲分我兵力耳。蘇公遽
起執府君手曰、公言是也。會捕得海寇諜者、蘇
公以屬府君、一問即承。撫軍曰、此當繫獄俟
旨。府君曰、今人心搖動、請
旨往返萬里、脫有變奈何。遂即斬以
聞。數日報至、海寇敗。又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
南安、殺二人、其帥董遊擊誣被殺者以盜、問官
僅擬鬬殺律。平南王怒曰、所殺者盜也、當勿論。
切責南安守及推官皆錯愕、不敢問、乃援
赦例以請。時府君初受事、白撫按曰、勢相敵者謂

之闕。孫大持刃在營、身無寸傷、而民以兵死、擬闕不當、乞自審。一訊得實、大止殺一人、其一乃陳報國殺也、遂坐大斬、而申請平南索報國。囬稱報國攻文村死矣、然大竟抵罪。一時旗軍畏服、無敢犯者。先是府君由瀘關移任、便道省親、值先大父病血痢、欲留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會軍興、力疾視事。賊平、具呈乞歸。督撫按皆難之、駁再四。府君狀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赴任時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

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憂嚴疆、不可爲臣。病貽親憂、不可爲子也。翃按見之惻然、乃代請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是行也、不孝溥方九歲、與母俱未從、先府君攜二僕往返八千里、平盜患、有馬一匹、歸時鬻之充資斧。百姓扶持相送、莫不歎息泣下、甚有痛哭者。歸侍先大父、色養備至。無大母軒恭人愛府君如已出、府君竭誠盡孝、無異所生。每日暮、先大父遣就寢、猶讀書至夜分不輟。後課不孝溥等亦然、曰、吾非望汝登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至失足也。授四

書外，授尚書，已授昌黎文百篇，漸及史漢先儒諸書，最後課舉子業，曰：汝將來長成，吾未必及教汝，先畧讀諸書，知大義，庶無廢業。嗚呼，府君之爲不孝等遠慮如此，今追憶之，其何能不仰天長號耶。居之西百步爲先大母趙恭人祠，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肅拜，數十年如一日。甲辰，先大父卒，府君哀毁骨立，席藁柩旁，晨夕號慟。既埜數日，一省視墓樹數百株，一枝損必欷歔不置。每遇先大父大母忌辰，輒素服終日，色憀然不樂。爲幼叔延師教誨，冀其成立，日以竟

吾父未竟之志也。嘗受業孫鍾元先生之門、先生亟稱之、作詩以贈行。居家閉門、郡守罕識其面。今浙江巡撫金公鋐與府君同年、壬子任河南布政使、相别二十年、見郡守問府君、對言睢州未聞有此人也。金公以是益重之。會

上諭舉外官告病者、州守程公以名聞、金公力主之、府君以母老懇辭者三、事乃已。乙卯、

上諭舉賢才赴軍前、大學士熊公賜履詢之魏公象樞曰、吾曩見某文、欲薦之、然未謀面。魏公曰、此山中學道人也、舉之誠當。顧其家貧甚、不

能治裝、奈何。遂止。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魏公金公交章共薦、郡縣迫之行、乃駕牛車入都、止僧舍中、日杜門危坐、未嘗輕謁顯達。既試、
上親第爲甲等、部議以原官修明史。
上命補翰林院侍講、編纂日無暇晷、爲明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辛酉、充
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典浙江試、所得皆孤寒士、雖下第者皆嘖嘖稱道。事竣即行、撫軍李公本晟留之、終不可。壬戌、充明史總裁。癸亥五

月、始日直
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五鼓入　朝、講畢、侍
起居、歸則裁定明史、成歷法天文志及英景憲孝
四朝列傳、考訂期於確核。時方酷暑、汗流浹背
不懈也。每日暮正襟端坐、潛思經義、以備詰朝
進講。不孝溥請稍息、府君不聽、曰、此
君命也。是年、歷左右庶子。嘗侍立、
上顧問、汝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歸寓、朝服
手書、越日郎呈

御覽。

上召至乾清宫，語良久始出。嘗

恩賜緞紗，先捧至大父主前再拜，仍寄大母，以榮

君賜。甲子，超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

月，公事外未嘗與大學士接語。會江寧巡撫缺，

廷推孫公在豐，

上特擢授，陛辭，

上深加獎諭，

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上撤御饌賜之。復

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乃星馳赴任。受事後文案山積、數日即
迎
駕北去、乃就舟中批發、晝夜不假寐者六日。既見
上於淮安城南、
上顧問慰藉備至、遂前驅至蘇。蘇城道極狹、制府
將毀舍、廣馳道、府君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
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遽下令止其事。
上至府、君扈

蹕至江寧、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袞一襲、羊酒珍羞。回

鑾日傳

旨令徑歸署。時蘇松賦重、積逋相仍、官不滿三歲輒罷、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富商大賈聚處都市、以侈靡相競、男婦冶遊、巫覡奉妖祠、飾怪惑衆民日趨奸利、訟師主誣詞興獄、輕猾少年懷刃嘯呼主打降。畧識字則造淫詞邪說、或結旗丁爲主契券以奪平民、或盤據各官署舞

文法累世相承以擅利。淮揚十年昬墊、民不聊生、號稱難治。府君至、則進州縣吏、謂若等以金事上官、本爲巧宦計、今官斯土者既絶意陞遷、尚何復冀。而以虐金媚人、顧汝等或爲所脅。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力或能拔汝。即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守墳墓樂餘年、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産、顧反蹈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戒司道府官不得責屬吏餽、皆指天自誓曰、謹從公令。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杜請托、行保甲、革鹽商匣費、一切

皆以身先。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而陰違者、於是屬吏爭自濯磨、制府以下相戒不受撫屬一錢、奉使京朝官迅棹疾過、地方官未嘗餽斗米、吏治大清。府君愛民出於誠、爲政以寬民力、卹疾苦、興教化、培植根本爲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前後疏數十上、部議或從或否、而府君未嘗以數爲嫌。聞有災傷、輒通夜不寐、疏立拜發。初至、報睢寧

沭陽邳州災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蠲前二年賦，且入永蠲案內。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報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等州縣賦，復幾十餘萬，發常平倉粟及丐將軍提鎮権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江西湖廣，先發後聞。或以爲不可，府君曰：候旨然後告糴，民皆溝中骨矣。吾寧先發金，脫格部議，以所糴平糶，足償庫，何患？乃遂遣兩府同知往，誡曰：若至極陳淮揚災狀，言米斗一金，購及

半運還、俟後令。已而大賈爭集、淮揚斗米一百錢而已。後鬻米償庫、　國帑無損、而民賴以活者數十萬。有司請報湖蕩蓮芡、府君駁還曰、朝廷任土作貢、未聞問諸水濱。老吏叩頭以例請、府君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即爲永額、後欲去之、豈可得乎。又禁冶遊、崇儉約、驅優伶、懲豪猾、淫詞邪說、馬吊博具、一切皆絶。又禁有喪者不得火化及久不葬、比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有五通神者、江以南崇奉數百年、禍福立應、歲娶民間子

女爲婦、所娶婦皆立死、遠近奔走如騖。督撫初至、謁畢然後受事。府君取其像投太湖中、民大駭、已而妖遂絶。廣立義倉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上諭律令。民間凡所爲稍不法者、輒恐府君知、風俗大變。時民見吏胥皆奉法惟謹、權貴絶口不敢請託、而民用日省、乃因府君姓爲諧語曰、黄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自奉儉約、謂之豆腐湯云。吳縣監生王某者、文恪公裔也、有奴竊貲逃數年矣、突引弓刀數十騎來、自稱鬻身親王府、

詬罵索金錢、官吏莫敢呵問、以告。府君立收送獄中、論如法。又常熟縣奴某持其主之父國初受隆武劄、迫主遠出、欲據有主婦。府君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奴以脅若主乎。拘到、追劄付火爨之杖下、百姓莫不稱快。時海禁初開、浙江提督請遣將巡海中捕盜、

詔下四省議、府君議曰、盜聚然後加兵、今兵加何所、而輕遣將、徒使寇掠海中、爲賈貿患、久之必成畏途。今當靜以待動、無爲事先。督撫多如府

君言議，上遂止。故事，印官委署由布政使擬送，頗有用賄得者。府君謂未任而先有所費，何以責廉，令掣籤如選例。或請府君講學，府君曰：「盡吾職，即學也。今人以講學釣名，廢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其可也。」或請爲府君立書院，府君曰：「吾不講學，安有書院？此者功令禁生祠，所在稱搆書院，藉歛父老財，餙僞長奸，吾甚不取。」乃下令嚴禁。吳有隱士徐枋者，居西山下四十年，人罕得見。府君重其品節，欲因以勵頽俗，嘗屛騶從造其門，枋終不肯出，久之，府君乃去。時人兩

高之。夏月曡盛、從質庫贖敝苧帳以自覆。錫山泉名天下、府君竟任、未嘗酌杯水。朔望謁廟、屬吏至不敢代市瓣香。署中秉燭治事、夜四鼓始假寐、日中始食。自此心血枯槁、嘗顧謂濤曰、古人云食少事多、豈能久乎。已而曰、

君命即天命也。一歲嘗四至淮上、冬夜乘小漁舟渡江、幾覆。北風凜冽、背痛者數日。歸值歲終封印、猶晝夜拮据、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諄諄如家人父子。一時政績卓然、而府君意猶未慊、益經營厝設、十未

竟二三。且曰吾自信者必耳。安能保其必當乎。時一切當奏聞者。皆有期會。過則奪俸。江蘇所屬北至豐沛千二百里。兼按察司在江寧。相去復五百餘里。殺人及盜。質審動輙逾限。故往日事非不得已不奏。府君曰。是欺也。且姦盜復何畏乎。乃悉具奏。雖罹罰不恤。然每奏罰。輙荷恩破格寬免。府君之初受事也。值窮漕四分之一。既而請分年帶徵。或以爲柄臣功。先後索金四十萬。府君禁使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應。俛公必甚。府君曰。民有餞。寧不以輸國賦。而

八私門乎。吾寧旦暮斥罷歸田畝，誠不忍見若等剥民媚權貴也。將按發窮其事，屬吏叩頭謝罪，良久乃已。當是時，天下爭輦金錢入都，而府君屬無一人往者，屢有求皆不行。乙丑秋，户部因奏銷劾府君，吏部奏奪俸六月。

上復特免。此大計，藩臬空手入都，都門索府君一刺不可得，莫不竊恨然。以

上知府君深，無如何也。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

臣統領官寮、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愼、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聞

召即議行、蘇城罷市十餘日、外郡之民亦接踵至、日聚轅門外號泣、伺府君出、群擁馬首、甚欲閉城塡巷、又設數匭斂錢爲路費、將叩

閽、一日匭遂滿。府君曰、

詔旨寧可違乎。委曲宣諭、乃得行。及行、送者十餘萬人、自蘇至六合不絶於道。府君念大母年老、

乃便歸省視。會
皇太子出閣、屆期兼程北來、既見
上、
上喜甚、問路所由。具對、因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
雖已荷
恩蠲賦、比入春尚苦饑。
上遽遣官往賑、活者無算。
上問下河事、下河者、本減出河中水、由高堰漕隄
諸壩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泰興、山陽、邳州、沭
陽等州縣、田廬皆没。

上諭開渠入海，以居黃河下、故謂之下河。初、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督理下河，估金八十萬兩。時于受總河節制、以圖議上、而總河靳公輔駁其議、曰、吾以勾股法測、潮高內水五尺、河開必內灌。法當築丈五尺隄起高堰屬之海、盡收各壩水入隄、束高丈餘則潮不入、而隄外可盡爲平田。須運土三百里外、築圍水中、涸取圍中土築隄、非三百萬兩不可。隄成、墾涸地爲田、鬻之民以償庫。

詔靳于廷議、未決。於是

上遣工部尚書薩公穆哈、侍郎穆公成格、會漕運總督江蘇巡撫詢問民情。民畏靳公多言願罷工者。府君曰、是不可罷也、上水日增而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靳徒以海内灌故畏議、濬海可内灌、寧俟今日。且吳淞錢塘皆有潮、何獨濬揚而慮内灌乎。今兩府蠲災外、賦不滿三十萬、不若請盡乞民令有司督民自開河。薩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見

上、當面奏矣。及見遂不奏。至是府君具對如前語。

上詰問薩等、薛服皆革職、自是忌者衆矣。是時于

巳擢直隸巡撫、乃更用工部侍郎孫公在豐往

督之。孫至、言開河三便。旬日下河水驟長、疏鑿

難施。

上召靳公予、

面諭塞河南岸及高堰壩、靳堅不肯從、曰壩塞隄

必潰。府君力爭

上。巳又及九卿爭午門外、凡兩日、絀其議、竟閉

減水壩一年。時

上特命府君行坐講禮、等充

經筵講官。未幾，復總裁明史。已更兼詹事官，與會議，屢蒙

垂問。

恩禮殊異。人固忌府君，且大用，而府君所執又數與要人忤，因共謀誣府君，誹謗擠陷百端，一時仰其權勢、貪其賄遺者，皆從而揚其波。賴

上聖明，終不信也。丁卯五月，因旱，

上使内閣聚問九卿與革事宜。府君請復夏秋兩稅及罷蘆課、買銅，曰：「春種未布而責民輸賦，比穫，盡一歲之入以償債，且不足，以故凶歲多逃

亡逋賦、豐歲亦不能有所儲蓄。曩者國用不足、取濟一時、今內帑充積如山、何不復夏秋兩稅、使勤農者有所積、雖水旱不爲災、不國民兩利乎。至若蘆課新例並令買銅、銅非市所常有、榷關終歲專購、猶患缺額、奈何責職民事者辦此。此不科取均貼、必責成蘆戶、不若仍聽輸銀便。時戶部某公遽起曰公休矣、即欲變此法、俟某去戶部乃可、今不能也。遂罷會。會五官靈臺郎臺漢臣言十事忤閣臣意、御史劾漢臣越職言事希富貴、內

閣欲因下刑部究主使。上問九卿、獨府君白漢臣無罪。已、内閣復稱旨傳問、府君未對、某公目府君曰、幸勿違衆議。府君厲聲曰、上因旱求言、漢臣應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能言、反罪言者、如此心何。某大慚、自是恨刺骨。居一二日、上幸海淀、有轉導①皇太子之命。數日病、具疏辭、内閣欲因之加罪上、不聽、第責令回奏。而忌者累章迭上、然亦不能



有所指、

上輙報聞而已、比府君回奏、事輙已。會詹事府復

劾府君薦耿介老不稱職、部議革職、

上薄其罰、削五級留任。而忌者愈益怒、謀中傷益

力、日夜叢謀、必欲擠之死地。人或告府君當防

患者、或勸府君委曲使人請諸公爲解者。府君

笑曰、吾生平以義命自信、且年逾六十、復何求。

時抱病杜門、伏枕讀朱子文集、丹黄點注、無異

平時。

上終察知府君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等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府君入講不至，科

道部又劾府君，部議降二級調用。吏部尚書陳

公廷敬爭曰，比者某等失朝，從嚴乃奪六月俸，

何至是。然竟不能得，

上復命留任。先是，府君留溥等代養。是年七月，不

孝沆來都。九月，聞府君病，不孝溥亦來。府君見

溥等，心頗喜，曰，我昨病幾危，

上遣御醫診視，今漸愈矣。吾勢不能去，倘不即塡

溝壑，猶當勉報

君恩。顧汝祖母年廹桑榆、心中若割、奈何。不孝溥恐府君心慟、乃詭詞應曰、祖母近稍健、故某來耳。府君大喜曰、若此、母子相見尚有日也。居數日、奉

命詣潞河勘楠水。越三日、抵暮歸、感風寒、微嗽、言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戒不孝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便可上達天德。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又粗問里中事、歎曰、吾少年交遊、零落盡矣。問夜術

其乃就寢，曰，明朝尚會議也。不孝溥等就枕，展轉不能寐，聞府君嗽聲，轉急，披衣起視，則喉中有痰，疾呼尚能應，頃之遂卒。嗚呼哀哉，天何不殞滅溥等，而奪吾父之速耶。家無新衣，斂衣以斂，束貼金銅帶，加朝服，其上朝服緞，官上賜也。嗚呼，痛哉。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照尚書品級

須賜祭葬，皆出自

睿斷，非閣臣擬

旨也。在京師、弔者莫不盡哀。扶櫬出都、道旁騎者多下馬、拱立歎息、以爲難得。所過州縣、莫不致祭。入睢境、紳士父老白衣冠涕泣郊迎者近萬人、相與扁其柩前曰忠臣孝子、雖兒童婦女莫不唏噓沾襟也。府君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學、潛修默證、內體諸心、外見諸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克勤小物、未嘗放逸。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索、而必以日用倫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貫會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生平無戲言戲

勤好學深思，隨事體認天理。人之愈益精明，遇事坦然泰然，有自得之樂。明於審理而不惑，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執成見，見義勇爲而不計後功。處紛錯，心常寧，一遇患難，神色閒定，當幾立斷，而未嘗後時。窮達一致，而鄙然無累，自治甚嚴，而待人甚寬，宅心正恕，而守法不阿。遇卑賤而不侮，對權貴而不懾，温然而不可犯，侃然而未嘗激。故其居官也，未嘗有所與於人而人愛之，未嘗有所威於人而人畏之。僚友不言而感服，百姓聞風而革心。雖

頑梗黠悍之徒、沉迷膠錮之俗、莫不令之一而卽行、教之而輒化。間有貪墨之吏、強暴之徒、不得已見之彈章、加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府君爲仁人也。人皆知府君剛正廉介、卓然有壁立千仞之操、而其所以感之而立應、旣去而民不能忘、至誠惻怛痌瘝一體之心、有潛入人而人不覺者、世或未之知也。生平居無廣廈、出無文軒、家無侍姬、食無珍羞。吳署多隙地、春月薺生、日採食之不厭。不孝等嘗從容陳說、以爲何太自苦、府君色戚然不答。不孝等數數言之、泣然流

涕曰、吾非欲儉汝祖母未殯難時、日食粗糲我

未遂養故也。生平無雜學、因先大父病始學醫、

卜葬地學堪輿。占易以象爲主、常曰易非教

人趨吉避凶、祇審理之當否、其進退存亡、介在

幾微間、非沉潛玩味、不能得也。人有一言中理

者、輒心推遜之、且終身不忘。聞某處有賢人及

文學之士、嘗以不見爲恨。見四方人必問其土

俗民情、遇節孝孜孜、惟恐其沉没。所至與學青

才、成就爲多。至人有負己者、過則輒忘、不留於

心。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

是曩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爲。及再仕、雖欲爲之不暇也、故著書最少。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首、公移條約十餘卷、未盡行世。今江南常州府奉祀道南書院、蘇人特建祠於學宮、有司以時致祭惟謹、而紳士復肖像於懷嵩堂中、歲時瞻拜、數郡畢至。里中從祀鄉賢、建特祠奉烝嘗焉。府君生於天啓丁卯十月二十日巳時、卒於康熙丁卯十月十一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母馬氏、封恭人、州庠員鄉飲正賓諱中駿公女。子四、長即不孝

溥、廩膳生員，娶王氏，壬辰進士江西提督學政僉事諱震生公女。次濬，廩膳生員，娶袁氏，國子監監生諱賦謙公女。三沆，廩膳生員，娶宋氏，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諱犖公女。四犖，娶侯氏，辛丑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諱元棐公女。女三，長適己丑進士廣東韶州府知府趙公諱霖吉子監生登先府君卒。次適己亥進士湖廣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子廩膳生員中。三適廩膳生員張公諱銘鼎子生員淑文，俱馬恭人出。孫五，之旭、之暹、之晸，俱濬出。之昶、之盼，俱沆出。

孫女七、俱適字名門。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四日奉窆於州城東南蕀故城
賜葬新阡、不孝濤等苫塊昏迷中、和淚濡毫、語無倫次、惟冀大人君子哀而賜之銘、感且不朽。不孝男濤、濬、沆、準泣血謹述。

潛菴湯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十一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
遣滿漢學士漣酹奠公柩、

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子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鉅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

朝、



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
上神聖，稔知公無他，公故得保功名以終。追公捐
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
士詑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巳氏姓名，戟手
相詬詈，以其媒蝎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
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
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
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
又辱知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

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别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復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易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希范、祖州學生諱斂、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罵賊不屈死。瑰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

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

普顏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有未達

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須寬宥

之

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

悅、

世祖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
詔選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
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
旁午、頗驕横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
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
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
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户。關中
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
鼓砲石、盜至即以次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

救遠者各阨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歷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刼。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畧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通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

學蘇門、貫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説、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

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縱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
江南故習豪侈、而吴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
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妝靚服嬉遊山
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闘毆、
恐愓民財、事急則恃勢豪爲橐槖、不可究詰。其
尤無良者則竄身旗下、借以修故釁。公悉禁止
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甚寒、
劖暑、戴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奸巫淫

尼闌入人閭閻、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蘇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大駭、久而又大悦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賕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搢紳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村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性②、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

入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捐
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不撓。忌者

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

旨下部究主使。

上乃命集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議。公曰、彼應

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恐罔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以誣衊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

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囬奏。遂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
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
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羣朝不
相得、復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猶不慊忌者意、羣謀中
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

叩頭言老母篤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旗下、得
旨猶秘之、急召詣闕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路譁
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
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寃、聞公
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果病至此耶。越數
日、

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與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詣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準。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奥，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

會之得矣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著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前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貞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辭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靦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爲公所許、

惝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我死友哉銘曰猗湯晏遷肇輿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純臣爲世儒碩道彌洛閩志宗稷益維我世祖擢公妙年詔選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閭里世祖儲之遺我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遘彼舍沙伏機以射何友之泰而命之邅屢習於坎出

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德。

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黄岡之郎、不騫不圯。痓是銘詩、以族良史。長洲汪琬撰。

崇祀鄉賢錄

雎州廩膳生員徐拓垣、增廣生員郜於琮、附學生員栗纘等呈爲名賢之歷久論定、褒法之典製宜隆、懇崇特祠、以愜輿情、以光教化事。竊惟德厚流光、不因時世爲顯晦。褒前啓後、將藉禋

祀以揚休。行表言坊，時既往而名益烈。頑廉懦立，人雖徂而風猶存。自非俎豆亟登，曷使羹墻共慰。茲有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者，川岳儲精，扶輿孕粹，窮年著述，闡鄒魯之微言。篤志進修，紹程朱之正脈。志存用世，匪汩溺於詞章。學務誠身，已會通夫性命。專親純孝，友弟盡歡，父以明達而受封，義方原於庭訓。母以節烈而旌表，正氣鍾於乃躬。感喬梓則愉色婉容，慟莪蒿則菲衣蔬食。遇時祭僾見愾聞，聿來觀禮之賓。丁忌辰

焄蒿悽愴、幾罷隣家之社。事繼母愛敬兼至、不啻所生。撫幼弟教育維殷、居然同氣。家風樸素、兒童無不端莊。門內肅雍、子女必知恭讓。建學宮而課文士、譽髦於以興歌。樹躬範以勵群蒙、風俗因之丕變。澤徧桑梓、殆如江河之潤物、陰受其福而不知。惠著枌榆、又如榱棟之庇人、咸息於下而有賴。允矣負一代人倫之望、洵哉爲四海文獻之宗。至其居官、則廉而能慈、黎庶依之以爲父。爲政則仕而兼學、寮寀奉之以爲師。笑比河清、共憚孝肅之難犯。節如山立、咸知希

文之無私。砥柱中流力量肩天下之重、勤勞王
事、忠誠結
聖主之知。甘淡泊其若飴、遺紛華而不顧。初爲侍
從、繼參臬藩並以晶心、彰其茂績。琴鶴載道、趨
清獻僅足齊嶶。圖書盈囊、曹武惠差堪媲美。由
閣部出撫吳甸、江左沐其清光。膺
內召入長宮僚、廊廟欽其道範。合質文而並茂、通
徵顯以交修。盛德豐功、在當日輝煌耳目。流風
餘韻、於今朝銘勒心思。似此名賢、無俟蓋棺而
始爲定論。挹其大節、雖歷年久而愈覺難忘。非

止一時之觀瞻，實爲百世之表率。功垂後學，固宜躋之芹宫。德邁前修，尤宜特崇堂構。惟兹士庶，業已鳩工庀材，擬其音容，共願秋嘗春禴。懇乞公採輿論，轉申上憲，列獻饗於膠庠，以彰國家德化之光。墜妥侑於耑祠，以慰閭里尸祝之願。大典不嫌並舉，公道期於允諧。如此祠宇肇新，群切景行之在望。春秋祭享，佇卜名賢之嗣長矣。鄉紳結狀劉坤、楊春星、褚有聲等，鄰里袁栢年依奉結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一代綱維，兩間正

氣、立　朝以公忠自矢、居家惟孝友爲先。核其
生平、暗室從無隱過。跡其梗概、儒林斯有完人。
貴而不驕、望之儼而即之溫。廉而能讓、衣可解
而食可推。稽古衡今、若長江大河之無際。砥躬
厲節、如東山喬嶽之不摇。進德日新、樂善不倦、
端學術直溯濂洛而上、建勳業可列韓范之間。
立德立言立功、於斯備矣。曰清曰和曰任、庶哉
兼之。鐫厥懿踪、堪永金石之貺。表茲昭質、可爭
日月之光。朝野咸知、士民共戴、宜躋鄉賢、並崇
特祠。睢州學正朱生、訓導許振岳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性成忠孝、操凜冰霜、厚德居鄉、正身率物。義闡程朱、允矣千秋理學。功侔韓范、卓哉一代名臣。勞在社稷、身係斯文、俎豆宜列於宮墻、祠廟兼崇乎閭黨、庶可慰滿輿望、亦以風示將來。睢州知州胡范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質賦清純、行修敦厚、存誠主敬、早端下手工夫。對天質人、務透本來面目。讀書有分曉、澄澈源頭。立朝在感孚、深明關係。政多美績、驅邪更徵守正之功。教亦多方、窮理尤得致知之本。將與先賢接武、編歷代

之理學以成書。欲爲後進前型、本一身之躬行以講道。志抱先憂後樂、達其道旣奏功績於熙朝。心存繼往開來、崇其祀應昭春秋之俎豆。況昌明正學、　聖世久隆重道之儀、而景仰名儒、奕世共沐崇文之化。歸德府知府盧化能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理學名臣、經綸偉器、稟扶輿之清淑、早探石渠天祿之藏。鍾川嶽之精靈、即備鰲禁鑾坡之選。顧史院方資麟筆、未幾秦關分臬、威並風霜。乃西偏正藉鴻猷、旋

布江右祭藩、膏流兩露。情深舞綵、書十上而願侍禧庭。志切澄清、詔頻宣而重登藜閣。兩浙啓珊瑚之網、南金東箭、盡被蒐羅。三吳戴獬豸之冠、肅日祥風、咸歸神化。毀淫祠則有疏、千秋再覩梁公。崇實學則爲書、百代重瞻明道。訏謨入告、侍講幄而從容。府事咸修、拜冬官其倚重。迹其崇堦濟歷、惟餘琴鶴一裝。即至寵眷屢膺、剩有圖書滿篋。如此清風亮節、自應到處有聲。所以讜論嘉猷、雖在於今爲烈。然棠陰碑淚、他邦之尸祝如新。而春祀秋嘗、故國之儀型倍切。特

崇椽桷，爰慰羹墻如見之思。配享前宮，式昭俎豆生馨之典。提督河南學政按察司副使陳朝君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性成忠孝，學茂天人。以良吏而作良臣，績備著於關西嶺北。既衣斑而復衣繡，思每深於夏枕冬溫。惟明發有懷，故陳情屢告。迨起東山於北闕，千秋金鑑昭垂。且遷中憲於南江，一路豐碑樹立。清風馳
殿陛，
溫綸之褒許恒優。偉論翊東宮，典訓之敷陳倍切。

歷官中外、蕭然明日歸來。嗜學生平、賸有等身著述。教澤既周於里閈、謳思更切於羹墻。配享攸宜、特祠允協。並具該府查明事實、冊結前來、相引照移。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李成林

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學闡天人、性敦忠孝、居鄉樹士民之望、立朝多啓沃之資。尋後母敬比所生、何慚閔子。贊　東宮誠同進講、不啻伊川。建黌宮而廟貌重新、毀淫祠而蒸黎勿惑。分藩之任、警絕烽烟、建節兩江、澤敷蔀屋。桂薑

至老而彌辣、濟漯入濁而尤清。表飭官方、則韓范才兼乎將相。儀型士習、則顏曾統接乎危微。琴鶴相隨、往日之影衾不愧。負輪肇起、後人之俎豆何疑。輿論久孚、宮墻宜列。茲據道府查明、造具冊結、牒請前來、相應據轉。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潮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徹經史之奧蘊、析學問之精微。體用純全、樹屏藩於秦關贛水。德言並茂、留坊表於玉署金閶。掄材兩浙、而樸棫興歌。秉鉞三吳、而紀綱頓肅。寰宇夙瞻其風采、

膠庠宜列於明禋。既經會勘無異，如詳崇祀。俟卜吉有期，仰先報奪繳。於康熙四十年九月初十日奉主入州儒學鄉賢祠，於十二日奉主入湯夫子專祠。

湯公祠碑記

古者純臣譽運而興，入則備啟沃之資，出則膺保釐之任。蓋由德粹學醇，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是以風聲所届，涵濡鼓動，初不自知，而孚于人者至速，垂於世者至久。詩書所稱君陳畢公之命，一則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一則曰道洽政

洽澤潤生民、烝民江漢並頌山甫穆公所以式古訓、矢文德之盛、有非漢唐以還、循循效能宣力之臣得以窺見本原者。若宋之濂溪、明道兩夫子、負王佐才、而無由展其宏猷懋理、豈非天人交待之會間世一覯者歟。維 大中丞睢州湯公始以文學侍從之選、驟歷屏藩、既而退身講學者有年、遲久乃徵史局、叅講幄、

上知其清望特著也、一旦畀以巡撫江南之

命。當是時、吏道混淆、官常頹敝、江南爲甚。公受事、躬行廉潔、倡率其屬、蕭然蕙署、茹蘗服素、日進

藩臬郡邑諸吏、告以絶饋遺、飭行檢、初或革面、終亦革心、境內喁喁、賦平訟簡。公以吳中風俗奢侈、教化蕩夸、於是繩姦民、除蠹胥、戢暴卒、禁婦女之遊冶、息優伶之猖狂、山塘簫鼓不聞、市井穢蕩頓歇。申飭所司、敦行鄉約、廣置義塾、又召耆儒課髦士、月旦躬詣學宮、親講孝經小學。一時環堵而觀者、黃童白叟皆欣欣動色、而告曰、此三代禮樂氣象、不圖復見於今日也。卒毁上方淫祠、投畀水火、聞者氣懾、而公聲色不動、令出必行、衆益大服。信非慎獨工夫極至、何以

臻此。淮揚瀕河，横流潰溢；蘇松歲祲，賦役繁困。公則焦心勞思，請緩征，請蠲貸，請發賑，連章入奏，情詞激楚，聲淚迸吞，絕不顧惜一身利害焉。故民間見公一令則交口傳播，讀公一疏則聚首咨嗟也。公來自康熙甲子秋九月，恭遇

上始南巡，奉有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之

諭。撫治未幾，政教大洽，吳中舊習烝烝丕變。丙寅

春三月，遂以輔導

東宮晉秩內擢，士民哀號，塡閭塞路，公爲撫勸諄篤，迺得出境以行。始，公禁民間稱頌功德，無得

例興生祠。及公既去、士民追思不能自已議者以蘇州府學、公莅止宣化地也就是庀材鳩工、以尸以祝、踴躍趨事、不日落成。而公驟薨於位、遠近會哭凡數千人。會有傳言嘗輔媒孽致公貌應者、指斥詬厲、同聲澒憤。仰頫

上恩優郵、特日康以自守、禮遇由是弥終。而是祠爲萃渙合離之所、豺夫貢諛獻諂漫興土木者、不可同日而語。僉曰非公無以爲學宮祀典之光、非學宮無以爲公明德之寄、誠信然也。自公之薨以迄于今、凡我鄉人歲時走謁祠下者、焚

香雪漾、必日吾儕薄祜、弗得久蔭公之政教、而沐浴膏澤於無窮。嗚呼、公以潛修實踐之素、及諸出治臨民、居高作倡、坦然無欲、而非飾節以炫名。毅然有爲、而非市恩以邀譽。此眞儒體用、迴絶夫權謀功利之爲、則其至誠動物、有不可强而致者矣。今年郡侯賈君素菴下車伊始、治行循良、捐俸以葺公祠、而向者尙未徵詞勒石。定求　曾侍公几席、竊附于汎埽趨蹌之列、故不得以蕪陋辭、謹揭公撫吳政績之大者書之、用以昭示久遠、謂與古之純臣德盛化神之所感

合軌同符、固非阿私所好也。後之繼公而起者、有能考其遺書、述其舊績、安見遺愛不可復作也與。系以書③曰、

翼翼孔廟、我公侑之。自春徂秋、實俎豆之。丕顯儒衞、濟我烝民。朞月而可、我道一伸。自公云徂、雲迷霧霱。甘棠致思、芃黍餘頌。疇其嗣者、儀型在茲。清風亮節、庶幾企而。噫嘻我公、神其歸來。生則既榮、殁則孔哀。民有遺直、是可驗。曷其無仕、淪胥俗染。敬作此詩、用告廟工。昭哉奕世瞻仰維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講　日講官起居注受業

彭定求頓首拜撰。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上幸會稽回鑾至吳，進城，士民章望等向城叩謝

聖恩，手捧本章上獻。

上回顧隨奏云：爲前撫臣湯某請謚祭事。

上顧侍衛，侍衛收本馳去。二十二日

聖駕回京，士民執香跪送過楓橋，俯伏申奏，爲

名臣前撫院湯某叩

恩勅賜謚祭十四字，侍衛揮手云，回去罷。見《紀略》

睢州湯大中丞建坊胥門作歌紀美

長洲顧嗣立俠君

睢州中丞一代儒、福星照耀來三吳。謳歌如新二十載、功德勒石臨通衢。念公挺生在德里、中原文物稱名區。夏峰負笈得奧窔、淵源直欲追程朱。玉堂篇翰乃餘事、乾清奏對相吁呼。特命儒臣擁節鉞、閶闔城内來分符。敦本務實正風俗、諄諄訓誡垂良謨。浮誇粉飾所不尚、游民奸暴爭逃逋。水花無瀠六月靜、治平秋雨烟模糊。頓令繁華遊俠窟、熙熙皞皞歌唐虞。又聞吳

俗喜事鬼、五通作祟憑妖巫。內山酒海變勝地、金錢費擲驚癡愚。公曰此事甚荒誕、穢迹豈可留斯須。木者付火土投水、邪氣一掃山形癯。更憐蘇松財賦重、敷陳入奏蠲浮租。聖心如傷動惻怛、　青宮被命朝門趨。攀轅頓足集老幼、號咷慟哭聲呱呱。白公隄畔多祠宇、雕楹畫棟胡爲乎。列諸學宮輝俎豆、文學政事開生徒。榱題日久漸浸漶、恩澤猶自淪肌膚。近逢賢宰此踵武、門牆勵志思規撫。伐山採石樹坊表、經營不日爭投輸。清風粼粼動碧浪、胥江一

掬天然圖。我公精誠在天地，感格初不遺一夫。我公功德被四海，惠愛幸得專我蘇。我公文章傳萬世，同時亦許窮精粗。凌轢坤乾攟山岳，磨刮日月懸衢壺。小子生晚沐雅化，敢以蠡見量江湖。聊採公論詠芳躅，告萬萬古言非誣。

湯潛菴先生傳

博野尹會一　元符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八九歲時，聽里中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即習儀節，徵實行，慕祥異之。年十六就傅郭外，值流寇陷州城，母

趙氏罵賊死、先生痛徹心骨、益自刻苦。後避亂三衢山中、每中夜讀書、忽有所觸、輒痛哭悲號、聲振林谷、哭已復讀、山中人咸哀之。亂定、歸里門。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館選庶吉士、扃戶無所造謁。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先生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前明抗節死事諸臣似未可槩以叛書、

詔嘉諭之。乙未簡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先生得陝

西按察司副使、備兵瀘關。於是王師方下滇蜀、瀘關當孔道、征調旁午、兵卒竄走山谷。先生與帥約、資糧扉屨供如部符、外不得稍溢、帥肅隊帖然過境。李廷玉者、贛州巨寇也、贛爲四省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先生自瀘關擢江西參政、分守嶺北、設計擒獲、而地方以寧。後以父老乞歸里、昕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河至夏峯、受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居家二十年、踐履篤實、涵養純粹、藹然推一代巨儒。當湖陸稼書以先生不欲詆斥陽明、致書

辨論學術甚力。後得先生書語人曰、余書是孟子好辨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終亦不復有所牴牾云。戊午

詔舉博學鴻詞魏總憲金副憲交章共薦、

御試甲等、授翰林院侍講。尋轉侍讀、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官。旣又直

經筵、每入講、必沉思積誠以感動、嘗於書義之外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爲先生震恐、先生自若也。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蒞任後正已率屬、問民疾苦、

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兒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數月，覈其不奉令者，由是吏治肅清。月吉講聖諭，又定期集生徒講孝經、小學，習俗爲之一變。

丙寅春

特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詹事，以輔導青宫。先生聞召即行，吴民送者十餘萬人。其轉移風俗成效，畧具毁淫祠一疏中。疏曰：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吴，陛辭之日，蒙我

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
承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宫講孝經小學，使人知
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
以吳中之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闤闠詩書，以著
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
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傚，無所底
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艶服，連袂僧院，
或群聚寺觀，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歛錢聚

會、迎神賽社、一擔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緑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鬭、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艶曲絶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歛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節則賦歛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

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惧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

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為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稽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

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

上嘉納之。蘇松兩府賦役繁重、自有明已然、實爲三百年以來之痼疾。先生籲請寬減、另定科則、格於部議、未及進行。至於改徵積欠爲分年、豁免蘆課、版荒、捐前明神廟所加九釐餉、減淮揚徐諸州縣水灾正供、寬逃丁、甦驛困諸事、不憚再三入告。當先生之內

召也、

上眷注愈隆、先生思所以報主者愈切、凡會議大

事、上必問湯斌云何。先生正論諤諤、不顧利害、天下方仰望風采而忌之者亦衆、旋調工部尚書、丁卯卒。嗚呼、以
仁廟之聖、先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時、雖傾軋者百端而終不能摇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有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乾隆元年
賜謚文正、遣官致祭、復
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尹會一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

不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之言也！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諸書，皆不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經國訏謨，以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校記

①轉導：當作「輔導」。

②因公之性：當作「因公之姓」。下文有「清湯公」可證。

③書：據文意，當作「詩」或「銘」字。

湯潛菴先生逸事

雎州湯公内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呈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人先覺耳目衆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尚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減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學於豐年、富乃可蔵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預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緩折銀、通三
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頂免、不
問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大訓炳然、
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
公之訏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
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皐七州縣蕩析
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等。

以廷臣議使受斬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内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

者曰、公言吾當ㄗ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
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
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
行後即彙士民呈牒、並謀議具文書印册存漕
臣所、漕臣亦知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
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
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黄門奉使過蘇、

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黄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侍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

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庚死。由是奇衺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即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

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類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殁其先人所傳述也。

桐城後學方苞撰

康熙丁卯年十月十一日先君子薨於京師
已五十年矣。館選之初、
御試稱
旨、授弘文院庶吉士、轉國史院檢討、
世祖章皇帝召對南苑、
天語褒獎。丙申簡翰林科道出任監司、
特授整勅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
副使。戊戌、撫軍陳公極新薦於
朝。己亥陞江西布政使司、分守嶺北道參政、以病
回籍林居二十餘年。魏公象樞等以博學鴻

儒薦、
聖祖仁皇帝
御試甲等、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辛酉典
試浙江、充
日講起居注、陞左右庶子掌坊事、入侍
講筵、
天眷日隆。纂修
兩朝聖訓、明史總裁、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命出撫三吳、
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皇上南巡、先君子扈蹕、
賜御書、蟒袭、羊酒、珍羞。到任後、利無不興、弊無不
除、禁治遊、毁淫祠、政尚簡靜、令出惟行、權貴
不敢請托。丙寅奉
旨、湯斌任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
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宜拔擢大用、風
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
特命行坐講禮、充

經筵講官。每會議、
上必問湯某云何。忌者恐大用，誹謗百端。
上察知先君子孤介不容於時、因勞瘁得疾，遣
御醫診視，改工部尚書。丁卯十月遂薨。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
賜奠、
命馳驛回籍，照尚書須
賜祭葬。
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於京師，春秋展祀，
御製匾額、

御製祭文於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太常寺遵
旨奉先臣斌主入祠於本籍、遣官
諭祭、
命翰林與賢臣作傳。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欽
奉
皇上賜謚文正、
御製碑文、遣官
諭祭、官給碑價。乾隆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上諭湯斌學術純正、言行相符、至今稱之。大哉
王言、勸善之良規、超越千古矣。竊念先君子居敬

窮理、文章志節、昭著於天壤間、　國有祠鄉
有祀生荷殊
恩、殁叨美　謚、雖文集、洛學編、明史稿諸書次第
刊布、其出處之梗概具在年譜、恩兄弟曾刻
於家、沆細較猶有缺略。今輯補遺漏、悉本時
賢傳誌表記、確見確聞、聿成完書。沆敬附數
言於簡末、以志天下之公義而非子姓溢美
之辭焉耳。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二月初一日、男沆百拜謹識。

二曲先生年譜

清・吴懷清 編撰
王　川 校點
舒　星
蔣宗許 一審
郭　齊 二審

民國十七年刻本

《二曲先生年譜》二卷、附録二卷，清吴懷清編撰。民國十七年山陽吴氏默存齋刻《關中三李年譜》本。

李顒（一六二七—一七〇五），字中孚，號二曲，自號慚夫，清初陝西盩厔（今陝西周至）人。家世寒微，少年喪父，無力延師，乃自學成材。批駁王學末流，推崇「學以致用」的實學精神，精研濂洛關閩之學，與孫奇逢、顧炎武、黄宗羲號稱四大家。入清，不事科舉，論道關中，與李柏、李因篤號稱「關中三李」。又嘗講學常州、無錫、江陰、靖江、宜興等地，東南士夫翕然納交焉。清廷屢以「博學鴻儒」、「海内真儒」徵，堅辭不就。康熙御題「操志高潔」以褒之。著有《四書反身録》、《二曲集》等書。

作者吴懷清，字清溪，號慎初，山西山陽人。清末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山東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參修《清史》。著《皇清謚法考》、《關中三李年譜》等。

該譜爲懷清所撰《關中三李年譜》之一，列位「三李」譜首。共四卷，卷一、卷二爲正譜，卷三、卷四爲附録。卷一始明天啓七年（一六二七）二曲之生，至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二曲四十五歲；卷二起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二曲四十六歲，至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二曲七十九歲，後附道光九年將二曲「祀鄉賢」以及宣統元年和三年兩次議從祀未果之事。其體例乃有綱有目、有述有按，眉目清楚，資料翔正，考證精密，學術性强。其附録二卷，上卷收録《國史儒林傳》、劉恭叔《墓表》、全祖望《窆石文》、《增訂關學編》、《彊恕齋文集》、《二林居集》、《九畹文集》、《文獻徵存録》、《二曲集録要》、《國朝學案》、《陝西通志》、《盩厔縣志》、《國朝先正事略》等所載傳記。下卷所載則爲各類序跋、書劄。末附《二曲集補》一篇。皆收録原始資料，原原本本，首尾俱全，足可與正譜相映證。王樹枏序謂：「觀其彙剌群書，詳稽博考，凡情事之舛迕，年月之柴虒，莫不曲證旁參，爲之一一訂正，以徵信後世。至其足跡所至，執經問難之徒，同氣應求之侣，皆與附識名貫，以誌當時有朋自遠之樂。」又曰：「是書譜二曲先生最爲詳賅，其一言一行，凡足以扶持正學，裨益人心者，罔不備載於篇。」洵非虚語。李濬源序亦謂：「先生（懷清）著有《三李年譜》一書，凡歷十四寒暑，慘淡經營，堪補史冊未備，發潛德之幽光，示來茲以正鵠」云云。其用心正，其用力勤，故能成此奇特而傳之久遠，是可貴也。

序

吾嘗痛國家當新故乘除之際、君臣之義、禮義廉恥之防掃地殆盡、而乾坤之所以不息、人道之所以常存、端賴二三遺佚抱道自重之士、死生不顧、利害不知、獨毅然以一身繫名教綱常之重。吾觀明之末季、抗節不屈之士、泰半出於山林韋布之徒、而關中三李尤飛名海內、照人耳目。向讀三先生之傳、睪然想慕其人、然亦僅知其畧意而已。山陽吳蓮溪太史與余同參淸史之役、朝夕過從、近始出其所爲二李年譜示余、且屬爲之序。觀其彙刺羣書、詳稽博考、凡情事之舛迕、年月之柴虒、莫不曲證旁參、爲之一一訂正、以徵信後世。至其足跡所至、執經問難之徒、同氣

應求之侶、皆與附識名貫、以誌當時有朋自遠之樂焉、處①富哉、何其備也。是書譜二曲先生最爲詳賅、其一言一行、凡足以扶持正學、裨益人心者、罔不備載於篇。至雪木天生、則就其詩文以求事實、逐年編緝、而兩先生之文章氣節已備具於是。然則此二譜、直謂之詩文箋註可也。昔者孔子嘗歎中行不得與、而求其次於狂狷。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蓋二者皆可進於中行之道、故聖人思所以裁之。竊以二曲之學似子夏、聖門之狷也。雪木之學似子張、聖門之狂也。天生則博學多識、與子貢爲近者也。三子者雖不同道、要其高尚之節、皭然不滓之懷、孔子所謂不降不辱、歸潔其身則一而已矣。雖然、士之所遭、有幸

有不幸焉。順康之際、上有求賢若渴之君、士之抗節不回者、亦必温詔優容、不强脅以奪其所守。下之學士大夫、有適館授餐之雅、往往聞風慨慕、爭相聘問、下榻留賓、一時之樂道尊賢者、深以國有顏子、不知爲恥。且有割田買宅、以濟其困而恤其貧者。不意至今二百餘年、餘韻流風、竟寂然消滅、不復聞於斯世。士之歌南山而賦北門者、所在皆是、甚至播棄黎老、殄絕斯文、不惜唱焚坑之議、以禍我國者。士氣之衰、人心之喪失、一變至此、益使吾人穆然還想三子之所遭爲不可遇也。戊辰孟夏、新城王樹枏。

序

關中學者，請首三李，而二曲最爲儒宗，實踐躬行，守死不貳。晚年獨嘗堊廬屏絶妻子，終其身，在家國之喪，可謂醇乎醇者矣。天生以文學名海内，而慷慨有豪俠氣。同時諸老尤與顧亭林、傅青主善。天性醇摯，陳情一疏，世以比李令伯。雖出處與二曲小異，而二曲引爲宗弟，惜受祺堂集今佚一卷，家國之際，微言遂絶，甚憾事也。雪木行事，頗少概見，要其堅苦卓絶，爲二曲一輩人。觀其展轉太白山中，餐冰飲雪，而意氣浩然，不改其素。讀槲葉集，識議精闢，如見其人，蓋不羈之才，而獨行君子也。三君者處境各殊，學亦不同，而志趣則一。皆遭易世之後，懷玉被褐，遯世而無

悶、困阨窮餓而不悔。夫士有負才挾智、蹈險蒙辱以赴事機之會、或至一切不顧以圖饜所欲而快一時之意、卒之身敗名僇者、何可勝道。其或僥倖成功於萬一、而生人之遭其楚毒者、已無噍類、而斯世亦陸沈矣。其視三君爲何如哉。今去三君二百餘年矣、書缺有間、著述之存者、至非故家好事莫能有之、後生學子每不能盡悉先賢立身本末。蓮溪先生儒林耆宿、魯殿靈光、修史之餘、慨焉興歎、懼去古愈遠、文獻無徵、高誼孤芳、將墜於地。於是搜羅放佚、探討舊聞、參校鉤稽、年經月緯、次三君行事爲三李年譜。凡以發潛德之幽光、起學人之景行、風衰世而厲末俗者、其心苦、其勤至矣。書成、屬序於余。余惟鄉先賢之行誼賴

是書以廣其傳，而蓮溪先生之功，其存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曷敢以不文辭。爰從付剞劂而樂爲之序。戊辰夏，五蓉城井岳秀。

敘言

余髫齡時、聞諸　先大父言、吾族自明由山西移居來陝、始爲蒲城人。　始祖諱義甫公與　天生先生之始祖同名焉。至詳細巔末、則以年代湮遠、而家乘又燬於兵燹、無從稽攷、時引爲憾。每欲旁徵博採、又以案牘勞瘁、不獲如願。商山　吳太史蓮溪先生、品學精純、名高山斗、濬源公務餘暇時相過從。　先生著有三李年譜一書、凡歷十四寒暑、慘淡經營、堪補史册未備。發潛德之幽光、示來茲以正鵠、守先待後之心、如或見之。書成、擬付梓民公諸海內、詎意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而　先生返道山矣。迺者其子永燡賡續遺志、醵貲發刋、以濬源係　先生忘年交、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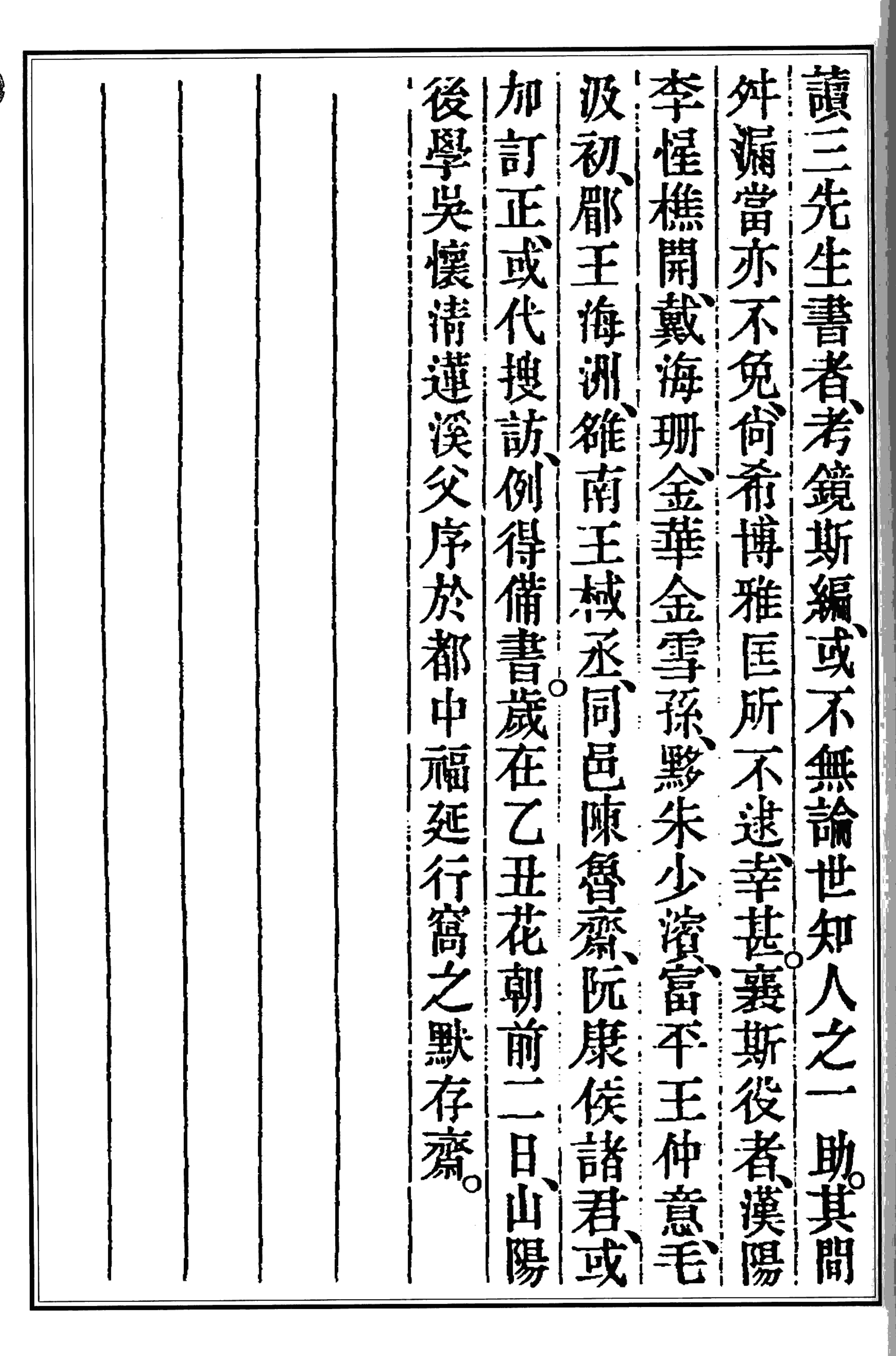
又與聞其事，走丐一言。濬源義不容辭，兼慶吾族來陝之緣起，亦於是而得借鏡焉，爰忻然而爲之叙。

旹歲次己巳桂月下澣，鄉後學蔭山李濬源叙於燕山邸次。

自序

年譜之作、肇始宋代、或出自賢子孫之纂述、或出自門弟子之甄綜、去世近而見聞眞、詮次自易。若歷世久遠、景仰遺徽、網羅放失、年經月緯、編訂成書、求無訛脫、蓋綦難矣。吾秦當有清之初、人文頗盛、隱遯爲多、王山史、孫豹人、王復齋、雷伯籲諸賢、其卓卓者。而當時雅重、尤以三李之道爲最尊。說者不一、或進河濱、或進岷瞻、而皆退雪木、此特主聲氣言之。至於泉石煙霞、志同道合、自必以天生伯中孚而仲雪木之語爲斷。二曲抗節不屈、尙矣。天生以母故、勉應鴻博徵、授職未就、遽乞養歸、終身不出、與雪木遵母命應學使試、母歿即棄巾服、同一錙塵軒冕、不渝初衷。蓋

三先生身遭易代，惓念先朝，至今讀其遺書，故國舊君之思，油然溢於楮墨。道德文章，均足信今傳後。國史列之儒林，有以也。二曲年譜門人惠玉虹大令會輯歷年紀略，後百數十年，半雪樵廉訪病其未完，續以潛確錄，然始末終嫌弗備。雪木天生年譜闕如，考獻徵文，不無遺憾。懷楮生晚，去三先生世二百數十年，妄不自揣，傭筆餘暇，繙閱遺箸，推求行蹟，旁逮史志傳記，一言涉及，莫不甄采，以廣舊聞。即平日所與往還，亦仿張石州譜顧閻兩徵君例，附識名貫歷略，藉資考證。昔人紀載偶有失實，必爲辨訂，俾足傳信，非敢立異也。其有分年編次，考證無從，則逆之以意，或竟闕焉。歲歷五周，稿凡四易，友人慫恿，遂付手民。世有



讀三先生書者、考鏡斯編、或不無論世知人之一助。其間舛漏當亦不免、尙希博雅匡所不逮、幸甚。襄斯役者、漢陽李悝樵開、戴海珊、金華金雪孫、黟朱少濱、富平王仲意、毛汲初、鄠王海洲、雒南王棫丞、同邑陳魯齋、阮康侯諸君、或加訂正、或代搜訪、例得備書。歲在乙丑花朝前二日、山陽後學吳懷淸蓮溪父序於都中福延行窩之默存齋。

關中三李年譜徵引書目

太宗實録　國史部院大臣年表

聖祖實録　國史臣工列傳

聖祖本紀　國史儒林傳

大清一統志　國史文苑傳

大清會典　國史貳臣傳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録　國朝館選録

國朝御史題名録　陝西歷科進士録

明史　畿輔通志

順治丙戌進士履歷便覽　安徽通志

江南通志　山東通志

陝西通志　山西通志
福建通志　甘肅通志
湖北通志　江西通志
四川通志　順天府志
永平府志　正定府志
揚州府志　江甯府志
徐州府志　淮安府志
池州府志　甯國府志
濟南府志　潁州府志
大同府志　汾州府志
河南府志　開封府志

西安府志　南陽府志
鳳翔府志　同州府志
興安府志　漢中府志
延安府志　延綏鎮志
泉州府志　榆林府志
襄陽府志　南昌府志
黄州府志　鄖陽府志
長沙府志　荆州府志
肇慶府志　衡州府志
蔚州志　遵化州志
清苑縣志　東光縣志

雄縣志　廣昌縣志
安肅縣志　蠡縣志
獲鹿縣志　藁城縣志
上元縣志　豐潤縣志
崑山縣志　長洲縣志
無錫縣志　金壇縣志
江都縣志　武進縣志
常昭合志　靖江縣志
吳江縣志　溧陽縣志
華亭縣志　婁縣志
寶應縣志　青浦縣志

桐城縣志　宜興縣志
博平縣志　沛縣志
平度州志　合肥縣志
代州志　德州志
平定州志　益都縣志
應州志　福山縣志
絳州志　保德州志
解州志　岢嵐州志
安邑縣志　聞喜縣志
洪洞縣志　翼城縣志
五臺縣志　文水縣志

祁縣志
稷山縣志
河曲縣志
永和縣志
高平縣志
睢州志
安陽縣志
孟津縣志
襄城縣志
鄢陵縣志
內黃縣志
上蔡縣志
盧氏縣志
宜陽縣志
靈寶縣志
永城縣志
柘城縣志
潼關廳志
耀州志
咸甯縣志
長安縣志
涇陽縣志

三原縣志　高陵縣志
渭南縣志　咸陽縣志
臨潼縣志　鄠縣志
盩厔縣志　富平縣志
大荔縣志　朝邑縣志
蒲城縣志　韓城縣志
澄城縣志　郃陽縣志
白水縣志　鳳翔縣志
岐山縣志　扶風縣志
郿縣志　寶雞縣志
永壽縣志　湻化縣志

三水縣志　城固縣志
洋縣志　沔縣志
安康縣志　宜君縣志
宜川縣志　同官縣志
吳堡縣志　神木縣志
府谷縣志　靜寧州志
皋蘭縣志　興化縣志
錢塘縣志　秀水縣志
臨安縣志　山陰縣志
遂安縣志　永嘉縣志
石門縣志　長興縣志

江夏縣志　孝感縣志
黄岡縣志　黄陂縣志
襄陽縣志　監利縣志
鄖縣志　道州志
澧州志　靖州志
達州志　射洪縣志
南海縣志　石屏州志
地理通釋王應麟　二曲集李顒
塈室錄感李顒　二曲歷年紀略惠龗嗣
二曲集錄要倪垣　二曲粹言吳鳳藻
槲葉集李柏　受祺堂文集李因篤

受祺堂詩集　李因篤
李文孝先生行狀　朱樹滋
砥齋集　王弘撰
山志　王弘撰
北行日札　王弘撰
溉堂集　孫枝蔚
莘野集　康乃心
中巖集　宋振麟
豐川文集　王心敬
豐川續集　王心敬
式古堂集　張雲翼
弱水集　屈復
九畹文集　劉紹攽
二南遺音　劉紹攽
關中兩朝文鈔　李元春
關中三先生要語錄　李元春
增訂關學編　李元春
華嶽志　李榕
昌平山水記　顧炎武
亭林文集　顧炎武
亭林詩集　顧炎武
静志居詩話　朱彝尊

曝書亭集 朱彝尊

明詩綜 朱彝尊

靜惕堂詩集 曹溶

霜紅龕集 傅山

居易錄 王士禛

感舊集 王士禛

學餘文集 施潤章

潛邱劄記 閻若璩

愧菴集 楊甲仁

翁山文外 屈大均

王船山集 王夫之

經義考 朱彝尊

有學集 錢謙益

寒松堂集 魏象樞

池北偶談 王士禛

香祖筆記 王士禛

遊樊川諸勝記 王士禛

古文尚書疏證 閻若璩

秋錦山房集 李良年

道援堂集 屈大均

松喬老人集 王頊齡

潛庵集 湯斌

樂圃集　顏光敏　　陳檢討集　陳維崧
西堂全集　尤侗　　遂初堂集　潘耒
蓮洋集　吳雯　　白耷山人詩集　閻爾梅
禮山園文集　李來章　　松窗筆乘　方象瑛
榕村語錄　李光地　　扈從西巡日錄　高士奇
觚賸　鈕琇　　閻潛邱行述　閻詠
堯峰類稿　汪琬　　鮚埼亭集　全祖望
道古堂集　杭世駿　　國朝詩別裁　沈德潛
隱拙齋文集　沈廷芳　　宋學淵源記　江藩
彊恕齋文集　張庚　　招魂紀事　李來章
精華錄訓纂　惠棟　　二林居集　彭紹升

陝甘資政錄畢沅　　茶餘客話阮葵生
測海集彭紹升　　今世說王晫
說鈴吳震方　　廣陽雜志劉獻廷
文節公白耷山人家傳閻圻　　初月樓存稿吳德旋
名山藏齊周華　　孫忠靖集孫爾桂
在園雜誌劉廷璣　　清潔述聞法式善
松花菴集吳鎮　　閻百詩年譜張穆
顧亭林年譜張穆　　鶴徵錄李富孫
宸垣識略吳長元　　衎石詑葊稿錢儀吉
郎潛紀聞陳康祺　　圖繪寶鑑續纂馮仙湜
山南詩選嚴如熤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吳修

畫史彙傳　彭蘊璨　　國朝學案　唐鑑
續疑年錄　吳修　　白耷山人年譜　魯一同
文獻徵存錄　錢林　　中州文徵　蘇源生
小腆紀傳　徐松　　明季國初進士履歷跋後　邵懿辰
天壤閣叢書　王祖源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
耆獻類徵　李桓　　清麓文集　賀瑞麟
原故文錄　賀瑞麟　　貴池二妙集　劉世珩
兩浙輶軒續錄　潘衍桐　　愼齋文集　趙舒翹
國朝東華錄　王先謙　　政府官報
顧祠小志　吳昌綬

右計三百有三種

校記

①處：據文意，當作「虖」。

關中三李年譜卷一

二曲先生年譜

山陽吳懷清

明天啓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未時、先生生。劉宗洙二曲先生傳、先生蓋丁卯年癸卯月癸巳日巳未時嶽降也。懷清按、丁卯爲明天啓七年、癸卯爲二月。考明熹宗紀是年二月未紀朔。東華錄、天聰元年即天啓七年二月己亥朔、有癸卯、癸丑、癸亥、而無癸巳。推正月有癸巳、在下旬。又考豐川集涇州新創二曲先生祠記云、丈子鳴廷嘗以某年春從遊先生之門、自此每於正月念五先生壽前、必策一蹇、衝冒風雪而至。始悉先生之生、生在正月二十五日癸巳。由此後推、若大建則距二月已亥朔六日、適合劉傳言癸卯而不言壬寅者、蓋正月交二月節、星家排八字、即作二月推算也。

先生名顒、以避仁廟諱、他書多追改作容。字中孚、嘗自號慚夫。劉宗泗二曲先生墓表、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骨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人矣。因自號曰

蔪夫。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世居盩厔、先世無達者、故名字無考。父可從、字信吾、私謚忠武。母邑彭氏。以上懷清據各書增輯。

崇禎七年乙亥、九歲。

先生家世甚微、貧不能早學。九歲始入小學、從師發蒙、讀三字經、私問學長云、性既本善、如何又說相近。學長無以答。在小學僅二旬、嬰疾輟讀。後隨母舅讀學、庸舊疾時發、作輟不常。二曲歷年紀畧、後均省稱紀畧。

懷清按、是年以後、多依二曲歷年紀畧、特爲注出。其有依他書增輯者、亦分別注出。

崇禎十四年辛巳、十五歲。

是年、李自成擾河南。及冬、連陷葉縣、南陽、淯川、許州、長葛、鄢陵、攻開封。總督陝西都御史汪公喬年奉命出關討賊。先生父信吾公以材官隨監紀西安同知前盩厔令孫公兆祿出征。十二月二十四日離家、至省垣數日、慮先生爲讐人所陷、寄書先生伯父及舅氏、以致丁甯。

據明史及二曲集跋父手澤增輯。明史列傳、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累遷青州、平陽知府、陝西提學按察使。十四年、擢巡撫。時李自成破河南、擢喬年總督三邊軍務。數趣出關。十五年正月、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自成攻左良玉郾城、喬年兼程進次郟縣、襄城。賊人迎喬年。二月二日入襄城、賊果解郾城而攻襄城。賊至、三帥奔、軍大潰。二十七日城陷、自到不殊、賊割其舌、磔殺之。時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皆死之。兆祿、盩厔人。可從、盩厔人。跋、父手澤、吾父崇禎十四年臘月二十四日離家、隨邑侯孫公征賊河南、至省數日、慮讐爲仇人所陷、託人寄書吾伯吾舅以致丁甯。

崇禎十五年壬午十六歲。

正月、信吾公至潼關、復寄書先生伯父及舅氏、以先生爲託。既而訛傳先生被官收倉、急函召先生從兄居暨舅僕彭守已赴關、欲面有所囑。比二人至、信吾公已於十八日出關。二月十一抵襄城、被賊圍攻、十七日城陷、汪公被執遇害、信吾公偕監紀孫公俱死之。二曲集跋父手澤跋云、次年正月至潼關、又寄書以顒爲託。既而側聞訛傳、言顒被官收倉。即寄書伯舅、呼吾堂兄居暨舅僕彭守已赴關、欲面有所囑。及二人到關、而吾父正月十八日已出關矣。二月十一日薄暮抵襄、被圍、逆闖晝夜攻城、知必不免、與同儕泣語、深以顒幼弱無倚爲痛。十七日城陷、竟及於難。按跋紀汪師抵襄及城破之日與明史異、可訂史家之訛。又跋不及先生父離家抉齒事、蓋因有葬落齒事、文人遂附會爲臨行抉之者。茲亦不闌入譜中。襄城志、忠烈李可從、字信吾、沈毅有大略。汪督援剿、壯志請纓、汪奇之、署爲材官、命副孫郡丞、掌賞

功。賊圍城將陷、其猶子爲畫遁計、乃曰、出吾門、挾茲誓不與賊共戴。敗即遁、毋甯貽汪公羞乎。血戰巷口、體無完膚、猶撼聲號衆曰、殺賊、殺賊。烈哉。襄人私諡忠武。按、忠武生明萬歷十八年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子時、沒年四十有四。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七歲。

太翁既征賊陣亡、母子煢煢在疚、形影相弔。是時無一椽寸土之産、所儎邑內小屋、房租不繼、被逐東移西徙、流離失所。癸未之秋、始得茅屋於邑西新莊堡、遂定居焉。是冬駐防兵變、殺掠甚慘。先生偶出堡拾薪、被獲、刃將及頸、同伍異其氣概、亟格刃、獲免。居恆餬口罕資、三黨無一可倚、朝不謀夕、度日如年。鄉人憫其危甚、勸之給事縣廷、充門役、謂可以活母命、免溝壑。謝而拒之。紀略。

按堅室錄感跋云、某母子日日大飢、里人憐其危甚、勸其給事縣庭充門役。迨長、又導之習陰陽卜畫業他技、某皆謝而弗爲。蓋恥於失身也。束手受困、吾母居恆菜色、屢瀕於危。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陷燕京。

大淸兵入關。冬十月、爲

順治元年、十八歲。

是年、艱窘困憊、突常無煙。時父執之子與先生同等者、多入籍衙役、或作胥吏、或爲皁快、咸招先生共事、堅不之從。里中惡少以其不應役養母、目以不孝、亦不恤。家僅一桌、鬻以易食。一卜者哀而授以子平、俾藉以聊生。將從其術、途經社學、聞誦書聲有感、遂卻步返、矢志讀書。母欣然、引送舅塾、拒不納。鄰郵有教授者、知不能具

東修，亦弗收。退而自傷者久之。於是取舊所讀學庸，依稀認識，至論孟則逢人問字正句。自是毋爲人紡棉，得米則雜以糠粃野蔬，併日而食。先生拾薪採蔬之暇，手不釋卷，書理不解，則憤悱終日。親友有貽以海篇者，遂隨讀隨查，由是識字漸廣，書理漸通，熟讀精思，意義日融，然後遍及於經。鄉人聞而詫異，以爲癡至此，救死弗暇，乃近書冊乎。紀畧。

順治二年乙酉十九歲。

是春，歷經既治，乃借易以讀。入夏，偶得周鍾制義全部，見其發理透闢，言及忠孝節義，則慷慨悲壯，遂流連玩摹，每一篇成，見者驚歎。既而聞鍾失節不終，亟裂毀付

火、以爲文人之不足信、文名之不足重如此、自是絕口不道文藝。人有勉以應試者、笑而不答。始借讀春秋公穀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源淵錄、見周程張朱言行、掩卷歎曰、此吾儒正宗、學而不如此、非夫也。至是步趨遂定、嚮往日篤、楞腹忍凍、有以自堅。人見其居恆菜色、咸呼爲李菜。紀畧

金壇志、周鍾字介生、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兄銓、字簡臣、崇禎十年進士、授上虞令。少負異才、與弟鍾齊名。說鈴談往、崇禎十七年、流賊破帝都、周鍾時主王百戶家、一王擬同巷戰而死、事迅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繯、徐爲一友解焉、固守泣勸、周擲身倒牀、顧友人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人美。其痛言如此、初念有足取者。介生與梓里多齟齬、先聞鍾從賊、宗親鄰社方振臂奮拳、至鍾歸、遂聲罪擒解金陵詔獄。西蜀高倬會擢大司寇、披牘見情、恨介生平日談忠說孝、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痛責二十、以快人心。郎日題請肆市正法。明季國初進士履歷跋後、崇禎十六年癸未科、云南京逆案庶吉士周

鍾、二等應軌、闖登極詔出鍾手。乙酉春、遂正辟。有旨、新榜進士盡汚僞命、不當復玷清班、則是科之有愧於科名者多矣。又云、余嘗得流賊所授降官簿一冊、與諸野史所紀不同。金壇周鍾以勸進撰表得檢討、最幸。

是冬、賀賊大營環屯堡側、左右邨堡俱陷、屠男掠婦、焚蕩一空。先生所居之堡人不滿百、賊已蟻附而登、垂陷復墜、卒獲保全、識者以爲天幸。紀略

> 盩厔志兵事、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賀貞自西來、邑令崔逌去城、守楊居士死之、而邑中房屋盡燬。國史張勇傳、順治二年、自成餘黨賀珍、賀宏器等、分踞興安固原窺犯西安、按賀貞即賀珍。

當賊攻堡時、堡人震怖悲號、先生不異平時。適邑廣文左君之宜避難在堡、見而異之、與之語、歛衽起敬。賊退、從容盤桓連日夜、乃大驚、曰、吾生平足跡半天下、未嘗見此子、丰標旣偉、才識又卓、眞閒世之傑也。瀕別、贈之

以金不受。逢人語必云，汝邑有生知之人，不經師匠，自奮自成，汝知之乎。聞者愕然。紀略。鰲厓志：左之宜，鄜州人，由貢生順治元年任教諭，品端操潔，後以失城去。

順治三年丙戌，二十歲。

借讀小學、近思錄、程氏遺書、朱子大全集。邑宰樊公嶷，河汾復元辛子之高足也，宰邑一年矣。是夏聞先生好學，遣吏敦延，先生以庶人無入公門之理，力辭。公遂屏騶，會晤於公所。時亢旱酷熱，先生身無別衣，止一襤褸絮襖，氈襪破履，而品宇軒昂，襟懷瀟灑。公一見竦異，相與論學，不覺心折。退即送扁，表其門曰大志希賢，題詩以自慶。詩云，慢道高賢不易逢，而今此地有潛龍。英年獨步顏曾武，定識遥承孔孟宗。濁世狂瀾堪砥

杜、俗儒圭角已陶鎔。千秋聲氣還應在、濂洛關閩豈絕蹤。次日、製布單衣、先令薇形。方欲規畫資生之策、越五日、以守正不獲於上、被論謝事。瀕別、手書致意云、昨晤吾子、知吾子必爲大儒無疑也。幸陳人有緣、得一見之、悵陳人無緣、將不得常常而見之。雖然、聲氣自在、一日亦千古也。喜甚、快甚、擔當世道、主持名教、非吾子其誰耶。區區行且拭目以望矣。紀畧

盩厔志、樊嶷字嶷山、山西平陽人。由貢生、順治五年任。慈良厚重、禮賢愛民、有循吏風。卒以謗去、時論寃之、按志作五年任。與紀畧異。志載順治二年、賀貞自西來、邑令崔遁去。又載崔鹿鳴、字文臺、遼東人、由貢生、順治三年任。既三年始任、安得有二年遁去之事。足證志紀年月之不足據。自應以紀畧爲信。　絳州志、辛全、字復元、號天齊、少稱神童。方總角、講河圖洛書、輒能驚其長老。弱冠、即有志聖賢之學。每讀程朱書、焚香端坐、錄其言行、以爲法則、一時有辛夫子之稱。畢守道自嚴、聞名造訪。南提學居益、駐節州中、召試、明體達用策、列諸生、

俾饑於庠。尋奉安邑曹眞予爲師、學益進。或言中庸無聲無臭兩無字。最爲玄妙。全日不如孟子父子有親五有字更爲切實。聞者咸頫首。老儒李承賜年七十餘、願北面稱弟子。關中焉少墟楚中賀陽亨各以年所學來質。吳相國甡、倪祭酒元璐、路御史振飛等推挽恐後。崇禎間、膺貢入京師賀相國逢聖特疏聞於朝、詔以知府用。全亦欲舉素所論著如。衙門芹、經世碩畫見諸行事、未幾以丙艱歸遽嬰疾卒。門人私謚文敬、祀鄉賢。著有理學言行錄、養心錄、四書記、五經管窺、神京偶記、衙門芹、聖諭解。

順治四年丁亥、二十一歲。

母逮年多病、傭紡不常、穀食不能常得。春夏所恃、惟藜藿樹葉、秋冬則木實蕪菁。母緣是傷脾致瀉、力不能延醫、朝夕惟禱神籲天而已。雖獲平復、而肢體日弱、自是不復爲人代紡矣。紀略

是年、借讀九經郝氏解、十三經註疏、駁瑕糾謬、未嘗盡

拘成說。紀畧按先生著有十三經註疏糾謬、應在是時後以非切己之學盡焚其稿。

順治五年戊子、二十二歲。

春月、邑宰審編里書、僱先生寫冊、得貲聊給晨夕、而以其半買布、俾妻製履以鬻。又得小僕李喜、代先生薪水之勞、得以探討。是年、借讀司馬公資治通鑑、文公綱目暨紀事本末等集。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誠史中之經、第成於文公晚年、未及更定、中間不無牴牾。尹氏發明固有補世教、而持論時偏、亦多不得文公之心。如鄧艾兵至成都、後主出降、大書帝降漢亡者、言漢至是而始亡也。此正文公帝漢賊魏、申明正統、力扶人紀之初心。尹氏不得其解、乃云後主信任中官黃皓、以喪其國、是漢

之自亡也。若然、則孫皓之暴、亦足自喪其國、於其亡也、何不亦書吳亡。如此之類甚多、欲一一釐正、念著述非切已急務而止。紀畧　按先生著有廿一史糾謬、後亦焚之。

是年、與郿李雪木柏始相見於沙河東村。據栩葉集增輯　集與家徵君中孚先生書、憶昔與兄相見於沙河東村、兄年廿一、弟年十九。

順治六年己丑、二十三歲。

是年、借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杜氏通典、鄭樵通志、二十一史。謂函史下編與治平畧、文獻通考相表裏、有裨治道、函史上編、史纂左編不過分門別類、重疊可厭、然猶不失爲史學要冊。若夫卓吾藏書、反經橫議、害教不淺、其焚書可焚、而斯書尤可焚也。紀畧　山志、近從實錄中得萬歷三十年



都給事中張問達劾李贄疏云、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宏羊欺武帝爲可笑、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刺謬不經、不可不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奉呪念佛、奉僧膜拜衣、手持數珠、以爲戒律、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於禪教沙門者、往往而然。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離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贄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焚燬、毋令貽亂後日、世道幸甚。奉旨、李贄敢倡逆亂、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者、令所在官司盡搜焚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及各有司訪參奏來、並治罪。已而贄懼罪自盡、馬經綸爲營葬通州。聞今有大書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焦竑題。一曰卓吾老

子碑、在可受題表。彰邪士、陰違聖人之教、顯倍天子之法、亦可謂無恥矣。恨當時無有聞之於朝者、仆其碑並治其罪耳。又溫陵李贄頗以著述自任、予考其行事、察其持論、蓋一無忌憚之小人也。不知當時諸君子如焦弱侯輩、何以服之特甚。予疑其出言新奇辨給、動聽、又之、遂爲其所移而不覺也。及閱弱侯所爲藏書序云、彼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益信。贄所著書惟易因說書尚可采、焚書固不足觀。藏書則率本他人成稿而增刪無法、敍述失詳、間附已意、故作畸論、語不雅馴、多失體。至爲總目。論云、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但無以孔子之定本行賞罰。又以孟子論王伯爲舛謬不通。此艾千子所謂敢於非聖、陳百史所謂其學悠謬者也。予既取其書細爲評駁、而復書此以告後世之學者、愼勿墮彼雲霧中。

盩邑士俗、自四書八股之外、餘書不知寓目。言及性鑑、便以爲涉雜。聞先生嗜古博稽、目之若怪物、共相非笑、咸謂李氏子素無師友指引正路、誤用聰明、不知誦文應考、耽誤一生、可惜。於是父兄子弟相戒、不與先生相

按。一則嫌其寒窶不屑，一則恐其效尤妨正也。紀略

懷清按，科舉時代四書八股外餘書不知寓目，舉世皆然，匪獨盩邑士俗也。言之可慨。自科舉廢而學堂代興，終日疲精科學，並四書亦不寓目矣。流弊所極，安有窮哉。

是秋，里什催納丁銀，貧無以應，拘繫隴轃入室，搜所製之屨，見坑無席，瓶無粟，妻餒面腫，毋僵卧不能起，惻然周之以錢，先生不受。紀略

順治七年庚寅，二十四歲。

邑藏書之家漸知先生貧而力學，恣其翻閱。於是隨閱隨璧，數載之間，上自天文河圖、九流百技，下至稗官野

史、王奇遁甲，靡不研極。人因目爲李夫子，雖兒童走卒，咸以夫子呼之矣。紀略

順治九年壬辰，二十六歲。

某親素惡先生，是春又中鄰惡之譏，適女家被盜，事發，某遂嗾盜誣扳先生之僕，欲因而陷先生。盜以良心難昧而止。紀略

是年，閱道藏。嘗言學者格物窮理，祇爲一己之進修，肆業須純，勿讀非聖之書。若欲折衷道術，析邪正是非之歸，則不容不知所以然之實。故玄科三洞四輔三十六類，每類逐品一一寓目，覈其眞贗，駁其荒唐。紀略

冬月，製履無本，絕糧幾殆。友人貽之以豆，食之，始有起

色。紀略

順治十年癸巳、二十七歲。

是年、閱釋藏、辯經論律三藏中之謬悠。他若西洋教典、外域異書、亦皆究其幻妄、隨説糾正、以嚴吾道之防。紀略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十八歲。

時邑宰張某者、本營伍出身、粗戾不學、信任衙蠹。先生季父爲其寵吏淩辱殞命、季父之子具狀呼冤、反中吏讒、謂爲先生指使、發役嚴捕、欲斃於獄。賴通邑紳衿營解而免。紀略 按：盩厔志、順治年知縣有二張、一張超芳、江南進士、九年任。一張成功、字魁吾、山西文水籍、漢軍正紅旗人、貢生、十一年任。謂爲營伍出身、必正紅旗之張成功也。

順治十二年乙未、二十九歲。

是年，究心經濟，謂天地民物，本吾一體，痛癢不容不關。以學須開物成務，康濟時艱。史遷謂，儒者博而寡要，元人進宋史表稱議論多而成功少，斯言切中書生通弊。於是參酌經世之宜，時務急著，中竅中會，動協機宜。紀略

懷清按，駱挺生匡時要務序云，先生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著。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憫人，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既而雅意林泉，無復世念，原稿悉焚去。應此數年事，年次不定，姑識於此。

順治十三年丙申，三十歲。

先生目擊流寇刦掠之慘，是年究心兵法。嘗謂自太公、武侯而後，儒者之中，惟王文成通變不迂，文武兼資，肅

皇稱爲有用道學、誠哉、其爲有用道學也。故道學而無用、乃木石而衣冠耳、烏睹所謂道、所謂學耶。紀略

按盩厔志兵事、順治九年至十七年、賊首王才、周禹、劉四、王友權、必强、王根害、祁克賛、楊剛、白守愛、李抄鶴、李廣、等、先後盤踞南山一帶、劫掠村堡、焚燒廬舍。防將張世美、程福亮剿撫兼施、根株俱盡、民始獲安、流寇劫掠之慘、應即指此

是年夏、河南嵩縣王所錫、劉鑛、嚮慕先生之論學有補世道人心、介張密走謁先生於里塾。退而錄其答語、名曰盩厔問答。據二曲集補輯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十一歲。

夏秋之交、患病、靜攝、深有感於默坐澄心之說。於是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觀心。久之、覺靈機天趣流盎滿前、徹首徹尾、本自光明。太息曰、學所以明性而已、性明則見

道、道見則心化、心化則物理俱融。躍魚飛鳶、莫非天機、易簡廣大、本無欠缺、守約施博、無俟外索。若專靠聞見爲活計、憑耳日①作把柄、猶種樹而不培根、枝枝葉葉外頭尋、惑也久矣。自是屏去一切、時時返觀默識、涵養本源。閒閱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涇論學要語、聊以印心。其自題有云、余初茫不知學、泛濫於羣籍、汲汲以撰述辯訂爲事、以爲學在是矣。三十以後始悟其非、深悔從前之誤。自此鞭辟著裏、與同人以返觀默識相切砥。雖居恆不廢羣籍、而內外本末之辨、則析之甚明、不敢以有用之精神爲無用之汲汲矣。紀略

順治十五年戊戌、三十二歲。

是年，佃種里人之田，欲藉以聊生。值旱枯無成。自壬年失怙以來，母子未嘗一日溫飽，坎壈阨憊，備極人間未有之苦，危殆垂死者數矣，而卒獲不死者，幸耳。堅忍之操，不殊鐵石。平涼進士梁聯馨著論，謂濂洛關閩之傳，自陽明近溪之後，剝蝕殆盡。先生生於百五十年之後，而起續之，篤信謹守，奇貧阨之不爲變，羣毀攻之不爲恤，卒使絕學既湮而復振，大道已晦而復明。非先生之賢，而何以至是？非太君愛子若珠之賢，俯全所守，而何以至是？以視世俗之人，奉溫飽於一朝，誇聲稱於晷刻，其爲輕重，當必有辨之者。朝邑李叔則有全文論之，尤詳。紀略　陝甘進士，鎮梁聯馨，字嶠樵，平涼人，庚子解元，康熙甲辰進士，歷官工部都水司員外郎。　朝邑

志、李楷字叔則、晚號岸翁、學者稱河濱先生。弱冠舉天啟甲子鄉試、搆卷五齋、以五經分授從學者。屢上春官不第、築通帝樓高十丈、許命書估日送圖籍、手自評隲。已而避寇白門、與馬元御、王雪樵、韓聖秋等稱關中四子。入國朝、知寶應縣、以傲睨中讒謝去、流寓廣陵幾二十載。搆堂名霧與李太虛著二李釭書、文名用傾海內。久之歸里、延修陜西通志。六十八而卒。所著文集若干種、合爲河濱全書一百卷。

順治十六年己亥、三十三歲。

是春、臨安駱公鍾麟宰邑、下車之始、他務未遑、一聞先生名、即竭誠造謁、再往乃見、長跽請誨、嚴奉師事。自是政暇必趨其廬、從容盤桓、竟日乃去。去亦無所報謝。人或以爲倨、公曰、李先生二十年來不履城市、豈可因鍾麟一人頓違生平。但得不閉門踰垣、爲幸大矣。見所居斗室唯茅覆數椽、頹垣敗壁、不堪其憂。爲之捐俸搆屋、

俾蔽風雨、時繼粟肉、以資侍養、仍具文徧報各衙門。其略云：爲眞儒間出、聖學代興、懋賞破格、宏獎以彰道統、以光盛治事。竊惟道術係治運之晦明、理學關人心之絕續。粵自精一之傳、肇啓虞廷、執中之傳、遞及三代、至東魯一儒、以布衣續帝王之統、以筆舌司政教之權、於是或以親炙揚休、或以私淑洞采、莫不闡發扶輿、崇正闢邪。此古今理學之大源流也。漢唐以降、董韓絕唱、寥寥寡和。逮夫趙宋應運、而濂洛關閩眞儒輩出、得不傳之祕於遺經、會百家之言而歸一。其有功於世道、有補於人心實鉅。明興、理學之家累累不一。薛湛諸公、標舉於士②、吳陳諸子、巖藏於下。至於德功並立之人、揚知行合一之旨、則獨推陽明先生。顧往往困於讒間、阨於異己、非諸正人力爲維持、其不爲元祐黨錮之禍者幾希。蓋道學之難明、而道學之人難顯、易晦若斯之甚也。我

皇淸定鼎以來、求賢訪道、屢奉明綸、然考所薦引、大約皆明季廢紳、其間固多雲興霞舉、韜藏盛世之英、而所云北山少室、猿愁鶴怨之侶、亦復不少。則是旁求之意誠勤、而明揚之典未廓。是以招隱雖殷、而眞儒未出也。夫所謂眞儒者、必其巖居穴處、蕭然一室、疏水自安、簞瓢獨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蓋學有定旨、胸有獨得、窮則善身、達則善世、而後可紹繼絕傳、光輔皇

歟。求之當今、未易數數見也。盩邑有隱士李顒者、其人生而穎異絶倫、潛心聖學、年未弱冠、即見器於前令樊嶷、知其超悟之資、必為名世大儒。卑職蒞任之初、首重得人、因造其廬、訪其人、挹其德容、聆其談論、不覺形親辭就。初猶執賓主之禮、既不覺甘拜下風、而恐後矣。其學以慎獨為宗、以養靜為要、以明體適用為經世實義、以悔過自新為作聖入門、流贊著述良多。而其引進同志、開導學人、推悔過自新之說。是故淺人見之以為淺、深人見之以為深、上下根人俱堪下手耳。年未強立、絶意進取、卑職躬行講約、屢經造請、未嘗一至偃室。其求榮干進之心、久以屏卻、但景仰高風、不敢隱蔽。

於是一時臺司道府始知先生、莫不優崇。

紀駱　盩厔志：駱鍾麟、順治十六年任。性和厚、多得士民心。修學宮、繕城垣、濬河渠、修邑志、於邑多所創立。去之日、士民為之立祠。臨安志：鍾麟、字挺生、順治丙戌舉人、丁亥會副、任盩厔令、尋知常州府、祀鄉賢。二曲集駱侯傳：侯別號蓮浦、初任吉安州學正、尋移令余邑。增減藍田呂氏士約、刊布通庠、每季大會明倫堂、以軌士。訓釋六言、刊布里社、朔望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孝經、小學、以端蒙養。飭保伍、以清姦宄。修社倉、以備凶荒。興平令缺、檄侯兼攝。鄠亦缺令、民控臺、丐侯兼攝。政治所在、瞻象人口。九

勳奏最，擢京城北門指揮，轉余郡司馬，遷守常州。捐俸創建延陵書院，卒年五十有三。

五月，按察司翟公鳳翥檄云：李處士潛心正學，孝事其母，悔過自新，一書深得孔門善誘之方，下邑有士如此，可以風矣。仰縣即持本司書帖，敦請赴省一會。本司不日南行，急欲一見，非云枉召也。駱公至廬，慫恿先生力辭。既而布政司陳公爌心欽悔過自新説，爲之衍釋發明。欲因事至縣，造廬就教，病卒，未果。紀略　陝西志：翟鳳翥，山西聞喜人。陳爌，河南孟津人，均順治十六年任。聞喜志：鳳翥字象陸，順治三年進士，官刑部主事，遷饒州知府，以卓異擢屯田道，再擢陝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使，福建左布政使，左遷福建鹽驛道，卒於官。所至號清惠，尤以培護士類爲先務。在饒州建芝山書院，在陝西修少墟馮公書院，在湖廣修漢陽書院，在桑梓建涑水書院，於絳建啟光書院，皆日集諸生課其中。常負幹略，克肩大任，雅喜譔文章，尤好褒揚潛德，雖賣菜灌園無遺。孟津志：陳

纘字去泣，號公朗，順治丙戌會魁，授編修。典試浙江，歷宏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正詹，外陞陝西左布政使。著有騶遺書。一疏，祀鄉賢。

九月，督學馬公之駿呈詳撫臺，稱先生品高月旦，行邁古今，蔬水承歡，絕意希榮干進，恬淡處己，覃懷往哲先型。允矣篤實眞儒，展也隱居君子，可謂盛世之羽儀，士林之木鐸也。紀略　陝西志、馬之駿，直隸東光人，順治十六年任。東光志、馬之駿字元敏，順治己丑進士，授行人，擢督捕郎，值秦闈、三楚督學缺，命取學行兼優者親試。毀前，勅督學陝右，科試諸生，甄拔悉知名士。歲試未竣，積勞成疾，告歸，出關，卒於靈寶，年五十五，祀鄉賢。按，紀略作之馭，陝志作之駿，甘肅志亦作之駿，字書無馭字，茲依陝志。

十月，巡撫張公自德檄督學表其廬曰熙代學宗。俾紳衿咸專嚮慕，後學知所依歸。紀略　陝西志、張自德，滿洲籍，豐潤人，順治十六年任。

順治十七年庚子，三十四歲。

是秋，母舅病故，子幼，僕叛，外侮紛至。先生爲言於駱，糾回叛僕，力維門戶，以德報怨，識者咸歎爲人所難。是後每遇清明，必出戶躬祭舅墓，至老不廢。紀略。

是秋，泰安蔡琴齋啓賢司訓盩厔，不時造廬訪謁。據二曲集蔡氏家傳增輯。盩厔志：蔡啓賢，泰州人，雅誼高情，大家風範。詳見後。

十二月，同州黨孝子湛馮少墟之門人也，年八十餘，冒雪履冰，徒步就正所學。紀略。大荔志：黨湛字子澄，好學安貧，性至孝。父患癲疾，家人莫敢近，湛獨晨夕侍側。父沒，廬墓三年，人稱其孝。晚年屏居古窑中，靜反有得。每同學講集，輒娓娓不倦，年八十七，矍鑠如少年。嘗步訪李顒於盩厔，留止浹旬，商證所學。至丙夜無倦。既沒，郝郡丞爲書理學孝子之墓以表之。二曲集黨兩一翁行略：翁嘗言：人一生須作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自勵云。居恒默

坐土室，澄心反觀，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動靜云爲卓有柄持，神氣凝定，表裏坦夷。辛丑冬，聞余倡道盩厔，冒雪履冰，不憚數百里訪質所學，相與盤桓數日。每至夜分，未嘗見有惰容。其志篤養邃如此。卒年八十四。按，行略作辛丑冬，紀略列在庚子冬，均係追敘，未定孰是。

順治十八年辛丑，三十五歲。

提學王公成功檄學，稱先生超世獨立，學尙實詣，表其門曰躬行君子。是後當道表閭者甚衆，或曰理學淵源，或曰一代龍門，或曰躬超萃類。先生深恥標榜，有妨闇修，多撤去不存。紀略，陝西志：王成功，山東博平人，康熙元年任。博平志：成功字允大，號省齋，順治六年己丑進士，授山西長治知縣，擢兵部主事，歷郎中。十八年，以副使督學陝西，所拔擢皆苦志寒士，文風大振。陞江南驛傳道，署按察使，以母老終養歸。按，博平志任年與紀略合，陝志似小誤。

康熙元年壬寅，三十六歲。

三月，闔邑士庶以母貞苦迥常，相與推舉駱公爲之彙集呈狀申詳府道。略云、看得李氏彭母、青年而矢志完節、義同鬅髮。白首而克稱賢母、功過斷機。家無儋石、不啻出百死而得一生。戶鮮餘丁、更且受千辛而歷萬苦。今隱士之賢、業蒙闡揚、以重正學之傳。則賢者所生、自宜請憲旌異、以崇鄉國之式。申詳由府到道、批准轉院題旌。承行書吏索常例、貧不能應、事遂寢。既而當道檄縣、以芳追孟母表閭。紀略

七月，天水蔡溪巖啟，脩年倍於先生，遥肅贄受學。溪巖學行高，絕意仕進，弟啟賢司鐸盩邑，亦賢而慕道，數至先生之廬，溪巖因獲聞先生風範。亟欲北面及門，以二親年皆百歲，不敢離側，乃齋沐遥拜，發書託族弟千里步捧，遥投教下，請學得其條答，必爇香拜受。紀略二曲集泰安

蔡氏家傳

蔡隱君諱啟肩字紹元學者稱溪巖先生弱冠遊庠食餼工制舉治五經而以其餘力傳綜典墳讀史至忠孝節義揣膺流違欲戲不自勝事親承顏聚順非講設接賓未嘗離左右疾則翻天訴代寇起城陷母被僕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幷釋癸求聞逆入闖兵薄泰龐隱君趨龍亭再拜大徹結祿欲殉爲父所止甲申之變自是紹意仕進起貢不出杜門奉親晚嗜濂洛闖闔及河曾姚涇遺集酒證墅玩多所自得庚子秋仲弟琴齋司鐸余邑數造余齋盤桓隱君由是知余丞欲北面問道念二親皆期頭不敢違雜於是齋沐遙拜發書託其族弟千里誦賚傳琴齋步至余齋代以絅拜遙質所疑書問不絕肯夢登西山晉謁夷齊題壁有指示埋身之句覺而悵然自失深以囊值聞變見阻於親弗獲殉難爲歡居恆鬱鬱更號癡癡生久之疾作子蕃泣問後事惟以先親而逝爲憾飲以斬衰戒子姪勿持服俟親終暴已棺於野次以明未終喪制之罪三年喪畢歸骨酉山以踐前夢言訖泣抱親頸而卒年六十有一著有四書洞庭兼蒙解集錯亂錢文集琴齋諱啟賢字景元事親愛敬集至或偶他出果蕭凡新者必購之以獻燕會過珍味恆懷以歸及仕余邑瀕行辭余墓奉父至塋同隱君躬肩板與徃返見者色勤嘗至余齋待以瓜茄託腹疾沸食盡以龐西地寒瓜茄親東差晚不敢先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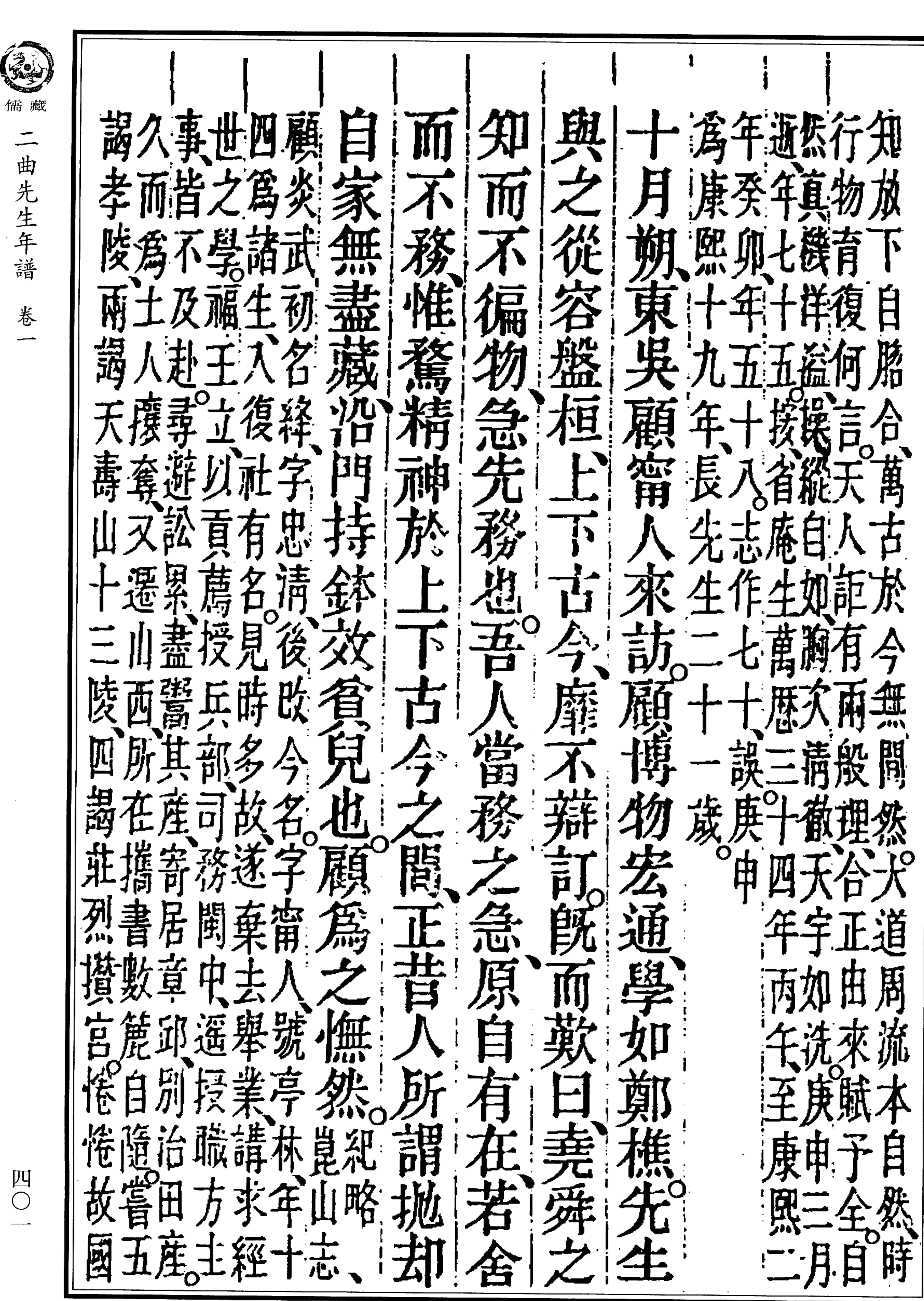
而食也。未幾、謂富平、督學怒一生欲黜、檄取劣款、持正弗應、坐是賦歸。及隱君卒、痛不欲生、親亡、積毀失明。年屆八旬、猶孺慕如初。

康熙二年癸卯、三十七歲。

四月、蒲城王省菴來學。王隱於醫、念及性命、堅欲北面。先生以其年倍而誼高、力卻。相與交發互礪、勉所未至。

一友患食積、王教以服消積保中丸。先生因言、凡痰積食積、丸散易療。唯骨董積非藥石可攻。王詢其故、先生曰、詩文蓋世、無關身心、聲聞遠播、甚妨靜坐、二者之累廓清未盡、即此便是積。廣見聞、博記誦、淹貫古今、物而不化、即此便是積。塵情容氣、意見識神、一毫消鎔未盡、即此便是積。功業冠絕一世、而胸中功業之見一毫

消鎔未盡、即此便是積。道德冠絕一世、而胸中道德之見一毫消鎔未盡、即此便是積。以上諸積、雖淺深不同、其爲心害則一。總之、皆骨董積也。誠知吾性本體原無一物、自爾忘其所長、忘而又忘、并忘亦忘、始謂之返本還源、始謂之安身立命。在座聞之、惕然有省。紀略　按、先生論骨董積一段、見二曲集雜著消積。惟字句少異。　蒲城志、王化泰字省庵、少好性命之學。既長、與同志諸人以學相摩厲。嘗賦靜中吟三章、直抒心得、讀者歎爲見道之言。年七十、訪李顒於盩厔、質所學、又與同州白煥采共肅車迎顒、尊以師禮。日夕往復無倦色。每自謂日喜途遠、虛齋此生氣、喘噓不已。見者悚然。二曲集題王省庵墓碣、王省庵先生化泰、賢而隱於醫、篤志理學、潛心性命、與同州黨兩一切砥密詣。既而忘年折節、不遠數百里訪余商證。問兩歲一至、至必晨夕晤對、盤桓浹月。居恆屏緣寂坐、超然獨契於議擬之表。嘗連吟三絕云、此道關心三十年、昏明定亂幾干千。些兒會得天根處、寤寐何會離枕邊。箇裏包羅坤與乾、人心微動便危焉。須



知放下自脇合、萬古於今無間然。大道周流本自然、時行物育復何言。天人詎有兩般理、合正由來賦予全。自然眞機洋溢、撓縱自如、洵欠清徹、天宇如洗。庚申三月逝、年七十五。拨省庵生萬歷三十四年丙午、至康熙二年癸卯、年五十八。志作七十、誤。庚申爲康熙十九年、長先生二十一歲。

十月朔、東吳顧甯人來訪。顧博物宏通、學如鄭樵。先生與之從容盤桓、上下古今、靡不辯訂。既而歎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騖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間、正昔人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顧爲之憮然。紀略、崑山志、

顧炎武初名絳、字忠清、後改今名、字甯人、號亭林、年十四爲諸生、入復社、有名。見時多故、遂棄去舉業、講求經世之學。福王立、以貢薦授兵部司務、閩中遙授職方主事、皆不及赴。尋避訟累、盡鬻其產、寄居章邱、別治田產。久而爲土人㩦奪、又遷山西、所在攜書數簏自隨。嘗五謁孝陵、兩謁天壽山十三陵、四謁莊烈攢宮、惓惓故國

之思終身如一日。至華陰、與友人王山史、李子德輩於雲臺觀側建朱子祠、其嚮往先哲如此。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詞、廷臣將薦之。炎武以嗣母王國亡絕粒、遺命無事異代、馳書堅辭。卒於曲沃、年七十。著有音學五書、文集、詩集、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吳才老韻補正、昌平山水記、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記、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宅京記。

康熙三年甲辰三十八歲。

是年、謝人事。先生本奮自寒微學、無師授、一旦崛起僻壤、孤倡於久晦之餘、遠邇乍聞其說、始而譁、既而疑。久之、疑者釋、譁者服、桴捷響隨、臚傳風應、不惟士紳忘貴忘年、千里就正、即農工雜技、亦皆仰若祥麟瑞鳳、爭以識面為快。每一他往、行人相與指目聚觀。先生慚赧垂首、進退維谷、歸而終日不怡、以為犯造物之忌、將不知

其所終矣。於是斂迹罕出，謝絕應酬。紀略

康熙四年乙巳，三十九歲。

五月，母忽抱恙，初患膈痛，既而暴下。先生徬徨憂虞，延醫療治，具疏宰羊，密禱於城隍廟，請以身代，仍晨夕爇香籲天。夏末少愈，喜躍慶賀。中秋復作，於是徧延名醫，長跽懇療，晝夜掖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朝夕率妻泣禱。凡禮拜百餘日，額爲之腫。仲冬十七日，母竟不起，伏抱擗踊，悲號痛不欲生。貧不能斂，駱公爲捐俸購棺，既斂，猶晝夜撫魄，嗚咽，久之始釘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幾絕。遇七各一晝夜斷食，如未斂時，偃臥柩側，不能起。次月朔，始强起受唁。駱公弔奠。是月，本邑及鄰封弔者

日無暇晷。紀略　按、李長祥彭孺人墓表、孺人生萬歷己亥年五月二十九日未時、卒康熙乙巳十一月十七日辰時、年六十七。

康熙五年丙午、四十歲。

春夏、四方來弔者甚衆、當道重風教者亦遣吏致誄。茶臺梁公熙以苦節維風扁門、太守葉公承祧以純貞啟後表閭。紀略　甘肅志、巡茶御史梁熙、河南鄢陵人、康熙四年任。鄢陵志、熙字曰緝、順治乙未進士、初任咸甯令、冰潔自矢、不數月、行取禮垣、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以疾乞歸。康熙四十三年祀鄉賢。任京職時、往還皆名士、葉子吉、汪鈍翁、劉公㦷、王西樵、阮亭兄弟尤重之。及歸、高念東侍郎以詩送行、有蕭然襆被燕山遠、一個嵩邱行腳僧、人以爲知言。著有指南齋集行世。陝西志、西安知府葉承祧、山東歷城人、康熙二年任。

八月、山右賈發之﨤自絳來弔。辛復元門人。紀略

十月、葉太守重建關中書院、欲延先生開講、託李叔則

介紹、先生不答。紀略

十二月、舉葬、自入斂至是、晝夜未嘗離柩側、每食必呼娘以奉、門外人事盡廢、衙者成讐不恤。是月、招工砌壙、躬親經營、歠粥毀瘠之餘、嘔心勉事、壘攉無復人形、念柩將離家、晝夜悲號、涓滴不納。事竣、頓成骨立。紀略 按、彭孺人葬邑西古城、見李長祥墓表。

冬杪、駱公俸滿、將陞任、念去任無以爲贍給、置地十畝、聊資耕作。紀略

康熙六年丁未、四十一歲。

是春、駱陞北城兵馬。先生自承殊眷、前後八載、終未嘗一詣縣署。至是駱公來別、始送之出境。先生居鄉、與流

俗不同調、一齊衆楚、動多咻誚、而一二憸壬以其落落難合、尤銜之切骨、醜詆橫衊、無所不至。始以訛傳訛、久之訛遂若眞。近又目擊遠邇尊崇、妒之愈甚、因騖在任不獲肆毒。至是無復顧忌、日逞凶謀、不嗾人釀釁嫁禍、則挑人囂凌詬辱。會新宰馬某莅縣、恐復優崇、相與騰譏預沮。宰雖猶豫未入、顧爲人矜而愎、以甲科自負、屢令人諷先生、欲屈以詣己、先生遜謝。既而明向先生親友云、本縣聞李某聰明可造、但欠指引耳。宜來見我、當授以八股之法、令其從事正路、以圖進取。久之、因先生不至、遂嘖有訴言。羣小乘機中傷、謂先生嘗笑其文、宰聞之愈怒、耽耽虎視、常欲甘心焉。紀略　按、盩厔志、知縣騖後有馬芝、字友

蘭、溯廣公宏人，由進士任，每燕居以梵唄自娛，後因水沖田地，或於吏言，不敢報，緒遂致荒地五百餘頃，不獲除糧，至今爲邑害，因告歸云云，應即其人。

先生性不喜遊，足未嘗踰邑境，是時因餞駱侯東行，遂登華嶽。先是，王省庵復詣質所學，盤桓者二旬，歸而偕黨兩一、王思若、白含章奉候先生於同蒲，於是過黨齋、王園及白氏軒，白貯書數屋，先生覽而樂之，拙所未見、借之以西。據二曲集瑣聞。大荔志：王四服，字思若、號枕流居士，積學善文，慷慨多大節，崇禎五年拔貢，不仕，治圃種花，聚友講論，著田園集，藏於家。年八十餘卒，州刺史表其宅，沒樹墓碑。二曲集泊如白君墓誌銘：君諱煥采，字含章，泊如其號，同州人。工制舉業，試優食餼。伯兄希采嘗受學長安馮恭定公之門，歸而時以所聞語君，君自是厭帖括，息進取，一反之於經。既而洗心詩書春秋，多所自得，蓄書之富，陝以西罕儷讐。校精詳，淹貫靡遺。先達張太乙、武陸海集同志講學，君每會必往。又與別駕馬元昭論學於寄園，律身愈嚴，康

熙戊申，偕王省庵肅車迎余至家塾，執禮甚恭。凡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徵，靡不究極。君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問道，雅誼殷勤。時紳衿聞風爭造，遠邇駢集，君適館授餐，略無倦色。既卒，同志結社，切砥恪守，余說不替，不入城市，不謁官府，終日宴坐，手不釋卷。郝公紱攝州事，式廬聆議論，退而歎曰：「先生關中文獻，州之宿儒也。」以尊德樂道顏其居。所與交本州黨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以道誼相徵逐。卒康熙三十三年，壽七十八。按：含章生萬歷三十五年丁未，長先生二十歲。

康熙七年戊申，四十二歲。

夏四月既望，同州耆儒白含章偕王省庵肅車令黨生克材東行述作惟學至盩厔迎先生。党趨卧室，覩四壁蕭然，牀無衾枕，泫然流涕曰：「東人雖知先生之貧，不意困頓一至如此。即黔婁衣不蓋形，然止於赤貧而已。獨先生之貧酷不忍言，而快然自得，固自以爲足，其如室家何。」遂

以所贊備辦薪米安家、御之而東。紀略

二十四日、先生徘徊姚墓、泣奠告行。次日別姊、乃發。至興平、迂道謁茂陵、至畢郢、謁周文武成康四陵及太公周公二冢。次涇干、會逸士王爾德。逸士介潔有守、數詣盩厔、先生念其年邁、桑榆恐難再覿、故往會之。逸士喜甚、請曰、敝邑人士仰先生久矣。曩有託先生姓字寓茲古剎行詐者、敝邑至今以爲談柄、願少留以慰衆望。先生以旅次疲極辭焉。逸士追隨、遠送至高陵之北境而別。至下邽、謁寇萊公祠、弔其遺址。渭南志、下邽故城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又寇萊公祠在下邽縣廢城中、祀宋相寇準。今稱曰廟、土人春秋享祀。康熙四十二年、巡撫鄂海奉敕重修。雍正十一年、知縣岳冠華重修。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邑紳索雲老、王伯仁等刺見、啟延、先生例不報謁、辭之。蒲城志、橫渠祠舊在縣治東南崇禮書院、以弟戩及張載配。後復改祀觀音。萬歷壬子、令李爗然重建祠於龍祚觀側、載祀典。以上據東行述增輯、後只注東行述。

五月初二，抵車都。按蒲城志作車渡鎮。在邑東南四十里。省庵預治靜室以俟。晉謁者無慮晷，先生爲之發明固有之良。有自多其知者，則廸之以忘知。有自雄其抱者，則詔之以放下。一士談鋒正暢，論辨泉湧，先生憮然歎曰：「默而存希顔之愚，爲曾之魯，到蹇訥不能出口時纔是有進。若馳神於舌，則行必浮，非所謂塞兌固靈根也。」在蒲淶旬，士紳因感生奮，多所興起。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精神躍勃。瀕別，士庶擁送，羅拜李正等，追隨至同之白塾，再拜垂泣而別。東行述

十七日，抵戶軍里，按大荔志，西鄉有南戶軍、北戶軍，均距城二十五里。此戶軍未知爲南爲北。館於白塾，郡紳李淮安、子熒等請益踵接，張敦庵珥

長跽受教。李文伯士璸、馬慓若秼、馬仲足逢年等年倍於先生、按、仲足時年七十三、長先生三十一歲。見仲足東行述跋。咸北面從事、執侍唯謹。鄰邑人士亦聞風爭進。紀略、參東行述。陝甘進士錄、李子燮字以理、同州人、順治己丑進士、淮安府推官。大荔志、張珥篤學敦品、順治丁亥進士、知襄陵縣。李士璸、歲貢、篤好正學。李顒至同州、士璸與同里張珥首執弟子禮、皆齒倍於顒。時謂其志年向道、有古人風。卒年九十。著述甚富、有大學正講、理學宗言、玉山集。二曲集李逸史傳、逸史名士璸、號玉山逸史。居恆力行善事、檢躬甚密。及晤余談學、肅贄執弟子禮、睹余所著學髓、直指本體、自是凝神内照、敦本澄源。年垂九旬、手不釋卷、燈下楷書細字、錄其會心者成冊、藉以自警。州守朱表其間曰關中文獻。所著有羣書舉要、孝經要義、四書要諦、小學約言、王陳宗言、詩餘、小講、問疑錄。又曰、康熙戊申、諸翁皆逸史迎余論學。諸翁年皆倍余、逸史亦躋古稀。按、傳言逸史時年七十、長先生二十八歲。

六月初九日、遊州東關之廣成觀。張襄陵、李淮安來會。

張李俱世家，嗇書甚富，延先生臨觀，先生例不履顯達之門，辭之。城東有廣城觀，幽邃甲一郡，張邀先生避暑於中。於是士紳聞風爭造，雖少長叢雜，而規模靜定，天時酷熱，渾若涼爽。十六日，赴朝邑，謁韓恭簡公祠，並拜墓，晤李河濱楷。明日，觀於河，遂歸廣成觀。十九日，謁馬二岑先生祠，閱遺集。二十七日，返白塾。含章錄刊先生安身立命之微言，名曰學髓。東行述、參紀略。

含章學髓序：余自髫年即聞有所謂正學者，輒私竊嚮往，徒汨於俗學，苦無從入，荏苒積習，徒增老大之悲。茲幸天假良緣，得拜見二曲李先生，乃始抉祕密藏，而剖示之，有圖有言，揭出本來面目，恍若迷津得渡，夢境乍覺。先生無隱之教，有造之德，天高地厚，何日忘之。時六月六日也。按：恭簡名邦奇，字汝節，明南京兵部尚書。二岑名嗣煜，字元昭，以明經仕濟南通守，擢武定州，代者至，將歸，濟南百姓留共城守，城陷死之。棫士，其長子也。

七月初六日，紀略作初九。西返，闔郡相送，有泣下者。東行述、參紀略。

初八日，紀略作十一日。謁涇野祠。邑令許琬聞而迎謁。先生睹祠宇頹殘，託許重葺，恤其後裔。西安志：許琬，順天高陽人，康熙元年任。高陵志：許琬，康熙七年修城隍廟，九年修文廟，十年修諸祠。邑紳于爾錫、昌肩留宿文塔，涇邑池陽士紳咸集問學。塔在涇野先生祠西二十五里，為關中第一勝概，故過而步眺。適高陵于翁思息大雄殿，遙見先生，即具衣冠趨迎曰：此、此必盩厔李先生也。不才方擬入冬造訪，不意邂逅於此。此中大有機緣，殆天作之合也。至潔館安置，披瀝衷悰。又兩邑名流聞之者咸來拜謁。有一士詰好內典，細質所疑，先生一一繹答。凡楞嚴、圓覺、心經、壇經、涅槃、止觀、廣錄、宗鏡錄、大慧中峰諸語錄要旨，及三藏中真偽是非之辨，咸為拈出，閱而喟然歎曰：吾儒之道，至易至平至實，反而求之，自有所得，故不必借律竺乾，索之無何有之鄉，窒虛無荒蕩，究無當於天下國家也。遂作別，衆苦留，為之再宿而行。

十一日，抵咸陽北郭。學博湯君日躋聞先生過，大喜，急延以館，飯，苦留不可。至興平，甯維垣別去。是行也，先生偶患痢，維垣

追隨詞侍、至是別焉。咸陽志、敎諭湯日躋古廷人。

抵家、謁母墓、告返。

先生既歸、以語門人趙之俊、於是誌厥始末、曰東行述。

以上俱東行述。馬仲足東行述跋、吾見先生其人矣、式金式玉、吾聞先生之語矣、切性切身。果然朱呂之儔矣、局程之侶。人則規圓矩方、因物而付。學則天通地徹、隨即而鳴。窮則可以善身、達則可以淑世。斯文之寄其在斯乎。按、規圓句人字紀略作動、茲仍依原文。

十一月十七日、三年喪畢、始飲酒茹葷。紀略

是冬、羣小暗設匿名肆羅織、廣設機穽、協力傾陷、宰遂乘隙禀拘先生、欲文以重罪。適吳堡孫介希奭奉孫北海之命來候先生、因爲之營解。邑庠暨武功郿士又相與盈庭會講、宰迫於公論、始收票免拘、使人約先生來

謁。次日潔館以俟，卒不往。既而凶黨洶洶，又媒孽不已。先生處之自若，寂無一言申辨。或怪其太腐，則曰：「蒙訕招毁，儒者之常。伊川受誣遭貶，幾不獲保其身。晦菴連被攻擊，開單至數十款，未嘗聞二公少動於中。正如飄風墜瓦，聽之而已。若毫有介懷，則是五嶽起方寸，非所以自靖也。」或曰：「子固坦不介懷，然含沙之蜮，工於射影，一波未已，一波又興，諺語『市虎成於三人，而三至之讒，賢母尚且投杼』，況其他乎？故險計詭毒，似亦未可全忽。」曰：「横逆不已，自有子輿氏之家法在。與鄉人較順逆，則亦鄉人而已矣。況名者造物之所忌，不肖實未至而名先彰，神怒鬼嗔有年矣。彼之紛紛多事，安知非鬼神假

手以示懲耶。在不肖惟有返躬引咎、痛自淬礪、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夫何尤言者爽然失、肅然服、作禮而退。紀略、吳堡志、孫希奭、山東欒安人、拔貢、康熙五年任。欒安志、希奭字無逸、一字果齋、以鄉貢任吳堡知縣、勤恤民隱、剔清吏弊。後罣誤歸、年八十三、以壽終。順天志、孫承澤字耳伯、號伯海、大興人、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順治元年、起吏科都給事中、歷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十年、休致。康熙十五年卒、年八十一。按、宰應即前新宰之馬芝、欲甘心先生者。

與高陵許明府書。按、書有昨赴同州、經貴治、承明府枉顧語、應是年作。

康熙八年己酉、四十三歲。

是春、以忌者凶焰正熾、深居寂處、多不見客。然四方學者肩摩袂屬、沓來座下、拒之而不去、疎之而益親。不得已、視其人果有意爲己、則迪以躬修允蹈之實、否則徒

討論典故、以資見聞、辨晰經書、以爲詩文材料。及用工失序、持議躐等、默然不答。紀略

四月朔、湖廣羅進士詰通五經、尤嗜易、策蹇來訪。適先生絕糧、不食二日矣、坐久無以授餐、乃移寓城隍廟、宰聞之、延欵語次、知爲訪先生、勃然不悅、極口噂詬、聲色甚厲、且云斯人終不得脫我手。羅再三維挽曰、年翁宜因其方剛之性、始終玉成、使人知吾楚道大、賢侯能容。瀕別、又貽書丁甯、宰怒不報。羅遂鬻所乘之蹇、儲薪水於華嶽之雲臺觀、邀先生避地讀易、隨聞姊疾而返。先生傷鮮兄弟、止寡姊一人、貧窶無以爲活、恆減口以養、疾則躬親醫藥、相倚爲命、故倉卒抵家。會駱公自北城轉

本郡司馬、賴以甯息。紀略　孝感志、羅喆字八書、號東山、中順治己亥進士、以母老、艱於菽水、不待對策、徒步歸、居恆極孝、力學弗輟、雖家無宿春、泊如也。立志以聖賢爲歸、聞遠近有同志者、芒鞋襆被、不憚訪求。年及艾病卒、人爭惜之。

六月、詔訪隱逸。巡撫白某聞先生名、欲特疏薦揚。先生致書於駱、託其從中力挽、事遂寢。紀略　按、陝西志、白清額、正白旗滿人、康熙七年任巡撫、白某應即其人。

八月、咸甯郭丞傳芳會先生。郭賢而好學、風雅著名、與先生一見如故。自是崇奉其道、契分日深。九月、駱公曁移常州、先生祖別於長樂坡、遂遊驪山溫泉、因與同遊發明洗心藏密之旨甚悉。乘便東遊太華、張敦庵聞而迎至同州、朝夕親炙、錄其答語爲體用全學、李文伯錄

其答語爲讀書次第。冬，仲西旋，王思若偕白含章、王省庵、党兩一、馬檁若、馬棫士諸耆儒送至境外而別。紀略大

同志郭傳芳，字九芝，順治戊子拔貢，選陝西咸甯丞，歷權郃陽、長安令。康熙十三年除富平，以卓薦升四川達州。抵任月餘卒。二曲集郭公墓碑：公有康濟才，賢聲蜚三輔，諸上官莫不嚴重，事多咨決。公自咸甯時奉督撫檄，主關中書院，修省志，即與余以爲己之學相切砥。其在富平，爲余築室幽阿，迎余欵聚，究極性命。自是反己入微，務敦大原。葺愼廬於署，揭圖以讀自矣。其探履祇飭如此。余不肖，承公特達之知，雅意相承，受益實宏。

張敦庵體用全學序：先生東遊太華，因便過再，竊喜如狂，遂館先生於家塾，晨夕參究，因獲聞所未聞。郡人士亦聞風爭造，成質所疑。先生隨資開發，諄懇不倦。其接人有數等，中年以後，推教以返觀默識，潛心性命，中年以前則般般以明體適用爲言。大約謂明體而不適用，失之腐；適用而不明體，失之霸。腐與霸，非所以言學也。珥因請明體適用當讀之宜，先生遂慨然告語，珥因載筆而體列之，用以自勖，並爲同臭味者勸。時康熙八年己酉十月十四日。又李文伯讀書次第序：己酉十月，師復遊太華，往返兩經荒郡，瓊肅奉起居，閒頗有緒聞。然

皆因璸施教、亦未遑言讀書也。洎是月十五日、璸率兒襄以侍、蒙師垂慈、慨然呼襄而命之曰、小子可教也。頤璸持筆口授讀書次第若干欵、出辭若經、口占如流、令璸筆不暇泚、手不得輟、頃刻間長翰數紙立滿。出小學、漸入大學、自經理、徐及文史、步步有正鵠、書書有斷論、眞入聖之正門、爲學之上路也。過此以往、又有全體大用之目、授張襄陵、可並傳之、以爲書程合璧。

同州志：馬棫士、字相九、號奚疑子、大荔人。父嗣程、以濟南通判殉崇禎十六年三月之難。棫士年十三、徒跣迎柩、辟踊氣絕、見者下泣。葬後廬墓、茆素三年、不見齒。鄉里稱之曰、父忠子孝。棫士孤苦無依、與幼弟稚士奮志讀書、刻意躬行、與黨湛、王四服、張珥、王宏撰、李因篤等相切劘者四十餘年。康熙中、盩厔李中孚倡反身攻過之說、與棫士宗旨合。與李璸、白煥采敦請中孚至同、會講於廣成觀。中孚年甫四十、以棫士齒長、不敢當弟子禮。棫士白髮婆娑、卒就北面、時人以爲難。中孚所著反身錄、學髓、棫士皆序而刻之。中孚寄書曰、大道無窮、吾子能竟聖學、忌雜、吾子能純、維持世風、主張名教、非吾子其誰與。歸、棫士以二十三年貢成均、四十八年卒、年八十、祀鄉賢。著有卷石齋語錄、白僂存草。挨棫士以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推之、在康熙七年時方三十九、先生是年十八、已四十二、不得言棫士齒長髮白、否則志年有誤。

康熙九年庚戌、四十四歲。

是春、因友人言及時務有感歎曰、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致治無由。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於明學術、以提醒天下之人心。自此絕口不談經濟、惟與士友發明學問爲己爲人、內外本末之實、以爲是一己理欲消長之關、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卽世道生民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紀略

冬十月既望、赴襄城招魂。崇禎壬午二月、太翁隨汪總制征闖賊於河南之襄城、師覆殉難。是時、先生尚幼、母子不得凶問、猶日夜望其生還。及闖賊入關、乃始絕望、居恆抱痛、思及襄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惟奉

太翁遺齒、晨夕嚴事。母沒、奉以合葬、名曰齒冢。服闋欲往、苦無資斧。至是貸於鄉人、得四金、乃齋沐籲天、哭告母墓啟行。次月初七抵襄、訪太翁原寓主人、求其指引、不得、則訪襄人昔所瘞戰亡之骨、遶城徧覓滴血無從。乃爲文禱於社、晝夜哭不絶聲、淚盡血繼、觀者惻然。邑令張公允中聞而哀之、詢知爲先生、亟郊迎入城、飾館設宴。先生以齋戒堅辭、宿於社。張亦爲文禱於社神。越三日、先生爲位於太翁原寓致祭招魂、以太翁出征時尚未命名、自呼乳名以告。聞者莫不泣下、哀動閭邑。祭畢欲返、適駱公遣使來迎先生倡道於南、先生意不欲往、而襄之官紳士庶方謀爲太翁舉祠起冢、以慰孝思。

先生念非旬月可就、遂南行以俟其成。紀略、婁城志、張允中字東峰、太原人。

二十五日、宿六合之南郭邸。主劉安石、色目人也、睹先生氣貌異之、與之語、則大驚、徧告同類之掌教者曰、客學淵源、洞天人之蘊者也。相與瞻禮、邀遊禮拜寺。入門、衆共拜天。先生因語以事天之實在念念存天理、言言循天理、事事合天理、小心翼翼、時顧天命、此方是眞能事天。若徒以禮拜勤渠爲敬天、末矣。衆憮然拜謝、退而易席以待、作禮問道、徹夜不散。二十七日、至揚州、謁范文正公祠、祠有黃冠、長眉皓鬚、與衆談道。見先生入、遜坐揖談、問先生亦好此道乎。先生笑曰、日用常行之謂

道。吾性自降衷以來、五德俱足、萬善咸備、率性而行、自然愛親敬長、保此不失、自然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惟其自然、所以爲天下之達道、切於人身日用之間、無一時一刻而可離、豈非常行之道乎。若夫服養以鍊形、結胎圖沖舉、違天地常經、乖人生倫紀、雖自謂玄之又玄、卻非可道之道。衆躍然起、黃冠亦斂容曰、此中庸之道也。據南行述增輯。

十二月朔、抵常州、驛公郊迎、館於府治之左。先生喜寂厭囂、移寓郡南龍興禪院。郡人見其冠服不時、相顧眙愕。旣而知爲先生、漸就學問、至者日衆、憧憧往來、其門如市。一時巨紳名儒、遠邇駢集、荅問汪洋、不閫知見戶牖、

不墮語言蹊徑、各隨根器、直指要津。自是爭相請益、所寓至不能容、郡人詫爲江左百年來未有之盛事。耆儒吳野翁光太息曰、斯道晦塞極矣、今日之盛、殆天意也。巨紳有治宴延欵者、例不赴、亦不報謁。紀略 武進志、龍興禪院在城南隅、萬曆間平湖冢宰陸光祖題曰龍興禪院、邑人唐鶴徵記。二曲集吳野翁傳、翁名光、字與嚴、武進人、幼有至性、比就傅、日誦數千言、爲方説、理而華、有聲庠序。入太學、太學士爭交之。久之、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而以餘力博綜典墳、旁及九流百氏、發爲議論、自成一家言。甲申之變、太息流涕、所著時務並雜撰、付火、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滆東僻壤、日惟玩易自適。自託於野翁、爲野翁傳以見志。著有弄丸吟、大學格致辨、論孟合參、中庸臆說、讀書錄抄、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而易稍十篆、象數義理並詣其極、尤足指南來學於無窮云。

懷清按先生至常晤駱公、首以移風易俗明學術見勉。

駱錄刊其語、名曰匡時要務。駱挺生匡時要務序、去秋、予量移毘陵、恐典型日邈、鄙吝復萌、臨岐、訂先生爲東南遊、先生首肯。嘉平月、空谷足音、跫然及我、首以移風易俗明學術見勉、以爲是匡時第一要務。大約謂天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人心邪正由於學術之明晦、學術明晦更由當事之好尚。更歷引王陽明、馮少墟諸先達爲鑒、誠以居高而呼、應民孔易、斯實風化之標準、致治之樞機、位育參贊之大關頭也。予聞之爽然、遂錄其語付剞劂。

與襄城令東峰張公書、撰禱襄城隍神文、祭父文。

康熙十年辛亥、四十五歲。

正月初九日、謁唐襄文公荆川祠。荆川曾孫雲客先生宇昭、聞川先生宇量、咸隱居不仕、數詣先生請益。是日集親知於祠、宴次問學。南行達武進志、唐順之字應德、嘉靖己丑試禮部第一、選庶吉士、調兵部主事。久之、復改編修、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北。順之於學無所不窺、爲古文洸洋紆折、有大家

風。生平苦節自勵、毅扉爲牀、不飾裀褥、閉戶兀坐、多所自得。尊信濂洛關閩之學、及白沙陽明兩先生、然以陽明津路宏闊、故多本白沙以援接後進、學者稱荊川先生。追謚襄文、祠在運河南天禧橋西、嘉靖三十九年、總督胡宗憲檄有司立祠關帝廟西、四十五年、移建於此、有司春秋致祭。　十一日、駱公偕張別駕榜遨遊虎邱。姑蘇人聞之、相與問學者甚衆、三日始別。顧雲臣寫先生像、鄭素居鈺題贊。贊云、其服甚古、其容舒。其情甚深、其心虛。博聞多識、不讀非聖之書。存誠立敬、不求當世之譽。溯洙泗之淵源、而繼濂洛之正統者、斯爲二曲先生與。南行述　十四日旋庽。次晨、駱內艱之報至、先生詣署躬弔、擬二十日西返。闔郡紳衿公懇開講於府庠明倫堂及武進邑庠明倫堂、會者千人、從遊者錄其言、爲兩庠彙語。紀略　教授金沙王遴兩庠彙語序、二曲先生力學多年、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太府駱公今守毘陵、先生貲然王。及余小子司鐸郡庠、太府俞傳集多士於明倫堂彙講。先生之言、以正心術、勵躬行爲要、而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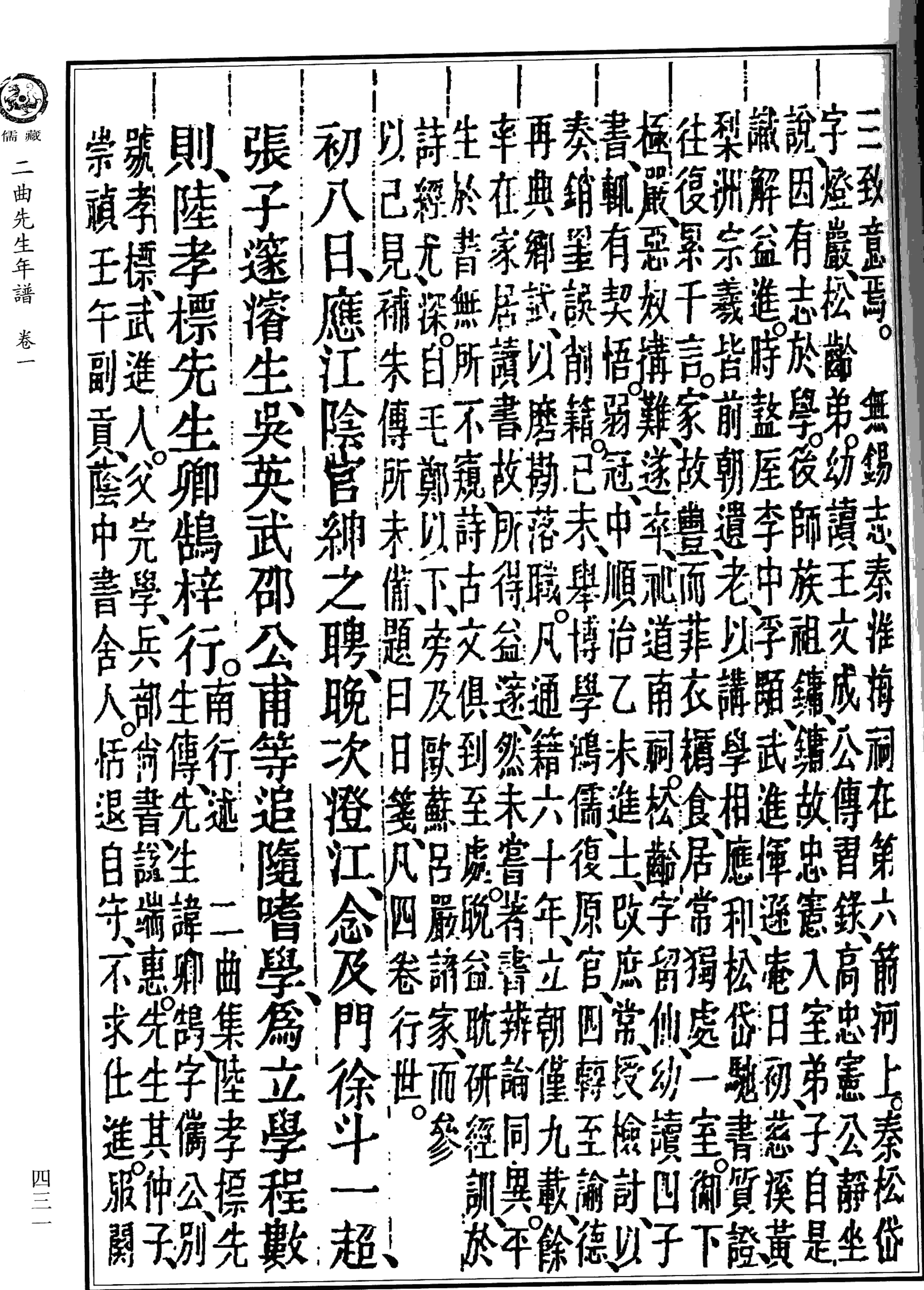
處在靜則涵養、動則省察。一時薦紳及弟子環堵而聽、無不歡䜣暢悅、如夢斯覺。蘭陵陸生、篤信人也、隨錄其言、付之剞劂。由此刊布海内、共知正心術、厲躬行、爲入門第一義。將見斯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先生之言在一時、先生之功在萬世、不甚宏鉅也哉。時康熙辛亥仲春之吉。武進志：王邁、金壇舉人、康熙四十年任常州府教授。

二十七日、無錫宰吳公興祚同教諭郝君毓修肅啓奉迎。月晦舟發、二月朔至錫、謁文廟畢、趨高忠憲公祠、適公姪前學憲彙旃先生世泰來謁、遇之途、遂陪瞻禮忠憲遺像。南行述

無錫志、吳興祚字伯成、正紅旗人、原籍山陰、貢生、由沂州知州降調無錫知縣、超擢福建按察使、尋授巡撫、陞兩廣總督、祀名宦。郝毓修、穎川舉人。高攀龍字存之、萬歷十七年進士、授行人、疏救趙南星、謫揭陽典史、歸、會顧憲成亦言事罷、因相與修復東林書院、讀書講學、垂三十年。天啟初、起光祿寺丞、進少卿、轉太常寺、遷太僕寺卿、都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進刑部侍郎、尋擢

左都御史。御史陳九錫奏部院徇私、南星攀龍俱罷、削職。既又逮攀龍等七人。收者至、先一日、拜遺表、自沈池死。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憲。祠在惠山河塘南岸、從子世泰附焉。有司春秋祀之。世泰字彙旃、崇禎十年進士、除禮部主事。典己卯廣東鄉試、歷郎中、擢湖廣提學僉事。至則修濂溪書院、進諸名士講業其中。事竣歸。方是時、東林書院之毀幾二十年、世泰爲重修燕居廟、出舊藏先聖木主而祀之。又次第起道南祠、築再得草堂、於是講會聞舉、庶幾舊觀。性嚴肅、見子弟如賓客、於儒先舊蹟多所表章、善楷書、得黃庭法。初二日、吳公偕郝君請先生開講明倫堂。闔邑紳衿咸集、毗陵門人徐超、張濬生錄其語、爲錫山語要。南行述徐超字支離、濬生錫山語要跋、先生深懲末俗展轉於語言文字支離蔽錮、故其論學因病發藥、隨說隨掃、戒超等毋得竊之錄。蓋恐一落言詮、咸以知解承而不以實體得也。錫山行庠中及東林書院講論娓娓、答問不倦、聞者莫不以頭課。情哉、俱未之記也。郝元公先生索以付梓、超等無以應、不得已、聊錄數則以復。挂一漏萬、超濬等之罪也夫、超濬等之罪也夫。康熙辛亥春仲五日。初四日、彙旃及邑名宿延先生會

講於東林書院，超與濬生錄之，爲東林會語。初五，遊惠山。山麓有邵文莊祠，因便進謁。南行述　無錫志：邵寶字國賢，別字泉齋，亦號二泉。成化二十年進士，授許州知州，歷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致仕。起撫貴州，累進戶部尚書，以母老拜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著有學史簡端二錄。祠在惠山左，即二泉書院舊址。初祠在舟涇里第，順治中，督學張能鱗重葺二泉書院，乃移其像祠於超然堂。又惠山即九龍第一峯，與錫山麓相屬，一名歷山，一名九龍，或云有西域僧慧照居之，故曰慧山。自唐以後，但稱惠山，第二泉在其南。初六日，秦燈巖、松岱同其兄對巖太史邀先生會講於淮海宗祠，敘其答語，爲粱溪應求錄。南行述　秦燈巖應求錄跋：李先生應騶郡公之聘，倡道東南，而至吾邑，假館於東林之來復齋。家伯兄對巖先生命松岱偕諸弟輩因晉陵賢從余斗一、張子遂兩尊兄請於李先生，延請先淮海祠會於友善堂。同志之臨斯會者，爲介夫蔡君、時晉王君、芾南邵君、存華施君、從叔天乳、蕭聞、從弟一原、次斐，凡十六人，各罄所懷。李先生決答如流，推誠接引，尤以會講切磋，與復東林遺緒



三致意焉。無錫志、秦淮海祠在第六箭河上。秦松岱字燈巖、松齡弟。幼讀王文成公傳習錄、高忠憲公自是坐說、因有志於學。從師族祖鏞、鏞故忠憲入室弟子、自識解益進。時盩厔李中孚顒、武進惲遜菴日初、慈溪黄梨洲宗羲、皆前朝遺老、以講學相應和。松岱日馳書質證往復累千言。家故豐、而非衣穡食、居常獨處一室、御下極嚴、惡奴構難、遂卒。祀道南祠。松齡字留仙、幼讀四子書、輒有契悟。弱冠、中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常、授檢討、以奏銷罣誤削籍。己未、舉博學鴻儒、復原官、四轉至諭德、再典鄉試、以磨勘落職。凡通籍六十年、立朝僅九載、餘年在家居讀書、故所得益邃、然未嘗著書辨論同異。平生於書無所不窺、詩古文俱到至處。晚益耽研經訓、於詩經尤深。自毛鄭以下、旁及歐蘇呂嚴諸家、而參以己見、補朱傳所未備、題曰日箋、凡四卷行世。

初八日、應江陰官紳之聘、晚次澄江、念及門徐斗一超、張子遂濬生、吳英武邵公甫等追隨嗜學、爲立學程數則、陸孝標先生卿鵠梓行。南行述　二曲集陸孝標先生傳：先生諱卿鵠、字備公、別號孝標、武進人。父完學、兵部尚書、諡端惠。先生其仲子、崇禎壬午副貢、蔭中書舍人。恬退自守、不求仕進。服闋

代更遂絕意世務，潜心聖賢遺訓，悠然有以自得。曉暨學益篤，嘗取其祖聚岡公所著講義與名宿考遡淵源，删繁就簡，重刊廣布。語季子士楷曰：「此吾家衣鉢，須實體而力踐之。」余游武進，先生聞風冒雪履冰，首顧余於城南龍沙，相與論學有契，自是日必至，至則諮詢維殷。凡進修之要，立命之微，靡不究極。既而迎余養痾於家，晨夕從事，訂證穎密，命士楷北面受學，而身執弟子禮愈恭。其孳孳向道，念切性命如此。丙辰丁巳之交，卧牀病革，猶念余不置。卒年八十有一。按，孝標生萬歷二十五年丁酉，長先生三十歲。初九日午，抵江陰。邑宰周公瑞岐偕學傅郊迎。十一日，開講於明倫堂。南行述

十三日，靖江尹鄭公重偕教諭袁君元來迎。是日，宜興官紳擬肅啟奉迎先生臨其邑講學，而鄭公先至。次日，渡江。越二日，會講明倫堂，門人録其答語爲靖江語要。南行述　陸士楷靖江語要序：靖江語要者，吾師李二曲先生應靖邑鄭令君及袁學傅先生之聘，以答多士

語也。令君政崇風教、雅意學校、聞先生闡道毘陵、遂與袁先生具舟肅迎、爲多士開示津要。先生在郡、預悉令君與袁先生之賢、力疾以赴。至則請益踵接、各質所疑、先生隨叩而鳴、人遂其欲。語多不具錄、姑錄其要以誌靖邑一時之盛云。時康熙辛亥春仲既望。靖江志：鄭重、福建建安人、由進士康熙二年任。十二年陞吏部主政、歷官刑部侍郎。袁元、天長人、壬辰舉人。清祕述聞：鄭重、字山公。

邑宿儒鄒錫簠隆祚號楞隱子、聆先生講言私語同志曰：痛切醒快、言言血脈、眞學人指南、不可以失。俟衆退後、趨館就教、以所著三教貌呈正。先生閱訖笑曰：三教貌貌也、三教之神非貌所能貌也、即貌其神而一一畢肖、於自己安身立命何關。翁年踰古稀、此非所急、盍於當急是急乎。鄒竦然再拜請示、遂告以反己自認之實。於是深慶晚始有聞、知所歸宿、附於及門之末。南行述

無錫江陰靖沙之講會畢，當事及鎮將學博感先生闡明絕學，大有造於地方，各具禮幣展謝。先生概却，未嘗納一錢一物。衆引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爲言。先生笑曰，僕非孔子，況孔子家法，吾人不效者多矣，豈可偏效其取財一事。衆卒不能强。紀略

十八日，返龍興舊寓養疾。客至，概不之見。其往來榻前盤桓者，惟楊雪臣瑀、龔浪霞百藥、陳椒峰玉璂、馬一菴負圖、潘易庵靜觀、楊陟瞻球暨弟逢玉琿、唐雲客昆玉並吳野翁、鄭素居諸名德。既而疾日甚，門人吳濬長發祥、卒其弟發育子英武晝夜侍側。陸孝標以客不止，密舁先生至其家塾，聲言已歸陝，於是來者始息，得一意

靜養。其子士楷借甥張涵生、濬生躬侍湯藥、楷婣楊亭玉孝廉琦時時過從。其弟虞玉琯善醫、因爲之診調、居旬日疾愈。南行述

武進志、楊瑀字組玉、邑諸生。鼎革後棄舉子業、與惲日初講學延陵書院、又以梁溪高世泰邀請、講學東林書院。四方問業者日至、發揮奧旨、洒然傾聽。安溪李光地亟稱之、謂與明道稱康節、晦翁狀延平、始皆豪邁慷慨、而卒淸剛粹和者無異。著有旭樓詩集、經史詩文語類。龔百藥、順治三年舉人。陳玉璂字賡明、康熙丁未進士、除中書科中書、負盛名。賓客輻輳、酬應旁午、詩文操筆立就、旬日間動可盈尺。著有椒峰集二百餘卷。馬負圖字伯河、號一庵、邑諸生、事孀母至孝。甲申棄舉子業、奉母避居滆湖西、業醫供甘旨、潛心理學、務期實用。婁東陸世儀、關中李顒主毗陵講、負圖與語悉印合。嘗與邵贊、楊瑀講學書院、發圖書畫卦之蘊、學者多興起。每語人以爲學之要、在拾心、一以朱子爲法。生平不喜著書、自記讀書所得、有皇極經世說、開方密率法及圖、律呂解、侯氣說、知非錄、戊申剳記。年六十有八、私謚潛德先生。潛靜觀字爲谷、性悄直、家貧、授徒得修脯、舉父母兄嫂凡五喪、自奉冬一袍、夏一葛、非敝盡不更也。及門有所資給、即以施困阨者、

囊中不留一錢。素好白沙近溪之學，晚專於易。疾革前一日，邀同志聚談極歡。已而沐浴更衣，揮手爲別而逝。楊理八歲通毛詩，九歲屬文，弱冠名大起。楊子常、顧麟士輩俱稱之。乙亥、丙子，將興鉤黨獄，行及理，理挺然詣之曰：某罪人也，今辦死來矣。其人愧謝，得免。後乃謝交遊，築土室，負牆登石，藝花卉，取宋元明諸儒易解盡讀之。著周易觀玩偶鈔。楊珂康熙三年北榜舉人，國子監學正。二曲集吳義士傳：義士名發祥，生而端謹，善屬文，邑諸生。明末之亂，潛迹荒僻。清初，出居陽羨，與同志講學，采山歸。復搆講堂，集四方宿儒，說易研理，究以洛閩之傳。行必顧言，不爲空談。事親先意承顏，待弟位生友愛曲至。余至毘陵，聞而儀之，方欲造訪，適義士惠然顧余，相與談徹晝夜，退而肅贄執弟子禮。義士年長於余，謝不敢當，不獲已，乃許以師友之間，互相資。既幸其弟位生及子英武、姪丕武、甥邵公甫同及余門，追隨弗倦。余卧疾，義士晝夜扶侍，迨西返，泣涕遠送，逾京口，抵維揚，肖像而別。歸而寓座毖延陵書院，集同志切砥於中。壬戌，將入關訪余，中途患疽而歸。丁卯冬，感微疾。戊辰正月逝，年七十。技濬長生萬歷四十七年己未，長先生八歲。

初三日，旋龍興舊寓。杭州比邱素懷春初嘗謁先生於

虎邱、聽講有感，自是徘徊不捨、隨卓錫龍興、寓先生舍旁，時時竊聽。自謂生平徧參名宿、至此方獲聞部、言透頂、語語當機。儒由之固足盡性至命、釋由之未始不可明心見性。老僧從此佩先生大中至正之訓、不敢於日用平常外別涉荒幻矣。是日，接見喜甚。次晨告別，持卷丐題，以識不忘。先生雅不欲與二氏作緣、辭焉。退而求得傳心錄以歸。南行述　陸介夫傳心錄序：楷生也鈍，辛亥春始獲受學於吾師二曲先生之門，晨夕趨侍，解惑啟蔽，所益良多，而大要歸於治心。楷聞之，如飲瓊露，不覺神思融暢。今師範日遠，就正無從，謹述其概，題曰傳心錄，以見儀範雖遠，而心範則存。尊所聞，行所知，庶爲無負。否則，即日侍函丈，亦何益哉。吾儕其勗諸。時康熙辛亥清和朔。

先生擬期西返，駱公衰服稽顙泣留。郡人聞之，皇皇挽

留、潘易庵亦出山固留、繼之以書。書云：竊聞大道之興廢，全賴唱導之一人，此一人者，固造物篤生，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一切起死回生者也。先生崛起關中，倡明正學，從姚江、旴江以遡濂洛關閩，以溯源於洙泗，其制行之高，任道之勇，不啻泰山喬嶽，豈非造物篤生，以爲後學倡導之一人哉？道駕甫到敝郡，春風一披，句萌畢達，上至達官貴人，下逮兒童走卒，無不傾心歸命，自非一點眞機鼓舞，何以致此？此山野觀所竭蹶而未逮，望承而恐後者也。夫斯人皆吾與，宇宙總一家，亦何必終日戚戚思戀故鄉，棄從游於中道耶。先生答以久違先隴，痛切於心。三月初六日遂行。岳進士宏譽爲文以序其事。序云：盩厔李先生之來毘陵也，毘陵之人從之者如歸市。是何毘陵之人聞道之速而向道之篤乎，抑先生之德有以入人之深，而聞聲嚮應，不介以孚也。竊聞先生之爲人也，潛潛穆穆，無所求於世，其學以靜爲基，以敬爲要，以返己體認爲宗，以悔過自新爲日用實際。茲何以來毘陵也？曰：與郡伯有舊也。郡伯昔爲盩厔令時，折節嚴師，養其母，舉其喪，朔望必枉駕於先生之廬，登其堂而就教焉。然先生足跡未嘗一入縣治也。郡伯在盩厔，先生不入縣治；郡伯在毘陵，而先生何

以來也。日、感郡伯之德、應郡伯之召、思欲行道設教、以助郡伯德化之成、藉以報郡伯也。於是毗陵之賢士大夫爭爭往侯於其門、而就教者踵接焉。毗陵之下邑賢有司爭往致於其邑、大會紳士於明倫堂、以請先生之教。就正者環四面而聞風而至者雲集、豈非毗陵之人聞道之速而向道之篤乎。夫毗陵亦聲名文物之邦也、自龜山楊夫子講學以來、學者知所宗向、嗣後薛唐諸公正誼明道代有傳人、然龜山夫子居毗陵十八載而從遊者始盛。先生來不數月、而人之徘徊眷戀於先生者何其深也。今先生行矣、有出郭而送先生者、有裹糧買舟而送於數十里外、或百里之外者、有牽衣泣下不忍別去者、有願隨至關中受業者。非先生之德果有以入人之深而能至此耶。先生以康熙九年十二月朔來毗陵以十年三月六日去、勉留於毗陵者凡兩月、往來於梁溪、荊溪、江陰、靖江之間者凡一月。毗陵之人物大略可睹矣。自此毗陵人士循循好學、慕道不倦、人心風俗一大變焉。則先生興郡伯功、豈在孟子下乎。清祁逵聞岳宏譽字邇亭、武進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湖廣提學道。

初七日、士紳送者猶依依。先生力辭、乃雨泣而散。陸孝標年八十、率其子士楷、甥孫張濬生操舫、遠送至丹陽、

大慟分袂。吳濬長獨涕泣追隨、逾京口、渡大江、歷瓜洲、抵維陽、始肖像拜别、嗚咽不自勝。退而鬻産、倡同志鼎建延陵書院、安奉肖像、遵其教規。紀略、參南行述。呈請建延陵書院公呈、近關中李二曲先生來常、闡昔賢之奧義、續先哲之正傳、披宣不下數百萬言、傳録共計一十八種、議論務在躬行、學問必期心得。聾聵咸開、醉夢皆醒、誠毘陵之厚幸、憲臺之恩施也。但甑壇已撤、吾徒之討論無從、肄業各方、厥學之諸生復渙。因思錫山有東林書院、荆溪有明道書院、下邑皆有會講之區。乃東林書院已湮、龜山書院復廢、郡中獨無考業之地。公叩詳請特勅葺修、倣關閩濂洛之成規、假具瞻於一郡、則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五邑沾時雨之化、於無窮矣。康熙十年四月。

二十五日、抵襄城邑、宰張聞先生至、迎以入城。時祠碑已就、唯供案未竣。先生齋宿於城隍廟。是夕、工徒十餘人砌案。夜分將寢、忽鬼聲大作、衆戰慄屏息、工書張文昇

强出，壯語以告，乃寂。次晨，闔邑驚異，爭相虔祭。邑紳劉長源、宗洙捐地，偕衆起冢西郊，鐫太翁姓字生卒年月於石以葬。先生斬衰哭奠，取冢土升餘，同魂牌捧負以歸。張令暨鎮將學博、闔邑紳衿，祖餞於十里鋪，泣然而別。紀略、參南行述。

四月初，至華陰。按，原作初五日，與下初四日抵家不合，故不紀日。設所攜五千遊魂牌告神致祭，俾名歸原籍。紀略

初四日，按，紀略作初九日，兹依南行述。抵家，詣母墓告旋，擇吉以所奉冢土附墓，率家人致祭，安奉魂牌於家，持服如初喪。既而襄城官紳士庶，咸樹松柏楸楊於冢，森列成林，豎碑墓道，題曰義林。清明，則劉宗洙、宗泗率子姪虔祭，祠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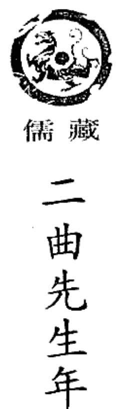
之在襄城南郭者、春秋次丁邑宰致祭。祀略、參南行述。襄城志、毛會

侯劉孝子傳：宗洙、字長源、四沖公之子。明季流寇搆亂、圍督師汪公喬年於襄、四沖公以諸生佐城守、城陷、並執四沖公、數被創。宗洙聞父難、往赴賊、復截其耳鼻。以明經授州司馬、里中私謚曰孝友。宗洄、字恭叔、康熙庚午舉人、內閣中書。又襄城令劉子帝義林記：治西蓋有雙忠墓云。一西安郡丞孫忠文公兆祿、一千夫長李忠武公可從也。二公共佐制府汪忠烈公喬年駐襄城、劉賊、賊圍城、城陷、汪公死、二公俱死。汪之靈輶南褒矣、孫、李詹骨丹血、概藏之長坑古井間。前令君余補築祠、崇祀哲庶、尚未大備也。愚增飾龕位、樹立豐碑、視昔有加。康熙庚戌、李忠武之元子顆來、長號、五備招父魂而葬之。鄉先生劉宗洙割腴田數畝、立塋兆焉、藏有文石於寵。其左曰西安府同知私謚忠文孫公兆祿、直隸鹽山舉人；右曰烈士私謚忠武李公信吾可從、陝西盩厔人。後、鑄知縣某立石、吏部侯選同知眷莛劉宗洙奉祀。劉紳諸父、二公以而翁文惠太先生會受汪督台監祀郡丞之署、與孫公寅僚、與李公伯仲也。築土爲墓、墓表石上、鑄雙忠墓三字。凡官是地與地之大夫士、各植松楸一二章、蔚然成林、爲勸青還勝地。道左樹石碑、大書義林表義舉也。兩翼戴好義姓氏云。當日二公奮不顧身



以身徇國、盡甘心如飴、無少怨痛者。推其精英昭爽、飛揚雲霄、騰督府之牙旗、環戰壘而依附之首麓孜涯、定是快心之區也。而林木拱抱、蔦蘿附石、松栢參天、騷人憑弔、遊士流連、必且瞻馬鬣而式之、豪歌悲壯、酒經雅之、酹醪抒忠貞之氣也。疇謂是舉為無裨於忠武哉。又劉青霞義林雙忠墓表、邑西郭有壇墠樹木者、曰義林、監紀孫公、材官李公招魂葬處也。明崇禎壬午、流賊李自成犯河南、督師汪公喬年奉命討賊、死難於襄、其監紀孫公兆祿、材官李公可從同遇害、兩公遺骸莫知其處。康熙初、始招魂而葬、題曰雙忠、表其墓道曰義林云。方汪公討賊之命下也、欲大振軍威、滅此朝食。乃募將略可用者、請以隨征。時孫公兆祿任西安府同知、有文武才。汪公與語兵事、大悅之。於是授軍門監紀、且命舉所知。孫公乃以盩厔李公可從薦、署材官。李公有志略、素以勇力著、乃應募。將行、抉一齒留其家、曰我此行不殲賊不生還、此所以識也。及抵襄、分汛而守。孫公參幕軍中、設法防禦、汪公倚如左右手。李公每戰先登、奮不顧身。閱五晝夜、矢盡援絕、城陷、汪公罵賊不屈死、兩公與之俱死。當是時、予王父漢臣以軍門贊畫佐汪公城守、與難、更甦、强起裹創、收汪公屍、殮而權厝之、為文紀其事。至兩公死狀則未詳也。國朝順治初修邑乘、第曰孫同知、李材官與軍門汪公同殉難、亦不載其名字。康熙

初李徵君中孚先生壽父屍來襄始知兩公名字籍貫云子嘗訪之長老邑貢士孫㰈曰當城破時見孫公立城上狀貌魁梧面白晳秀爽或指曰此孫同知也賊脫其冠纍而牽之驛之去公徐行其色不撓又老校吳姓云公之被執見逆闖也以刀脅之不肯屈有李材官者聞而急趨以身翼蔽遂同死焉然後兩公殉節始末乃可得而往矣是時全軍覆沒橫屍遍野予王父捐貲盡瘞之長抗背升問蓋不可葬識矣及中孚先生之來也長殘五衛不得先大人孝友公宗沫以兩公與先王公同求守同與雖又憐中孚之孝因捐而郭地一區為之塋兆鑴兩公姓字庚甲於石殮衣冠而葬之歲時宰子姪率其祀焉邑令張公東峰表於道曰義林嗣後叔父中翰公宗涸又為種樹成林以時拜掃願以歷時既久或多頎祀今歲丙戌予言於邑侯際公公即借予出部瞻拜捐倖重修封墓立存環植樹太且禁居民勿得樵探焉安侑忠魂風屬未世誠盛舉也或日兩公之生西北各異其魂魄猶戀故鄉求必憑依於是予日不然兩公慷慨從軍親死知飴齒髮骼嘗殘烏鳶豺狼而不自惜其精英昭爽依疆場之故地附衣冠之豨莊不第視俯首全歸為可恥阡褒其還葬者亦不免為兩公之所笑也孰請義林逐士非兩公魂魄之所棲止也哉義林之修家墓巋然林木蓊鬱過之者廉頑而立懦為政數



教郎在是矣不可沒也故並著之陳公諱治安字晴峰山陰人又襄城令際治安重修雙忠墓碑記有明末造督師汪公奉命討賊死難於襄具見邑乘而監祀孫公材官李公亦與汪公同時殉難節烈並著康熙初年邑令余君二聞爲汪公建祠崇祀而兩公與享甚盛事也余於丁丑承之茲土謁汪公祠而未詳所謂雙忠墓者劉子青霞以遺事述余余得立石以表兩公之節烈焉昔闖賊蹂躪中土督師汪公奉命討賊而兩公効命其間按孫公名兆祿直隸皋城人由舉人爲秦盩厔令升西安府同知素知兵沈毅多大略汪公隔其賢題署軍門監紀孫公稔盩厔李公名招與俱李公名可從少學書己學劍膂力過人負其材勇願提桴鼓立軍門爲知己者死從孫公入謁汪公壯之拜爲標下材官數與語大喜曰若立功題授若軍職李公拜曰敢不効死命既抵襄諸帥兵皆會分汛而守孫公參幕中軍李公號勇敢戰無不以身先士卒越五晝夜矢盡糧絕城陷汪公罵賊不屈死兩公與之俱死康熙辛亥李公元子徵君中孚來襄求遺骨不得痛號衢巷時劉子青霞之考郡丞公宗洙爲捐地立塋鑄兩公姓字房甲於石招魂殮衣冠而合葬之此雙忠所由名也邑令張君允中表於道日義林嗟呼兩公慷慨赴義殺身成仁雙忠之名應不朽也方今天子命史臣纂輯明史褒揚忠義督師暨

兩公聲播海宇、而冢墓湊涼、得非守土之責與。爰種木立石、而誌其大槪如此。按余二聞任襄城在順治十七年、以康熙五年去。其自撰注忠烈祠記、及孫同知而不能舉其名。除記所稱兩公與享、乃張令允中、墖人非余時事也。劉青霞表稱丙戌、爲康熙四十五年、右三文均二曲集義林記所未收、故並錄之。又劉長源及弟恭叔與先生爲盟兄弟、見王豊川肅林劉子別傳云、子李子生平不與人盟、而獨盟恭叔兄弟。

五月、羣小復謀搆陷、愛先生者謂憸王嶮巇叵測、邑君銜之又深、勸之徙居於鄗。先生不忍遠違墳墓、謝曰、禍患之來、命也。卒不徙。紀略

六月、滿洲黃旗大人會公納偕弟奮魁詣廬問道、是秋、各旗固山牛彔多來瞻禮、將軍馮公尼勒往來尤殷。馮樂善好賢、先生告以嚴紀律、恤地方。馮躍然佩服。紀略　陝西志、傳尼勒、鑲紅旗滿洲。康熙十四年任將軍。按馮傳音轉十四年小異。

十月，咸甯郭丞同閫司張公夢椒迎先生遊董子祠。祠在城隅地頗幽僻，仲舒之墓在焉，俗謂之下馬陵。先生念一代大儒，秦火而後，正學所由開先，遂慨然趨謁。至則郭張偕會公納晝夜虔侍。先生因語及正誼明道，謂方今人欲橫流，功利之習深入膏肓，斯言在今日尤爲對症之劑，吾儕所宜服膺者也。郭張憮然。張以父明大司馬諱鳳翼蔭錦衣僉書，改司閫，淹雅宏博，詩文敏贍，爲人倜儻有氣誼，名流推重，至是翛然志道，契先生尤篤，抱其子謁見，會大人率子弟北面受學。紀略代州志、參陝西志、

張夢椒，字鹿淵，山西代州人，明兵部尚書張鳳翼子，以父功襲錦衣衛指揮同知。康熙三年，任陝西掌印都司，歷安遠營參將。○陝西志。董子祠在咸甯縣學宮後，嘉靖二十年侍郎趙廷錫改建，今在城東，祀漢儒董仲舒。

祠後有墓。

撰論世堂記、學文堂記、題社會全集、青賜先生論學全書。按、論世堂記爲龔瑱霞作、學文堂記爲陳璥峯作、社會全集爲吳濬長題、青賜論學全書爲秦赤仙題、均在是年。書張雲巖墓碣。

關中三李年譜卷一終

男永燁校字

校記

①日：當作「目」。

②土：當作「上」。

關中三李年譜卷二

山陽吳懷清編

二曲先生年譜

康熙十一年壬子，四十六歲。

是春，饑，不能生。王省庵聞之，自蒲來候，爲之辦三月薪米而還。先生每值困阨，則誦伯夷叔齊餓死並志士在溝壑以自振。五月，鍾學憲勷檄縣豎碑母塋，大書賢母彭氏以表墓。隨致書先生，以申嚮往。既而深咎覊於職守，不獲造廬，耑吏託張閣郭丞介紹，肅迎。先生辭謝。八月，至省，南謁馮少墟墓。陝西資政錄：馮恭定墓在長安縣西南三里馮家村。訂其遺集，寓雁塔。鍾聞之，亟出城拜訪，館於塔下，質疑

咨學、聞所未聞、深恨會晤之晚。每日就寓傾論、擊節再拜。時值大比、三邊八郡士萃省、聞風爭造、肩摩踵接。先生隨人響答、終日不倦。於是秦人始知章句之外、原自有學、興起者甚衆。詳具雁塔答問。浹旬、先生告旋。鍾聞之、亟手書致意、書曰、斯道不講、非一日矣。振絕學於來茲、迴狂瀾於既倒。肩斯任者、非先生而誰乎。朗也無能為役、雖然、執戟從遊、所欲慕焉。嚮者頗聞二曲有李先生、然耳其名矣、未見其人也。及驂停雁塔、見其人矣、猶未聞其緒論也。今見其人矣、聞其緒論矣、雖未能窺其堂奧、乃見獵心喜。入聞夫子之道而悅、人皆有之。朗東海之鄙人、何獨不然。尉嘗自問、少年跌蕩、於浮名、一行作吏、塵面東西、簿書鞅掌、蒙西子之面、欲自見本來、豈可得乎。今遇先生、如爐之點雪、水之沃焦、駸駸有不知其然者。方將愛飲之、不可斯須去、而先生又以避喧遺歸、私心怦怦、得勝悵憫。乃出城躬送、臨洮依依。紀略。陝西志、鍾朗、浙江石門人、康熙九年任。石門志、朗字玉行、順治己亥進士、由翰林改工部主事、升員外郎。出視江南江西湖廣等處鹽政。歷

刑部郎中、視陝甘學政、嚴絕苞苴、振拔寒畯。升布政司參議、致仕歸、年七十三卒、祀鄉賢。陝西志慈恩寺在咸甯城南一十里曲江池北、唐高宗爲文德皇后建、內有浮圖塔六級、即今雁塔。

是冬、張閫司以先生身居叢藪、欲營室於鄠、迎先生避地遠氛。會轉安遠參戎、不果致札。札云、檢王所以抵牾者、以先生名高德重、求親而不得、則思謗生焉。然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再加以少霽厓岸、此輩樂有附驥之望、而可以化其成心矣。如邪正分明太甚、小人愈肆其惡、厲先生勿以人廢言是禱。瀕行、念先生清苦、捐俸三十金、託人爲先生購地十畝、聊資薪水。紀略

康熙十二年癸丑、四十七歲。

鄂總督善政、崇風教、自巡撫時雅慕先生、知先生不屐城市、難以屈致。是年復修關中書院、拔各郡俊士於中、乃因鍾提學致饑渴、又因咸甯郭丞通禮意。四月、肅幣

聘先生講學、先生力辭至再、鄂公敦延愈殷、三往然後應。鍾以先生衣服寬博不時、預製小袖時袍馳送。先生笑而藏之、仍寬博以往。至城南雁塔、鍾出城奉迎、見之愕然。先生曰、僕非官僚紳士、又非武弁營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寬衣博袖乃庶人常服、僕本庶人、不敢自異。且庶人無入公門之理、區區生平安庶人之分、未嘗投足公門。今進書院、諸公見顧、斷不願破戒報謁。鍾爲之備達鄂曰、余等聘先生、原爲沐教、豈可令其頓違生平。五月十四日、命府三學博士御車進城、公偕阿撫軍、席熙暨三司迎候於書院之翼室設宴。隨改其室爲明道軒。次日、請先生登座、公與撫軍藩臬以下、抱關擊柝以

上及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衆、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先生立有學規會約、約束禮儀、整束身心、三月之內一再舉行、鼓蕩摩厲、士習丕變。故老有逮事馮少墟者、目睹其盛、謂自少墟後講會久已絕響、得先生起而振之、力破天荒、默維綱常、一髮千鈞、視少墟倡學於理學大明之日、其難不啻百倍。一時院司道府莫不致餼、咸却而不受。撫軍贈金數鎰、往返再四、亦固辭。

紀略　國史傳、鄂善姓約喇氏、鑲黃旗滿洲人。由侍衛歷秘書院學士、都御史。康熙九年、授陝西巡撫。十一年遷山陝總督、尋改督陝西、調雲南、以事戴罪立功。十六年授甘肅巡撫、十八年解任。又阿席熙、鑲紅旗滿洲人。康熙十年以布政使升任陝西巡撫。按是時三司布政使爲吳努春、鑲白旗滿洲人。按察使巴錫、鑲紅旗滿洲人。提學郎鍾朗、道無攷。西安知府邵嘉引、浙江餘姚人。二曲集關中書院會約引、關中書院自少墟馮先生

而後學會久已絕響。今上臺加意興復，此當今第一美舉，世道人心之幸也。諸同志川至雲集，相與切劘，雖以題之不肖，亦獲濫厕會末，振頹起懦，叨益良多。衆謂會不可以無規，促題揭其概，謹不得固辭，謹條列於后。

七月，新提學洪公琮甫涖任，即具啟通幣以申嚮往。先生不納。八月，自鳳郡馳謁先生於書院，設宴，朝夕躬陪。序先生所立院規，刊布多士。先生彙輯少墟全集，託其梓行。紀略　陝西志：洪琮，安徽休甯人，康熙十二年任。安徽志：琮字端玉，歙縣人，順治壬辰進士，授韶州府推官，晉刑部主事，歷官陝西提學。清秘述聞：琮字谷一。

是秋，寶雞李汝欽茂才修始謁先生於書院，北面稟學。先生力辭。據二曲集增輯。寶雞志：李修字汝欽，少籍諸生，從盩厔李顒學，欣然有得，遂謝舉業，有志正學，博考儒書，剖析精奧，著心心精一二錄，補薛存齋四書說蘊，大有發明。邑令燕山李瑩受業於門，年七十三。鳳翔府志：修精研理學，剖析微奧。嘗自砥礪，其志不作杏壇中人不止。

鄂公欲薦先生、知先生鳳翔千仞之操、不可榮以祿。念係地方高賢、又不敢薇。乃密戒學憲及郭丞勿洩、遂會同撫軍阿疏於朝。其略云、一代眞儒、三秦佳士、學術經濟實曠世之遺才。道德文章、洵盛朝之偉器。負姿英特、操履醇良。環堵蕭然、一編閒適、經百折而不回、歷千迍而愈厲。刊行緒論、咸洞源達本之談。教授生徒、悉明體達用之務。邃宗孔孟、近紹程朱。初 奉詔求賢、臣等雖略聞其人、恐係浮名、未敢深信。恭奉皇上賜臣等大學衍義、臣等仰承聖訓、以廣文教、修復書院、聚集多士、將聘迎至。見其人品端莊、學識多懷講論亹亹、誠難測其淵微。今 皇上日御經筵、時親典謨、正需窮經博古之臣、以備顧問之班。臣等既知其人、不敢不擧。疏上。九月朔、先生始聞其事、錯愕自咎、即貽書於鄂、一再辭謝。第一書略云、明公以國家太平之業、莫先於正人心、故思碩儒以振起斯文、而又急無其人、不得不從隗始。誠吾道之中興、而生民之大幸也。顧僕實非其人、適以重爲斯文之辱。前者懇辭不獲、覿顏應命、兩赴書院、言無可聽、行無可取。中夜自思、既負明公下問之誠、兼愧朋友琢磨之益。方欲束身告退、

肆力耕耘。忽聞愚賤之名上塵睿覽，驚魂欲墜，俯仰難安。自拜辭抵家，即染寒疾，歷久不痊，遂至右足不仁，艱於步履。夫薦賢者，國家之大典，豈容以廢疾之人濫膺宸命哉。況今接對賓客，皆倚杖而行，猶或顛躓，其必不能舞蹈丹陛也，不待問而可知矣。伏乞格外施仁，代為題覆，使病廢之人得以終安畝畝，則始之終之，其恩皆出自明公矣。十一月，督撫奉旨促先生起程，先生再三以疾辭。紀略、參二曲集。辭徵第一書云：顒少失學問，無他技能，徒抱皐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高蹤。不虞聲聞過情，上徹宸聰，部撫地方起送，甚曠典也。顒何人斯，敢辱斯典，若謬不自揆，冒昧奔趨，是借終南作捷徑，可鄙孰甚。有士如此，朝廷亦安用之？況顒近因汗後中經，宿疾頓發，左足麻木，不能步履，豈堪遠涉長途，趨走拜舞，對揚丹陛也。伏望矜鑒，特為轉達，曲成石隱，使顒不至狼狽道途，自速其斃，頌德頌仁於無窮矣。

是月，至華陰訪王山史徵君宏撰，與論為學出處之義。並屬為劉公四冲作傳，留五日去。據襄城志增輯。襄城志山史劉四冲公傳：康熙十有二年秋，有詔徵盩厔李中孚先生，中孚稱疾不就。冬仲，策杖過予草堂，留五日，論為學出處之義

甚悉。及指數近代人才，因得聞四沖公遺事。中孚謂予劉公雖已有傳，予不得無言。同州志，王宏撰字修文，華陰人。父之良，明進士，南京兵部右侍郎。宏撰幼嗣於季父之祚，貴司馬第五子，補邑學弟子員，食餼。順治七年，土寇竊發，遺貲摽掠殆盡，乃縱遊之淮陰，抵建康，至吳門，與江左高士流連詩酒，越歲而歸。中丞賈漢復聘纂陝西通志，并命子增受業。中丞入都，邀之偕行，數載始旋里，單心洛閩之學，而尤邃於易，以其餘為詩歌古文，清健高超。三輔隱賢與之切劘者，王建常、李楷、李顒、李因篤、東蔭商、南廷鉉、顧炎武入關來訪，分宅館之。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辭之士，宏撰列薦剡，累辭不允。至都，會病，不入試。足不履顯者之門，而大學士馮公溥雅重其品藝，介人求文。王士禎、汪琬、施閏章等莫不就舍訂交。二十四年，再遊江南，十年乃歸。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按山史生明天啟五年壬戌，長先生五歲。

有報鄂制臺書、報阿撫軍書、答阿撫軍辭餽金書、與當事論出處書、答洪學憲書、上鄂制臺辭薦舉書第二書、辭徵書第二第三書、題馮少墟先生全集。

康熙十三年甲寅。四十八歲。

正月、滇南變起、所在震動。鄰惡自以前訐不遂、徒成嫌隙、至是謀因亂將暗不利於先生以滅口。同黨有洩之者、二月十三日乃離新莊堡、避地於邑南之郭家寨以居。紀略

四月、有　旨復徵、吏部咨督撫起送、藩司檄府行縣催促起程。先生控辭。既而府役至縣守催、縣據醫鄰甘結以覆。五月、府提醫鄰嚴訊、脅以重刑、衆辭異詞。府轉到司、司促愈急。七月、霖雨河漲、先生長男慎言涉波冒險赴司、哀控不聽、立逼擡驗。八月朔、縣役舁榻至書院、遠邇駭愕、咸謂擡驗創千古之所未有、辱朝廷而褻大典、

眞天壤間異事也。府官至榻、先生長卧不食、府以股痺回司。司怒、欲以錐刺股以驗疼否。適張參戎夢椒自安遠回省、爲之營解、免錐、立逼起程。先生閉目不語、僵卧而已。前内黄令上蔡張起庵沐自中州來訪、備述聞風嚮慕、神交有年、因出所著學道六書就正。先生伏枕以答、語及乾之初爻、謂學須深潛縝密、埋頭獨詣、方是安身立命。若退藏不密、不惟學不得力、且非保身之道。昔人謂生我名者殺我身、區區今日便是榜樣。張歎息而去。初五日、府又差官守催、吏胥洶洶環擁、逼索起程。愼言不得已、聊具起程呈云、俟暫歸治裝、然後就程。司始允還。抵家數日、隨具呈以疾篤控院。司聞之、檄府鎖拏

經承。縣令高君宗彌懼累、牽役至廬、立促舁榻以行。先生堅不進省、寓於城南之興善寺。府役日逼起程、督促萬方、先生以死自矢。督院知不可强、乃會同撫軍以實病具題。部覆奉　旨、疾痊起送。十二月、還家養疾。丹陽賀君麟徵聞而歎曰、關西夫子堅臥養痾、正是醫萬世人心之病、移風易俗、力振人紀、有造於世道不淺。紀略

按陝西志、是年總督哈占、巡撫杭愛、布政使吳努春、西安知府阿爾親、皆滿洲人。內黃志、參上蔡志、張沐字仲酉、號起庵、河南上蔡人。順治戊戌進士。康熙元年任直隸內黃知縣、潔己愛民、崇尚德化、蒞邑五載、廉蹟善狀不可枚舉。開講堂、請學、每會期、邑士及鄰封之請教者常數百人。時容城孫奇逢講學蘇門、徵迎至黃、學者知所宗焉。因事降職、以大臣薦授四川資陽令。方休赴部、過黃、士民慰問、遮道有送出境者。著有道一錄、學道六書、六諭敷言、女經。盩厔志、高宗彌字介公、四川梁山人、由進士、康熙十三年任。值滇蜀鄰平涼繼叛、軍興旁

午、風鶴頻驚、催科饋運、日不暇給。至十七年被論、後赴京開復。途遇暴疾、歿於蒲東、歸葬白下。賀麟徵無攷。

是年、新安汪君宏度緘書、託洪學憲問學。江甯高太史人龍詣廬就正。紀略 上元志、高人龍字霖公、蜀梁山人。父射斗、前丁丑進士、任江安督糧道。歿後寄家金陵。人龍由康熙戊戌進士授庶吉士、除檢討、歷官吏部選郎。生平博雅、於關閩濂洛之學、莫不窺其奧窔、尤以廉自守。官比部、有廢鏹、例入督鑄者之橐、公悉給工匠、不以自私。子二、元亨、丁卯舉人。元吉、庚辰進士。汪宏度無攷。

有辭徵第四第五第六書。按、是年、陝督爲昭占、集中只標曰辭徵、大約致督府者。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十九歲。

先生癸丑秋自書院講畢旋家、即閉關不復見客。是春、又爲謝世言、以逆拒來者。其略云、僕幼孤失學、庸謬罔似、誤緣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年來天厭降災、疾病相仍、半身覺痿、兩耳漸聾、杜門卻掃、業同死人矣。

然而朋伍中不蒙深諒，猶時有惠然枉顧者，是使僕開罪於先生長者，非憂我之至者也。今以往，敬與二三良友約：凡有偶憶不肖而欲賜教者，竊以爲上有往哲之明訓，下有狂謬之危言，期與諸君私相砥礪足矣，奚必入其室而窺其人，以致金玉在前，形我蕪穢乎？伏望翹其左顧之轍，埒僕於既化之幾，視僕爲物外之野夫。此僕所中心佩之，而亦父師視之者也。嘗聞古人有預作壙穴，以爲化日藏骨之所，僕竊有志而未逮，又豈能醜顏人世，晤對賓客，絜長論短，上下千載也耶？但使病廢之軀獲免酬應之勞，則僕也拜賜多矣。紀略

四月，鄂公自荊州移駐關中。甫入關，欲望見顏色，各部院亦欲因之以見，總憲公遣使賫手札來迎。先生以謝世言示之，乃已。紀略　按，鄂在雲南，以事戴罪立功。十四年，王輔臣叛，命赴榆林、延安剿禦，移駐，即謂此也。

八月初六日，先生挈家避兵富平。是時，雲貴搆亂，蜀漢盡陷，盩厔密邇南山，敵人盤踞於中，土人往來私販者

傳敵營咸頌先生風烈。先生聞之大驚，亟擬渡渭遠避。會張參戎陞總鎮，肅輿迎送富平。時郭丞陞宰富平，亦遣使來迎，遂盡室以行。至富平，郭公擁篲下風，修郊勞文學孟輿脈齋沐受學，固請棲所居之軍寨別墅。郭公於是鳩工整飾，煥然一新。又特搆一齋，題曰擬山堂。擬山云者，以先生喜靜厭囂，謝人事，絕應酬，無異深山窮谷也。張與郭各捐俸，置器用，儲薪米，敬養備至。邑人及鄉封士紳晉謁，先生多不之見。紀略。盩厔志兵事：康熙十三年，遊擊程福亮聞蜀變，自西鄉退兵三河口，盩厔兩縣運糧給之，民大困。明年八月，漢中失守，福亮退駐黑水峪。十一月，遊擊梁縣屯兵黑水峪，勒折糧草，索取夫役，官民苦之。繼此又有彭宣、王守鳳、陳奇謨、鄭起成、吳時泰、傳舉、吳炤、夏印、李重華等，此來彼往，首尾六年，強橫騷擾，丁壯饋運於外，老弱供給於內，民不能堪，投旗入伍者不可勝計。

按、亭林與先生書、有別有札、與憲尼語。憲尼應與豚字、稷山李孟孔豚字祁尼、或其兄弟行也。

是冬、顧甯人書來。顧自癸卯蟄屋別後、雖足迹徧天下、而音問時寄。至是、聞先生流寓富平、寄書略云、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拔、眞吾道所倚爲長城、同人所望爲山斗者也。今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惟先生。異日九疇之訪、丹書之受、必有可以贊後王而垂來學者。側聞卜築頻陽、管幼安復見於茲、弟將策蹇渭上、一敘濶悰也。紀略按、亭林年譜、乙卯八月、自山東歷城抵山右之祁縣、主戴楓仲家。楓仲爲築室祁之南山、先生因之置書堂焉。此書應自祁之南山書堂發。

是年、李汝欽再謁先生於擬山堂、堅欲及門、先生仍固辭。據二曲集增輯。二曲集倪李汝欽西歸別言略云、寶雞李汝欽負笈而行、篤未弱冠即有志於斯道、癸

丑秋，嘗謂予於關中書院，北面稟學，予力辭。乙卯夏，又謂予於富平之撥山堂，堅欲及門，予固辭。徙步負笈，往返千里，途次羅災，幾不保身，聞者惻然，而汝欽嚮往愈虔。略弗少變，則亦可謂天下之有心人矣。按先生以是秋至富平，別言作乙卯夏，或一時誤記，特誌其事於此年，而時從略。

懷清按，先生居富平，李子德及弟因材等常趨侍。受祺堂文集田太孺人行實：前郭明府迎兒二曲徵君寓邑東偏。母數就覲，謂不孝曰，汝兒大賢，當敬事之。二曲集田太孺人墓誌：前此，顒以終南播氣，避亂頻山。太孺人率闔眷出，見令因篤偕弟若子，朝夕嚴侍，恩勤有加。迨亂定返里，猶時問遺不絕。

答秦燈巖第二書。按，書有別來五載語，由辛亥至此五年。其第一書年次待攷。

康熙十五年丙辰，五十歲。

四月，張總鎮有疾，回雁門原籍。顒行，迂道富平別先生，捐俸備薪水，約以秋涼疾愈復至。抵家未幾，不起。先生

聞之悼慟、爲位遥祭、仍託人唁其遺孤。自是日用所需、郭一力任之、李太史因篤撰擬山堂記。其略云、徵君先生起自孤寒、獨立不倚、倡明聖賢之學。顧其家甚貧、三旬九食、簞瓢屢空、宴如也。而篤實之徵、光輝莫掩。上而臺司、以越郡邑之長、或單車造訪、或奉書幣、通起居。先生一切謝之、無所受。雖鄉里交譾、閭巷敦諭、迄不少易。當是時、先生名震關中、崇重其道、往來尤密者、莫若常州太守前盩厔令駱公、吾富平邑君雲中郭公。無何、駱遷京秩以去、凡先生所與盱衡性命、外樹宮牆之防、內庇其賓從之需者、緊吾邑君是賴。夫先生之爲人、不事王侯、餓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也。而吾邑君何以使之厚自託焉、豈非忠誠所感、處先生以古道、而義有超於養之外者哉。蓋邑君勤勤懇懇、所以爲先生計隱居者甚周且至、不啻先生之自營、然先生不知也。先生不知、故受之而可安、指而美之、無辭也。舊歲江漢播氛、南山烽羽之嚴、密邇二曲、故開府雁門張公曰、徵君可以行矣。舍郭、富平不足以辱先生之從者。而吾邑君乃備輿奉迎而先生亦既覯止、爰擇文學孟仲子別墅構室以棲、時時具公服儀伏、晨往上謁、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相望於路。先生弗聞也、終日匡坐不出、而遠近就業者有人、問

道者有人、瞻軌範者有人。纚纚乂乂、走趨於堂、使千百年干戈之址、一變而爲俎豆之鄉、先生與吾邑君之功、詎不偉歟。紀略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十一歲。

五月既望、遥祭駱公先生。自辛亥返秦、駱亦丁艱離任、書問不絕。丙辰夏、猶自獲鹿轉致諸名公寄先生文翰、且訂是春至秦相訪。既而以疾不起。先生聞訃號慟、爲位以祭、服緦三月。語及、涕不自禁。八月、鄂督改撫甘肅。瀕行、手札言別。先生答以政教偕行、舉措務合人心。紀略

九月、王山史至盩厔。先生遣子伯著往謁。山史隨詣軍砦、晤談竟日、旋以所著正學隅見述、見質、復假閱先生所輯紫陽通志。據砥齋集頻陽札記增輯。按、伯著應慎言字、而潛確錄作伯敏。

是冬，顧甯人自山左來訪，因寓軍寨之北，密邇先生，時至卧室盤桓，語必達旦。紀略。按，亭林年譜，戊午春由太原入關中，富平令郭九芝傳芳迎先生於二十里外。閏二月，遣子德家人至曲周接衍生及既足，期會於富平軍砦李中孚家。四月朔，九芝邀先生至署，寓南庵，旋移寓朱公子樹滋齋中。此作丁巳冬來訪及寓軍砦北，微異，無從訂定，姑闕疑焉。亭林集與潘次耕書，頻陽令郭公既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為我買田結婚之計，雖未可必，然中心願之矣。又，顧譜十六年丁巳九月，入陝，訪李中孚於富平東南軍砦之北，注李微君年譜云云。按，微君年譜系此則於丙辰冬，孜衍生元譜丙辰年未嘗入秦，其至富平，實系丁巳，李譜或偶訛耳。按，李譜應即指二曲歷年紀略，紀略原列是則於丁巳冬，其云系此則於丙辰冬者，豈別有一譜耶。受祺堂詩集陳情賦，雲中曲呈郭明府，前年是日杯柤屬，左有東吳右二曲。注，謂甯人先生、中孚家兄。按，此指十七年事。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十二歲。

自癸丑冬督撫有疾痊起送之　旨，自是每年檄司行縣查催。是春，復促起程。既而兵部主政房君廷禎又以海內眞儒推薦。其略云：竊惟孔門四科，文學與德行並重。有行而無文，其蔽也魯；有文而無行，其蔽也夸。若二者之兼優，則一生可概觀。職秦人也，所知有西安府盩厔縣布衣李顒者，束躬希聖希賢，無書不讀。居德惟誠惟正，有己克修，甘原憲之貧，襟提肘露；擁張華之乘，腹便硯穿。立志冰堅，四十載如一日，秉心淵塞，三輔中僅此人。雖經督府交章，名已上徹朝陛，乃復金石不渝，甚仍下伏田廬。格物致知，誠有功於正學，揚風扢雅，宜無忝於眞儒。吏部具題，奉　旨令督撫起送，司府檄富平縣力促。先生以疾篤辭，長男愼言赴院哀控，乃以病臥不能就程題覆。又奉　旨敦促，於是催檄紛至，急若星火。府尹手札責郭令徇庇，且題職名揭參。郭公回詳略云：李處士養疾久臥，遠邇共知。卑職雖至癡極愚聾，明一微未盡昏翳，何敢不畏法紀，不惜官箴，於非親非

勢區區流寓之一寒士、過自徇庇、干憲典於不測耶。屢蒙示行催、卑職稟遵憲檄、即欲遣夫舁榻就道。及親臨臥室、見其委頓不食、以氣息奄奄之人、強迫就程、萬一途有不測、卑職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耶。慎言。又日伏轅門泣控、不聽。府役坐縣、立提職名、鎖拏經承。經承守門伏跪哀號、舁榻以行。紀略

八月朔、過臨潼、浴溫泉。是晚、宿周太史燦宅。臨潼志：周燦字星公、順治乙亥進士、由翰林改刑曹、奉使安南、及還出守南康、修白鹿洞書院、聚徒講學、多所成就。督學巴蜀、甄拔皆知名士。著有顯學集、祀鄉賢。先是、建威將軍吳公當亭林年譜、康熙十六年、賊黨吳之茂冠①秦州。十二月朔、命建威將軍吳丹略地華商。按、丹當音近、應即此人。慕先生甚殷、介潼關胡副使戴仁、按、戴仁、容城人、由拔貢官廣東香山知縣、康熙十四年遷潼商道、後官湖北布政使。周太史暨臨潼錢太令天予、臨潼志、錢天予、上元舉人、康熙十四年任。上元志、天予、順治十四年舉人。迎先生遊驪山、先生不應。至是、聞宿周

宅、遂詣宅贈禮。次晨又至。頻行、贈程儀二十四金，力卻、往返數四，終不納錢。令程儀及供應亦璧。初二日，至雁塔。督撫令府尹就榻勸駕。先生伏榻，因以疾篤不能就程。餙。紀略 按、是時督撫仍哈占杭愛。

初四日，周制臺有德國史傳、周有德字彝初，漢軍鑲紅旗人。由貢生授編修，累遷學士。康熙二年授山東巡撫，六年遷兩廣總督，十三年調川督，十八年移雲貴，十九年卒。就榻請教。周讀書工詩，自巡撫山東日，即傾懷嚮往。及總督兩廣，偶得士人所攜先生教言，玩不釋手。至是，改督四川，駐節青門，聞先生寓雁塔，遂竭誠造榻，執禮甚恭。先生感其肫摯，伏枕以答。凡所咨叩，悉意酬酢。周退而且驚且喜，謂幕賓曰：「十年夢想，今日方遂立雪之願。」初以先生有

德有言之道學、今乃始知先生當代猶龍、人中天人也。

紀略

初六日、督撫又令府尹促行。尹率咸長二縣令至榻力勸。既而又委幕僚率吏胥晝夜守催、備極擾窘。先生堅卧自如、恬不爲動。是時、先生以隱逸爲當世所注望、李太史因篤亦以博學宏詞被薦就徵、來別先生、見官吏洶洶、嚴若秋霜、恐先生堅執攖禍、勸先生赴都。一時縉紳愛先生者、咸以明哲保身爲言。先生閉目不答、遂絶食。周制臺暨各文武諸大僚目擊其億、爲之向總督緩頰。總督謂、自癸丑被徵以來、年年代爲回覆。兹番朝旨注意、不便再覆。促之愈急、且欲以違旨題參。李太史

爲先生危甚、涕泣以勸。先生笑曰、人生終有一死、患不得所耳。今日乃吾死所也。遂以後事爲託、慎言號痛、門人悲泣、先生皆一一遺囑、並滴水不入口者五晝夜。總督知其不可强、不得已、又以疾篤具覆、仍一面差官慰撫。先生乃食。是時、正值大比、多士日謁候、先生概不見、朝夕惟門人孟子緝、惠龗嗣、楊堯階、馬棫士侍側。子緝無攷。

富平志、惠龗嗣天性至孝、文學優長。康熙辛未進士、授通海知縣、善政多端。上憲咸引重。莅任八月卒。著有自新、應用二錄。楊公名時、李公二曲、李太史子德咸爲立傳。陝甘進士錄、龗嗣字玉虹、祀通海名宦。雒南志、楊堯階字元升、景村人。邑諸生。食餼、慨然有志心性之學、從李二曲於盩厔時、二曲方倡明正學。爲金谿姚江後勁。師事者無慮數十百輩、而鄠縣王心敬、蒲城甯維垣、寶雞李修、同州白煥采輩、皆一時升堂弟子。堯階謁二曲、二曲以讀書法與訂、期肄經史諸書、稍與講明反身之旨、能領略其意。二曲卒、嘗數至同州、主白煥采家、

手二曲學髓一篇、與之講求體認、每數月忘歸。蓋聞之同州陳生云、堯階自見二曲後、迪德敦善不怠、推爲長者。按、煥采卒於康熙二十三年、二曲卒於康熙四十四年。志稱二曲卒、嘗數主白煥采家、失實、應將二曲卒三字汰去始合。十三日、離雁塔旋富平。紀略

十一月十一日、督撫檄司行縣、云李處士屢經薦舉、疊淮部咨、雖以患病咨明、但前奉　旨嚴切、勢難久卧田園。該司務令地方官不時驗視、俟疾有稍痊、即便呈報。自是、富平縣月具驗視甘結。其看語云、卑職遵奉憲檄、不時至李處士榻前驗視、勸其痊日就程。答言、平昔痛母貧困而死、誓終身不享富貴、若强之使出、勢必一死報母、豈可以薦賢之故而冒殺賢之名。卑職聽此言語、甚爲悚怯、鐵石存心、勢難轉移。但事關奉旨、不敢泄視。除一面時加驗視外、理合申報。

十一月部覆、奉　旨痊日督撫起送、始寢其事。一時翕

然訝爲鐵漢、顧甯人詩以誌感。詩云、益部尋圖像、先褒李巨游。讀書通大義、立節冠清流。憶自黃皇臘、經今白帝秋。井蛙分駭浪、蝟虎拒嚴幽。譬旨鴻臚切、徵官博士優。里人榮使節、山鳥避車騶。篤論尊尼父、清裁企仲由。常追君子躅、不與室家謀。獨行長千古、高眠自一邱。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姱修。忽下弓旌召、難爲澗壑留。從容懷白刃、決絕却華輈。介操誠無奪、微言或可投。風回猿岫散、霧捲鶴書收。隱痛方童丱、嚴親赴國仇。尸饔常並日、廢蓼擬填溝。歲遂精穅老、雲遺富貴浮。幸看兒息大、敢有宦名求。相對銜雙涕、終身困百憂。一聞稱史傳、白露滿梧楸。又貽詞林諸公書云、李先生爲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李業故事言之督撫、得爲謝病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眞所謂威武不能屈、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慨也已。紀略

省闈主考吏部郎中前靖江令鄭山公重試畢、欲詣富

平訪先生。至涇陽疾作、弗果、乃遣吏奉書幣致候。書云、老先生以山高水長之風、爲當代師表。今聖天子求賢甚殷、望老先生出而倡明正學、光贊右文、俾天下皆知悔過自新、於以正人心、而扶世運、誠非淺也。又呈詩。詩云、關學從來擅古今、後賢誰復有知音。風高二曲聲施遠、望重三秦朝野欽。辭辟非同巢許志、安貧獨契孔顏心。當年親炙毘陵道、悔過猶思教澤深。紀略

是冬、胡公戴仁候先生於臥室。既而肅幣求修學宮碑記。先生例不爲應酬文辭之。紀略

答顧甯人先生書、第二書、第三書。按顧譜、甯人以十六年九月入陝、訪先生於單砦之北、李子德迎至其家。十一月去回山西。十七年春入關、至富平。冬過同州之華陰、達華州、止吏目署。在富平者半載餘。此三書往返辨難、應在是年。有寄子書、答秦燈巖第三書、按書有丙辰春暮接手教、尊翁太老先生大事、僕不獲躬唁、今已在禫除之月、應在是年。第四書、按書有今春部咨又以安貧樂道倡明絕學推舉語、應即是年。答建威將軍書、答四川周總

督書、第二書、答友人書。按書有此番博學鴻詞之選，官吏立偪起程及容回家養病語，應是年作。

康熙十八年己未，五十三歲。

先生邛隴輿思浩然欲歸。二月初五日行李先已發，次日郭公聞之，亟就寓留行，闔寨居民百餘人擁入跪留，號泣不起。先生爲之泫然，暫止以荅其意。紀略

三月，鄂公於鞏郡修葺學舍，遣員迎先生以敷文教。先生以杜門謝絶，復開辭。紀略

七月，鄂公解任赴都，迂道至富平，見先生於卧室，盤桓二日而行。知先生將歸，捐金以備薪水。紀略

八月初八日，西返。前數日，寨人聞先生束裝，知不可復

留、戚悵然如有所失、爭先祖餞。是日、長少泣送、聲震原野。郭公肅與發役衞送、道左分袂、悲不自勝。鎭將亦祖道遠送、遣兵以護。紳士繾綣依戀、費君尙彬無玆賦長篇惜別。是晚宿涇陽南郊、邑令錢公鈺長興志、錢鈺字斐玉、號明齋、順治十七年舉人、知涇陽縣、徵拜廣西道御史、順天府尹、山東巡撫、解任歸、復召督修永定河。聞先生過、亟出城請見、乃邀進城、先生以素不入城市辭、遂治宴旅邸以待、擬次晨躬送、而先生昧爽已遄行矣。乃遣吏追送。初十日抵家、十二日謁墓告返、致祭、迎姊就養。紀略懷淸按、先生流寓富平四載、其答人問學之語、門人錄之、名曰富平答問。惠玉虹富平答問小引、富平答問者、吾師二曲先生答人問學之語也。先生原籍盩厔、頃因兵氛流寓富平、閉關養痾、不與世接。居恆惟二三五舊遊往來起居、餘是得以時近卧榻、親承

謦欬、有問必答。凡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體適用之本全、內聖外王之實際、靡不當可而發、因人而啟、要皆口授心受、期於躬體實詣、不以語言文字爲事、以故語多未錄。茲僅錄其切於通病者、聊以自警。昔周子寓濂溪而濂溪著、程子寓龍門而龍門顯、以至康節之於洛、晦庵之於閩、咸地以人重、聲施無窮。今不腆下邑亦何幸而獲先生之至止耶。隨在施教、語因地傳、是以恭題曰富平答問、紀實也。庶覩者知其所自云。按答問不能分年、特附於此。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十四歲。

二月、營建母祠。先是、鄂公聞先生之母彭太君守貞貧困而死、捐俸百金、俾建賢母祠以風世。值地方多故、流寓富平、不果。至是、先生念西郊爲母原居之墟、遂以前金購材、建正庭三楹以奉母像、像前置襄城所招太翁魂牌。門房三楹、門內爲斗窩棲身、自識云人子居親之

喪塋壁令白，名曰堊室，此亦余之堊室也。喪制雖已久闋，而心喪實無時或息，棲此以抱終天之憾。自是下楗，不復出戶，竅壁以通飲食，即家人亦多不見。既而郭公以先生眷屬僦室而居，貧無定廬，捐俸構屋於祠之西偏，邑宰章亦捐俸協修。紀略

是秋，郭公遷四川達州知州，先生遺愼言送至寶雞，慟哭而別。抵任未幾病卒。紀略

九月，平涼守道參政郎公廷樞肅書幣通候，扁母祠曰「曾母慈暉」，先生返幣。紀略　甘肅志：郎廷樞，康熙十九年任。

跋父手澤，與吳耕方太史暨龔楊張毛諸公書。按，書有「鄠公捐俸建賢母祠，以風世語」，應是年。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十五歲。

二月、聞郭公凶問、爲位、率家人哭祭、服緦三月、爲之表墓。四月、爲報德龕、奉駱公郭公暨鹿洲張公之主於中、令節則率家人虔祭。紀略。

七月、甘肅撫軍巴錫遣員修候、扁母祠曰貞賢範世。紀略

甘肅志、巴錫、滿洲鑲藍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任。按、志任年與此不合、應有誤。若陝撫巴錫係鑲紅旗人、三十六年任、應另一人。

先生歸在富平、與顧甯人語及宋鑑、謂朱子嘗列銜主管華山雲臺觀、則雲臺觀宜爲祠以祀。至是、甯人移寓華下、倡修祠堂、肖貌以書、詢先生朱子冠服之製。書略云、華令遲君納弟言、謀爲朱子祠堂之舉、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以雌臺所歸四十金佐之。百堵皆作、堂廡

門垣、備制而已。祠中兼用主像、遵先生前論、主題日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乞先生考訂。指正。**先生爲之圖、詳列其說以貽。**紀略在二十一年。按、此條原編考甯人年譜、康熙十九年庚申、華陰令遲屛萬造訪、因與謀建朱子祠事。遲欣然捐俸爲倡。十月、甯人往汾州、二十年二月去汾州、至運城。臨運使黃葉園裴延先生入署。四月五日、葉園丁內艱、甯人弔畢、旋出署入關、至華陰。遂出葉園之饋、落成朱子祠堂。八月二日、自華陰至山西曲沃、二十一年正月九日卒。則此書當是二十年寄答若。二十一年、甯人已卒、焉得有書問、特移次是年。

是冬、邠州詞林王吉相受業。王潛心性命、學務向裏、晉謁請教、遂北面從事、歸依誠切、有賀醫閭、鄒東郭之風。先生以其溍篤、既退而歎曰、此眞爲己者也。紀略陝甘進士錄王吉相、字天如、邠州人、康熙壬子解元、丙辰進士、翰林院檢討。

題遂州牧九芝郭公墓碑、撰家戒自矢、訂親友。按、家戒有荊扉

反鎮、久與世暌語、自矢有近宴息土室語與訂親友文、應皆是年作。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十六歲。

春三月、武功諸生張志坦偕同邑馬仲章來受學。據二曲集張伯欽傳云、伯欽名志坦、余友武功茂才張癡菴之伯子也、禰邑諸生。壬戌春暮、偕同邑馬生仲章受學於余。每旦拜先祠暨父師畢、肅穆靜坐、儼然如對神明。余嘉其志篤而力勤、方期以遠大。丙寅秋、仲忽以疾卒、年僅三十。何令天假之年、不知所進何似、賢而夭、聞者莫不悼惜、余安能已於慟耶。故撫膺拭淚、特爲傳以寄思。

七月、岐山宰茹公儀鳳刻先生至室錄感。茹倜儻不羣、究心理道、契先生有素。至是宰岐、政崇風化、刻錄感以礪俗。宦岐九載、加意於先生者靡不周至。紀略。岐山志、知縣茹儀鳳、字紫庭、順天宛平人、河內籍監生。康熙十八年任。工詩文、有惠政、民爲建生祠。二十六年去任、官至甘肅按

察使、祀名宦。王天如至室錄感序、至室錄感、我夫子二曲李徵君自錄所感也。夫子奉母遺像、嚴事如生、爲至室於側、孤棲其中、遂錄所感以自傷。

十月、鄠縣王爾緝心敬來學。心敬弱冠游庠食餼、文名藉甚。聞先生論學有感、遂棄諸生從先生、朝夕執侍、一意闇修。紀略 王豐川雜功集自序、少孤失學、及年二十有五、奉母命從二曲子李子學。鄠志、王心敬字爾緝、學者稱豐川先生、年二十五謝諸生舉業、從二曲李徵君講正心誠意之學幾十年。歸仍閉戶探討、事親教子、不輕一步出門。年四十後、名聞海內、一時黔閭吳楚撫軍咸禮聘主講席。凡晤公卿大夫、必期以致君澤民、行義達道。過問學之士、必期以成己成物。隱居求志、絕不隨世依阿。著有易說、江漢書院講義、荒政考、尙書質疑、詩經說、禮記纂、春秋原經、詩草、關學編、文獻攬要、歷年洗寃錄、南行述、家禮甯儉編。康熙五十三年雍正元年、兩次特徵、俱以疾固辭。年八十五、祀鄉賢。按依自序及志推之、心敬生順治十五年戊戌、少先生三十一歲。

爲王爾緝作母教、答吳濬長書。按、書有尊札承諭欲自燕入秦語。二曲集吳義士傳亦云、壬戌將入關訪余書。應是年答者。其第二、第三書不能定其年、故從闕。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七歲。

秋七月、邑宰張公涵擬爲先生建書院、先生力卻。公夙仰慕先生、謁銓得令盩厔、大喜。甫抵任、即齋沐肅贄造謁、自是不時屏騶從趨侍、執弟子禮甚恭。因先生素無書室、亟欲捐俸購基、命役鳩材、鼎建講堂齋舍、以棲先生、并處四方問學之士。先生以方杜門謝絕生徒、講堂齋舍非其所需、力辭。紀略盩厔志、張涵、山西進士、康熙二十一年任、訐告去。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十八歲。

是年旱荒、先生家計窮甚、併日而食、玩易弗輟。紀略

答董郡伯書。按，文係四六體，似初蒞任時答書。考董蒞任在康熙二十二年，用次於此。

答秦燈巖第五書。按，書有湯中丞公之賢，僕所久悉，今借重江南語。湯文正任蘇撫在二十三年，書應是年答。

爲李天生撰田太孺人墓誌銘、題唐約齋墓碣。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九歲。

三月，漢陽傅𥳑辰、江陵張子達來學。傅、張舊從西蜀楊愧菴甲仁游，愧菴與友人書云：傅、張二君，英毅樸實，篤厚有道器，具聖胎，而充之不可限量。其有得於足下並萬倉起發者多矣。𥳑朋善友，實難同時同地。今後須時勤切摩，庶不負香山白鹿之意。近則引之參江夏爾樸楊翁，遠則勉之參關中李中孚先生。非李先生不足以

成就斯人也。吾人既要做古今第一件事，當尋古今第一流人。李先生今幾六十，恐歲月無多，不我與矣。二人於是徒步至秦稟學。紀略

楊愧庵自驗錄與傅生艮辰書、潛齋來書，字句盡條暢，意思更懇切，但示每日工夫，只見理少欲多。既自見得如此，何故不使理勝於欲。按：潛齋艮辰字，爾樸，無考。二曲集與張伯欽第三書，有著書立言之人，自天文地理禮樂制度兵刑，一一皆精研論撰，擕其所著全部，肅贄願北面受學，叩屏兩日，亦未之納。惟湖廣傅艮辰君明年未三旬，不遠三千里徒步來學。其人本市井貿易之徵，能學教太原。我嘉其學知近裏，始致翁剎拜等。我淡句，終日寂坐，迴光返照，保守所得之端倪，真機流盎，不貳以二，不參而三。略閱先儒格言數篇，少頃隨即掩卷寂坐，蓋恐胸中端倪因閱書而或有散亂也。此方是篤於自修，真實爲己。特示汝知。按：君明應子達字。射洪趙燮元楊愧庵先生傳：先生名甲仁，字乃所，別號愧庵，祖卞以經魁授閬中教授，父鵬龍，南京刑部主事。先生幼穎悟絕倫，每授經輒曉大義。成童後，大通六經之旨，旁及諸子百家，暨二程道之書，無不究覽。順治初，流寇方熾，流離播遷，未嘗一日廢學。年十八，聞楚南有劉麗虛、



楊恥庵者，當代碩儒也。從步數千里往見之。至楚訪恥庵不遇，聽麗處於荊南。登樓望見顒門，若裂，恍然神遊太虛。相從十餘日，頓悟道體不離人心。歸而講學金華山中，從遊甚眾。康熙乙亥，以明經入京，考取中書。與天下英傑之士同集吏部，先生於大眾中獨發明性命之旨，同志聞者莫不歎服。與行人羅西溪、翰林樊嫏庵、部郎高錫庵交，皆有志聖賢之學者。是秋歸，到長安，因見李子中孚於堊屋。李子大喜，寓書門人王爾緝輩俱來會，每證至夜分。數日，白鹿之會，朱文公云：「自有天地以來，有此溪山，無此佳客。」吾有此土室以來，亦無此佳客。居留十餘日，每與李子參證，李輒拍案曰：「非愧庵不能說到此，非中孚不能信到此。」又歎曰：「愧庵所言，字字入髓，鍼鍼見血，滴滴歸原也。」歸蜀後，其學益進，用功益竄，更獨嗜易學，不復作出山想。劉碧峰、周譜圓兩學使雅重之。噶大中丞禮聘至署，就而請教。先生平生師事劉麗處，以爲當代之神化者，進劉夫子一人，其次則恥庵楊、于中孚李子。遠交則李程山、周三爲，近則劉柱石、廖柴坡諸人。其及門弟子傳良辰、方辰、馬方昇、張子達、錢秋水、曾萬淹、豎問、邑羅康、羅度諸生中，惟傳良辰得聞道，羅夜得商，不能守，先生嘗惜之。則室周氏，性警敏，通大義，每聞先生言，輒有深悟。先卒，著有了心宗尊。僕長壽亦聞義能解，每達行，壽輒荷擔以從，遂巾講學不輟。

子秉乾，字惺然，康熙壬午舉於鄉，授貴州永從令，行取刑部員外郎。先生家居十餘年，以終。著有易學驗來錄、下學錄及北遊芙蓉等錄行世。射洪志：楊甲仁，康熙三十三年貢生。又，廖柴坡，名有恆，官濟甯知州。

是冬，許督學孫荃捐俸梓布先生四書反身錄。公自家食時，慕先生若渴。及典秦學，深慶得遂御李識韓之願。甫莅任，即竭誠造謁。得反身錄，寶若拱璧，以爲匡時救世，舍是編無以起沉痼、振積習。亟表章剞劂，頒布通省庠校，仍擬進呈。先生貽書力阻。其畧云：此錄止期私下同病相憐，對症投劑，以反身二字與同人相切砥。若一進呈，適滋多事，不獨嫌招忌，則搜山薰穴，僕將不知其所終矣。不審使君將何以爲我謀耶。幸寢斯念，曲垂保全，使僕永堅末路，庶不貽羞知己。公乃止。公念先生赤貧，無以聊生，遂割俸百二十千，檄學博易負郭田如顏子之數，延先生長子慎言、次子慎行授之耕。恐先生峻

却、託李太史再三致意而納其券邑中、俾不獲辭。紀略合

肥志、許孫荃字友蓀、一字生洲。康熙庚戌進士、用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戶部郎、督學陝西、以親老歸。　受祺堂文集陝西督學許使君墓誌銘、時二曲屢辭召聘、閉戶著書、清介孤高、不問生產。公爲謀賣花稻地、約費數百緡。知先生義弗受、乃檄盩厔學博代購之、不以告主人也。並刻二曲反身錄、拔其子太學。又許使君捐俸置盩厔養賢田記、伯兄二曲先生屢卻徵聘、忍饑而不出戶、於是督學肥水許使君劃俸百二十千、檄學博易負郭田如顏子之數、延吾從子里選、慎言暨弟慎行、授之耕、申使君之命曰、勿以告先生。其二子不敢不告也。先生愀然、寓書因篤曰、任之爽予心、拒之則拂使君之義。因篤對曰、拒之非人情也。又使君下學博爲之而納其券邑中、匪私也、公也、亦安得辭。舊歲先生門人甯子維垣過予、竊謂宜有文以傳後、非敢自謂也、故久而闕如。既而思使君非以求名、先生謙於自誦、予目擊其事、復引嫌而莫之言、斯舉將湮沒而弗宣也。不揣愚賤、聊紀大略。其事在康熙二十三年某月也。按、記謂置田在二十三年、與此小異、作記應在是年。

答許學憲書。按、書有遠承西顧語、應指是年蒞任趨謁事。

又答第二書、按、二書均

及四書反身錄事。答張伯欽第三書，按書有傳、戊辰學語、應是年書。其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等書，年次無考，均從闕略。撰宿儒泊如白君暨元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六十歲。

正月，許公出巡校士，瀕行，以書請教。先生答以所至表先哲、崇實行。遂備列關中前修段容思、周小泉、張立夫、韓苑洛、呂涇野、馮少墟、張雞山諸儒，先傳次第表章。略紀

皋蘭志：段堅，字可久，早歲郎有志聖賢。舉於鄉，入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請徵還國方監軍，罷天下佛老。疏奏不行。五年，成進士，授福山知縣，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村落皆有弦誦聲。成化初，超擢萊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憂去。服除，改知南陽府，召州縣教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旨，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五經要義及濂洛諸賢遺書。數年大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立祠春秋祀之，祀鄉賢，關學編：堅



初號柏軒、後更號容思、取九容九思也。年十四、爲諸生、見緩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防口、獨坐防心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爲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沒、自其父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於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鄉之士大夫多遣其子弟就學。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明②、差纂山西志。明年志成、移疾歸、讀書於五泉小圖、依岩作洞、以爲會友講習之所。天順乙卯、選山東福山知縣。先生以德及民、變其風俗。以薦超擢、知萊州府、如治福山時。未期月大化、以憂去。既禫、乃訪周廷芳於秦州、張立夫於鳳翔。久之、補南陽、爲政持大體、重風教、以直道不諧時、致政歸。結廬蘭山之麓、授徒講學、相羊吟詠、以自樂。然於時政關失、民情困苦、未嘗不憂形於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私諡文毅。先生著有容思集、柏軒語錄行世。　二曲集、觀感錄、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戍蘭州守墩、周容思段公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以爲畏友。遂殫力就學、歎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遂爲一時學者之宗。後隱居秦州之小泉、成紀之人蕭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

求見，聆其議論，不覺前席。迨老，以父遊江南，歷險難，款沒於揚子江，祀鄉賢。

鳳翔志：張傑字立夫，登正統辛酉鄉薦，任山西趙城訓導，以講學教人爲事。父沒，徒跣奔歸，役以養母，遂不復仕，益肆力於學。恆瞑目端坐，至於移時，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弟子從遊者日眾，乃拓家塾，以五經教士，名重一時。或勸之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後竟未及著書而卒，年五十二。

朝邑志：韓邦奇字汝節，學者稱苑洛先生。治尚書，時初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略。宏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會試不第，歸著律呂直解見志。正德戊辰成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陞員外郎，尋調文選司。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府通判。陞浙江按察司僉事，謂鎮守爲國之蠹，不少假借。鎮守怨之，奏邦奇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詔獄，奪爲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從遊者日眾。乃著周易集説。辛巳，起山東布政司參議，尋乞休。甲申，復起山西左參政。乙酉，歸。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庶子兼修撰，主順天鄉試，命題斥當時，謫南太僕③丞。己丑，歸。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大理寺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大，陞南京右都御史，進南兵部尚書。五十乞身，卒遂初服，益修舊業，倡道來學。入年即世，贈太保，諡恭簡。

關學編：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



受尚書於邑人孫昂、有志聖賢之學。構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宏治辛酉舉於鄉。正德戊辰廷對第一。時閹瑾竊政、以枌榆故致賀、柟卻之。會西夏搆亂、疏請上御經筵親政事、不報。乃引去。瑾敗、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上嘉納。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不報、復引疾、去。父卒、廬墓、釋服後講學東林書院。世廟即位、起原官、經筵進講。甲申、復以十三事上言過切直、謫判解州。會牧缺、柟攝事、建解梁書院、選俊秀者歌詩習小學。朔望、會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義節者表其廬、求子夏後、教之學。政舉、化行、俗用丕變。轉南吏部郎、還國子祭酒、以師道自任、取儀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俯仰、鐘鼓管籥、有古辟雍之風。吾南禮部右侍郎。會廟災、自陳致仕。歸卒之日、高陵人爲羅市、四方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謚文簡。

二曲集、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舉進士、由庶常改御史。忤要人、削籍、不出門九年、竟日危坐、問學者至、更端問難、亹亹忘倦。天啟即位、赴召。適京師戒嚴、朝官爭遣其孥、從吾獨盡室以行。無何、廣寧陷、經撫攜手入闕。從吾謂士大夫不知節義、非講學不可。因與鄒元標倡立首善書院、同志相切劘。羣小側目。從吾乞休、予告回籍。既而起總留臺、不赴。即家拜工部尚書。疏辭。閹闖益烈、尋遭削奪。倚秦撫亦闖黨、借從吾以媚闖、毀書院、擲夫子像於城隅。從吾痛切、跌坐二百日、不就寢飲、恨而卒。崇

禎改元、贈宮保、謚恭定。鳳翔志、張舜典字心虞、號雞山、萬歷甲午舉人、自爲諸生潛心理學、受知督學許孚遠。後遊江南、復從許講學、因徧交鄒南皋、顧涇陽、馮少墟諸先輩。謁選、署開州學正、與諸生講論、皆朱程語錄、不以舉業爲先。歷鄢陵令、創宏仁書院、與諸生講學、五年、陞彰德府同知、致仕歸。諸生從遊者常數百人、天啟改元、陞兵部武選員外、上疏勸聖學、遠宦寺、時魏閹已用事、舜典特指斥之、遂罷歸。卒年七十有二。著有雞山語要及詩文。

五月、許侍御三禮貽書許督學云、二曲李徵君、懷古獨行君子也。此時之祥麟瑞鳳、可欽可式。因以所著、託其轉致先生。例不答京都之書、來函受而不報。紀略。國朝御史題名錄、許三禮、河南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由海甯知縣行取福建道御史、歷陞督捕侍郎。安陽志、三禮字典三、號酉山、任海甯八年。時有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祐並滄海回瀾之慶、稱海昌三異。行取福建道御史、疏稱漢儒董仲舒表章六經、宜從祀國學、議不果行。歷陞大理少卿、命講河圖洛書、稱旨、晉順天府尹、尋陞左副都御

史、兵部督捕侍郎。卒年六十八、著有聖學直指、讀禮管見、易貫、祀鄉賢。

八月、遣僕訪迎從弟李勳歸。勳、先生季父之子也。季父與先生父明萬歷四十二年析居、遠徙西鄉。康熙初、夫妻先後並亡、所遺四男二女相繼而死、僅存勳一身、伶仃孤子、無一椽一瓦、流落於外者十八年、族人嘖嘖以爲非餓死凍死、即展轉溝壑病死、季父之一門絕矣。每至清明、先生念季父塋內獨無血胤拜掃、未嘗不潸然盡傷。至是友人有事渭城、邂逅遇勳、歸告。先生喜出意外、亟遣迎歸、節口分食以養、爲之娶妻生子。勳垂髫時曾從先生授書、遂令溫習舊業、易曰顏、應試入庠、俾季父無後而有後、以延季父一綫之脈。紀略

撰張伯欽傳、按、傳稱丙寅秋仲卒、應是年作。答魏環溪先生書、按、書有行年七十語、考魏年譜、康熙二十五年七十歲、書應是年答。答許學憲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書、按、第六書及許西山見貽所著事、應是年作。答岐山茹明府書、答布方伯書、按、書有忽量移晉藩語、考布哈以二十五年去按察使任、應是年書。答張提臺書、按、書有台臺欲到閩、振興理學、表章名儒、此行所過地方、如有理學名儒、不妨隨在造訪語。考福建志、張雲翼任提督在二十五年。跋思研齋記、書繼述堂詩文。按、文有許學憲己序語、或是年作。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六十一歲。

二月既望、致書許公、勸葺郿縣橫渠鎮張橫渠先生祠。

公卽捐俸百金倡修、規模煥然改觀。紀略

四月、府尊董公紹孔增修賢母祠建坊。公篤緇衣之好、丙寅式廬、晉謁甚虔。至是、又謁先生、因瞻禮賢母祠、觀



規制未備、遂捐俸、檄高邑丞弘啟鳩材督修。堂前增搆捲棚三楹、祠前建坊、額曰賢母祠。西安志、參甘肅志、董紹孔鑲白旗漢軍。康熙二十年任西安知府、三十年遷洮岷道。蓋厓志、賢母祠在蔡原里、爲徵士李顒母建。里在縣西五里。又高弘啟字漢樞、浙江山陰人、由吏員康熙十六年任。魏司寇象樞聞而撰記。其略云、太君矢志守貞慝、人世未有之艱、九死靡悔。正誼迪子、出尋常功利之外、曠代僅見。學士大夫以及田夫牧豎無不聞風興感歎、會有論者謂並厓之有李母、猶鄒邑之有孟母、後先一揆、卓然兩絕、千古有補於世教、則飭祠崇奉、有光於典。二曲先生道德風節、爲世儀表、海內仰若泰山北斗、祥麟瑞鳳。余傾慕有年、深以弗獲親炙爲生平一大憾。茲太君祠宇之成、以老且病、又弗獲閭闔瞻禮、愈滋余愧、故不揣不斐、書其概、聊誠嚮往。若夫太君懿行之詳、自有諸名公之原記在、無俟余贅。紀略　按、祠記尚有郃陽康乃心、毘陵吳珂鳴、陳世祉、武進張侗諸作、均載二曲集李氏家乘中。

九月、邑尊程公奇略改題里名。祠在萊園堡中街、公謂

世間興廢成毀、如浮雲百變。惟道德節義之風烈、積久不磨。斯祠爲一邑添勝跡於後代、而地名弗雅、非所以樹風聲於無窮、遂改其名曰貞賢里。庶地以人重、千載彪炳。題額撰記、公親督工勒石、仍豁免里役、以示優異。紀略　盩厔志、程奇略、山西郿縣人、康熙癸丑進士、二十四年任。

爲李彥瑚作論言、按、有丁卯捷鄉書語、應是年作。答譚子遂書、按、書有戌亥之交相聚、別來十六載語、由辛亥至此、逾十六年、應是年答。答許學憲第七、第八書、按、第七書及横渠書院事、第八書及雜山先生語要、均是年書。答董郡伯第三、第四書、按、第三書有捐俸修祠語、第四書有夏初承枉顧語、皆是年書。其第一、第二、第五書年次待考。與周星公第二書、按、書有聞督蜀學語、考四川志督蜀學郎是年。其第一書有聞出守南康語、出守年分待考。答康孟謀書、按、書有四月太尊枉顧語、應是年書。答友人第二書、按、書有小兒叨



選按語、應是年書。與程邑侯書、按書有詞工大者告竣語、應是年書。題張雞山先生語要。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十二歲。

正月、許公任滿告歸瀕行、徘徊繾綣、賦詩惜別。詩云、煌煌溯關學、有宋首橫渠。異時瞻王呂、自注、謂三原王端毅、康僖兩尚書、高陵呂文簡公伯。人遠運未疏。亦有雞山子、自注、張學張心齋、號外。儼焉世代殊。夫子欻挺出、蔚爲時眞儒。大旨在力行、春華非所需。胸能破萬卷、見不設方隅。俯仰濂洛後、淵源信其徒。痛父死行問、招魂徧秦燕。母也早違養、追思同家居。緊余昨登堂、禁足立戶。遲生我母氏祠、言言皆討謨。識荊快平生、信宿歡有餘。自注、先生鞋綿翰阿信院行遠劉祠院詩。與言瓜期及、旦暮歸田廬。各天從此遠、歧路長何如。負姿洵蹇劣、奚以策頑愚。數公不可作、公實今楷模。顧公示周行、庶免悔吝虞。紀略。

三月、李汝欽來學、先生授以肘後牌、肘後牌者、佩日用常行之宜於肘後、藉以自警自勵。汝且識之於不忘也。上帝臨汝、毋二爾心、其可忽乎。修錄之名曰授受紀要、旋歸歲試。秋復至先生微聞其

父欲一意舉業，似不悅，促之西歸。據二曲集促汝欽西歸別言增輯。按授受紀要原附刊富平答問後，而汝欽至擬山堂時堅欲及門，先生固辭，似不有所授受明矣。別言云：戊辰春，慕復捧其尊人翰音來學，予嘉其道念腆摯，不復辭，則授受應於是年。

為李汝欽西歸贈以別言，撰忌日祭文、哭義士傳。按義士卒於康熙戊辰，傳應是年作。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六十三歲。

春月，大疫，老僕李喜病亡。先生念其自幼同受艱難，哭之甚慟。葬日，出戶率二子泣奠，躬送下窆。先是同州賢紳王思若嘗為義僕傳。其略云：僕之事主也，非以主人之富，則以主人之貴耳。且視富貴之盛衰為去留，朝俯首而暮掉臂者，又豈少哉。今此僕之事主，豈不知先生安貧而固有樂道以終身，豈復有富貴之望，故為是依依歟。昔蕭穎士有一僕，事之數十年，每加捶楚，輒百餘，其苦不堪。人激之去，僕曰：非不能去，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奧耳。夫人

以主人之徒，博且能，令僕愛之慕之，甯甘捶楚而不忍去。況先生道德文章，罔不兼備，甯僅一博雅之主而已耶。此僕之所以依依於先生，而饑寒弗恤也。紀略

先生艱難一生，垂老尤甚，數年以來，內外交困，至是而極，阨憊無以自存，家人嗷嗷。先生自謂陽九百六之阨，偏萃於己，莫非命也，吾如命何哉，亦惟順受其正而已。康節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大書困卦致命遂志於壁，以自堅。紀略

懷清按：惠玉虹大令撫次二曲歷年紀略，止是年。越二年辛未，玉虹成進士，除通海令，莅任數月卒於官，故不克竣其事。當紀略初成，呈似先生，先生有書止其弗傳，並馬相九明經之跋附後，以存本來面目。

先生柬玉虹云、昔吳康齋先生自著日錄、楊椒山公自撰年譜、近世辛復元夫子自記歷年、吾讀之有感於中、嘗欲自敘生平因循虛度、造詣無成之實、庶及門諸子鑒吾覆車、及時淬礪。顧疏慵性成、懶於操筆而止。今承汝撫次成編、足徵有心。然中間微有未安、抄本附便返璧、姑存之可也。紀略

馬柟九跋云、余同門友惠孝廉纂先生歷年紀略、初成、呈似先生。先生始柬止其勿傳。既而邠州王太吳一見、如獲拱璧。謂惟天下大豪傑方受天下大磨折、蓋天欲留榜樣於天下後世也。先生一生偃蹇坎坷、歷人世未有之艱、受盡磨折而堅忍不拔之操、終始惟一。諭者訖爲火中鐵漢、絕無而僅有、正宜傳之以爲吾儕榜樣、何可終閟。於是細加釐訂、擬授之梓。會疾作、弗果。頃盩厔程令君得之、亟捐俸梓行。觀者悉其生平之苦、因以堅其志、强其骨、而務有以自樹、則斯刻爲不徒矣。同州門人馬棫士沐手謹識。

夏六月、洪洞范彪西徵君專伻貽新刊數種。據二曲集增輯。二曲集誌愧篇云、已巳夏、洪洞范彪西先生不遠千里、專伻惠余以新刻數種、受而卒業。讀至仁者贈、不覺爽然自失、忸然汗下。洪洞志、范鄗鼎、字漢銘、號彪西、順治辛丑貢士、康熙丁未進士。生明季、家窘甚、日不再食。講河洛性理不輟。早、孤、事母郇至孝。甲寅行取、告終養。戊午、以博學鴻詞薦、屢告免、生事極承歡之道、居喪遵文公之禮。刊有仁者贈、喪事、就正草、學求切近、師法聖賢、杜門著書、老而彌篤。癸丑　聖祖西巡、溫問再四、進刻書二種、賜山林雲鶴四字。不入城市、不謁官府、四方士羣稱爲婁山夫子。壽八十、門人私謚文介。著有五經草、辨眞稿、五經論略、半千齋雜吟、做人境草、草草草、袁顏合刻。

作誌愧、答范彪西徵君書。又入第二書。按、書有恭讀理學備考、中間不無訊入、不能無疑、敢質諸、應謝贈佳刻後書、原次第三、似誤。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六十四歲。

先生生平至友無踰惠君含眞、相交四十年、心孚意契

情同骨肉。自荆扉反鎖、舊遊多弗納、惟含眞至則欵之。

至是含眞病劇、先生例不出戶、遣子代候、旋卒。據二曲集增輯。

二曲集惠含眞傳云、邑有粹德高士惠君思誠、字含眞、早歲遊庠、余弱冠識荆、見其沉潛簡重、興懷嚮往、自是心孚意契、權然忘形。追余杜門謝客、與世睽絕、惟君之臨、啟鑰晤言、無間晨昏。方期時相過從、慰余岑寂、忽脾弱、食減、寂坐弗語、凝神待盡。余聞之、遣醫診視、卻藥弗進、日區區、行年七十三矣、當安數定、命何用求生。乃操筆東余日、屢蒙遣人遠親、繼以醫藥、雅誼肫摯、感切於心。奈賤軀大數已盡、勢已難挽、諸事皆已了脫、所難夷然者、弟去後、吾兄再無一人談心、爲可傷耳。生死交情言盡於斯。余得之驚愕、亟命兒愼言、趨候。至則見其神聞氣定。次晨、衣冠危坐、戒家人勿哭、從容告別、怡然而逝。敬次其相與始末、爲傳以誌余思。按、依是年七十三推之、含眞生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長先生九歲。

答范彪西第三書、按書、有去夏倉卒、謂理學備考多有可商語、應爲第三書、而集次第二、茲爲移次。

東惠含眞書、又書二、書三、書四、按皆一時問疾之書。

示惠海

書作惠含眞傳。

康熙三十年辛未、六十五歲。

高嵩佀學使爾公造謁、並偕鄭司寇重捐俸、爲刊二曲集。夏六月、范彪西徵君寄撰序言。據二曲集增輯。武進志、高爾公、康熙五年舉人、九年進士、官陝西督學僉事。

與董郡伯書、又與論救荒書。答惠少靈書、按、書有登第之始語、考少靈康熙辛未進士。少靈、寵問別字、書應是年答。又第二書、答李汝欽書、按書稱年已六十五、應是年答。東欽差查荒諸公書。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六十六歲。

與布撫臺書、陝西志、布哈、康熙三十一年由甘肅巡撫調任陝西。按書有聞明公撫秦、莫不延頸而祝、應是年作。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六十七歲。

是年，二曲集刊竣，鄭司寇、高學使各爲之序。十二月，武功張灊菴承烈卒，先生爲題，哭之以文。據二曲集增輯。二曲集張灊菴傳云：承烈字爾晉，武功諸生。嘗日少年無師承，爲俠客誤我二十年，爲諸生誤我二十年。乃折節讀周、程諸先正書，端居閉戶，終年潛心究極，期以必至於古人而後已。於余隆禮致敬，不啻自其口出。蓋幾忘其與余儕輩，而甘爲北面之恭者。每月餘，非君躬詣就余，則命蒼頭持證會所得求質。子志堅卒，遂[illegible]折不自勝，見於癸酉年十二月長逝，得壽六十有二。按：灊菴生崇禎壬申，少先生五歲。贈高學使別言。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六十八歲。

九月二十五日，四川楊愧菴先生自京來，行士相見禮。

先生曰：不肖某慕先生十一年矣。按：自二十四年傳良辰、張子達從其師愧菴之言來從學，至是十一年。今辱臨，實出望外。坐論夜分，先生每拍

祭曰、非四川楊愧菴說不到這裏、非關中李中孚信不到這裏。又曰、白鹿之會、朱子謂自有天地以來有此溪山、無此佳客。吾自有此土室以來亦從無此佳客。至十月初二日、乃別。先生寄寶雞門人李汝欽書曰、今西蜀楊愧菴先生遠來賜顧、喜出望外、切砥累日、受益實宏。世儒之學由口耳聞見而入、支離葛藤求諸外。先生之學由性靈神化而入、直截簡易得諸中者也。茲由貴邑進棧、機不可失、吾汝欽當趨謁請益。程伊川先生曰、逢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快何如之。原注、見愧菴集。後周星公太史督學蜀中、先生與書、有云、貴部射洪縣有楊愧菴名甲仁、其學不事標末、直探原本、見地超卓、遠出來瞿塘

之上。屬其物色而表彰之、足見相契之深也。原注、見本集卷十七書二。紀略按、是年事爲牛雪樵按察續入紀略者。考四川志、周星公督學在康熙二十六年、先生致周書、應在是時、則先此七八年矣。而云後周星公太史督學蜀中、似失考。

撰張瞻菴傳。按、傳稱瞻菴於癸酉年長逝。越二年、其仲子歸葬、追爲之傳。癸酉爲三十二年、越二年、應是年作。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七十歲。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七十一歲。

春、無錫倪大令雝梧攝邑篆、來謁。先生出示十九年前所輯司牧寶鑑、倪即序而梓行。據司牧寶鑑序增輯。倪序云、丁丑春攝邑篆、始得謁。既而出所著司牧寶鑑相示、爰急付之梓。又、王爾緝序云、司牧寶鑑者、先生十五年前所輯以貽知交也。按、王序在三十二年、至此又四年、故云十九年前所輯。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七十二歲。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七十三歲。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十四歲。

康熙四十年辛巳、七十五歲。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七十六歲。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十七歲。

十月、聖駕西巡至山西陝西、督撫接見、即問先生起居。至陝西欲召見。十一月初十、總督華致書啟具禮聘先生赴省。書云、恭維先生清渭涵英、華峰毓秀、接程朱之道脈、獨繼心傳、爲禮樂之指南、振興後學。不特三秦士類、共藉鈞陶、亦且四海儒纓、群歸翼勵。方今聖明在御、賓禮古以崇文。當茲翠節巡方、咸瞻雲而就日。敬敷寸牘、恭遲高軒。惟望文旆遥臨、望渴忱於三載。蒲輪鳳駕、傳盛事於千秋。臨啟曷勝瞻依翹足之

至。又遺邑令桐城張侯芳手札。略云、中孚李老先生、道

聖駕西巡、實千古盛事。凡在臣子、俱切瞻依。列老先生果承 聖問、且已有 旨召對、故茲特修小啟、請先生至省。如 召對時、自有闡揚、特旨該縣竭誠躬自敦請、應備禮儀、即代具繕柬、車騎隨從資費、該縣支應、開報、務在惠然、惟爲懇致。仍將啟請起程日期速覆。時布政司鄂一同移文該縣、文云移爲公務事。仰縣官吏即將發來督憲與、該縣諭札及請中孚先生名帖、啟書該縣、即備豐厚聘禮、延廬敦請希即赴青門、以備

皇上顧問、毋得遲緩。又外諭邑令張侯帖。帖曰、此係制臺親剳、該縣須親自敦請、務求先生來行在接駕。第先生隱處多年、淡薄自甘、恐衣服轎馬盤費艱難、該縣當一一細心料理、可令的當家人服事。至衣服、轎馬費直、該縣開明數目、赴司支領。仍將起程日期具文呈報、以憑報院。毋誤時張令在臨潼分供執事、奉布政司及制臺手札、星夜馳縣、親詣先生榻前敦請、言 今上至山西、即問及先生、故制臺此書自平陽發來。然知先生病、不能赴、理合

懇辭。乃與伯敏按、伯敏、慎言字。商議、具稟上辭。伯敏稟帖云：盩厔縣拔貢生李慎言謹稟。初十日、敝邑張令奉大宗師琅函、兼以隆幣安車、親詣草舍、敦致憲臺下士盛心、此誠千古僅見、不世之遭逢也。但言父年已七十有七、自客秋臥病至今、不能動履、一息奄奄、後事已爲早備、此張令素所深知而目擊者。言父子均叨太和化雨之中、兼被仁人君子之澤、倘可扶持前來、何敢推託、自蹈欺誑之罪。頃到錦緘、言即恭展捧讀、而言父昏瞶中亦能省諭。言感激涕零、敢代作稟謝、並盛儀完璧、東向百拜、敬銘胥誼。言理宜奔赴轅門叩謝、實緣言父病至危篤、刻不能離。大宗師錫類之仁、或邀原宥於格外。然私衷

竊念言父一介微末、謬荷殊恩、乃以所遇不辰、自外曠典、舉家感泣、莫可名言、惟有仰天焚祝於生生世世而已。謹此叩稟。張令據此、即於是上省回覆。十二日、驛憲金復遣人來、仍命張令即日敦請前來、而張已上省矣。乃同兩學捕廳來詣榻前、親視先生疾、且面述 今上於初十日入關、首以先生致詢。內大人即傳盩厔邑令。驛憲知張公奉督憲命前來、故特命家人以速之。十四日、張令自臨潼、又奉院命、遣家人至、夜分抵縣、同兩學兩衙來請先生、急於星火、俾即刻起程。謂 今上十五日進省、先生亦須明日到、萬不可緩。蓋 皇上再三存問、當詢先生之倨。不得已、慎言即夜隨來人馳驛赴省、

見制臺及將軍、所以疾對。制臺及將軍各留官署二日。至十九日、聞　今上知先生抱恙、遂有高年有疾、不必相强　温旨、隨賜書操志高潔扁額及御製詩章、並索先生著述。二十一日、巡撫鄂引慎言謝恩於行宮、張令捧二曲集反身錄二書、跪於左方。慎言因奏言曰、臣父山川迂士、累蒙　皇上徵聘、臣父每恨身膺錮疾、不能一覲　天顏、少陳愚悃。幸今　聖駕臨陝、咫尺乘輿、矧又累旨存問、不能匍匐行宮、愧恨何極、特使臣代叩天恩。至臣父生平所著本無多書、然一貧不能盡刊。今知友門生等所梓成者僅有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謹此上呈　聖覽。　上因問曰、爾父何病、今年幾何。慎言對

曰：臣父蚤失父教，臣祖母彭氏苦節撫養。臣父少即書讀書，奈以生理艱辛，養親爲學，百倍艱辛，以此積勞成疾，年未五十，即以羸疾時卧牀褥。今年七十有七，年老氣衰，積病愈深，遂爾動履爲難。上問曰：爾父生平所讀皆屬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言，漫浪涉獵；及後稍知聖學路途，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博觀。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諸儒先語録不輕入目，其教門生子弟亦惟以此書相勸勉。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扁額并手書詩幅，命該督撫送給爾家，以旌爾父之志。爾回去，可好生侍養爾父。朕回京當更有旨也。於是慎言謝恩而出。所進之

書、皇上手一再檢閱、隨卽發南書房、令諸學士看畢回奏。大臣閱畢奏書曰、臣等某某伏蒙發下李某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臣等遵旨閱看、其反身錄一書、皆發明四書之理、眞堪羽翼朱註、有功於聖賢之學。蓋其書大旨欲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人人能反身實踐、則人人皆可爲君子、世世可躋於唐虞。此書流行、有裨於聖治不淺。至二曲集一書、乃其平日講學語錄及所著文字、亦皆醇正昌明、不愧儒者。臣等學問疏陋、向知有是書、從未細讀。今謬呈管見、伏候　睿裁。二十三日、愼言送　駕至臨潼、復荷　聖顔光霽、溫綸霭霭、諄諄以著書先生爲詢。至潼關、特傳盩厔令張侯、又悉詢

先生體貌奚似及家計子孫。及　駕旋都、巡撫乃臨按、臨應作摹。御書於扁、裝畫如式、差官護送先生之家、懸於中廳。慎言乃復代先生爲謝恩呈詞上督撫曰、西安府盩厔縣拔貢生李慎言呈爲恭謝　天恩懇請代題事。竊慎言父李某襁褓失怙、按忠武公沒先生已年十六不得云襁褓。言祖母彭氏守寡勤育、家貧不能從師、言祖母紡績供給、就塾學業、母子煢煢、饑寒坎壈、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言祖母終其身未嘗有一日溫飽、言父痛母艱難貧困而死、依依塋室、日夜號泣、緣是憂勞成疾、百念俱灰。幸逢盛世、籲俊闢門、采及葑菲、屢奉徵書。言父夙抱沈疴、未遑匍赴荷蒙　溫旨、得保餘年。茲者　聖駕西巡、皇

仁宏被、闕中士庶踴躍歡忻、尤復眷注草茅、優渥隆篤、恩賜操志高潔扁額、褒嘉言父、又賜御書一幅。愼言十一月二十一日於行宮謝恩。言父所著四書反身錄暨二曲集皆獲進呈、此眞曠古未有之盛典。言父垂暮之年、何幸際此特恩。惜言父老病、不能動履、咫尺　天顔、末由一覲。言於本月二十三日在臨潼縣東十里鋪跪送　聖駕。後隨大宗師委官賫捧　皇上所賜御書扁額至家、安奉廳中、蓬蓽生輝、閭里增慶。言父病中聞之、喜極涕零、歎不能起言祖母於九泉、一睹　聖主恩榮也。亟命言兄弟扶掖、向闕叩首謝恩。訖、伏念言父一介寒儒、三秦下士、疊受殊恩、雖捐糜頂踵、不能仰報萬一、

維有銜結於生生世世而已。懇祈大宗師俯鑒下情、特准代題、言父子焚祝無既。爲此上呈。潛確錄牛雪樵按云、歷年紀略至康熙乙巳先生六十三歲止。因射洪胡炳奎部郎欲以愧菴與二曲會語約略續入、爰敘至癸未年　聖駕西巡、接潛確錄止。牛樹梅又誌。　陝西志、華顯、正紅旗滿洲人、康熙四十年任總督。　國史傳、覺羅華顯由七品旗員授宗人府主事、累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康熙三十五年、授甘肅巡撫。未莅任、調陝西。四十年擢川陝總督。四十二年、　上幸西安、賜御書定猷遠通及凝清堂額。十二月卒、諡文襄、祀陝西名宦。又、鄂洛、鑲黃旗滿洲人、康熙四十一年任布政使。　盩厔志、張芳、桐城人、貢生、康熙三十八年任。後升西安鹽捕盜同知、浙江衢州知府。　西安府志、芳字次蘭、咸陽丞、署同官令、歷宮至太常寺少卿。　陝西志、金世揚、正黃旗漢軍人、康熙四十年任驛鹽道。又、鄂海、鑲白旗滿洲人、康熙四十年以布政使升任巡撫。國史傳、鄂海、溫都氏、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洊升、宗人府郎中、兼佐領。康熙三十六年、特任陝西按察使、遷布政使。四十年擢巡撫。四十二年、上幸西安、賜御書扁額。四十九年擢湖廣總督、調川陝。雍正元年休致。三年卒。　甘肅志、牛樹梅字雪樵、通渭

人。道光辛丑進士。分發四川知縣、補彰明。歷任隆昌、雅安、資州、甯遠、茂州。請終養。服闋、湖北巡撫胡林翼、及豫撫嚴澍森先後以循良第一人奏請調、皆以疾辭。同治初、給事中高延祜、總督駱秉璋保奏、以知府發往四川。旋簡四川按察使。爲忌者所中、以病去。歷主錦江、蘭山書院講席。年八十四卒。入國史循吏傳。

懷清按、自庚午至癸未、此十四年中、牛雪樵按察惟增輯楊愧菴及灊確錄二事、餘只紀年而已。

撰雲臺觀重修朱子祠記。按華山志朱子祠、康熙四十二年、巡撫檄教諭李夔龍修記、歷作於是年。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七十八歲。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七十九歲。

夏四月十五日、先生卒、葬於貞賢里南先塋之次。據劉宗泗先生墓表增輯。盩厔志、二曲先生墓在城西南蔡原堡南。按、蔡原堡已改名貞賢里。

道光九年十一月、祀鄉賢。先是、御史牛鑑請以先生從祀文廟、奉諭、李某生平學行足爲閭里矜式、列祀鄉賢已足彰褒旌之義、從祀兩廡之處著無庸議。東華錄及國史傳、參陝甘進士錄。牛鑑字鏡堂、號雪樵。甘肅武威人、嘉慶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轉御史、歷官兩江總督。道光二十二年、英兵犯江甯、獲譴。

宣統元年十一月、護理陝甘總督毛慶蕃據盩厔知縣左一芬稟請以先生從祀。疏入不報。政府官報、下同。毛慶蕃字實君、江西豐城舉人。戶部主事、歷官甘肅布政使。

宣統三年八月、陝甘總督長庚復以爲言、詔下學部議。旋武昌變作、遂閣置不行。國變後八年己未、陝當事仍申前請、下令所司、亦未及議行。長庚字少白、滿洲正黃旗人、廕生。



關中三李年譜卷二終

男永燀校字

校記

①冠：當作「寇」。

②明：據文意，當作「名」。

③樸：當作「僕」。

關中三李年譜卷三

山陽吴懷清編

二曲先生年譜附録上

國史儒林傳光緒末增輯本

李顒，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爲明材官。崇禎十五年，張獻忠寇鄖西，巡撫汪喬年總督三邊軍務，可從隨征討賊，臨行，抉一齒與顒母彭曰：「如不捷，吾當委骨，子善教兒矣。」兵敗，死之。顒母葬其齒，時顒年十六，母日言忠孝節義以督之。顒事母孝，飢寒清苦，無所憑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書，靡不博觀，而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

道學問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關學自馮從吾後，漸替。顒日與其徒講論不輟，當事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門也。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却。顒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陝撫欲薦之，哀籲得免。然關中利害在民者，亦未嘗不爲當事言之也。先是，顒欲求父遺骸，以母老而止。既而母没，廬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徧覓不得，服斬衰，晝夜哭。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其父立祠，且造冢戰場，名之曰義林。常州知府駱鍾麟官陝時，嘗師事顒，謂祠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詣道南書院，發顧高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

之望。顒赴之，凡講學於江陰、於無錫、於靖江、宜興，所至學者雲集。既而皤然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即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爲建延陵書院，肖像其中。顒既至襄城，適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冢土西歸，附諸墓，持服如初喪。康熙十二年，陝督鄂善以隱逸薦，有詔起之，固辭以疾。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禮部以海內真儒薦，大吏親至其家促之起，舁牀至省，顒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乃得予假治病。顒戒其子曰：我日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迹頗在堊室錄感一書，萬一見逼而死，斂以粗布白棺，勿受弔也。自是閉關不與人接，惟崑山顧炎武及同邑惠思誠至則欵之。思誠顒四十年所心交也。

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召顒見。時顒已衰老、遣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　上謂慎言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特賜御書志操高潔及詩幅以獎之。顒學亦出姚江、謂學者當先觀陸九淵、楊簡、王守仁、陳獻章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吳與弼、薛瑄、呂枏、羅欽順之書、以盡踐履之功。初有志濟世、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既而盡焚其稿。又著十三經注疏糾繆、二十一史糾繆、易說、象數蠡測、亦謂無當身心、不以示人。居恒教人、一以反身實踐爲事。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豈

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時容城孫奇逢之學盛於北，餘姚黄宗羲之學盛於南，與顒鼎足，世稱三大儒。惟顒起自孤根，上接關學之傳，尤爲難及云。晚年寓富平，有富平問答。四十四年卒，年七十六。懷清按，卒年誤。詳後。門人王心敬傳其學。其四書反身録七卷、二曲集二十二卷，亦心敬所摭次。

墓表襄城劉恭叔宗泗撰。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三年，懷清按，西狩乃四十二年，作四十三年，誤。西狩陝西，總制華公迎駕平陽。上首以先生起居爲問，且云召至關中相見。華公承旨，即遣人造先生廬具道上意，欲邀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往返，先生辭益堅。華

公知不可屈，乃具以上聞。上曰：「高年有疾，不必相强。」因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愼言齎《四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詣行在。召入。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愼言對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節鞠誨，臣父仰承母志，發憤爲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營家計，以此積勞成疾。未及五十，鬢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五（懷清按：《潛確錄》作七十有七。），衰病益甚。時臥牀褥，不能動履。久荷徵召，又蒙　天語存注，咫尺　乘輿，不能一睹　聖顏，此臣父子終天之憾也。」上曰：「爾父平日讀何書？」愼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書，靡不覩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涉獵。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

弟子亦以此相勸勉。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志操高潔扁額、並手書詩幅以旌爾父之志。爾宜歸去待養。及　上回鑾、慎言送至臨潼、　上尤諄諄以善事先生爲諭。抵關後、傳盩厔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制鄂公以關中隱逸疏於朝也、　上即徵召於家、先生辭以疾。後屢被召、先生終不就。　宸衷懸切、已數十年矣。及西巡欲式廬一晤、而不可得。温綸靄靄、褒嘉備至。我　皇上崇儒重道、求賢若渴、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强奪其志。而先生抱道自重、浮雲富貴、甘爲盛世逸民、不肯少易其操、豈不　主臣交得也乎。猗與休哉。先生姓李氏、諱顒、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

可從、慷慨有志略。明季、李自成犯河南、汪公喬年奉命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可從遂與俱東。將行、抉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及至襄、汪公死城守、兆祿可從俱從死。妣彭氏痛夫殉國、誓志完節立孤、紡績縫紉、易粟以食。稍長、使先生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恚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先生感泣、遂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諸史、百家、列子、佛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大悟、獨慕聖賢之學。於是潛心濂洛、關閩、陸王之學、以上溯孔孟之心傳。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學問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存心、體認天理、

實爲用功之要務。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人理欲之界、所差只在毫釐、非至明不能晰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功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卽痛自責罰、日消月汰、久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閒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聖賢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爲人喫

緊處。又嘗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錮之陋、在吾儒中最爲緊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置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考、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迄敬軒、得積漸之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先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闕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斯世之志、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簽等書、憂時論世、怨天憫人、蓋不啻三致意焉。既而盡焚其稿、謝絶世故、閉戶深居、獨以明學術、正人心、繼往開來爲己任。里黨咸非笑、甚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日與其徒講論不輟。久

之、鄉人化服、遠近從遊者至舍不能容。而學官、郡將、方伯、連帥、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敦請者、日造其門。如靖江、無錫、常州、武進、富平、華陰、關中書院、東林書院、皆其平生歷聘講學之地。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語以成書。蓋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間而後已。以故遊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化。卽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焉。先生資稟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尤嚴。當其被徵也、催檄而至、嚴若秋霜、絕飲食者六晝夜、幾欲自刎、而卒不肯起與

當事書曰、顒幼失學、庸謬罔似、浮慕曩哲、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當事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　宸聰、蓋以顒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顒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儻不審己量力、冒膺榮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顒父喪時、遺顒隻身、再無次丁。顒母彭氏守寡鞠顒、艱難孤苦、蓋不啻出九死而得一生。顒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顒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爲斂、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克襄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顒當如毛義捧檄、顒母之苦、豈

遂如此。其悽愴。顒風木之感。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殺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顒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不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時身無棉衣、遂終身不復衣棉。孫倖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儆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既而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顒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顒母既不及見。顒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

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顒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顒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顒而壞、此其不敢三也。顒雖病廢草野、實蔭息　今上化育之中、賤士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居恆深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顒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顒亦何由而藉以默贊　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儒、濟濟盈廷、亦何須

顯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摶、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謝翺、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而褒之以敦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有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也。顯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迹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是負　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

噫、觀此可以識先生志趣操守之大概矣。性至孝、母夫人病、籲天求代、跪接矢溺以辨輕重。以父死王事於襄城、終

身不衣采。每忌日必爲文以祭、哀慕之私、時時不能去於懷。徒步二千里至襄城、禱於社、號呼於道、自呼其乳名、從曩所戰死地、招魂以歸而葬焉。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也、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首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人矣。因自號曰慚夫。長身方面、大鼻修髯、儀觀甚偉。飯可兼三人食、飲盡數斗、終不及亂。每日黎明卽起、獨居一室、整衣冠危坐、竟日無怠容。晚歲閉關、不與世人相接者幾二十年。然海內學者、莫不知有二曲先生云。所著四書反身錄若干卷、二曲集若干卷。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卒、得年七十有六。懷清按、二曲歷年紀略不載先生年歲。牟雪樵續之、則注明康熙四十二年、七十七歲、而劉長源二曲先生傳作丁卯年生。他傳多作崇禎壬午先生年十六、依此推之、卒年爲七十九。葬

於先塋之次。子二，愼言，拔貢生。愼行。嗚呼，聖學遠矣，其所以垂訓後世者，平易切實，固兼精粗、該本末、統人己、合内外而一之者也。顧近世學者，爭持門户，入主出奴，穿鑿附會，僻固狹隘，而道學之旨愈晦。善哉，朱子之言曰：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氣；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虚。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若先生者，澄心主靜，而不失之恍惚；虚寂居敬窮理，而不流於訓詁章句。學非獨善，以世道人心爲己任；義非襲取，本躬行實踐以立言。其於精粗本末内外之間，豈不同條而共貫也

哉。當其少時、不由師資、毅然以聖人爲師、疑謗交集、而其志彌確。迨其後大臣屢薦、徵召頻加、而堅卧不出。其視富貴利達、又不啻敝屣矣。傳所謂中立不倚、遯世無悶者、殆庶幾焉。初、先生之過襄也、求父殉難地不得、訪於故老、知先君子昔以贊畫從汪公城守、遂主泗家、涕泣以叩其詳。是時泗與伯氏孝翁、仲氏友翁方同爨養母、聞先生言、亦感激泣下。因備述汪公及諸從軍死事顛末、又出先君子作汪公殉難紀略一篇共讀、復相向哭失聲。乃割西郭田、具兆祔公、可從公姓氏而葬、以義林表於道、用慰先生之哀思焉。先生遂與愚兄弟修通家好、而訂昆弟交、拜吾母於堂、謁先君子畫像、聚處講論者累朝夕。自後數十年、書

疏往來，無不以敦倫講學相期勉。故聞先生没，爲位而哭，

氿瀾涕洟，悼吾道之孤立，歎典型之凋謝，豈徒遊好之私

情也哉。然則宜銘先生者，非泗而誰，況重以其子慎言之

請，與其門人王子心敬之屬也。因爲之銘曰：

聖遠言湮，誰明斯道。濂洛授受，闡微抉奥。朱陸繼生，各倡

世教。下迨王薛，亦從所好。尊聞行知，泒別川導。嗟我二曲，

崛起西方。融會貫通，參考衡量。苟裨人心，何言不臧。苟利

世道，何方不艮。一默不昧，作聖津梁。炯炯惺惺，勿使心盲。

曰維百行，曰維五常。式履式踐，尼父皇王。江西新安，關中

姚江。紛紛聚訟，徒事猖狂。操存益固，涵養益精。積厚流光，

名徹　帝廷。　聖眷有德，徵召頻仍。堅不可屈，高不可淩。

清介絶俗、聖世逸民。憶昔在襄相從日久。憫世憂俗、痛心疾首。盛德大業共期不朽。緬懷泰岱、益塹培塿。山水之曲、巍巍斯碣。知德君子、羣仰前哲。

窆石文 浙鄞全謝山祖望著。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聰聰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顒、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

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齡、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千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修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粗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

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閭聞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今名儒倡教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修。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

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易言平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源剗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原。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

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横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並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使許君

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鹵、曰鹵冢、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徧覓遺骸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事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此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遺書、且講

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且悔且罵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閒、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冢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

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皋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蹤哉。古人學眞行實、輕於一出、尚受謗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八上、時先生以病爲辭、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專騎送使覲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疾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臾、先生遂絕粒、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刃自剌陝中

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强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跡頗在堊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斂以粗衣白棺、即懷堊室錄感以當含飯、權厝堊室、三年方可附葬母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覯。惟吳中顧甯人至則款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　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特賜關中大儒懷清按、國字沿訛、應從史傳。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

何强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御覽也。置之。時有宰相自負。知學、遂以文采不足諸先生君子陋之。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峰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

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生平無責沈之恨、過泗之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爲莫及。子二、愼言、愼行。愼言雖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亦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敵人之大喙乂。

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駢將崩剝。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此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言灌灌、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芑嶽嶽。

增訂關學篇、二曲李先生名顒、字中孚、盩厔人。學者稱二曲先生。父可從、明季隨制府汪公喬年征闖賊、戰亡於河南之襄城。時先生尚幼、家貧甚、母彭撫之成人、教以忠孝節義。母子相依、或日不舉火、恬如也。年十六、閭里塾誦書聲、樂之。白母、亦欲從師讀書、而修脯不具、塾師無納者。乃刻厲自學、逢人問字正句。家無書、從邑藏書家借讀過目

輒能解記。經史諸子及二氏書、數年無不貫穿。忽悟曰、學之道、吾心而已、豈他求哉。由是學一以躬行實踐、悔過自新、反其性眞爲主。嘗曰、下愚與聖人本無異、但蔽於物欲、積而爲過。其道在悔、悔則改、改而盡則本原復、復則聖矣。然悔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念之動者求之。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必改也。吾人不能如顔子、必靜坐觀心、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生平坎壈百端、志略不移。其始人多怪之、至不敢與近、久乃莫不信之、雖兒童亦稱李夫子。康熙乙巳、母棄養、哀毀骨立、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服闋後、之襄城求父骨、不得、致祭招魂、哀動闔邑。邑人爲置冢立祠。先生取冢土升餘還。後

襄人於其處樹松柏楸楊成林，豎碑，題曰義林。春秋次丁，邑宰致祭，士大夫歌詠其事，有義林集。生平足不及城市，雖達官貴人造廬顧問，無答拜者。惟應同州諸耆儒請至同，應前邑令駱公鍾麟守常州請至常，應總制鄂公善關中書院聘至會城。其在同也，李文伯、馬仲足等年倍先生，北面執弟子禮，纍兩一八十餘，冒雪履冰，徒步就學，一時極人文之盛，問答載東行述。其在常也，講學明倫堂，會者千人，郡人詑爲江左百年未有之盛事，問答載南行述。於是鄰郡爭邀，仰若山斗。毘陵鄭公鉽有詩云，斯文幸未喪，絕學起關西。迯矣李夫子，南遊震羣迷。其在關中書院也，鼓蕩摩厲，士習丕變。論者謂其力破天荒，默維人紀，視馮

少墟功尤鉅。時鄠公以地方隱逸薦、奉　旨促起、以疾辭。後數年、當路又以海內眞儒薦、又以疾辭。辭不允、絕飲食者五晝夜。諸公知不可强、乃以疾具覆。歸至家、下楗不復出戶、竅壁以通飲食、即家人亦多不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以廢疾辭不至。特賜關中大儒懷淸拔、與曆雍錄畢。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亦終不肯。而家貧如故、許公孫荃割俸爲易負郭田、如顏子之數。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以及象數之學、無有不述。既以無當身心、不復示人。而門下士錄其講學語爲二曲集、鄠縣王心敬又錄其講四子書反躬切己要語爲四書反身錄。懷淸拔此傳時齋命門人王維戊撰。

顒恕齋文集、先生姓李氏、名顒、字中孚、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二曲先生。西安盩厔縣人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喬年討闖賊、赴襄城、信吾從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行。臨發、抉一齒、語其妻彭氏曰、如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先生年十六、泣送於道。未幾、督師軍敗、死、信吾衛監紀不克、並死之、士卒五千餘盡沒。彭聞報、乃與子以所遺齒葬之、曰齒冢。先生屢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卒。辛亥、徒步至襄城、徧訪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號哭不絕聲、繼以血。里諸生劉宗洙知之、即舍之家、具述父漢臣當喬年軍至襄、率邑人首迎喬

年署爲贊畫軍潰賊獲而劓之裹創收喬年屍又捐金收全軍覆沒之屍瘞之長坑襄人於汪督師外知有孫同知李材官而不能別之於衆屍中況又越三十載也先生聞之慟不欲生知襄城縣張允中重其孝與宗洙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俾先生招魂以歸宗洙即指城西地一區知常州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聞之遣使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講道南書院發顧高諸公書以慰江左學者之慕先生赴之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息忽靜中潸下如雨搥胸頓足自詈曰不孝顒汝此行爲何事乃喋喋於此尚有人心者乎申旦不昧即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不能

亟還襄城。祠事適將畢、遂宿祠下、祝於父主前、願以五千餘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是夜將半、鬼聲大作、環祠不絕、甚哀慘。聞者驚異、皆歎先生誠孝所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監紀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痛哭、凡襄城士民同時死難者之子孫畢至、皆大哭、觀者莫不哭。哭聲四振於二三里外。允中爲之感泣、於是立碑曰義林、先生奉招魂之主、取冢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先生既少孤、食貧力學、奉母命、不與試、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嘗曰、古今講學者各有宗旨、愚則以悔過自新爲要。又曰、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在善讀之。不然、無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有得於道也。當事

請主關中書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應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即去之。陝撫軍白公欲薦之、哀籲得免。學使許公欲進其所著書、不可。歲癸丑、總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司寇鄭公以海內眞儒薦。懷清按、以眞儒薦者、兵部主事房廷禎。皆以病辭。自後不復與人接、惟吳中顧甯人至則款之。聖祖西巡、總督傅公懷清按、陝督爲華顯。宣旨召見、先生稱廢疾。御書志操懷清按、潛確錄作操志。高潔四字寵之。先生年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二十一史糾繆、既而以爲無當身心、不復示人、惟反身錄、常示學者。子愼言、愼行、皆能守父之志。

贊曰、庚少時讀先生遺書、穆然想見其爲人、欲概其生平、

而恨無由。後過襄城塔、劉庶常芳草、宗洙姪也、遂悉先生始末。引拜義林、讀允中碑、不覺涕下。忠孝之感人、殆有相深以天者與。宗洙父子前後仗義、亦不可沒云。懷清按、劉青芝字芳草、雍正丁未進士、改庶吉士、宗洙祖子。

二林居集：李中孚名顒、陝西盩厔人。父信吾、名可從、諡烈。士。崇禎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與信吾等五千餘並死之。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書。家貧、常從人借書。比長、博涉經史、考正譌謬、著書數十卷。已而盡棄之、反身密踐、期於自得。其論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以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此顏

子不違復之功也。或問心、曰無心。曰心可無乎。曰、行其所無事也、非無心而何。問知、曰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問如何保任。曰終日乾乾、口無他言、目無他視、耳無他聞、心無他念、則天命之性可復矣。教學者首讀象山、陽明、慈湖、龍谿書、次及程朱書。關中士子翕然尊師之。已而母沒、中孚往襄城求父遺尸、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義、爲信吾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嘗師事中孚、聞其在襄城、迎致之。館之道南書院、懷清按：先生至常、寓郡南龍興院、非道南書院。發顧高遺書、以續東林之脈。繼講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興起者甚衆。乃還襄城以竣祠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有　詔起之、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

眞儒薦大吏親至其家、（懷清按、先生舁疾至省南之雁塔、即慈恩寺、督撫令府縣就榻促行。非大吏親至其家也。）促之起。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予假治病。遂居堊室、反扃其門、謝學者弗與通。會　聖祖西巡、欲見之、不可、乃賜以額曰關中大儒。（四字沿誤。）大吏令表謝、中孚草表詞甚拙。大吏笑而置之。（懷清按、潛確錄、謝表乃先生子愼言在省垣代具者。）晚遷富平以卒。（懷清按、遷富平時、先生年四十有九、居五年、還盩厔、又廿餘年乃卒。）門人王心敬傳其學。

九畹文集、李顒者、盩厔人也、字中孚。父征、李自成、從撫軍汪公喬年、戰死襄城、顒時三歲。（懷清按、先生時年十六、作三歲誤。）稍長、求父死所、以少、母不許。年十九、（懷清按、年四十四、時母已沒。）跪母前固請、許之。乃齊衰哭於城隍廟、然後徒跣行。（誤、乃至襄城後事、非哭廟始起行也。）

未至襄、襄城城隍以其事見夢、襄城令且語之狀。誤。襄城誌異及南行述皆不載此事。令覺而異、陰使人物色顒、厚遇之、指示戰場、白骨千萬纍若邱山、不可辨。顒痛絕、臥其旁、襄令偕廬。是夕、令復夢城隍言滴血法、以告顒、顒嚙血求之。既得、負之歸。以上皆誤。事經三十載、戰骨悉瘞之長坑窨井間。見夢事亦無據。並封纍骨。長洲顧甯人誤。顧崑山人。為作襄城紀異詩、傳徧海內。制府百執事數詣之、顒稱病不謝。誤。先生以庶人不入公門、不報謁、非稱病。再舉博學鴻儒、誤。一以隱逸薦、一以眞儒薦。不應。孤居窮鄉、有田三十畝、誤。乃張總鎮及許學使代贖者、非自有也。與其子在、誤。先生子無名在者。力耕奉母。誤。張許贖田時、先生母已早卒。康熙四十一年、誤。乃四十二年。聖祖西巡入潼關、手詔宣見。誤。聖祖至山西、即垂問總督華顯、非手詔。顒年已七十餘矣、以老不至。復詔就其家取所

著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命近臣校閱、藏之中祕。顒篤實行、其學大致主象山、生平不妄交、四方問道者相屬於道、皆固却之。惟與李柏、因篤善、人稱三李。然不識其面、然因篤受職歸謁顒、顒曰、是借徑南山者邁。閉不納。三請乃見。懷清按、天生召試、乃迫不得已受職、即告養、不出。非借徑南山者、惟無可證明其誣耳。士論高之。

懷清按、九畹去先生世不遠、距先生居又近、其言宜若可信。而此文乃强半失實、或一時未考耳。特爲註明、以免來者誤會、非有意指駁昔人也。

文獻徵存錄李顒字中孚、陝西盩厔人也。父可從、爲材官。崇禎中、從總督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賊、敗死襄城。顒時年十六。及壯、不肯求仕進、於山中築一土室居之。自署曰

二曲土室病夫。以水曲曰盩、山曲曰厔、時人稱二曲先生。養閒慕道、於世事泊然無所累。嘗讀橫渠藍田之書、慨然有修明關學意。勤於誨誘、從遊者日至。所居庳狹、乃至於無所容。論學以自新改過爲極則、論之曰、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易曰、知幾其神。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謂其有不善必知、知之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由於吾心、從心之所未發、還而除之、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以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也。以學者於朱陸各有所宗、誡之曰、諸儒之說、醇駁

相間、舍短取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異日、謂大學明德與良知無分。又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以身踐履之。則其趣頗近乎姚江矣。嘗著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既而悔爲記問之學、巾箱中惟置四書反身錄一册。有來學者、輒授之、曰、道在是耳。所至講學、門人錄其語、則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是時孫奇逢講學蘇門、爲北學。餘姚黃宗羲繼之、有南學。關中之士、則奉顒以爲楷模焉。人有餽遺者、雖十返不受。或謂交以道、接以禮、孟子不卻。顒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此一事不

學孟子、是亦孟子之所許也。一主關中書院。康熙十年、秦督鄂濟以隱逸薦、懷清按、薦隱逸十二年、鄂善事。乃辭。後徵博學鴻詞、復推上顒、懷清按、十七年以海内眞儒薦、乃部臣非陝督復推上之也。顒固稱病不就。强之、遂發狂、用刀自刺、發狂事不實。乃得予假治疾。因歎息曰、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乃是學道不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以至於是也。由是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絶不得見。一日、白①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懷清按、周惕爲含眞之誤、詳辨見卷四。人驚曰、彼何人斯、二曲先生乃敬之如是耶。初、顒父臨去抉一齒付顒母、顒母彭氏葬其齒名曰齒冢。顒既除母服、徒步之襄城、求其父遺骨、不得。爲文禱於社、斬衰而哭、晝夜不絶聲、淚盡繼之以血、麻衣皆色爲

變。知縣張允中聞之、請適館、不可。請爲其父置一祠、起墳於戰地、慰孝子罔極之恤、乃可之。方鳩工匠度費務、前盩厔令駱鍾麟嘗執弟子禮、及是守常州、甚敬異顒。乃請顒謁道南書院、因講學東林、以待祠事之庀。顒至無錫、既而至江陰、移靖江、又至宜興、初若安焉。中夜忽有所感、自責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栖栖於此。雖見顧、又何益乎。謝學者、詰朝竟行。還次襄城、酹父之靈、又酹酒、告諸部曲曰、壯士死矣、死而有知、魂當從吾返故鄉也。其夜、宿祠下、聞揚聲悲歎不絕、人咸以爲異。允中遂爲設奠立督師監紀位、以顒父配、國殤五千、則設長筵祀之。顒伏哭、允中哭、觀者皆哭。既罷、立碑於墳上、題曰義林。藏招魂之主、取其墳土

西歸、告於母墓、而附之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喪。晚又遷富平。　聖祖幸關中、欽顒風素、敕大吏致顒。顒年老、遂稱病篤、遣其子詣行在陳情、且獻所著四書反身錄一部。　聖祖嘉其意、賜御書美之。顒居富平、以壽終。沿誤有二曲集二十二卷、門人王心敬所論次也。王士禎曰、种放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是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蔌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予嘗非之。若此君、眞無愧耳。近盩厔李顒以理學倡導關中、兩經徵聘不出、有三追處士風矣。全祖望曰、癸丑、陝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詞科中朝必欲致之、大吏勸行、因稱病篤、舁其牀至行省、遂絶粒水

漿不入口者六日。戒其子曰、我曰抱隱痛、自期永接塋室、平生心迹、頗在塋室錄一書。死歛懷塋室錄感、以當飯含。權厝塋室、三年方可附葬。毋墓。勿受弔、使使泉下更抱憾也。當道知不肯出、不復迫之。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終身之痛。然而褒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孝也。子二、愼言、愼行。愼言補諸生、懷清按、愼言已膺選拔、非諸生。亦不仕。

二曲集錄要、先生姓李氏、諱顒、字中孚、學者稱爲二曲先生。蓋以生居盩厔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私謚忠武。母彭氏、孺人。先生生而穎悟、事親至孝。母患痢、徧延醫診視、每夜籲天求代、嘗跪接糞溺、

以辨重輕、輕則喜躍進餐、重則號泣却食。其他孝行類此。忠武以壯武從軍、爲百夫長。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名喬年討賊、忠武從監紀孫公名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忠武臨發、抉一齒與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督師戰死襄城、監紀與忠武等五千餘人並死之。孺人聞報、願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絶矣。孺人制淚撫之。時先生方十有六歲、饑寒坎壈、鄰里勸之給事縣廷、或謂傭力於人、可得値以養。孺人皆不可、惟督以讀書勵行。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問聞而笑之。乃先生果能力肩聖道、一洗支

離錮蔽之陋，而以明體適用、躬行實踐爲首務。自人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不軌於聖賢中正之途，而有以見其大原。其言曰：眞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眞知。有眞本體乃有眞工夫，有眞工夫乃爲眞本體。體用一原，天人無二。此其道在悔過自新，而以靜坐爲入門之要。有未發之中，然後有中節之和。日新又新，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或問姚江之學，先生曰：姚江倡致良知，令人洞悟本性，簡易痛快，大有功於世教。而末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求上達，不去之空疏杜撰，即去之恍惚虛寂。故須救之以紫陽。然世之從紫陽者，多闢姚江，而竟至諱言上達，惟恃見聞淵博，辨訂精密，又或模擬倣傚，義襲於外，而究無關於性

靈、亦非所以善學紫陽也。即有稍知向裏者、又祗以克伐怨欲不行爲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必也以致良知見本體、以主敬窮理存養省察爲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從視聽言動加修、庶紫陽姚江不致偏廢。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横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以入官府也。再至、並不復見。有饋遺者、雖數返亦不受。或引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爲言。先生笑曰、僕非孔子、況孔子家法、吾人不效者多矣、豈可偏效其受饋一事。卒不能强。葉郡伯闢關中書院、延以式多士、不應。陝督莫公、懷清按、莫洛康熙六年任。陝撫白公欲疏

薦之。先生聞知，破衰經遁迹。懷清按：此語不詳所出。因中止。陝學許公刻其所著四書反身錄，即欲進呈，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剴切言之。百萬生靈由先生一言而甦。初，彭孺人葬忠武之齒，曰齒冢，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能遠出，且懼傷其心。孺人卒，廬墓三年。庚午，徒步至襄城，繞城覓遺骨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襄城令張公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張公議爲忠武立祠，且造冢於戰場，以慰孝子之心。常州太守駱公名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

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凡講學於武進、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不開知見戶牖、各隨根器直指要津。於是請益者雲集、寓不能容。當事約間日統會於明倫堂、上自府僚紳衿、下至工賈耆庶、每會無慮數千人。旁及羽流緇士、亦環擁拱聽、無不懽忭鼓舞。風俗人心、翕然丕變。先生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而泣曰、不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間耶。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衆固留不得、乃爲先生肖像、撰文賦詩、分袂大慟。既去、常州武進兩庠弟子環叩當事、建延陵書院、仿鵝湖白鹿成規、以先生肖像安奉、遵教得四時會講。先生抵襄、祠事將竣、有南郭工徒十餘人砌

案、夜分就寢、忽鬼聲大作。蓋先生禱於隍神、又祝於父祠、約隊五千遊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冢既成、襄人共樹松柏楸楊、鬱然成陰。張公乃爲設祭、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冢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公名善爲先生葺關中書院、延主講席、至再至三。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爲之。立規約曰、某不敢向同人妄談理學、輕言聖賢、惟願十二時中、念念切己自反、以改過爲入門、自新爲實際。諸同人質美未鑿、即無過可改、亦不妨愈加淬礪、勉所未至。大堂人士衆多、規模宜肅、只統論爲學大綱、而質疑晰惑、未必能盡。統論之外、如果有志進修、不

坊次日枉顧某寓、從容盤桓、披衷相示。先生每上堂申講、必先端坐觀心、待規模静定、然後剖示、學者砥礪爭先。先生聞鄂公欲以薦引深自咎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辭歸。鄂公果以隱逸薦於朝、其疏曰以人事君、人臣之義。臣愚伏見盩厔隱士李某少遭孤苦、奉母讀書、不求仕進、且四十年。學爲帝師、道足王佐。若蒙侍從之間、必有沃心之助。奉　詔地方起送先生、固以疾辭、牘入上、乃有力疾以副旁求及疾病稍痊督撫起送之　旨。自是督撫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伴送。先生遂自稱廢疾、長卧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内眞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内、而於先生獨以安貧樂道昌明絶學推舉、中朝必欲

致之、且將大用之。督撫檄屬吏晝夜守催、先生固稱疾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慫恿。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囑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詳具堊室錄感一書。祇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滿期永棲堊室、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倘强之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布白棺、權厝像側三年、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汝事母以孝、待弟以恩、刻意耕讀、謹身立德、則汝父爲不亡矣。大吏知其必不肯出、乃爲奏假治疾。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通。雖舊生徒、亦罕覯。惟顧甯人及惠含眞至、則啟鑰接言。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 旨。先生又以廢疾辭、特 寵賜關中大儒四字。

四字沿誤大吏令表謝、先生草表詞拙樸、大吏以爲文采不足置之。懷清按、此事沿訛、已辨之於前。先生生當明季、少時即以康濟爲心。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著諸書、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鼎革以後、原稿盡付祖龍、懷清按、先生數種著述皆在鼎革以後、非經鼎革焚之也。絕口不道。旋著十三經注疏糾繆、二十一史糾繆、易說、象數蠡測。既而以爲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四書反身錄示學者。所至講學、官紳學士皆錄其語梓行。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一時從遊徧海內、鄠縣門人王公心敬傳其學。晚年因兵氛流寓富平、邑令郭公名傳芳爲築室幽阿、四方之士不遠數千里而來。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

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聞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孫先生夏峰、南方黃先生棃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先生獨於饑寒清苦中、篤志潛修、直接洙泗鄒嶧之眞傳、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萃超羣、尤爲莫及。子二、名愼言、愼行。長君雖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九重屢聘、溫詔頻頒、繼以宸翰寵榮、自督撫提鎮部臣學使以至道府縣尹、皆折節問道、爲其親立義林、搆特祠、勒碑增廡、建坊表閭、表墓致祭、以慰孝思。又刊著書、闢書院、

振關學六百餘年之統、繼往開來、其道愈尊。斯可謂大孝矣。先生蓋天啟丁卯年癸卯月癸巳日已未時嶽降也。

倪元坦曰、余讀二曲集、稱述遺事、或曰此山林隱逸、無裨於當世者之所爲。嗟呼、烈士殉忠、賢母苦節、先生生當鼎革、苟出而獨享其榮、固足匡濟天下、然後世不能無遺議。蓋古今有孝子然後有忠臣、君子所爲、衆人不識。若先生者、又何間然哉。

又識全謝山集載二曲先生窆石文、其中有云、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徧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之義、曠然見其會通。洵如是、則先生爲三教同源之說矣。殊不知先生崇儒闢佛、以倡明關學爲己任。嘗

與顧甯人先生書云、老莊之虛、是虛其心、而猶未虛其理。佛氏之虛寂、則虛其心、而並欲虛其理、舍其昭昭、而返其冥冥。雖寂然不動、而究不足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故。此佛氏所以敗常亂倫、而有心世道者、不得不爲之辨正也。又云吾人祇爲一己之進修、則六經四子及濂洛關閩遺編、儘足受用。若欲研學術異同、折衷二氏似是之非、以一道德而砥狂瀾、釋典玄藏、亦不可不一寓目。譬如鞫盜、苟不得其贓之所在、何以定罪。讀此、益見先生之學、上接孔孟眞傳、平生踐履在四書反身錄。若夫二氏之學、豈可以混而稱之。作者語意不明、且於出處心迹尚未曲達、敘事亦間有錯謬、故改作事略、以存梗概。先生學問品行、有

關風俗人心、故不得不爲辨正云。

國朝學案盩厔李先生諱顒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與五千餘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載、抵襄招魂、撰文禱於城隍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允中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搆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妥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没、終身堊室、作堊室錄感、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

具錄感一書。只緣身本奇窮、不能事母於生前、服滿承棲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矰弋屢及、儻見偪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布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挂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堊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掃、毋斷香火。稍有貲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修時祀、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

於修齊治平、否則誇多鬬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受授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才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德畜②、人品不足而才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語要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即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即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欲

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即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眞修、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如此、篤守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註脚、爲象山之失。滿

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示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録。

招魂紀事、李徵君顒以苦志篤行、倡絶學於盩厔、關中人士尊之擬於横渠。辛亥、應毘陵駱鍾麟太守聘、講學於龜山書院。迂道襄城、招父魂而葬於西郭之義林。先是、徵君父可從以材勇從軍、總督汪喬年奇之、攜與征剿流寇。崇禎壬午二月十七日、以前部總兵賀人龍望風北遁、師覆於襄城。其授命之地、徵君詢於退校老卒、知在北城玄帝廟中。抱柱長號、慘若新喪、一時聞者、莫不人人爲之流涕也。至葬西郭、衆爭負土、不數時已巍然成矣。邑令太原張允中憐其意、又爲建可從公神龕、祀於忠烈祠廡下。將

祭之前一夕，工吏張文生以督役圮壁，因寢祠下。夜將半，聞哭聲自外來，淒淒然乍斷乍續，入於廡下。已復旋轉不止。工吏懼甚，遽遥謂之曰：今邑侯俾公與汪軍門同祠，自此血食千秋。且公已有子，爲大賢，雖沒可無憾，何必哭耶。言已，哭聲遂寂。邑先輩何慊之述於余者如此。或疑而問曰：是不近於誕乎。余曰：人生死生，亦旦暮耳，而究有不與形骸同泯滅者，則惟盡性者爲能一之。今以可從公之忠勇，浩然正氣，應長留於宇宙間，而徵君又以中負隱痛，形爲哀慕，至性相孚，斷未有感之而不動者矣。其疑或又曰：然則可從公果何爲而哭耶。予曰：當公之浴血苦戰，視死如歸，疆場固其樂土，亦復何計於名。但以四十年後，賴徵

君之賢，始得發其幽光，則顯晦升沈，其數雖遲之又久，而猶有不能自主者。回憶當日，荷戈什伍中，知之不盡用之，不專空拌頭顱，無裨國事，是誠可痛而哭也。雖然，有徵君之賢，而可從公之大忠益顯，則可從公足以慰九原之魂，而徵君於是乎不可及矣。

陝西通志儒林：李顒字中孚，父可從，崇禎十四年，懷清按：六誤作十四。從總督汪喬年出關征闖賊於襄城，陷陣死。顒時年十五，懷清按：六誤作五。母子煢煢，日不再食。既長，矢志力學，尤篤信濂洛關閩諸書，以明體達用爲主。性純孝，事母色養。及沒，哀毀幾絕，祭葬悉如禮。服闋，訪父遺骸骨於襄城，不獲，爲位痛哭，招魂而歸。康熙十二年，總督鄂善修復關中書院，

邀顒至，爲諸生講明正學。人稱二曲先生。督撫薦剡交上，先後奉　旨特徵，以疾辭。康熙四十二年冬，六龍西狩長安，召見顒。時顒已衰老，遣子愼言詣行在陳情，隨　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顒復進呈二曲集、反身錄，並荷溫綸褒諭。年七十有九卒。

盩厔志：名儒李顒，字中孚，蔡元里人。崇禎末，父可從從汪督師征闖賊於河南之襄城，陷陣死。顒時齔齒未脫，與母彭氏煢煢相依。稍長，矢志嚮學，博覽經史百家言，罔不融洽。尤篤好濂洛關閩之書，以爲學不反身力行，徒炫詞章，矜典達，奚益也。性純孝，雖窮苦，而事母生養死葬，極致敬盡禮。母服闋，訪父遺骸於襄城，徧求不得，爲位哭，招魂而

歸。平生實踐躬修、無慕乎外。屢有徵辟、皆以疾辭。四方之負笈相從者、殷殷啓迪、無不各得其意以去。當事之式廬者無虛日、然以幣交概卻之。康熙癸未、聖祖西巡、即垂問處士李某、督撫檄地方官敦迫接駕。時已衰老臥病、遣子慎言代爲陳情、具潛確錄。年七十九、終。著有反身錄、二曲文集若干卷行世。學者稱二曲先生。崇祀鄉賢。

國朝先正事略：先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信吾衞監紀不克、亦死。彭聞報、欲身殉、以子幼、制淚撫之。然無以爲生、或謂

彭曰、可令兒傭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廷。彭不可、令先生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時先生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先生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無不觀。其論學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悔乃能自新。又言、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

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之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於道未有得也。於是關中士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並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唯何甚。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何害。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嘗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已而深悔、急去之。陝撫白君欲薦諸朝、哀籲得免。督學許君孫荃議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力言也。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表其墓以傳之。初、

母夫人葬信吾之齒、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乙巳、母夫人卒。庚戌、徒跣之襄城、徧覓遺骸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襄城令張允中出迎、請適館、不可。乃亦爲之禱。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請立信吾祠、且造冢故戰場、以慰孝子心。揚州（慶清按、常誤作揚。）守駱鍾麟前令盩厔時、師事先生者也。聞先生至襄城、謁祠事未能旦夕、竟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應之、從者雲集。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宜興、晝夜不獲休。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自詈曰、不孝、汝此行爲何事、竟喋喋於此間、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高顧

諸公書、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時祠事且畢、急詣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悽愴悲涼。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魂同返關中故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祀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死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冢土而歸、告於母墓、附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喪。崑山顧甯人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癸丑、陝督鄂善以隱逸薦、先生誓死辭、書八上、皆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先生遂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有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先生獨被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趣行益急。先生固

稱疾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慫惥，先生絕粒六日，至欲拔刀自刺，於是諸官屬大駭，得予假治病。先生歎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生平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當道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荆關反鎖，不復與人接，惟顧甯人至，則欵之。已而天子西巡，將召見，命陝督傳旨，先生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遣子慎言詣行在，進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御書關中大儒誤詒。四字以寵之。先生學極博，嘗著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及象數諸書，既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復示人，惟以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富平，學者日至，然或才士著述滿家，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或出自市廛下戶，先生

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則孫先生夏峰、南則黃先生棃洲、西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峰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爲石交、其後孫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後聲名益大。棃洲爲忠端之子、蕺山之高弟、又從亡海上、資望皆素高。先生起自孤童、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饑窶清苦中、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視二先生爲尤難云。先生名顒、字中孚、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盩厔人。子二、愼言、愼行。愼言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不與科舉。後以選拔貢太學、亦不赴。先生晚年、因兵氛遷富平、與富平李因篤、鄠縣李柏稱關中三李。門人王心敬能傳其學。

重刻至室錄感吳嘉淦二曲先生傳、先生姓李氏名顒、字

中孚，盩厔人。學者因其地稱爲二曲先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爲材官。崇禎壬午、從督師汪喬年討賊、臨發、抉一齒與婦彭曰、戰危事也、不捷、當死。子其善教吾兒。至襄城、師敗、督師及可從等五千人並沒。報至、婦彭欲自盡、先生泣曰、母殉父宜也。③然而亦必殉母、父且絕矣。乃止。時先生年十六、貧甚、或勸其給事縣廷、或授以卜晝業、母皆不可。惟督以讀書勵行、自以紡績佐之。先生拾薪采蔬、恆至絕粒、而手不釋卷。人或笑之、晏如也。其學以慎獨爲主、以養靜爲功、以明體達用爲務。合紫陽、姚江論學之旨而會通之、一祛儒者門戶之見。嘗曰、名儒倡道、各標宗旨、某以爲皆欲人悔過自新耳。蓋人性一也、囿於氣、蔽於物、積而爲過、

知過必悔、悔必改、改必盡、盡則復其本原而聖矣。少時、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時務諸書。鼎革後、悉焚之。（按、懷清先生入國朝、年才十八、著上三書、時當在三十內外。此似沿倪醒吾事略之誤。）又著十三經、二十一史糾繆、易說、象數、亦以無當身心、不出示人。惟取四書反身錄為教、士皆翕然從之。當事慕其名、請見、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官府也。陝撫白公欲薦之學、使許公欲進其書、皆哀籲求免、然闗中利害在民者、未嘗不以告也。母卒、廬墓三年、遂徒步往襄城、滴血以求父骸。不得、乃服斬衰、禱於社、晝夜哭、哭不絕聲、招魂設祭。以父去時未命名、呼乳名以告。邑令張允中議為可從、立祠、且造冢戰場、以慰其心。常州太守駱鍾麟、故為盩厔令、師事先生。

聞在襄城、遣使敦請。先生以祠事未即拔、遂往來無錫、靖江、江陰、宜興間三月、所至開講、從學日衆。忽一夜拊膺大哭曰、不肖此行爲何事、而喋喋於此耶。待旦而行。至襄城、祠成、允中爲設主祭。先生伏地大哭、祝於父願以五千國殤魂同返。夜半鬼聲大作、懷清按、此事乃禱於隱神、非祝於父主。且鬼聲夜作、在設祭之前。聞者異之。初、彭氏葬可從齒、曰齒冢。先生至是、取冢土西歸、附之其旁。更持服如初喪。當是時、先生名聞天下、而里中胥小輩疾先生耿介、思中傷之、誣謗百端、邑令馬某欲文以重罪。先生處之夷然。或勸之申辯、先生曰、橫逆不已、吾自守孟子家法、奚辯爲。或又勸以避地、曰、禍患之來、命也。卒不從。總督鄂公欲以主關中書院、應之、立學規會

約、每值講期、環几席而聽者數千人、爲之更化。已聞鄂公
欲以隱逸薦、大悔辭歸。旋有　詔地方起送、先生以疾辭、
牘八上乃得　旨俟疾痊入京。時雲貴寇陷蜀漢、諜者傳
敵營募先生風烈、先生聞之大驚、移家富平。至是大吏歲
問起居、欲具車馬催送、遂稱廢疾。而部臣又以海內眞儒
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獨先生以昌明絕
學稱、故　朝廷必欲致之、且將大用。大吏檄所屬敦迫先
生、固稱疾篤、舁牀至行省、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大吏猶欲
强之、乃拔刀自刺。官屬大駭、知終不肯出、不復迫之。先生
歸卽反扃其戶、不與人接、雖舊生徒罕得見也。後　天子
西巡、欲見之、陝督傳　旨、先生辭以廢疾不至。　詔賜關

中大儒四字。沿誤。大吏令表謝文詞兼拙置之。沿誤。尋卒於家。
先生在勝國時，一布衣耳，雖仕無害於義，況逢　聖人在
位，側席求賢，出可以濟蒼生，而終不起，論者或疑其褊。不
知先生蓋抱其隱痛也。父喪鋒鏑，母茹荼蓼，其所著堊室
錄，感苦衷見於詞矣。夫遭遇立功，於時多有，而先生獨從
萬苦中力肩聖學，躬行實踐，卒貽令名。此其顯親之孝，所
由風師百世也歟。
懷清按：右輯各傳述文多複出，甚且沿訛，擬只擇錄數篇，
以示梗概。既思人皆樂於稱道，足徵愛慕先生者之衆。間
有失實，亦藉隨時辨正，免再傳訛。閱者諒之。至劉宗洙、龔
百藥、吳光諸人所撰各傳，因已附見二曲集後，義林記李

氏家乘中、故皆從略。

關中三李年譜卷三終

男永燡校字

校記

①白：疑誤。參本譜多處有關內容敘述。

②德畜：據上文，當作「畜德」。

③而：當作「兒」。

關中三李年譜卷四

二曲先生年譜附錄下

山陽吳懷清編

豐川續集二曲先生集序、聖學至明季而大明、實至明季而大晦。蓋自門戶之弊興、重悟者尠實修、重修者罕實悟。尠實修者、或至以力行爲徇迹、罕實悟者、或至以眞知爲騖空。東林雖嘗折衷調停、而持論過刻、至以深文鍛成姚江莫須有之罪、而沒其探本窮源不可掩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心、而消其不平之鳴。迄於今、朱陸薛王之辨、紛紛盈座、而千里同歸一致之理遂不可復。問諸儒先補偏救弊之旨、亦遂如齊楚秦晉之分疆別域、

而不可相藉。又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寃、而終不可相能。一門之內自尋矛盾、洪水猛獸之禍、不烈於是矣。其弊始於倡教者矯枉之過直、而其後遂中於人心世道而不可卒解。二曲先生崛起道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眞。居恒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眞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眞知。有眞本體乃有眞工夫、有眞工夫乃爲眞本體。體用一源、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即朱陸薛王之學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並異同之形亦可以不存。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極歸極於孔孟矣。自

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成接孔孟之眞傳。然皆不免於偏重之勢，以啟天下後世紛紛之爭。自先生出，而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百年不決之訟，獨能悉泯於無形，以融諸一途。相攜而論，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接孔孟之眞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先生之書，南北雖傳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覩大觀爲憾。辛未秋，今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毘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絶學爲己任，捐俸合刻，而諸同人亦相與量佐共襄盛舉。工始於辛未仲冬，竣於癸酉季秋。昔眞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於帥長沙之日，王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於撫江西之年，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朱陸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子

以爲二公羽翼之力爲多。今以先生大中至正之學、得二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刋布之、行見家傳戶誦、雖五尺童子、莫不曉然知聖學自有正宗嫡派、而數百年紛爭是非之端、自此悉泯、孔孟久湮之學、自此日昌而日著。則二公闡興正學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於前矣。其集末附義林記事及李氏家集者、見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輻萃、世濟厥美、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二公振頹興偷之盛心云。

又涇州新創二曲先生祠記、涇州之有二曲先生祠、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蓋始者文子鳴廷、嘗以某年春徒步負笈、從游先生門、自此一之郭子、數五張子、現慧李

子相隨受業。每於正月念五先生壽前，必策一蹇，衝冒風雪而至，至留住數日，與同志印證新工。自乙酉以前，靡歲不然。愫清按：先生以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先生每謂涇州風氣醇龐，四子獨爲風氣開先，以道學振起鄉之後進，是爲不負己物並成之義。而遠近同志亦謂諸子踐履克敦，足稱吾黨先覺也。自乙酉迄今，又十四年矣。涇之同志日益興起，後生晚進從風而趨者，且徧州之內外，遂爲吾省鄒魯之鄉。迺諸子念聚講之不可無所，且涇人士所闡衍者，吾先生之學旨也，而無地以奉先生靈，而因敬生感，因感生勸，亦非所以明願學之自來。於時文子乃毅然舍居之左方，規爲先生祠，復假貸經營，以倡其始，而郭、張、李三子及諸同志亦

各量其力之所至，以共助於成。凡爲堂三楹，門房一楹，定以每月朔望祀先生主畢，同志卽於是日商正所見，爲竟日之會。歲戊戌，工訖，諸子乃公書委某以記言之事。某惟講學一事，涇州千百年無有也，卽今此吾陝八郡三邊無有也，而特兆自諸子，特地建祠會講，以明師傳，是卽衍師學於方來也。則必知先生生平之學，以盡性爲指歸，以悔過自新爲心課，以倫常綱紀出處取與爲實致之地，以靜坐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知性之方，以讀六經四子及諸儒之言反身體驗爲窮理入門之要，始不失先生之學宗耳。抑猶未也。先生正學高風，望重朝野，海內仰之比於泰山北斗。而當其既高之年，猶孳孳乎勤學好問，檢躬

省身如不及。蓋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千古之學脈，正先生之心精淵詣也。吾黨今日者讀先生之書，必見先生如此之心精，學先生之學，必符先生如此之淵詣，夫然後遵所聞，自日進於高明；行所知，自日底於廣大。高明廣大之旣幾，卽在在有一先生爲吾黨默導，以日用行習之坦途矣。而況時時共讀先生之書，如聞其晤語，時時共對先生之主，如接其聲音笑貌，而幽明今古，直默默相接於一堂哉。夫如是，將今日諸子篤尊師之誼，拮据卒瘏，以營此祠，卽後此千百年，先生之道日益宣暢昭明於此地，而且以丕衍於天壤者，其在是也。某於此舉，心折而意愧，亦多矣。敢辭一言之叙，以負衆命哉。於是沐手再拜而爲之記。

又疏二曲書院始末、二曲書院在邑西南孫家礓村之西郊、乃五十年前獨力所創、謀請吾師李二曲徵君娛老講學之地、常州高學憲公爲建坊而題之名者也。其地基後寬五丈、前寬三丈、陸續共蓋大小房一十三間、獨以地處村外、未設典守之人、僅託人照顧、遂令來往緇黃乞丐人等往往借宿其中。值冬月天寒、則輒盜拆其前後房屋七間、而樹木爲之一空。豐川傷本志之未遂也、乃合衆於院東創築堡城而謀移輔仁一堂於堡内、用存本來之志。擬於明春舉工、總之、此事始於豐川獨創、其院基則擇於巳地之正中、初未限定頃畝。又曾託人照看、而房屋大半失落、大小樹木竟爲之盡、地糧則獨賠累者五十年。今且欲

鑒前之弊、但移輔仁堂於堡內、自己打就之。莊更欲補建一、坊懸高學憲原扁、以存本面。略添小屋三二間、爲來者起竈夜宿之所。而如堡外舊輔仁堂地基、居高臨下、有水泉之勝、亦另起小亭三間、作有志者講誦之暇、供其春風浴詠之逸情。總之、此院自今以後、但擬自己管領、不靠外人致令頹敝、遇有志者、則聽其裹糧來學、略加照看。若非眞正有志正學之人、則竟不欲泛泛妄插、徒博虛名、而無益事實也。蓋豐川之本志如此。

二曲集錄要序、戊辰夏、元坦在亭林族弟處得二曲先生遺集、歸而讀焉、知先生以新建致良知見本體、以紫陽主敬窮理爲工夫、一洗分門立戶支離錮蔽之陋、言言血脈、

字字骨髓、令人如夢方覺、如醉初醒、有躍然不能自已者。竊謂自有明以來、重悟者尠實修、重修者鮮實悟。重悟者以力行爲徇迹、重修者以眞知爲鶩空。至先生出、而學者皆知實修實悟、兩不可缺、確然有所宗守。或曰、集中言靜坐、得無近於禪耶。予曰、此學髓也、小子何敢妄言。試證諸濂洛關閩之說。昔周子作太極圖說、曰、主靜立人極。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周子之學傳於二程、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程子之學傳於橫渠、又傳於龜山、嘗曰、中立、最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靜坐反求渙然

有覺也。豫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延平從豫章遊、相對靜坐累年、盡得所傳之奧。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嘗答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又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然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

耳。朱子從延平遊、時時静坐、嘗曰、静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又曰、須是静、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於此著功。見某有時静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世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霑衣也。以是知學從静坐入手、乃濂洛關閩相傳指訣。昔人謂、有真師友、然後有真口訣、有真口訣、然後有真工夫。此學問所以貴親炙也。今二曲先生發聾振

瞶於薪火將絕之時、示人以直達之路、俾人皆知正學非迂闊難行、而爲身心性命刻不可緩之事、則有功於天下萬世人心風俗爲何如哉。此書盛行關中、江浙尚未流播、爰輯錄其要、分爲四卷、又加卷首附錄二卷、付諸梓人。時嘉慶戊辰八月望日。

又跋、聖學精微在中庸第一章、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子已洩盡祕宿矣。今學者忽之、而二氏之徒、或有於未發之中靜窺端倪、得成證果了生死者。待失格物窮理、戒懼慎獨工夫、墮入空寂、不足以開物成務、故曰異端。先儒嘗云、我儒實際、學者茫然不知、轉被二氏竊去、惜墮入空寂、又成異端。今二曲先生迴狂瀾於既倒、

所著學書發先儒不言之隱，句句徹骨，字字透髓。如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先生覺世之功，复乎其莫可加矣。二曲粹言自序：二曲粹言，余於先生全集中摘録成帙者也。往余讀四書反身録，憬然於先生之學一以躬行實踐爲率，鞭辟入裏，不尚炫耀，蓋以身言，而不徒以言言者也。兹復讀二曲全集，不覺半生迷障，一旦豁然。緣取論説之簡明者，集成四卷，以爲銘座書紳之助。按，先生名顒，字中孚，盩厔人也。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所著集以二曲名。先生父名可從，明崇禎間從軍禦寇，臨行抉一齒於家，以示必死。已而戰殁襄城，先生年尚幼，凶聞至，母彭氏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兒必殉，母，則父絶矣。母乃止。先生事

母孝、母督課嚴、自經史子集、及百家書、靡所不覽。關中士子、翕然宗之。母卒、廬墓三年。先是、先生欲至襄城求父骨、以母老不可一日離、乃奉父遺齒以葬。至是、徒步詣襄城、徧覓遺骸不可得。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襄城令感先生孝、爲作大冢、名曰義林。本朝康熙間、陝督鄂公薦先生疏略曰、以人事君、人臣之義、伏見盩厔李某、奉母讀書、不求仕進、垂四十年。學爲帝師、道足王佐、若在侍從之間、必有沃心之助。得　旨地方起送。先生以母在時、未嘗盡養、不忍膺祿仕、以疾辭。　聖祖西巡、欲見之、先生仍以疾辭。乃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旌其閭。時海內碩望、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黃先生棃洲、西方則先生也。世稱

三大儒。先生之學、以新建致良知爲本體、以紫陽主敬窮理爲工夫、故其自修以力行爲宗、而其匡時則以講學爲要。眞關中横渠先生、馮恭定公後一人也。全集大半門人所錄述、惟悔過自新說、觀感錄、自爲編次云。同治柔兆攝提格相月。

重刻堊室錄感吴大澂序、天下惟至眞者發於不自已、而至眞之所動、亦相感於不自已。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而況父子骨肉之愛、至性至情之所結。一歌泣而途人爲之流涕、婦孺爲之痛心者、其理同、其性同、其卒相遇而若相感者、不期同而無不同。有子所謂孝弟爲仁之本、孟子所謂良知良能、

皆指其至眞至切近者言之也。余讀一二曲先生堊室錄感一書、不自知其忽悲忽痛忽愧忽懼之心、交集於中而不能已。於是矍然愕起、而自責曰大澂誠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矣。大澂失怙十二年、中更變亂奉母往來大江南北不能一日善其養庚申之難、吾母陷賊中四十餘日、吾兄得維持調護其間、而大澂獨不獲從、其抱憾爲何如。迄時平、歸鄉里、母目幾瞽而復明自幸得侍晨昏、而又以功名衣食奔走四方、視任元受之朝夕未嘗離左右、其抱愧又何如耶。人非木石、有讀是書而不知感者耶。抑先生至性過人無一句一字之不眞切耶。嗚呼、先生之行至孝也、先生之言至言也。推先生之心、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感

而爲孝子、其父母皆爲孝子之父母、至仁也。先生有所感而錄爲是書、而其書又足以感天下後世之人、非至眞其孰能與於斯。吳中同志得是書而讀之、集貲重付剞劂、以廣流傳、其亦有感於先生之所感而聞風興起與。爰樂得而爲之序。同治八年己巳仲冬。

又張生洲跋李二曲堊室錄感一卷、岐山令茹儀鳳於康熙壬戌梓行、友人王君亮生得其本示余。按先生早歲、父從軍歿、母子煢煢相依、飢寒內迫、寇侮外至、卒能從萬死一生中、堅忍攻學、極博反約、爲關中大儒、名震天下。嘗至襄求父尸、不獲、官紳士庶爲舉祠起冢、而當道以其母苦貞、疊表門閭、學使鍾公表其墓、督臣鄂公爲建賢母祠。嗚

呼、孝以顯親爲大、致身聖賢、使其親流光百世。若先生者、真其人矣。顧其躬居堊室、心喪終身、自痛自責、若無所容至憾少時恥於失身、不屑給事縣庭及陰陽卜畫之業、致母危困。嗚呼、此誠難言之矣。昔鄭康成與其子書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郊。年過四十、迺歸供養。余覽至此、竊有疑焉。及觀其所謂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則復念康成之事其親、意在斯乎。然康成不樂爲吏、其父怒之。先生矢志讀書、其母欣然送塾。故康成猶有未安、而先生庶可無憾。況康成年已七十、猶恨亡親墳壟未成、而先生之親祠墓光昭、則先生彌可慰矣。然痛定之痛、考其事者

猶悲之、在先生自宜爾也。是編所録凡十七則、上自士大夫、下至傭販末流、而有感之詞附焉。展卷讀之、如聞風雨悲號之聲、洵可以動天地、泣鬼神。人非木石、誰不爲之心慟哉。王君既得是編、謂其可與孝也、而徐君春帆遂重刊以行、屬一言於余。余孤露餘生、顯養俱虧、方自忝無以爲人、尚復何言。而既大先生顯親之事、又原先生順親之心、嘉王、徐二君之知所本也、爲者其説於此。至讀是書者宜何如其感發自盡、則人自知之、無待予云。道光壬午季冬。

又徐學巽跋、壬午之歲、王君亮生主余家、持二曲先生堊室録感一書示余。余覽未終卷、愴然興風木之悲、撫膺悼歎、蓋不禁感其言之沉痛也。王君因言此書可以勸孝、屬

余重梓。余念二親往矣，曩時侍奉無狀，於此編所記，未能行其一二，而欲以孝勸世，不幾於舍己芸人，而徒致人之不信耶。雖然，此非余書也，二曲先生之書也。先生關中大儒，固無人敢不信從者也。且人子事親，要以終身。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盡歡之道既無以自致於親存，而如此之誠，猶冀稍伸於親歿。誠以此書時時警惕，一言一動，庶不致流於不肖，以貽先生羞。此先生悔過自新之教也。既以警己，亦以警人。重梓之不爲無益，顧余竊有感焉。先生之孝大矣，而是編之末，傷親貧厄，以不得盡養爲憾，若有羨於尋常之温飽者，何與蓋顯揚之道，口體之奉，人子必期於兩盡，故南華、戒養、白華、表潔，詩義兼之，至不

得已、則全其大而缺其小、終不以彼易此。然而聖賢處此、不能無痛心焉。今以他人視先生爲大孝、而先生自視祇見爲不孝苟先生而自以顯揚爲孝、何以爲先生哉。刻既竣、因屬吳君淸如爲小傳冠於卷首、以略見先生梗概而識其緣起於此、使讀者景仰盛德、而並以鑒予覆轍云。

又王亮生跋二曲先生以父死沙場、求骸不得、母貧守節、惸苦相依。遂抱終身之痛、爲堊室錄感一書。余從費君金城得其本讀之、如淒風苦雨之至、淚涔涔下。念昔侍先母時、子職常虧、罪愆山積。使早得是編以自警、或不至此。顧今家大人年近六旬、舌耕自給、區區問安視膳、猶病未能、遑問其他、又安能無跼天蹐地耶。夫孝經之旨備矣、顧其

詞或引而未發者。蓋孝經主於教人，其情婉以摯。此編歸於責己，其情痛以迫。故道本同歸，而警惕凡愚，於斯尤切，即以爲孝經之羽翼可也。嗚呼，先生以天挺豪傑，遭遇奇窮，從九死一生中堅忍力學，卒成大儒，揚名顯親，斯爲孝矣。而身棲至室，悔恨自責猶如此，以視世之安常處順，不克盡心於所事，與夫獲一官取一第，徒以温飽奉其親，而無得於聖賢之道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此編徵引凡十七條，而附以感語，字字刺心，人人警目，誠勸孝之鴻寶也。徐君春帆喜刻善書，余以此編示之。是時徐君葬親甫畢，念色養無可自盡，惟謹身寡過，庶慰先靈於冥漠，睹此欷歔不自勝。余因言赤子之心，生人同具，特無以感動之，遂

日即於亡耳。今使得見此編，親存者必惕然以驚，親歿者必悄然以悲，順令者必欲然知其不足，拂逆者必皇然無以自容。舉此心而擴充之，又何人不可以爲二曲先生也哉。徐君以爲然，遂重梓之。嗚呼，讀書萬卷，不如識一孝字。誰非人子，盍以此書一日三復也。夫道光壬午歲杪。

關中兩朝文鈔李楷贈孝母序，盩厔駱侯揚其邑有爲聖賢之學者，曰李中孚。余至城中，詣於侯，侯申言其人。中孚以其弟子使於予，且示以所著近作，有出於改過自新之外者。他日，予爲樓觀遊，中孚枉顧，不及晤，予往答之。中孚又講學於他所。予聞其母踰六旬矣，中孚以菽水爲歡。孝以立本，本以生道。中庸言孝，力踐爲難。孝之理大矣哉。古

之教學文皆以孝、中孚以孝治其身、必將以孝訓其徒、中孚於是不可及已。夫身者、父母之身也。心者、天地之心也。惟孝格親、惟性格天、學問之道、內繕性情、眞切篤實、可以化眾。吾有身而規矩之、吾有心而存養之、吾有親而孝事之、於人無與也。匪以求名、匪以干祿、匪以標榜、匪以獨行、而人之知與不知、其於我又何加損之有。予亦年過花甲、無問於世、讀李本甯先生太泌集、與郝楚望九經解、遂聞李郝有師生之分。李每遜郝之經學、以為不如。夫經學且然、其況躬行者乎。中孚處約而善自檢束、能不愧其親、其於孝也、非菽水之謂也。菽水之孝、甚於鼎鍾。中孚之菽水非猶夫人之菽水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舉六經之言以

教人人將問津焉。予是以知中孚而思有以堅之、則猶以經學躬行之說相黽勉也。夫孝者、初行也。父母身之初。天地、性之初。人以初念爲正、終日不忘其初、可以進道、終身不忘其初、可以希聖善乎。予友之論學也、聖可希而不可居。人皆可以爲堯舜、希之謂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不居之謂也。中孚仰事老母、又事其大夫之賢者、學將日進於無疆。予入其齋、見案上書多聖賢格言。其弟應答不苟、云、先生少而貧、業制科、已而觀他書大有悟。予歸城中、作此序以寄之。

又康太乙復先生書、客歲獲讀先生示書、知賢母祠碑文、謬在採擇之列。但彼時昧於知恥、率爾成言、奏牘無狀、愧

懼至今。豈眞謂蟣蠓小語、足以表幽懿於萬世後乎。別來春秋兩易、耿耿之私、未嘗一日忘諸胸次。數欲負笈鄠杜、載坐春風而奔走牢騷、苦無甯晷。昨晤南國一友、謂江浙之間、遥聞二曲夫子累謝徵書、仰如泰山北斗。學道仁人、本不修名、是倘然而品高望重、古聖賢皆然。區區賤子、終望先生龍德行健、宏此蘧謨、俾天下後世聞風慕義、仰闚西而稽首。僕小子輩以河汾之餘、竊比附於房玄齡、魏文貞足矣。計秋中當叩門墻、曩者尊柬過謙、萬不敢居、容日拜命之辱。

砥齋集頻陽札記、時李中孚先生寓居頻陽之軍砦、聞予至、使其子伯著來札、云適聞駕臨頻城、喜出意外。謹令小

兒晉謁、希與進是荷。蓋中孚有不出門拜客之禁、予隨詣之。中孚偶患腿痛、卧於榻、爲予强起具鷄黍、爲竟日之談。伯著侍恂恂雅飭、不愧其家學也。又數日、九芝以中孚所爲格物說（懷清按、格物說本集不載。）見示、大要謂格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入門一差、無所不差、毫釐千里、不可以不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與物有本末節原相連、只因章句分作兩節。後儒不察、遂昧卻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以成古今未了公案。又謂、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膠葛、墮於迷魂陣。此是玩物、非是格物。眞能格物之學者、其用工之序、先之以主靜、令胸中空空洞洞、了無一塵、物欲既格、而後漸及於物理。誠正

之基本既立，然後由內而外、逐事聚義、隨時精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否則、縱博盡羲皇以來所有之書、辨盡羲皇以來所有之物、總之是騖外逐末。昔人云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喪志愈甚、去道彌遠。末云、姑誦所聞、藉手請教。並以質之山史先生、蓋九芝有札與中孚、以予札附往、故中孚以此札來、而予未知也。於是即以正學隅見述馳致之、因求其指示。中孚爲書云云、今具載卷首。（懷請按、先生答書本集未收。）予復之云、讀手札、過蒙獎借、所不敢承。而中亦尚有致疑者、以弘撰愚魯之資、固守考亭之訓、於先生內外本末一齊俱到之旨、實未信及。如以欲物物而究之爲玩物、則易所云智周乎萬物、遠取諸物、孟子之明庶

物、備萬物、皆何以能免耶。且格物物字、原兼物有本末之物在內、亦非另認物字。以格物物字爲物欲、乃與物有本末之物異耳。如云物欲既格、而後漸及於物理則又合二說而一之。是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矣。於經文不合、皆心所未安也。更望教之中孚札云、承教謂知周乎萬物、妙妙。蓋必知周萬物、始能經綸萬物。物物咸處之得其當、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然遠取諸物、必先近取諸身、知明善誠身爲本而本之則。心無泛用、功不難施。本既格、方可繇本以及末、然後明乎庶物、使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如之。茲因有感於大教、而弟之格物說不可以不改也。唯付來手是望。予卽以原稿付之。過日、中孚又札云、昨承云致疑於內

外本末一齊俱到之言、其意必以爲先博文而後約禮、理窮而始可主敬也。若然、則文與禮浩乎無涯、將終其身無有約敬之時也。夫博文窮理、而不約禮主敬、則聞見雖多、而究無以成性存存、便是俗學。徒約禮主敬而不博文窮理、則空疎無用、而究不足以經世宰物、便是腐儒。故必主敬以窮理、使心常惺惺、方能精義入神、隨博隨約、當下收斂、不至支離馳騖、德業與學業並進、此內外本末之貴於一齊俱到也。知行合一、其在斯乎。欲易之以內外兼詣、本末無遺、然終不若此言之吃緊而警策也。如何如何。予復之云、承示教我多矣。然繹顏淵循循善誘之訓、固謂必先博文而後約禮也。又證之以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之言，益信聖賢爲學之序，窮理主敬，如此而已。然所謂先後者，豈眞截然分爲二事。蓋禮卽在文之中，約亦在博之際，卽朱子所云，非謂窮理便不主敬也。其間有淺深之別，朱子於或問中言之已詳，今具載鄙著中，後人不察耳。先生俗學腐儒之論，正符此旨。今以格物致知爲窮理，誠意正心爲主敬，本末不離，終始有序，自可斬斷葛藤，何必舍確有可循之詣，外生支節，以滋紛紛乎。至文理無涯之說，似無庸慮。孟子云，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今如此則只存當務之爲急一句，而無不知也四字，竟可刪去，恐非聖賢立教意也。適予借閱紫陽通志中，季札云，先生恬定靜默，弟所心服。居恆逢人說項，今近在咫尺，而不獲朝夕

聚首、快我心型中、心殊悵。頃匆匆報札、唯先生可以語此、不敢令世人見也。紫陽通志錄中如有論斷、乞見示。予復之云、紫陽通志匆匆卒業、此極得正學之傳者。弘撰豈能有所論斷。但中有未安者、既承尊諭、亦不敢隱。如新安汪氏稱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信矣。然歷數朱子之功、有云、發揮於辨論則有辨無極太極一書、以祛絕江西之頓悟。此言非也。今其書具在、試取而繹之、與所謂頓悟者、有何干涉。此卻立意尊朱子而不審其實者、無乃聞其聲而不辨其音乎。至答高彙旃問中庸不傳之緒、有云、合下先有戒慎恐懼存養一步功夫、此直造無極先天之本旨。又云、主靜在一切動靜之先、所謂無極太極不落陰陽五行者、

也。弘撰謂動靜一理也、主靜者卽主此動先之靜、所謂不動之體也。安得有靜先之靜。先儒所云未發不是先、已發不是後。祗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今云主靜立極在一切動靜之先、恐令學者無用力處。且後儒明理之原、祗舉孔子之所謂太極足矣。今或舍太極而單舉無極、或以無極太極並舉、不特顯違孔子之言、亦大失朱子無形有理爲訓之本義矣。先生以爲何如。時予將東歸、中孚札云動靜說領到。弟於先生篤好之私、有不可得而形容之者。故此來謬不自度、妄有請正。蒙先生卧榻之論、一一中弟膏肓、非道義骨肉之愛不至此。厚德之賜、感何如也。篤旋不獲祖送、中心悵結。予復之云、弟於學無所得、特以辱在夙好、

故中有所疑、直言無忌。曰楊之論、弟竟茫然、唯先生恕其狂聱、幸甚。中孚天資高明、學識深邃、近代之好古篤行者、罕見其匹。但竟主文安文成之說、其所從入、似得之禪。故談論筆札、往往不諱。此番相會、不覺多言、亦實以心所敬事者、不欲草草負金蘭之誼耳。次日、予遂歸。

又復湯荆峴侍講云、中孚去頻陽而還故里、高節愈厲。

山志、李中孚有高明之資、學識淵邃、以講學明道自任、滿洲聞之、皆加禮延致會城。後爲制府所知、復聘入書院、下檄各郡邑集諸生開講。中孚據坐高談、諸生問難、遂有不平之言。然是關中一盛事也。予往咸林、遇郝得中別駕班荆而語。郝遽問識李中孚否。予曰、舊交也。又問其人、予曰、

學行不苟、君子也。郝促滕曰、予亦雅重其人、但講學非易事也。嫉忌悔吝之來、將必由此。今制府又欲具疏薦於朝、以特應隱逸之　詔。愚見謂出不如處、然不便與言。君既相善、何不以此告之。予曰、此事不在中孚、聽之可也。疏上、中孚稱疾不起。過予草堂、論及出處、有確乎不拔之志。允矣狂瀾之砥柱矣。郝年方壯、居官有幹才、乃其識議超卓、亦復如此。

居易錄、陸郎中儼庭、往提調陝西學政、爲言關中知名、無踰李二曲顒及康生者。

櫟葉集與家徵君中孚先生書、年荒大刦、吾家南北老幼亞旅數十百口、俱獲平安、此天祐、非人力也。弟在他鄉、日

惟舉手謝上蒼耳。遊子思故鄉、漢高帝不學、猶能言之。況弟稍知詩書、微解道理乎。太白終南、猿鶴寂寂、邱園鄉井、桑梓依依。況西風吹漢水、白雲滿秋山、千里孤客、豈能忘情。但道路悠遠、山川間隔、蹣跚老脚、難於行。是以留滯彼土耳。

又書、憶昔與兄相見於沙河東村、兄年二十二、弟年十九。兄十四少孤、按少孤之歲少與應誤記。弟九歲失怙、命之苦同。兄一寒徹骨、弟貧無立錐。兄菜色而登山、弟枵腹而臨水。兄縕袍而見客、弟鶉衣而訪友。境之困同。兄囊螢而讀書、弟爇香而照字。學之勤同。兄企慕於先民、弟亦不屑為今人。志之遠同。爾時自以為年正富、力正强、學之五十六十、其成就

或有可觀。至於今日、兄髮戴雪、弟頭蒙霜、年之老同。中有不同者、吾兄學成名立、天之北斗、地之泰山。至於弟者、踉蹌田園、混迹漁樵、年與時去、竟成枯落。奈何奈何。

中巖集與二曲先生書、鄙人最在山中、竊歎世教淪胥、學術大壞、所見之人、盡如狂焉。即高才博學、亦各挾其所私、好以自便。稍有以禮法自飾、出一篤實純正之言、則閉戸掩耳、而不欲觀聽、目爲道學、而詆誚之。不知道學何以犯世之忌諱若是。此非心病之難醫而何。幸際先生振起吾鄉、講道南北、當正學絕響之日、而能獨立不疑、以砥橫流、聞風者翕然慕之。然而論議雌黃、亦不無其人。非止俗學之無從發藥、亦知揭竿而招亡子之若是難矣。非介亭林

先生得通肅謁、一望壇宇、而知道在是矣。淪蔬見留、對榻領折衷之論。歷末及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承惠指教、出所錄十二冊、懷以歸館、細細披繹、源流本末、俱有要領可尋。而悔過自新一條、尤爲聖學之肯綮、下學者必破此關而後德可入也。蓋先生以豪傑之才、砭頑愚、非有裨鍼、惟有苦心耳。以此上繼先聖、嘉惠後學、其爲澤也沃矣。鄙人素寡學術、滯於一隅、如渴者就河而飲、不過滿腹而止。恐未能測其津涯也。近聞强力而狠者、當晝溺庭、不識伯湝爲誰、固可歎矣。如鄙人之面牆而羇於私塾、頭目隔蔽、不得陪奉教言、亦愈可歎矣。前於壁上見某公送先生古詩一章、願得長郎君錄之、欲令一二同學瞻仰何如。

亭林文集與先生書、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百錢、皆取辦囊槖、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畝、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頃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毋祠、而爲足下之毋作祠文、是

爲不敬其母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又書先生已知盩厔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脱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

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又與李星來書、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天際之冥鴻矣。

又廣師篇云、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愧菴集北遊錄、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盩厔、會中孚李子。行相見禮、坐定。李子曰、不肖某慕先生十一年矣。今辱臨賁、出望外。不肖某爲虛名所累、學鮮實得、空度

歲月、千古之大罪。又曰、不肖某只可聞名、不可眼見。今先生看見了、不肖某益生慚愧。甲仁曰、此先生反己、至細至密工夫、聖賢無纖毫自恕之心。此理精微、實實難見。一息被聰明意見情識思慮才智欺弄、便一息蔽了本體、逆了天命。以此自誑誑人、豈不是千古大罪。先生體驗到這田地、自不容一息放空矣。

李子謂甲仁曰、昨夜老妻云、蜀中楊愧菴先生、係先生三十年知己、今不遠數千里而來、你兩人講你們底道、家下事我與兒子媳婦料理。恨我病體、不得出拜領楊先生教。甲仁曰、不敢。先生倫常如是、成德洵非偶然。病只病得形骸、病不得夫人之性。

甲仁曰、陽明致良知、原是與那不能實實主敬窮理存養省察底人換个宗旨。若實實能主敬窮理存養省察、又不消添出个致良知。主敬也在此、致良知也在此、存養省察亦在此中也在此、仁也在此、善也在此、未發也在此。千聖宗旨、俱統攝在此。不必說主敬窮理存養省察去致良知、亦不必說致良知去主敬窮理存養省察。蓋合下只此一个本體、一个工夫、完完全全、不用補也。李子曰、是是。予又曰、人於生時融化不淨、到撒手時、一切境緣、歷歷作障、種種幻妄、開闔一念、游移纏緜、陰投密換、變作萬般塵狀、牢不能出。所以要預先作得乾淨、故夫子說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只纖毫著了、方所就入無邊陷穽。生時是這事、

死時是這事。李子曰、果然。神無所著、便與天爲一。子曰、天下歸仁、只是這个消息。惟仁不死、死不過氣之變爾。中孚曰、然。

甲仁曰、凡人動作應事間、心之安處便是至善、便是天命。自己不安處、即是天命至善。發動不安。其不安便是致知、止善便全了天命。李子曰、然。

予又曰、志仁無惡有層次否。欲仁仁至有層次否。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有層次否。今人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有層次否。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有層次否。這無層次底天然性體、莫說是不喪、心底人逐日逐時逐事有發現

呈露處、就是喪心底惡人、如象之往入舜宫、不意見了一箇活活底哥子牀琴、無可奈何、只得假説箇鬱陶思君、以殺兄之象而不得不出思兄之言、連象此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正是天理合該如此、有層次否。既而忸怩、這忸怩正是中心達於面目、正是誠之不可揜、有層次否。這本體發露流行、無有層次。只要人識得、莫欺瞞虧欠他纖毫、便即是無有層次底工夫了、而仁義禮智不可勝用矣。

李子門人王爾緝問、氣性是一是二。甲仁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文公此註、不可移易。告子以氣混性、所以有杞柳湍水食色生之善不善之説。孟子不以氣混性、所以辨出善者是性、不善者是氣。使人治其氣之不善以復乎

性之本善、此孟子作聖之真功也。從性體上發動者、便要持守擴充。從氣體上發動者、即要一刀兩段。孔門格物致知、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行、都是在這裏作工夫。千古學脈要跟著性走、不要跟著氣走。爾緝曰、這是學問緊要處。性氣本一、如何分作兩个。甲仁曰、性體是一、除非是養成了底浩然之氣、纔說得即氣即性。除非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纔說得即氣即性。形色天性也、除非是聖人踐形、纔說得即氣即性、不然都要從分處作起也。某三十年景仰令師先生、八年以來思慕吾子、茲不遠數千里而來、豈非性用事乎。今者交質意見、橫生不能忘言而喻、豈非氣用事乎。性用事說得即性即氣、氣用事說不得即氣即性。李子曰、

性與氣、一而二、二而一也。如視聽言動氣也、而所以視聽言動之理則性也。甲仁曰、然。生知安行底聖人卽性卽氣、卽氣卽性。大賢中根以下、須要剖判淸徹、才好下手工夫作到纔說得是一个。

豐川續集鷄肋集自序、癸未秋九月、復菴董副憲堅欲邀余爲楚北之遊。家師二曲李子有舊願於河南襄城、亦欲余借此一酬、遂於九月念日束裝出關。

又少華田公墓誌銘、敬二十有五時、負笈從先師學於二曲。維時先師新從富平歸里、我夫子於道德經濟學問文章、交資互證、而相期在神明痞痳間者、則子德、少華、長源少霑諸君子、尤爲眷念而莫能忘也。

又寄將軍頟公書、二曲先生道德風節、爲當代碩儒。累蒙
聖主之褒題書院一事、最係關學之明晦、亦係本朝之
風化。此千秋百世人倫名教之地也。昔白鹿書院係李渤
山人之故居、得朱文公知南康軍時表章之、至今遂成宇
宙名區。今以二曲夫子高風邃學、出李渤山人萬萬、而以
明公清忠大臣表章而成就之、其爲將來風教之名區者、
知且與天地共長、始可以傳遠而有光。此亦自是正理、但
如愚意、書院成大局面、則爲費頗多、而明公平日清苦之
況既某所心知、兼入陝來一切費用亦且甚煩、恐爲力太
苦。自愚意、或今且暫行稍稍就一小局、使從學者稍可棲
身、又稍備膏火之需、足以量供寒士饘噐之資、其餘或且

稍俟異日更作成局之計也。不審尊意何如。茲來白鹿志書一部、東林志書一部、關中書院志書一部、統呈覽明公暇時一查其概、採取其中必不能少者、目下剪裁就一小局、將來待漸次大就也。

禮山園文集寄二曲先生書、曩於南陽得讀四書反身錄、明快痛切、語語透宗、於今世學者、可稱對症之藥。惜乎知而好之者、尚未數數見也。庚辰、都門於友人案頭見別有圈點新本、細閱序言、乃知爲潮陽太守李君所雕刻於署中者、深以爲善、卽舉以告孟謀、抄錄元序以歸、知必已呈函丈矣。嘗竊以爲世之無意於學者無論已、其有意於學者、往往誇多鬭靡、拘牽文義、其於性靈無感發、又或不求

古聖人之經，師心自用，說玄說妙，杳無歸著。至其言行，判然分爲兩途，心不可問，迹自可疑，而學乃益以速謗厲而招忌諱矣。往以科舉之學爲害人心，以今觀之，知爲人心之害者，亦不獨科舉之學也。其所以然者，亦無他故。正坐平日爲學，未嘗實求諸己耳。先生之書，其所發明，多令學者於一念發動處先判人己之別，從誠僞關頭先爲提醒。可謂鞭辟近裏，切實爲己之學矣。此某所謂反身一録，於近世學者爲對症之藥也。鄉黨習聞，忽而不講，萬里嶺海之間，乃有尊崇而篤信之者，亦可以見此心此理，未有不同，不以南北海之異而遥有間隔者也。先生負荷斯道，一本躬行，高風凛然，晚節益峻，千里仰止，等於嵩華。第以家

貧無力、行滕未辦、無由摳衣北面就正。特肅專函、恭候起居、惟希垂照。更冀益攝寢興、爲道自愛、以副惓惓瞻仰之懷。

又答書、孟老所假使者至、得拜先生手教、仁孝之旨、觸處發動、捧玩循環、淒然肺腑。至爲揣錄所著大序、提挈綱領、尤爲學者所當盡心。矢竭駑力、守爲學要、期不負先生老年握管、千里惓惓之意、不敢徒作文字觀也。先生少礪節操、老而彌堅、門風高峻、廉立可冀、四方人士所譬爲景星慶雲者也。至其著書、獨有心得、一掃窠臼。晚年語言刊落枝葉、洞見本原。提撕後進、尤爲眞切。前囑孟老抄寫轉寄、茲諭以尚未成帙。某於夙昔所聞百十語中、尚未能力行

一二，何敢求多以誇淹博，如世俗之見。但竊自惟念，每得先生一言，輒不禁鶩劣之姿，精神鼓舞，積以時日，頗有進益。欲煩先生因病發藥，親書數語，俾後進之士，仰睇晚年筆蹟，得以警發聾瞶，鞭策昏懶，即不啻操几捧杖，傾聆謦欬於旦夕也。學求自信，人世毀譽，舉不足較。若有一毫求人說好之念，便如伶優登場，塗飾粉黛，徒求觀者喝采，心術豈可復問。此實人鬼關頭，學者須先辨取。不然，雖讀書萬卷，究爲於學無涉也。邇來所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家戒二紙，言簡意密，最切日用，即圖雕板，轉送東方學者，使共遵守。摳衣北面，倘未有期，伏維順時珍攝，爲道自愛，樹千秋之準，以係四方之望。臨楮再拜，瞻依彌深。

又答王爾緝徵士書、二曲先生山居閉戶、屏絕應酬、門風峻潔、迥絕人寰。譬如丹鳳高翔、雲霞爲侶。卽卓彼鴻鵠、亦莫敢與之比擬、何況於榆枋之儔。弟嘗以爲國朝講學第一人。

名山藏像讚序、國初時關中有三李、曰天生諱因篤者、才子也。曰雪木諱柏者、高士也。曰中孚諱顒者、理學也。顒又號二曲、所著有二曲集、反身錄等書。卒多見道之言、蓋著腳於陸子、而不壞朱子之軌轍者也。可謂知行兼到之儒宗。以關中先輩較與其横渠之堅僻、無甯二曲之圓融。至天生、雪木之所長固已稍稍兼之矣。 聖祖因廷臣之薦、眷注甚殷、兩蒙 徵召、稱疾不起。 特灑宸翰、賜以操志

高潔四字及　御製登金山詩。先生惟與其徒鄠縣王豐川先生心敬、講學於賢母祠。夫當此時、非不可仕也。苟仕而僅如殷浩輩、不滿人望、是反不如种放、魏仲野之爲高矣。先生之終身不出、其意或在斯乎。予於乾隆丙辰夏、入關遊太華、太白諸山。迄秋、詣盩厔謁先生墓於菜園圃之南。復謁賢母祠、見其圖像及碑版間名公巨卿之題詠、殆遍、洵可敬而可感也。復索觀先生遺蹟、其長孫諸生某檢得舊小像一幅、尚未題者、乃色喜持告予曰、先生疑與先祖有夙緣也。先祖手蹟頗多、卻被人題盡借盡、而且盜盡。不意尚有此像未題、若留以待先生者、先生不可以無言。予拜受命。其畫長三尺餘、像長尺許、黑髮酡顏、蓋寫其七

十時之醉容然也。予爰拜手僭題其額、旋自慶不負關中之行云。

二曲先生、躬行君子。東國人倫、西山義士。學追孔孟之蹤、理契朱陸之旨。抱琴樽以自娛、卻徵聘而不仕。笑游巖多面對之詞、羨种放有稱疾之美。卧山樓上、宸翰昭回。尋樂堂中、閒情徙倚。今瞻遺像、穆如清風。顏類少年、貌殊老翁。黑髮數莖、誰知齒隆七秩。白衣一領、卻教榮逾三公。此乃善養達天之候、爰爲根心生色之容。悵耶恍耶、靈其如在。出耶處耶、吾安適從。吁嗟小子、敢題畫額。嗚呼先生、盍啟愚衷。

從三李入手、獨重二曲。歷言其造道之深、操志之潔、已

兼才子高士而有之。於賢毋祠、尋樂堂、卧山樓、各有詩詠歎、然後跌出一像來、固不容不讚者也。讚中止百餘字、已寫盡二曲一生性情學問、爲三李中巨擘。讀之、猶可想見其從容儒雅而清高也。金陵草衣山人朱卉。按、題賢毋祠數詩另列後。

郎潛紀聞二曲主講關中、康熙初以隱逸薦、後以鴻博徵、皆稱疾力辭。自謂不幸有此名、乃學道不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致。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絶不得見。一日、白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談讌極歡、一時門外瞻望顔色伺候車騎者、駢肩累迹、幾如荀陳會坐、李郭同舟、東漢風流再見今日也。懷清按、周惕爲合眞之訛。合眞盩厔諸生、名思誠、與先生

四十年至交。周煬無見先生事。

又、國初孫徵君講學蘇門，爲北學。餘姚黄梨洲先生宗羲教授其鄉，數往來明越間，開塾講肄，爲南學。關中之士，則耋奉西安李二曲先生顒爲人倫楷模，世稱關學。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絃誦闃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皋比稱大師矣。

關中三先生要語錄序：予既刻四先生要語錄，因輯少墟、仲復、二曲三先生語續之，與關學編、張子釋要合刻，統曰關中道脈書四種。或問曰：少墟、二曲兼講象山、陽明者也。仲復專守朱子者也。何所衷諸？予曰：豈惟三先生，關學編中，涇野爲薛文清門人，學朱子之學。渭南二南則陽明受

業弟子。各不相是、而未始不交相重也。朱子爲功令所尊、講朱子者斥象山心學、陽明良知爲非。雖以涇野與陽明同時、亦持此論。予少讀朱程書、繼又由薛文清、陸當湖、涇野、仲復入、守其初見。右象山陽明、抑朱子者、輒覺不平、時亦或著之於言。今思之、皆客氣矣。夫心學良知、皆不謬也。心學本於虞書、良知本於孟子。良知在心即性也。主良知似遺良能。然二曲固言之、孟子始言知能、繼即以知該能、可知知在能先。孔子之聖由於知、朱子註尊德性爲存心、註道問學以行、幷屬致知、正此意也。特學有內外本末、朱子之學、自兼綜融貫。講象山、陽明者、未免有置外遺末之意、此則其小失爾。少墟、二曲、調停於程朱陸王之間、而

終似以陸王爲主。仲復守朱子、及文清、清獻、絶無駁雜、故

予嘗謂仲復才不及二曲、其學之醇細有主在二曲之上。

如稼書直斥陸王爲異端則過矣。要之、學聖人之學、繼聖

人之後、程朱宗子也。陸王亦衆子之賢者也。久而生變、遂

至兄弟操戈、各主門戶、豈所望於奕葉哉。故予錄此、旣擇

其要、亦微寓别裁、欲折衷以歸於一也。問者釋然而去、因

並次其語、書之卷首。

柏堂集跋二曲集後、顧亭林先生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

不辨訂。李二曲先生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

人當務之急、固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騖精神於上下古

今之閒、正諺所謂抛卻自家無盡藏者也。竊以二曲譏亭

林是也。而其所自爲說，則亦未免於非。夫學問之道，不外乎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之一途。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中庸曰，明善誠身。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論學之要旨也。蓋天下之理具於吾心，而要不可但求之於心也。必博文格物，以窮其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而反之於身心，以求得所安焉，然後能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豁然而貫通。亭林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不辨訂。余觀其所著、講用者多，而明體者少，且又不免細碎支離、拘迂之失。是博文而未能約禮，詳說而未能反約。然約禮反約之功，究不能舍博文詳說而別有在也。一曲承陽明之學，故不免是內而非外，重本而輕末，而豈知內

外本末固一以貫之之道哉。此所以惟程朱之學爲孔曾思孟之正脈也與。

清麓文集重刻堊室錄感序、予年甫踰冠、迭遭大故、愧此生不得自比人數、時一追念、忽不知涕泗之橫落也。嗣讀二曲先生此書、不忍終篇。然嘗誦首條辛天齋自家是禽獸父母便是禽獸之父母、自家是小人庸人、父母便是小人庸人之父母、自家是賢人聖人、父母便是賢人聖人之父母數語、悚然大懼、恐終貽父母羞辱、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孰無父母、讀此書而不動心、不立志、則亦覆載間一庶物而已。今老矣、尤覺此書不啻砭肌換骨神丹、人人得之則生。每一把卷、又不欲釋手。復刻以公世、使讀者卽以先

生之所感者爲感。先生感之而爲純孝、爲大儒、而我乃不免於禽獸小人庸人之歸、是尙爲能知感也乎。豈惟得罪錄中諸人、抑亦先生之罪人也。可不悲哉。光緒辛卯孟夏。兩浙輶軒續錄、駱鍾麟謁二曲先生許師事賦此志幸、昌運開祁嫣、遺耇容頻筫。關中有大儒、絶學眞人師。式閭奉明詔、於禮亦宜之。所慮風塵吏、蠢愚無所知。高蹈信白賁、賡詩慚素絲。坐我春風中、允矣慰渴飢。即今撰几杖、昕夕隨履綦。會須挾童冠、舞詠從浴沂。

豐川續集得舍弟手書、知家慈康泰、而二曲夫子夙痊、兼荷　皇上西巡時旌禮異數、既以誌喜、兼申謝復菴憲副。盡家師夙荷憲副眷注、近年來更荷其粟帛之餽、深也二

首、楚雨連朝暮。愁心縈萬端。春風傳信札、題字報平安。老毋身全健、家師病漸寬。結腸纔解盡、晚飯頓加餐。　聖代優肥遯、士林憲耄年。此日宗元禮、千秋重伊川。門牆憐我魯、知契戴公先。連年資饘粥、盡賴江都賢。

弱水集過貞賢里、嵐翠覆華宇、門對終南山。槐柳寒無葉、亭亭出檐端。中有學道人、辭榮卧邱園。著錄名反身、旌里名貞賢。風揭渭水冰、雪迷玉女泉。扶病風雪途、行李艮險艱。室邇人不遐、三過鄉閭前。原注、二曲李先生顒、辭徵詔講學、門弟子三十人。所著有反身錄。當事表其閭曰貞賢里。歲丙寅、予年十九、冰雪中扶病晉謁。凡此者一邑同聲。予姪孫佩玉、友人劉伯容先登龍門、又退有後言、竟廢然而返。德修謗興、古人亦有之。且東家某可念、亦未有甚至此者。後欲再訪、而先生謝世。是非真僞、蓋棺論定。年少鹵莽、存此識悔。後有鄠縣王豐川心敬、亦辭詔、即二曲門人也。

測海集思賢詠、中孚之學，以致良知爲宗，默坐澄心，改過發人深痛。康熙中，遷善常若不及。客江東，爲後輩講學，往往固辭。至拔刀自刺。于是謝學者，朝欲强起之，以病。大吏薦於土室，以終老焉。先生閉土室，沈冥避時名。天光發中夜，良知烱然明，完得子臣節，了無生死情。惟餘長養風，到處懷羣英。

名山藏題賢母祠、登堂拜賢母，苦節勤撫孤。孤善體母志，力學成大儒。窮究性命源，天人交相孚。是子榮是母，是母榮其夫。揚名於後世，顯親操良圖。我亦猶是人，甯我縈獨無。低頭念所生，風木同號呼。反身常自惡，寡過何時乎。蓼莪空自廢，陟屺良踟躕。祠中發深省，吟殘獨向隅。

又題尋樂室、孔顏眞樂居何處，待我從容仔細尋。疏食曲肱陋巷裏，深長意味十分斟。

又題臥山樓、抱琴坐擁袁安雪、把酒酣澆和靖梅。百尺樓頭簾半捲、終南山色枕邊來。

二曲集錄要讀二曲集有感作此以自警、著雍執徐閏五月、十九夜坐已三更。忽發深省悔夙昔、瞪目達旦心怦怦。官骸手足非徒具、良知炯炯本天成。舍直逐僞入夢幻塵緣得失何縱横。天誘厥衷逢二曲遺編豁眼使人驚。遽賢改過年非晚、衞武九十矢精誠。撤開名利兩重障、冥冥修行如耳鳴。喜怒哀樂看未發、焚香默坐端倪萌。安身立命得眞宰、處事應物毋將迎。吁嗟乎、人生百歲亦有盡、而今而後尙其毋忝爾所生。

山南詩選楊筠讀堊室錄感賦、猗歟李夫子、前不愧古人。

鋭志繼絕學、獨行紹先民。貧也詎足病、性命存其眞。居憂溯膺行、在在反諸身。嗟我入世來、已歷三十春。日夕對前賢、胡爲薄於親。父書慕手澤、北堂白髮新。養體且未能、安望養志醇。低徊至室錄、雪涕頻沾巾。

長庚奏請從祀　文廟疏、爲關中大儒、學行昭著、擬懇從祀　文廟、以端學術而正人心事。竊維宇宙、不朽有三立、德立言實與立功並重。中西學派雖異、體育智育、要以德育爲先。未有道德不明、而有智勇功名之可言者也。光緒三十二年　詔升　孔子爲大祀、三十四年奉　旨祀顧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儒於學宮、顯然示天下以爲學宗旨、甚盛典也。臣嘗考明末　聖清之初、名儒接踵、其最者

北則孫奇逢，東南則黃宗羲、顧炎武，西則李中孚。海內皆尊爲泰山北斗。王夫之竄身荒徼，聲名稍晚出，而論者謂刻苦不減中孚。是我朝之有五大儒，猶宋代之有五子也。今者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已繼孫奇逢而並祀兩廡，惟中孚未與其列，士論未免惜之。按故儒李中孚，陝西盩厔縣人，以字行。懷清按：以字行，避廟諱，故爲此言，非當日即以字行也。學者稱二曲先生。父可從，明季從征流賊，戰死襄城。中孚年尚幼，母彭氏授之讀，曰勉以忠孝節義事，三旬九食，晏如也。家貧無書，從人借讀，遂得博通載籍。以昌正學爲己任，歷講學於關中書院及江南常州等處，從遊者甚衆。其學以悔過自新爲入德門徑，而歸於反博守約，躬踐力行，凡人倫日用語

默動靜、無一不軌於聖賢中正之說。自張子後、關學於斯爲盛。平生事母至孝、跬步不離。母歿、奔赴襄城求父骨合葬。不得、日夜哭不絕聲、官吏感動、爲立祠樹松柏、號曰義林。康熙中、屢徵不起。　聖祖仁皇帝西巡、召見、仍以疾固辭。乃　命撫臣傳諭、有好讀書明理學之褒、　特書操志高潔扁額以賜。同時顧炎武於朋輩少所推服、獨曰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中孚。又故尚書魏象樞謂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二人、則中孚與黃宗羲也。是其學行昭著、爲關中大儒。二百年前早有定論、與顧炎武、黃宗羲諸人殆難軒輊。而起自孤童、飢寒困苦、卓然能自樹立、尤有人所難能者。宣統元年四月、盩厔知縣左一芬禀請前督臣升

允奏懇從祀　文廟。未及核辦、卸事移交前護督臣已革甘肅布政使毛慶蕃於是年十一月、專摺具奏在案、原摺留中未發。仰測　聖意、蓋以該藩司係革職人員、不應陳奏事件、非謂李中孚不當從祀也。臣到任後、時與陝甘人士相接、復多以此爲請、實出衆論之公、初非阿私所好。查李中孚所著二曲集、四書反身錄、久已流行於世、雖賅博不及日知錄、明儒學案等書、而純粹以精、則孫奇逢夏峰語錄之比。如曰、天下大根本在人心、大肯綮在提醒天下之人心。又曰、天下治亂在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洵足以鍼頑懦而儆詖僻。我　皇上典學伊始、　聖治日新、似宜表彰眞儒、保存國粹。合無仰邀　天恩俯准將故儒李中

孚從祀　文廟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天下幸甚。臣聞日本之强也、雖由效法西人而得力實在中國之王學。彼中傑士不諱言之。中孚之學本諸守仁、而於程朱奥義、亦能融會貫通、故所言多精實有用。誠使承學之士誦習其書、沈潛玩味、咸能提醒此心、則天下無不可通之學問、咸能堅苦自勵、則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功。經正民興、邪慝不作、轉弱爲强之機、固在此而不在彼。迂陋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申請、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二曲集補遺

重修雲臺觀朱子祠記 見華山志

今夫舉一事而朝野之風教明、崇一人而古今之學術正、則朝廷有議禮之典、廟廡有配祀之位、其次祀之於其鄉。若夫寄迹之地、遙領之官、亦肖像而祠之、則出於學士景仰之私。然君子不以其私而廢之也。何者、文章之士登臨勝概、一觴一詠、猶足爲山川增重、況碩儒高士之流風餘韻所關尤鉅者哉。昔者華陰吾友王徵君宏撰與東吳顧徵君炎武嘗建朱子祠於雲臺觀之右、而後又建白雲祠於其中、以祀希夷先生。皆所以爲斯道計、而厥功未竟、志弗慊也。越二十有餘年、而開府鄂公海至、拓而新之、財賦

於祿、功周於歲、與仙觀煥然並居勝地、於時高山在仰、景行彌新。董其事者儒學博士李君夔龍求予言以記其事。余惟孟子沒孔子之道微、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不傳之緒、而朱子晦翁乃集諸儒之成。自是致知格物之學復明於天下、而孔子下學上達之旨人皆知所以實用其力、而無躐等空疎之弊、可謂正且大矣。茲方雖非其過化之地、然澮熙間嘗受主管雲臺觀之命、故自號雲臺眞逸。則其精神志意之所存、實亦有以樂乎此也。圖南先生傳易圖之祕文、堅卧雲壑、與世偕藏、世所詑者、踵息蛻飛之說、而不知其迹在周行間也。觀其答宋琪之問、亦吾儒之高蹈者。尸而祝之、不亦宜乎。開府公以大臣撫軍、政治之暇、獨

能留意斯文，爲二子丹楹刻桷，崇飾俎豆，其於明道傳經之功，亦既尊奉而表章之，又以補祀典之所不及，非有得於孔子之道而然與。夫其意豈不曰天下之治亂視乎政教之盛衰，政教之盛衰視乎學術之邪正，學術不正則政教無所施其權，而不至率天下而充塞乎仁義者幾希矣。吾與以法制禁令之不從，無寧使之拜跪俛仰，觀感而興起之以漸也。則斯舉所以維風教、正學術，而大臣之識與其學俱見矣。故不辭而爲之記。

盩厔李公傳 見原故文録

公諱宏樸，字元文，別號盩叟。自高祖以來，世以詩禮忠厚傳家，皆不克顯。公生而頴敏慈良，自爲諸生時，讀程純公

一命之士留心愛人利物語、慨然有仁民濟世意。顧數奇、屢試不偶。戊子歲、試冠軍拔萃、貢春官、廷對、授永州别駕。時湖南甫定、羽書旁午、佐守調度、軍國不匱、民亦不大困。當事以爲賢。連委攝零陵、新田、寧遠三邑、所至有聲。經略洪公尤器其才、特疏請優擢。尋移守桂陽、永人士卧轅下、不忍捨去。桂陽地凋瘵、居民零落、於是痛裁弊規、革冗費、墾荒田、緩催科、嚴胥役侵漁、懇懇以勞來安輯爲第一義。然桂陽民當新復之後、實不勝軍國輸而當事者顧欲各濟乃事、不暇恤。旬日間催檄雨下、公百計寬解之、不能得。乃喟然嘆曰：吾忍以民命易一官乎。復懇款圖民不堪狀、冀一惻憐、竟不見察。遂以催科政拙左遷。桂人多方

籲留之不得也。去後，置主名宦祠，樹去思碑，錄諸善政，載州志焉。公歸，讀書課子，蕭然自得。嘗訓其二子彥瑁、彥珈，唯以立身行道，不愧清白吏子孫爲諄諄。富貴聲利，恥出諸口也。居鄉，不喜外事，獨厚於宗族鄉黨，撙己裕人。諸所婣睦任恤者備至。卒之日，一如去桂陽、永州日，民德而慕之不衰也。公在日，長子彥瑁已成進士，由中書守肇慶，績著循良；次子彥珈，薦丁卯賢書，毅然有紹明正學之思。人以爲循吏之報方未艾云。

關中三李年譜卷四終

男永熚校字

呂留良年譜

包賚編撰
姚樂野一審
郭齊二審

據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呂留良年譜》，包賚編撰。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莊生，號晚邨，别號耻翁，南陽布衣，清崇德（今屬浙江桐鄉）人。年十三，入孫爽所結徵書社。清軍入浙，他散財結客相抗，兵敗後遁迹鄉間。順治十年，爲避仇家，易名光輪，字用晦，出應科舉。康熙間摒棄舉業，歸隱南村，借評選時文以宣揚其政治學術主張。暮年爲避徵召削髮爲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在其死後四十餘年，因受曾静反清案牽連，於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屍，著述被焚，子孫及門人亦遭屠戮。留良嘗與黄宗羲相交，後因立身旨趣不同，以及學術上尊王與尊朱之差異，最終導致二人絶交。留良極重氣節，强調「夷夏之防」，認爲「辭受取予，立身之根本」。爲學尊朱闢王，認爲「救正之道，必從朱子」，力闢王學末流之虚誕，而求經世致用之道。嘗補輯《朱子近思録》及《知言集》，與張履祥合選《四書朱子語類摘鈔》，及與吴之振等合選《宋詩鈔初集》。其著述由門人輯爲《四書語録》、《四書講義》、《呂子評語》等。後人曾編有《呂晚邨先生文集》、《呂晚邨詩集》等。

本譜編者包賚有概於時人誤以留良爲「道學家」與「時文評選家」，而忽略其意在「恢復民族」之思想，於是撰作是譜，旨在闡幽顯微。全譜分家世、世系表、年譜、「文字獄」中的呂案始末四編，取材於《呂晚邨文集》、《續集》、《家訓》及呂葆中《行略》，旁採時人文集爲佐證，述呂氏生平事蹟及身後遭際，較爲詳贍。爲避免年譜「賬簿式」的枯燥，編者有意採用紀事本末體法，將呂黄之爭、夷夏之防等論述置於某一年下，從而「使得某事有清省的眉目，具體的敘説」，不失爲一良法。由於晚邨文集被禁，資料稀缺，如《呂晚邨詩集》等，編者並沒見到，因而如呂留良參與抗清一節，並未述及，如此之類，不免闕略。今人卞僧慧集五十年之力，撰成《呂留良年譜長編》（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分世譜、年譜、後譜三部分譜述其身前身後事蹟，較此譜更爲全面。



目録

序

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忘了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呂留良。不過研究的人雖多、而真能直接追尋的似乎覺得很少。據我個人淺見所及、卻衹有二個、一個是徐珂、另一個是梁啓超。其餘的都是間接的了。直接研究呂留良的人所以不多的原因、並不是他不值得研究的價值問題、而是呂案鬧的時間太久自雍正六年至乾隆三十二年、空間太廣牽連至七省、這一派的著作幾乎燒燬淨盡的緣故。可憐得很、徐珂梁啓超二先生雖只研究過呂留良、可是他的頭幕終未給他們揭開。徐珂的清稗類鈔說、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思明代。這分明是說他因淮府儀賓之後、才來反清。他是淮府儀賓之後是不錯的他的祖父熯尚淮莊王的女兒城南郡主、但我覺得淮府儀賓之後與他的民族思想是沒有好大的關係。明朝亡國是他十六歲時的一年、如其因淮府儀賓之後而反清、當那故國新亡的時候、理該有激烈的表示、但在明朝亡國的初年很少見到他民族思想的表示、而他在二十五歲的那年還在清政府的統治之下考過秀才生員、益發可以知道淮府儀賓之後和他的民族思想是沒有好大的關係。梁任公啓超先生的清代三百年學術史說他是道學家朱子學、是時文評選家、已不妥當、甚至於說這一派都沒有大學問、那就未免犯了忽略原書的毛病。其實他的尊朱和評選古文制藝文都有很深刻的含義、我們萬不可犯了接着封皮當信讀的謬誤。他的尊朱並不是同陳白沙一流的靜坐爲尊朱、他的評選制藝也不像馬二先生一樣爲制藝而評選制藝。陳白沙的尊朱是以朱子爲目的、馬二先生的評選制藝也是以制藝爲目的。他的尊朱和評選制藝不過是一種巧妙的方法便利的手段、但這些決不是



他的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在於恢復民族上。這是他和陳白沙、馬二不同的地方。故他答許力臣書云、

某僻陋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呂用晦文集卷二

與施愚山書云、

某跧伏荒塍、日趨弇陋、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懮然也。同上卷一

選文固不是他的目的、就是尊朱也不是他的目的。答潘用微書云、

某村南之鄙人也。略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同上卷一

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這是一種歸納Induction的說法、可見他的終極信仰是在孔孟、而不是程朱。程朱不過做個嚮導而已。他的尊信孔孟也不同一般人的尊信孔孟。一般人的尊信孔孟是在倫理學方面的仁義彝倫上和哲學方面的性理等、他卻是在政治學方面的夷夏之防。這是他和人家尊孔的不同之點。一個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的人、斷定他是評選家是冤枉。一個不講心性哲理的人、斷定他是道學家也是冤枉。一個爲恢復民族運動言之成文、行之成理的人、說他沒有學問、益發是冤枉。

十七世紀的漢民族和滿洲民族接觸、在武功方面是完全失敗了、明朝是勝國了。這時的民族爭扎、舍了學術思想是再找不到更好的利器。晚邨呂留良先生便是應時而起的一個、而且是一個民族思想運動的代表者。當時站在這條戰綫上的人、比他較先輩的有顧炎武、黄宗羲、張履祥等、比他較後輩

的有全祖望等。這班人雖都是灌注民族思想到民間的巨子、可是他們看到時勢已不可爲、都改爲獨善其身、僅作消極不合作的抵制、而晚邨先生除與他們取同樣的態度、拒絕清政府博學鴻詞山林隱逸等徵聘外、還借評選制藝文字作積極的宣傳。

黃梨洲宗羲張考夫履祥陸稼書隴其都是晚邨的朋友、而且都是尊朱闢王者。黃梨洲後來和晚邨不睦了、他二人的友誼究竟爲什麼破裂。我們實無法知道、但他們破裂的痕跡在高旦中墓誌銘的爭執上是完全顯露了。陸稼書和晚邨在形跡上並不見得密切、不過因二人都是尊朱闢王、每每得到聲氣的相應。晚邨和陸稼書有個相似之點、即他二人都認定朱子學是孔孟的門戶、陽明學是亡明的禍胎。但他二人也有一個不同之點、晚邨以爲既信孔子、便該隨處實踐他的夷夏之防、故與施愚山書云、

先生之詩、所謂子女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波、足以及天下、何以益之。無以、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生試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略此如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飄泊狂濤時、實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呂晚邨文集卷一

詩寫子女玉帛羽毛齒革本來是極平常的事、但在晚邨看來、這種詩直可不作。要能風轉帆回、照着詩之義、即春秋之義去寫、才能百貨到家。這種言行合一的精神、是晚邨的特點。陸稼書就不是這樣、他以爲做人只要存心利物就是、也不一定要親冒鋒鏑、走上冒險的路上、故他祭呂晚邨先生文云、

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所不能盡合於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因爲晚邨是一個實踐民族運動者、所以他不接受清政府的博學鴻詞和山林隱逸、陸稼書是一個保守溫和者、故去做清政府的縣長。這是他二人不同之點。

我們若以實踐民族運動者形狀呂晚邨、保守溫和者形狀陸稼書、那沒、張考夫可說是一個自做工夫者。他似乎覺得時勢已經如此、一不愼言、非單無益於人而且容易惹禍、不如自做工夫、到能獨善其身。晚邨處在清政府積威之下、大吹大擂宣傳其民族思想、終其身未曾取禍、實在不少靠着張考夫愼獨的掩護。張考夫與呂□□云、

春間所商名臣言行之錄、輾轉思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略而三百年間記載、大都失實、不可信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略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內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略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真所謂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也。張楊園集卷七

他認東事始末是一樁難事。牠的難是難在一個被征服者記載戰勝者的情事容易惹禍。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是充分表曝他自己的意志在於愼獨、在於自做工夫、不願向外有所表示。這種不願向外表示的意志恰恰和晚邨到處宣傳的意志相反。但是他的不向外表示的意志確幫了晚邨不少的忙。如晚邨在金陵的時候、他怕晚邨直率惹禍、一則寫信去囑晚邨少說話、再則寫信去促晚邨提早回家。這些都是他對晚邨直率宣傳的救濟。

清代的文字獄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有關於民族思想的、也有關於王室內鬨的、有關於貧士貪圖利

祿的、也有關於官吏趨奉太過的。如晚邨先生等當然是關於民族思想、至於曾靜的上書、雍正便疑他是王室的內鬨了、嚴譜的請立正宮、乾隆也疑他是出於王室的主意、軍機處檔寄舒赫德等將嚴譜審明具奏正法案云、

嚴譜乃微賤莠民、何由知宮闈之事。略其中必有向其傳說之人、不可不澈底嚴究。略至搜出紙片內有遞四阿哥啓帖一紙、尤爲可異。清代文字獄檔

乾隆疑嚴譜上疏是出於王室、出於四阿哥、正同於雍正疑曾靜上書是出於阿其那允禩等一樣。雍正七年諭云、

曾靜僻處山村、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東華錄

文字獄所以時間鬧得這樣久、空間鬧得這樣大、其實還不僅是滿漢的民族問題、而其內幕還有王室互相爭奪的隱情。

文字獄中固然有不少有價值的事情、但也有不少無聊的胡鬧。如一個舂米的丁文彬寫了一部時憲書、自己單相思、爲衍聖公的女壻、待衍聖公故後、即位爲王、國號大夏、年號天元。見清代文字獄檔像這類瘋人做皇帝的事、竟會像煞有介事認真辦理、那不是極好笑極無聊嗎。嚴譜的供詞也說、我要投遞摺子緣故、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像這樣的案子也要像煞有介事的辦理、那不是無聊嗎。還要好笑的有山西巡撫巴延三、他看到李掄元的父親的墓誌於考字上加皇字、認爲是擅用皇字、他奏了一本、要將李掄元和撰寫墓誌的人一律治罪。後來還是乾隆的上諭說、皇考之

字、見於禮經、屈原離騷及歐陽修瀧岡阡表俱曾用之略不得謂之叛逆。巴巡撫接到這道上諭總算饒了李掄元等的大逆不道可是官架子還是要擺他的奏釋放李掄元等的摺子說、李掄元等俱行釋放、仍敬謹將現奉上諭明白宣示俾晉省士民咸知我皇上大公至正略激發天良、互相懲勸不致拘泥經義、援引錯誤以昭敬謹。這位巴巡撫的奏摺亂拍馬屁、難怪乾隆的硃批罵他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讀書及幕賓之不曉事、又可知矣。見清代文字獄檔

犯文字獄案子的人雖多、我們想在文字獄當中找出一個言之成文、行之成理能代表文字獄這筆大案的人我翻來翻去覺得只有呂晚邨一個他是把握住孔子的夷夏之防、他利用評選制藝使民族思想普遍到一班青年的士子、他澈頭澈尾至死不衰幹這恢復民族的工作。因爲他有這樣的毅力所以他的思想偏天下了。清政府的威力雖能戮他的屍、但他的精神早已傳遞給抗疏派的唐孫鎬齊周華等和下層社會的反清復明的洪門會三合會了、也傳遞給一百五十年後的石達開了。石達開的詩云

我志未酬人亦苦、
東南到處有啼痕。

他的志是什麼呢。我們止要讀他答曾國藩書便知道了。書云、

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夫春秋夷夏之辯當亦熟聞之。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明寇晉、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謚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謂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也。石達開詩鈔和太平天國詩文集

人們的思想往往會隨着時代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諸葛亮自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中央集權主Centralism者管仲、又自比以燕爲中心下齊七十二城的地方分權主義Decentralism者樂毅、便一例、揚雄自悔少作、朱熹有晚年定論、都是時代環境變遷而思想隨之改變之明證。年譜是絕好的傳文學。我們要澈底明瞭某一個人的思想變化來龍去脈的軌跡、年譜便是最好的把握。因爲牠是年爲綱、以事爲緯、分年敘事、最能清晰詳盡。徐珂說晚邨自以淮府儀賓之後、追思明代、便犯嬗把時間空間年譜的毛病。如其把握住這些、便曉得他的民族思想不是淮府儀賓的門閥關係、而卻是三十歲以後交結了與清軍抗戰的義勇軍領袖黃宗羲兄弟和高旦中等一班人的關係了。晚邨先的頭幕、所以始終未給人家揭開、實在沒有一本較詳盡的傳記、確是一大原因。我很願望由這本小子引起大家切實研究的興趣使得晚邨的學術思想有一天大白於世。

這本小冊子編成後、我的朋友孫虹廎先生、王久安先生曾替我校閱一遍、王久安先生的訂正尤多、是很感謝他們。最近我將這本小冊子寄給胡適之先生、想他給我一點批評。但他正忙着預備至美出席太平洋學會、無暇及此、頗爲遺憾。他在臨走的前一天寫信給我、說呂留良年譜序實無工夫動做連想看一遍的工夫都沒有。略待有機會時仍盼胡先生批評外、還盼望海內外的學者時常給我個教正。

包賚

二五、七、廿九於南京清涼山。



編輯例言

本書共分四編、第一編家世、第二編世系表、第三編年譜、第四編文字獄中的呂案始末。

這本小冊子的呂氏系年材料、大抵以呂晚邨文集、續集、家訓及晚邨先生的兒子呂葆中做的行略爲根據、旁採張楊園集、三魚堂集、黃葉村莊詩集、南雷文定略等書爲佐證。張考夫履祥等都是晚邨先生的朋友、故這些材料非但可靠、而且每每要藉此等書籍相互參校才能得到年代的精確性。如不讀黃葉村莊詩集、決不會明瞭晚邨和吳孟舉之振定交的時期、不讀南雷文定、決不能明白晚邨和黃梨洲宗羲交離的歷史、不讀三魚堂集也不曉得晚邨和陸稼書隴其相遇的時地和學術主張的異同。尤其重要的是張楊園集。這書不光是能證明晚邨和張考夫相交的時期、學術的異同、而晚邨家中的子姪兄弟許多事情都靠這書零星記出、晚邨二哥四哥的死葬年代、非這書是萬不能決定的。此外石門縣志等對於他的家世有不少的幫忙、東華錄等對於文字獄中的呂案有很詳盡的記載呂案部份現在故宮博物院已出有清代文字獄檔案呂案專冊、較東華錄尤爲詳盡。

年譜是賬薄式的記載、雖不失其真實、但未免覺到枯燥、這是一般年譜的缺點。這本小冊子爲避免枯燥起見、有時竟將某事的顛末放在他最有關係的一年。如蓄研事放在他十六歲清順治元年年裏、與黃梨洲的爭論學術邪正事放在四十二歲康熙九年年裏、他的整個民族思想夷夏之防放在四十五歲年裏、使得某事有清省的眉目具體的敘說、而免了賬簿式斷片枯燥的毛病。

呂晚邨的材料最不易找、如南雷文定根本見不到呂晚邨三個字、康熙本的黃葉村莊詩集有和晚邨

往還的詩、同治本都沒有了、就是幾首極平常的詩、遇呂晚邨名字都改用空方框。張楊園集對呂晚邨父子的名字也改用墨板。今本三魚堂集已見不到和晚邨有關係的文字、就是康熙本也剜去了這幾篇有關係的文字空着行頁了。這本小冊子搜到的材料都照原書、方框的仍用方框、墨板的仍用墨板、讓讀者自見。關於呂氏的書、散落公私藏書家的想來不少。將來如有發現、當極歡迎參校。惟編者現在目力所及、僅能止此、罣一漏萬、請讀者原諒。



呂留良年譜

明崇禎二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二九—一六八三

一　呂留良的家世

先生姓呂名留良、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邨、浙江崇德縣人。明崇德縣、清改名石門、民國仍名崇德。他的先世是河南人、當宋南渡時有崇德尉繼祖、被金兵所阻、不能回歸原籍、遂居住崇德。繼祖傳十世至竹溪、淇官錦衣武略將軍。竹溪是晚邨先生的高祖。竹溪生相、號種雲、例貢生、官沔陽別駕、娶趙氏。種雲是晚邨先生的曾祖。種雲生三子、長名煥、字堯文、號養心、例貢監、初補靈山寺、後陞保定知縣。縣稅原有馬價若干、養心以民貧不徵、御史促解甚急、養心召父老諭曰、馬價甚迫、吾不忍追呼、能供則供、不供吾掛冠去矣。父老感泣、一日畢納。邑故無城、值寇作、養心立營死守、賊去、請於上、鳩工築城、一月而畢。尋判辰州、有靖苗功、進山西行太僕寺丞、致仕歸、祀鄉賢祠。光緒石門縣志卷八政績列傳娶郭氏。養心生元啓、號空青、例貢監、官鴻臚寺丞、娶黃氏、因無子、以晚邨先生入繼。種雲次子名炯、字心文、號雅山、嘉靖乙卯科順天鄉試舉人、久不第。萬曆初、令泰興、以廉明稱、不兩月即解組歸。臨行、誤持供帳中油幕去、立遣人持還主者。雅山性純厚、席祖父厚貲、慷慨好義、自宗族以至戚友、有求者必周之。晚年、家日落、而施予不倦。博學好修、交遊徧海內、王司寇世貞銘其墓曰、近俠而儒、薄吏而循、飲酒賦詩、奪生任真。今祀鄉賢祠。光緒石門縣志卷八義行列傳有泰興解組歸語溪詩五首、其三云、既得遂初衣、舉額謝明主。小臣蟣蝨微、何以稱任使、所以不敢叨、貪天以肥己。陳力而就列、不能者當止、吾今得止矣、止則無患

耳。豈徒遠患、爲庶免心愧。爾敢謂五柳人與之同出處、其五云、吾本語溪人、稍閒農家務、桑麻蓊如林、春深足蠶布。江田雖薄收、料理免饑餓。稚子候我還、野老復相顧。謂余干五斗、誤此去鄉故。南山空自青、誰與對朝暮。及今巾車歸、笑詠不相負。（光緒石門縣志卷十藝文）著有素心居集、友芳園雜詠、道德經解、藝苑日錄、山林漫言等書。種雲三子、名熑、字南文、號心源、因娶城南郡主、官淮府儀賓。心源是晚邨先生的祖父。心源娶城南郡主時、石門縣志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孝友列傳云、熑（略）少有俊才、豐神如玉。父相爲鄱陽主簿時、熑年十二、春暮放紙鳶、飄墮淮莊王府。王適宴後園、命立緝捕。相懼、不敢匿、錄送之。時王方爲女城南公主選婚、未有佳配。見熑大喜、釋不問。自後令出入府中、竟以主字焉。閱數載、授館爵儀賓。（光緒石門縣志卷八）又云、熑在淮邸、恒思其親、歲一還覲。父歿、泣語主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安能以戚畹貴而忘親。父已矣、猶有母在、曷以爲我計。郡主雅婉順、遂辭歲祿、乞歸養其姑。王轉聞於朝、優詔報可。明興二百年、尚主還里者、惟熑一人、時論榮之。熑謙和樸茂、事諸兄甚謹、喜與縉紳文學遊。築許歸堂、雜蒔松竹、觴詠自適。（見同上）崇德陳錦雯（呂）許歸堂詩云、禁臠無煩詠四愁、簫聲同引下秦樓。北堂萲草霑恩澤、分得天潢雨露稠。（光緒石門縣志卷十藝文）心源生二子、長名元學、號澹津、萬曆庚子順天鄉試舉人、官繁昌縣令。次名元肇、例貢生。澹津是晚邨先生的父親。

澹津官繁昌縣時、持介有守、禮高士、除豪猾、與民休息。歷數年、碑歌載道。引疾歸、居恒以孝友爲務、惠鰥寡、周貧乏。歲饑、鄉里賴以全活者甚衆。晚年寄情泉石、絕跡朝市、時皆高之。卒祀鄉賢祠。（光緒石門縣志卷八節操列傳）澹津初娶郭氏、生四子、長名大良、字伯魯。次名茂良、字仲音、官刑部郎、著有蔭芳園集。三名

顧良字季臣，官濮陽司李。四名瞿良，字念恭，邑諸生，著有後死集。晚年又娶楊氏，這是晚邨先生的母親。見呂葆中做的行略、以下簡稱行略。

澹津是明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年死的，這時晚邨先生還是遺腹子，再過四個月崇禎二年正月才出世。見行略和呂用晦文集

二　崇德呂氏世系表

鼻祖（一世）—（闕十世）—洪（十一世）—相（十二世）—煥（十三世）—元啓（十四世）—留良（入繼）（十五世）—公忠（十六世）—懿曆（十七世）—爲景（十八世）

洪—楠—燻

相—煒—元徵—蘭良—岳咨—懿祥

純良

相—烜

煒—元學—留良（出繼）

元學—鴻良—至忠

元學—願良—宣忠—懿詔

元學—茂良—□□

元學—大良—履忠（入繼）—懿典、懿範

茂良—奇忠

茂良—□□

茂良—葆忠—懿棠、懿漾

茂良—履忠（出繼）

茂良—進忠—懿行、懿謀

留良—止忠

留良—納忠

留良—補忠—懿統

留良—葆忠—懿威

留良—寶忠—懿棠

留良—主忠—懿諸（出繼）

留良—公忠—懿曆—爲景

圖例

有世系可尋的、用世系表出。

世系不明的、放在某世、不畫系綫。

次序分明名不可知的用空格—□□—表出。

三　呂留良年譜

明崇禎二年西元一六二九年**己巳、先生生。**

是年正月先生生。

行略云、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

先生的父親澹津先生元學是去年死的、死時年已六十九、那時先生的母親楊夫人還祇有二十三歲。澹津先生死後四月、楊夫人才生先生於崇德登仙坊、行輩第五。

行略云、本生考諱元學號澹津、萬曆庚子西元一六〇〇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已生四子、長諱大良字伯魯、次諱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良字季臣、淮陽司李、次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

先生出世後、即由三哥願良和三嫂扶養。大概他的母夫人一邊因青年新寡、受到極度的刺激、現在再加一次生產、身體愈加衰弱、不能擔任扶育的勞苦、只好託他的三哥三嫂代爲扶養。

行略云、少撫於三伯父、略事三伯父如嚴父。

又戊午一日示諸子云、略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襁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呂用晦文集卷八、以下簡稱文集。

先生的朋友孫子度爽十六歲、張考夫履祥十九歲、黃太沖宗羲二十歲、黃晦木宗炎十四歲、黃澤望宗會十二歲、施愚山潤章十二歲、高旦中斗魁六歲。

顧亭林炎武十七歲朱錫鬯彝尊生。

前三年清流次第被魏忠賢戮辱，前二年才把魏忠賢除滅掉。

是年劉念臺宗周講學蕺山在浙江紹興縣東北，是晉王羲之的故居。以慎獨爲宗旨。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庚午先生二歲**。

先生的朋友陸稼書隴其生黃俞郃生。

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辛未先生三歲**。

是年先生的三嫂死，他也出繼於同曾祖的伯父空青元啓爲嗣。

行略云少撫於三伯父略，已出爲鴻臚公後元啓官鴻臚寺丞。

又戊午一日示諸子云略，墮地之日即襁褓，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

已而出嗣。文集卷八

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壬申先生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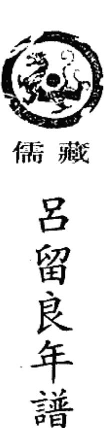
崇禎六年一六三三**癸酉先生五歲**。

先生的朋友黃澤望補博士弟子員。

梅定九文鼎生。

崇禎七年一六三四**甲戌先生六歲**。

姪進忠二哥茂良的第二子生。



王貽上士禎生。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乙亥、先生七歲。**

萬充宗斯大生。熊敬修錫履生。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丙子、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或者已經能夠做文章了、故

行略云、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孫子度爽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即拉與同遊。先君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避其鋒。

按晚邨先生受孫子度的賞識、是十三歲時的事。呂葆中初名公忠的行略所以將他提前了五年、大概是不外幾點理由、一、他在這時或者已經能夠做文章。二、世人每每以早慧爲難能可貴。行略又有一段同樣的謬誤云、方在髫齔、輒能發明紫陽朱熹自名其廳曰紫陽書院之學。髫齔是七八歲的代詞、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說他會發明紫陽之學、這未免笑話。行略所以要鬧出這種笑話、都是中了以早慧爲能的毒的緣故。其實一個人也不一定要早慧、大器晚成的人、社會上也很多很多。

閻百詩若璩生。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丁丑、先生九歲。**

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戊寅先生十歲。**

先生的三哥季臣願良會南浙的文士千餘人組織澄社。

孫子度墓誌銘云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季臣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文集卷七

晚邨的朋友錢子與爲澄社的中堅人物尤其是浙東社員的領袖。

祭錢子與文云自黨禍之烈於天下也固知其中之無人惟闒棺而論定孰有如君之超然自拔於緇磷吾邑聲氣之盛實開於崇禎之丑寅丁丑——戊寅。與江上之應張溥等所組織婁東之復張貞慧等集合南北各省文社而成雲間之幾夏允彝等所組織連軫接武爲浙東後塵皆君與二三老友爬羅鉤結千里荷擔而脫巾渡錢塘探禹穴自江以東無不從君。文集卷七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己卯先生十一歲。**

是年先生的三哥季臣應徵北上澄社無人主持便無形的解散了。

姪履忠二哥茂良的第三子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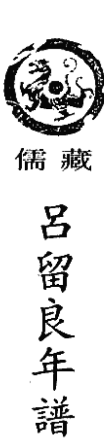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庚辰先生十二歲。**

先生的朋友吳孟舉之振生。

蒲留仙松齡生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誤入崇禎十一年今依胡適之先生蒲松齡生年考改正。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辛巳先生十三歲。**

先生與姪宣忠三哥願良子字亮公一作亮功又作亮工。約同鄉前輩孫子度先生組織徵書社孫子度看到



先生的文章大爲稱贊、且引先生爲忘年交。

東皐遺選序云、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張溥等始組應社、後合南北各省文社於吳郡、稱復社。爲東林顧憲成等所組織、批評魏忠賢的亂政很激烈。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迄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徵會者、莫盛於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己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師、不復徵會四方。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宣忠約同里孫爽、子度、王晫、浩如者十餘子爲徵書。文集卷五

又孫子度墓誌銘云、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季臣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略越三年、子度擇同里十餘人爲徵書社。時予年十三、子度見其文、輒大驚曰、非吾畏友。社中曰、穉子耳。子度曰、此豈以年耶。竟拉與同席。文集卷七

又友硯堂記云、初予之交子度也、亦以盟社、集崇福禪院、獨予兩人坐大殿、出所作詩相質。子度攜新得澄泥研及程孟陽畫冊、玩語竟日、社人皆笑。子度手予詩卷、題曰、吾兩人當爲世外交、詩文其餘事耳。它日復示書曰、吾輩今日無可爲、惟讀書力學、事事當登峯造極、定不落古人後。自此俱不復與社人通。文集卷六

自從熹宗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魏忠賢伏誅後、政治上雖漸漸地光明起來、但是這時的外患滿洲窺邊又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當時的士大夫們都未注意到外患的可怕、而他們都聚精會神作門戶上的爭鬭。惟有晚邨先生一班人、好像已注意到這一點、故他們所辦的徵書社中的社員、很帶有一

點武士道的精神負着救亡圖存的責任。

孫子度墓誌銘云：時璫世稱宦官爲璫，即指魏忠賢。亂既夷，正類旋進，而外侮內訌，國勢頹壞，門戶之鬭復興，靡然敝天下之精神於聲氣，而世益無人。余從子宣忠、從子度遊館荒園水閣，余往就之，論列古今及當世擘畫，慷慨明瞭，皆可旦夕施行者。案蓄日本佩刀長二尺，自爲銘曰：吾與汝俱廢置而不試，天下洶洶，太平其可致乎。又與從子作金人承露盤倡和，詠後漢君臣七人，詞旨悲激，聞者壯之而不能測其謂。文集卷七

先生在他三哥季臣的席上會到餘姚黃晦木宗炎。這時先生年紀還輕，僅一拜會，後此十八年才和晦木結爲朋友。

先生的母親楊夫人卒。

戊午一日示諸子云：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文集卷八

又行略云：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母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篤尤嚴。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繁昌公，生平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粢盛饔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感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強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圮，猶籃輿出城營度，不以病死怠於祖先也。

先生交陸雯若自此年始。

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壬午，先生十四歲。**



先生在東寺見到餘姚黄澤望宗會。

卣研云、憶予年十四、見澤望於東寺。氣象偉然、與子度坐禪榻論司馬溫公集。予側聆之、不敢問難。文集卷六

徵書社中陸雯若與同社諸人有壬午行書臨雲之選。這是徵書社選文的開始。

東皋遺選序云、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約同里孫爽子度、王皞浩如者十餘子爲徵書。浩如乃以雯若來會予之交、雯若自此始。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囮媒。囮媒是繫生鳥於籠中、引誘着外面的鳥入籠。亦叫做鳥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相爲表裏。雯若於是與同社有壬午行書臨雲之選、選自此始也。文集卷五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癸未先生十五歲。**

先生自出世已來、都有喪服、值到今年才脱喪。

戊午一日示諸子云、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嘗脱衰絰。視他兒衣綵繡、曳朱履、如哀烏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一追念、未嘗不心傷涕溢也。文集卷八

李自成陷承天、號奉天倡義大元帥。

萬季野斯同生。

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甲申先生十六歲。**

先生少時就有蓄研的嗜好、因愛買研石、每受骨董商的欺騙。但經過欺騙的次數多了、故對於研石

好歹的道理也逐漸明白起來。最有趣的是今年同他的從子亮功遊杭、在杭州的骨董店中看到一座青花紫石的研臺、二人看到喜極、遂爭着購買、爭着加價、加到後來甚至所還的價比原價來得大、弄得骨董店的老闆奇怪起來、反不肯將研石賣給他們。二人恨極、歸來彼此埋怨、結果還是出大價錢去買來。

友硯堂記云、予幼嗜研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其佳者纔四五耳。憶甲申與從子亮功遊杭、見一青花紫石、兩人爭出值買之、互增其數至過所索、賈反詫不售。歸相咎者數日、予卒以厚直得之。亟呼良工趙三者斲爲宋款抱臥、累月不厭、其癖可笑、率如此。略予研大率得之骨董肆中及山人門客之以骨董謁者、初嗜古、繼嗜奇、最後乃嗜端石、每嗜必受骨董之詐、故蓄多而佳者少。然因欺而盡得其理、故歷之久而解釋益進。文集卷六

晚邨先生的研石有自己買來的、也有朋友送給他的、他命堂名爲友硯、就是這點意義。

眉槽小端研、澄泥研、孫子度贈。

八角研、黃太沖宗羲贈。

紅雲研、黃晦木贈。

鳳池研、高旦中斗魁贈。

卣研、吳孟舉贈。

山高月小研、吳自牧贈。

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國號順、改元永昌。

三月、陷京師、崇禎死於萬歲山。四月、吳三桂求援於清、破李自成軍於山海關。五月、李自成稱帝於武英殿、遂焚九門、挾太子定王、永王西走。清軍入京、明亡。

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乙酉先生十七歲**。

是年、清軍已到江浙、先生避亂在外家、產因此中落。

祭董雨舟文云：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煩齒。經營巖澤、連絡首尾。塵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蛇返鄉里。風波肆蕩、奸蔽縫彌。閔余多難、門戶傾圮。於骨肉間、委曲善處。艇子一葉、前山漾裏、狂濤屋高、舟獻其底。公自持橈、力盡得艤。余在浸中、度曲不已。公恚問余、此豈歌所。余遽應公、不歌亦死。相與大笑、濕衣就邸。文集卷七

四月、顧亭林炎武應薦赴南京。五月、清政府軍隊渡長江。

黃太沖宗羲邀集黃竹浦子弟數百人、迎監國魯王於孝灞、駐軍江上、人呼之爲世忠營。

高淡人士奇生。劉念臺宗周死、年六十八。

順治三年一六四六**丙戌、先生十八歲**。

是年、仍過着逃難生活。

黃宗羲爲監察御史兼兵部職方司主事。宗羲等將由海寧取海鹽、約崇德義士孫爽爲內應。時清軍部署已定、不得前進。

監國由海道至福建。

潘次耕未生。

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丁亥、先生十九歲。**

先生對故國淪亡於異族、有很深沉的傷痛。

戊午一日示諸子云、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戌亥丙戌、丁亥。以後、無日不宜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僇嚴於斧鉞、何慶之有。文集卷八

先生姪子宣忠想因反清激烈、被清軍所執、孫子度極力營救、都得不到效果、宣忠便殉難虎林。

孫子度墓誌銘云、余從姪宣忠、從子度遊、略論列古今及當世擘畫、慷慨明瞭、皆可旦夕施行者。略又數年、國破。丁亥、從子殉難虎林、固至性素然、然師友之感勵多也。當從子被收、適在君墨兵齋中、獰卒並縛去、錮吳山閱月。及訊、從子謾罵、君力爭其善、致受杖、然亦以此直之。文集卷七

晚邨先生的三哥季臣自子宣忠被執殉難後、遂破產。先生與四哥念恭瞿良各割田百畝、與他作他的生活費。

張考夫見聞錄云、崇德呂□□張楊園集中凡是晚邨父子的名字都是墨板兄子亮公被禍以死、家破。□□與其同母兄念恭名瞿良各割田百畝以養其兄。張楊園集卷三十三

按念恭是晚邨的異母兄弟、不該說同母兄。

順治五年一六四八**戊子先生二十歲**。

是年先生始脫逃難生活、回到家鄉、整理一切。

友硯堂記云、戊午以後、歸理筆札。文集卷六

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己丑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的四哥念恭瞿良大概死於此年。

魯監國至建跳浙江三門灣、令黃太沖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而歸。

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庚寅先生二十二歲**。

姪孫懿脩先生的叔父元肇曾孫生。

先生的三哥季臣願良大概死於此年。

黃晦木以政治嫌疑被捕、經黃太沖、萬履安、高旦中等營救得活。

順治八年一六五一**辛卯先生二十三歲**。

先生的朋友孫子度死、時年三十八。

友硯堂記云、辛卯、子度死、予益落魄不自振。文集卷六

又孫子度墓誌銘云、生萬曆甲寅西元一六一四四月十五日、得年三十有九之五月二十八日卒。見同

上

賚按、三十有九的九字應是八字。又該墓誌銘中丁亥順治四年、從子殉難虎林、略君力爲爭其善。略如是者六年、竟以鬱瘵死。按丁亥至此首尾祇五年、六字應是五字或四字之誤。

又黄太沖過雲木冰記跋云、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康熙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南雷文案卷二

賚按、此年至康熙九年首尾僅二十年、云二十一年、誤。

張孝先伯行生。

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壬辰、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有七個兒子、長公忠、後改名葆中、康熙丙子舉人、丙戌一甲二名進士。見光緒石門縣志科目表次主忠、寶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見行略他們的生年、除了止忠和補忠、其餘都無法知道。但我們曉得晚邨這時已經有兒子了。

書舊本朱子語類云、壬辰夏、買此書、爲書船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書中多爲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略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當加敬畏、即古人文字、亦不得輕肆動筆、且以戒與書客買書。文集卷六

先生與吴自牧做朋友、自今年起。

哭吴自牧文云、茫茫九區、知我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之歲、笑視莫逆、不解所謂。文集卷七

順治十年一六五三**癸巳、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先生始去應試、考取邑庠生。

行略云、癸巳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

這時陸文若一邊辦社、一邊選文。每請晚邨與他合作。凡經晚邨提倡的選本、尤受士人的歡迎。故行略又云、

時同里陸文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其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倡、名流輻輳、玳瑁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筒文卷、流布宇內。人謂自復社以來、未有其盛。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

先生與吳孟舉之振在試場中會到、二人就結爲朋友。

顧楷仁做的內閣中書吳孟舉墓誌銘云、略十三應童子試、即與呂晚邨定交試席間。後更與黃梨洲兄弟遊處。光緒石門縣志卷十一塚墓

吳孟舉是晚邨的好朋友。他們不單是試場相遇訂交、他們的交友還有一段故事。吳孟舉的母親范夫人臨死時遺囑着孟舉要深交晚邨、並請晚邨到她的榻前懇切地囑咐過。

張履祥見聞錄云、崇德吳氏母范臨歿語其子之振字孟舉曰、朋友中如呂□□、汝宜深交。言必聽、事必商、可無失。因請呂□□於榻前、諄諄囑焉。略 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賚按、顧楷仁云十三、應童子試、即與呂晚邨定交試席間的十三、應是十四之誤。吳孟舉生於崇

禎十三年至是應有十四歲了。

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甲午先生二十六歲**。

侯朝宗卒年三十七。

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乙未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冬晚邨與陸雯若租屋吳門做選文的工作。兩人關着一房用一個月工夫選成一部庚子程墨。

庚子程墨序云乙未之冬燕坐玄覽樓共居油然無所用其心因與雯若同事房選於吳門市傭一室如農車大鍵閉其中匝月而竣事。蓋其爲日也暇而致力也專。雖未必當於古人而世亦滿志矣。文集卷五

晚邨贈吳自牧一部近思錄。自牧這時讀來不覺到有什麼濃厚的趣味。直到十五年後晚邨與他在大麻舟中會到自牧談話的語言意旨完全和今日不同。晚邨聽到非常奇怪問他從何處得來。自牧道得自你給我的近思錄。

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丙申先生二十八歲**。

先生的朋友張考夫在澉浦吳仲裒家教書。

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丁酉先生二十九歲**。

晚邨先生在這幾個年頭對於評選文字好像很有興趣。今年仍與陸雯若同做選文的工作。

庚子程墨序云。酉戌丁酉、戊戌。以來類皆分閱而互參。凡有事一選。輒屏棄他業。汲汲顧影。以徇賈

人之志。然雯若性勤、而予習於懶。予迂拘犖确、而雯若博通無礙。予手目遲拙、自辰達酉、詮次不過五六首、而雯若盡日之力、時至一二十許。才之敏鈍、其相去懸絶、固不可強也。夫以予之鈍智識之迂拘、性之懶、又如此、而從事於逼迫程限之役、其爲煩苦、殆不啻瘻疥之於肌膚、而瘧癘之於腸腑、去之惟恐不速矣。而顧累累焉數見其成書、若甚樂此而不知疲者、蓋中無恒業、則日見無事、見無事則益油然無所用其心。心無所用、則其苦有甚於逼迫程限之役者、故欣欣然受之而不辭也。文集卷五

創社邑中、先生親總其事。

行略云：丁酉創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讌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置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理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率不能辦也。

錢湘靈別號圓沙送文章給晚邨看、晚邨看了非常稱讚。

與錢湘靈書云：自丁酉讀行卷、來夢寐傾倒於先生至矣。

姪進忠二哥茂良第二子死。

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戊戌、先生三十歲。**

是年、仍在做評選文字工作。

姪履忠二哥茂良第三子、後出繼長兄大良。考取邑庠生。

吳孟舉從先生學詩。

夏日口占四絕寄晚邨兼示自牧姪云、十七從君學賦詩、東塗西抹總迷離。廬山面目依然在、留得芒鞋却待誰。黃葉村莊詩集卷一

此間先生與陸雯若有一次感情破裂的痕跡。

質亡集章金牧、雲李、小傳云、戊戌己亥間、雲李、六象、方虎、雯若與予同遊湖上。時雯若不快於諸子、西陵吳門之仇雯若者、聞此過從甚殷、置酒蕭寺、飲酣、奉卮曰、請謝去雯若、願終執鞭弭隸麾下。雲李與諸子毅然起對曰、公等自可相與、何必去雯若而後交。吾輩有口血、自相責耳、豈爲公等哉。且如公言、又何取於吾輩耶。其人乃大慚謝。續集卷三

又行略云、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惑於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絕雯若、吾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言、然門牆之鬩也、與諸君何與哉。且諸君固可交、亦奚絕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慚服。

雯若早卒、先君爲之經紀其家、人謂真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常獲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抹。先君甚不平之、乃爲刊其東皋遺選、序中悲涼感慨、極寓其意、所爲張耳陳餘之事是也。

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己亥　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十三歲的時候、在他三哥季臣的地方、會到黃晦木。不過那時候年紀很少、僅是一次拜會。到今年才和晦木結爲朋友。



友硯堂記云、己亥、遇餘姚黃晦木。童時曾識之季臣兄坐上、拜之東寺僧寮、蓋十八年矣。當崇禎間、晦木兄弟三人、以忠端公後、又皆負奇博學、東林前輩皆加敬禮、所與遊者負重名、如梅朗三、劉伯宗、沈崑銅、吳次尾、沈眉山、陸文虎、萬履安、王玄趾、魏一子者、離離不數人、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進名士、欲遊其門不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既亂、諸子皆亡落略盡、而晦木氣浩岸如故。後起不知淵源、習俗變壞、益畏遠之。然晦木固不能一日無友者、左右前後顧、則索然爾矣。於是得予、則喜甚、曰、是可爲吾友。晦木求友之急、至此蓋可悲矣。（文集卷六）

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庚子、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黃晦木介紹鄞縣高旦中與晚邨爲友。秋、又介紹晚邨至孤山、會黃太沖、各贈晚邨研石一方、遂結爲朋友。

友硯堂記云、晦木性亦嗜研。（略）與予曰、余兄及弟子所知也。有鄞高旦中者、非天下之友、而予兄弟之友也。戊子（戊子的戊字應是庚字之誤。因爲晚邨交黃晦木是己亥年、晦木介紹高旦中等當在己亥已後、決不會在己亥以前。戊子是順治五年、在晚邨交黃晦木前十年、故知其誤。）遂與旦中來。其秋、太沖先生亦以晦木言、會予於孤山。晦木、旦中曰、何如。太沖曰、斯可矣。予謝不敢爲友、固命之、因各贈予研、從予嗜也。（文集卷六）

先生家庭中的經濟狀況、初時確是很好。

行略云、初、沔陽公（先生的祖父種雲）以貲豪於鄉里、倜儻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里曰善人里。又云、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爲鴻臚公後。貲

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即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囷。先君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絶無芥蒂慳惜也。從行略上看來、先生的家庭經濟本來很好、後來被他的三哥季臣的聲氣結納周人緩急、揮霍去不少。又清軍到浙後、先生等逃難在外、家中的財産也遭着不少的損失。祭董雨舟文云、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毁厥家、公妙頰齒。從一次追逐亂始、余毁厥家後的經濟情形大概是遠不如前日了。

他今年爲一班窮朋友設想、主張各出所能、賣藝過活。由他起草一篇賣藝文、這篇文字寫他的朋友技藝和經濟狀況頗詳盡。

文云、東莊有貧友四、東莊是晚邨所居的地名爲四明鶻鵃黃二晦、檇李麗山農黃復仲、桐鄉殳山朱聲始、明州鼓峯高旦中。四友遠不相識、而東莊皆識之。東莊貧、或不能供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峯差與埒、而又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産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鶻鵃也。鶻鵃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闊纔二十許步、床竈書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下、遶攻其外。絶火動及旬日、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峯雖以醫佐之、不給也。而又有金石玩好之性、喜鑿印章、結搆撫摹秦漢間、作南園圖書記、或摹松雪朱文筆法、高雅可愛。至其精論六書、則斯邈俗吏茫昧古法、殆不可與語。東莊謂賣此頗可得飽腹、謀之鼓峯、云、鶻鵃技不止此。若其可以玩世者、則又善畫、畫李恩訓趙伯駒一家法、精緻微妙。出此亦可得錢。思憶吾黃麗農亦兼南北宗、尤妙董巨神理、下筆秀潤生動、直坐元四家於

廡下。麗農固自祕、郡人亦無識者。年來困益甚、子女十數人、有子之妾四。麗農少壯固豪奢、日夕遂至不堪。責逋者環坐戶外、輒慟哭欲自引絕、責逋者多經散去、然稍閒又興、然弄筆都不復憶也。吾友賣畫、此當與結伴。而鷗鴣意又欲賣文與詩、謂此事可吾輩共計耳。然吾姊丈聲始、始淵源程朱、所作文不減歐九、爲雜著小品、奇詭要裊、渟滀出入蒙莊、史遷、昌黎間、而獨不喜作詩、是亦有不能共計者。顧其人別無藝能、於經紀爲尤拙、隨意至友人處坐講古今、竟日不倦、其家具食食之、否則亦論難泉湧、了不知餓、便至昏黑。家有二幼子、一弱女、早喪母、唯一房老與俱、則腸鳴如雷矣。桐鄉人皆以爲癡、行且飢欲死。出其長、但文耳、而其文又可傳而不可賣。鷗鴣曰姑試之、安必其無可遇也。

因約聲始、竟賣文、餘友共賣文與詩、麗農、鷗鴣共賣畫、鷗鴣、東莊共賣篆刻、鼓峯小楷類樂毅論及東方朔像贊、行書逼米海嶽、間追顏尚書、於是鼓峯、東莊共賣字。

既以自食、且以食友。約成、草於吳孟舉之尋暢樓。孟舉書畫固奇豔、涉筆成趣、得天然第一。謂吾手獨不堪賣耶。然如子家不貧何。請以字佐鼓峯、東莊、以畫佐鷗鴣、麗農、吾出藝而諸君共收其直、可乎。衆曰幸甚。東莊乃脫稿而屬孟舉書。(文集卷八)

這篇賣藝文是此年做的、因反賣藝文云、庚子、作賣藝文、故知牠是此年作品。

高旦中在崇德行醫很得法。

復高君鴻書(君鴻是旦中的兒子)云、(略)即行醫之道亦然。如尊公(旦中)當日之行於三吳、亦其本領自取、

非關人之薦揚而行也。若謂賴人薦揚，則戊、戊己、亥之間，懸壺湖上者兩年，其時同遊之友，不惜極口，何以寂然不行？及庚子至敝邑，弟亦未嘗爲尊公標榜也。偶遇死症數人，投藥立起，於是一時翕然歸之。然則戊巳兩年之不行，以薦者之虛語也；庚子以後之盛行，以本領之實效也。乃其時同遊之友觖望於尊公者，以爲尊公之行由於弟之力，而得弟之力又實由於彼之力。略　文集卷二

又答祝兼山書云：論說之餘，研閱方書，原可並行不悖。第過承謙抑，自顧所得淺陋，無以裨益高深，輒自慙也。張叔承六要一書，本末兼該，條理不紊，不可不看。其中病機、治法二要，尤爲精詳，可守。若齋中未備此書，不妨遣人來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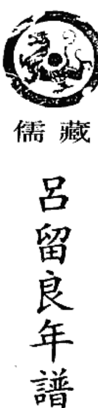
寒食左右，鼓峯高旦中先生必至此，時望過舍數日，定有聞見之益。醫雖小道，非於理學明於世機、淺深不能精也。文集卷四

又與仰問渡書云：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穉圭及鼓峯。至邑，遂棄其學而學焉。見同上

高旦中在崇德醫藥大行，據晚邨說，他並沒有爲旦中標榜。究竟有沒有標榜，我們生後幾百年的人是無法知道。但他介紹人家到旦中地方學醫，我們是知道了。

旦中的醫藥，在當日確是興盛一時，這點在黃宗羲南雷文案裏，可以看出。高旦中墓誌銘云：略所至之處，蝸爭蟻附，千里拏舟，踰月而不得其一診。孝子慈父，苟能致旦中，便爲心力畢盡，含旦中之藥而死，亦安之若命矣。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　**辛丑，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三月、先生過虞山紅豆山莊、適他的族兄秋崖六十誕辰、先生爲他做了一篇壽序。

先生的二哥仲音茂良以先生外務管得太多、反把自己學業荒廢掉、這樣下去一定不是好辦法、故此把他禁在梅花閣中、叫他謝絶外務、專教子姪等讀書。

公忠跋梅花閣齋規云、辛丑歲、先君子始謝去社集及選事、攜子姪門人讀書城西家園之梅花閣中。此其齋規也。呂晚邨手書家訓卷一、以下簡稱家訓。

又庚子程墨序云、今年家仲兄以予之馳騖而漸失先人之意也、錮予於梅花閣中、命授二猶子業、戒出入謝賓客。閣之陽又爲構講室數椽、予絜二幼子與二三友人之子、哦於其間、口爲唱、手爲讀、心爲解、嚮晨而起、夜分而止、經傳雜進、背誦還前、講說異科、文字殊類、目偶不睞而嬉戲作、耳偶不聽而紕僞者衆。思慮偶不及而肆義難析、諸弊叢起、刻晷功程、猶懼不暇。昔程子以文字爲玩物喪志、曩未篤信斯語、今予句讀耳、遂不能旁及乎他、亦心有所用而事不能兼、理固如是也、況乎學聖人之道者哉。略已而雯若示書曰、選已成、獨其序非足下手譔不可。則雯若愛友之切、復分其美以予、我君子長者仁厚之道也。略若夫是科之文、則雯若之予奪論次具在、予尚俟受而卒業焉。文集卷五

他的梅花閣齋規云、程子曰、洒埽應對進退、造之便爲聖人。今日爲學、正當以此爲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蚤、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開讀、聲必

朗朗、毋含糊低懈。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差謁字句、重複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得借爲遊戲地。××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毋口中囁嚅、欲吐不吐、亦不得卒爾致語、全不思索。至有懵然不覺、心馳於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此下愚質也、當予杖以醒。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他業。傍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此最是下流輕薄兒所爲、勿學也。

夜飲、羣聚必和以敬。飲食必自顧儀容。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玩味、最有益。

余未寢、毋先臥也。除讀書飲饌及午饍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款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

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絶、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揖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須端立緩退、毋輕×趨走、莊重、毋跳躍顛躓。坐必正直、毋跛倚。

有客至、在堂者起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揖畢、即入位課業。非命坐、不得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得汚損及摺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躐等、如不命作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訂本塗寫、私看閒書、私學他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之。

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必究其極而大懲焉。

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午後課闕、不許夜飲、燈下課闕、不許就寢。文集卷八

這篇齋規、在我們今日看來、有些是極是的、也有些是極不是的。如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

一息、乃執他業。這是教育在積極上最好的心到方法。又如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如期而歸。這是教育在消極上防範逃學的學生的好方法。又如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這是減少他們言語錯誤的好方法。又如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這種行爲確是最無聊最下流、教育上是應該嚴厲制裁的、不過爲趨走端莊、便禁止他們毋跳躍、這未免養成柔道的教育。又如不命題作文、不許他們自由命題作文、這未免減少他們發表思想的機會。禁他們私看閒書是禁不了的、還不如公開地指定幾種、指出某書的優點和文學上的地位、教他們去看來得好。最講不通的是私學他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之所說的他藝、不曉得究指那一些東西。但我們覺得既然說藝、總不是極無聊的鑾幹、只要不是極無意義的鑾幹、都不妨讓這班具有新鮮頭腦活潑精神的小天使去索玩去嘗試。整個社會的進化、每每不是我們這些鐵鑄成般的頭腦們一手教出來的、每每是他們一班活潑的人們有意義無意義的玩出來的。我們只要看看今日文明的偉績、那一樣不是有意義無意義在這個玩的母親的肚子裏産生下來的。晚邨先生自己也認定洒埽應對是學問、洒埽應對在狹義的學問上面也可說是他藝。既主張洒埽應對、便不應禁止他藝、只要是藝。

其實晚邨先生的主張不可以用我們今日的目光去批評他。他是當時的典型教育、他的目的在於造之便至聖人。他是以聖人做目標的教育、並不是今日站在社會進化上作指導的教育。故這篇齋規很可以代表中國以前教育的方法、更能使我們曉得學聖人的方法。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晚邨的一班朋友差不多都是以教書爲職業、自勝朝亡國後、他們都不主張做官的教育、都努力教學生做人的教育。張履祥見聞錄記着一段有趣的故事云、

孫子度素以文字見稱薦紳間、弟子從遊頗衆。丁亥（順治四年）余訪於家、問所以不授徒之故、曰、已絕意進取、而教人舉業、是婺（嫠）婦爲人作嫁衣裳也。吾恥之。後見嚴穎生（挺）、沈石長（磊）、朱韞斯（天麟）、俱以課讀爲事。曰、蒙可訓、成童以往即不可訓、以志俱在進取也。將以舉業爲可乎、則身既不爲矣。如以爲不可、猶教人爲之、是欺己欺人也。欺人不忠、欺己無恥。朱簡臣猶持此斷斷、其人他日將爲舉業者、亦拒之。雖臨以父命、終不受、曰、爲非義以養其親、是陷親不義也。寧貧困以死、此或太過、然志則可尚矣。

予感之、亦謝舉業之徒。康齋先生詩云、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嘗三復以自勵。（張楊園集卷三十三）

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壬寅 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仍在梅花閣教子姪讀書。

行略云、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梅花閣。息交絕遊、於社選一無所與。

由德清到省、寓法雲菴中、會到黃晦木。

與公忠書云、我十六日繇德清入省、隔二日、即會黃二伯。（家訓卷二）

是年有姊妹之喪、先生爲她料理喪葬。

與公忠書云、姑娘已於昨夜夜分逝矣。死喪之慘、未有如此者。且家貧徹骨、百無一有、尤可悲痛。

吾爲料理棺斂之事、所攜金已盡、家中絕無。大兒可爲我致吳自牧先生、暫移數金來備用、不用即還原物也。字到即備飯盒三牲、汝輩則一人來亦可。問二房四房有船、明早附之。無則另叫一小船、此處二十三蓋棺、不可多帶人、舟中飲食自備。家訓卷二

晚邨先生寫信給兒子始於此年。

公忠跋家訓第一書云、是帖爲公忠承命之始、蓋壬寅歲也。

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

趙申符執信生。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癸卯、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黃太沖來梅花閣教書、春夏間、晚邨和黃太沖、高旦中、吳自牧等在水生草堂聚集、時以詩文相唱和。這是最快樂的文會的時期。

卣研云、癸卯春夏、予與太沖、旦中坐水生草堂、與吳孟舉、自牧諸子、唱和甚樂。文集卷六

又行略云、時高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唱和。

又黃梨洲年譜云、康熙二年四月、至語溪、館於呂氏梅花閣、有水生草堂唱和詩。吳孟舉、暨猶子自牧、讀書水生草堂、與公梨洲聯床分檠、共選宋詩鈔。踰月、以弟澤望公報病馳歸。八月、癸卯八日、澤望公卒。

黄太沖有梅花閣遷水生草堂次韻詩、稽山鏡水未埋身、又聚清江藕葉新。水閣鐘聲嘗數點、夜牕燈火話三人。生憎阮籍何多哭、不與寒泉共耐貧。莫怪放言驚世俗、把茅萬壑久無隣。南雷詩曆卷一

又有集飲水生草堂分得陽字詩、去年曾此度端陽、倡和盈編號草堂。徑轉暫添新竹柏、水痕猶記舊池塘。鬮題小紙三分闊、勸酒天星數丈長。時有彗星夜出 勝事永和相較量、座中無有不成章。南雷詩曆卷二

吳孟舉有集飲水生草堂分韻詩、傍水軒牕觸處開、山榴如火照青梅。不因勝地看花至、自愛高人送酒來。三疊放歌聽曲變、十分飛盞到詩媒。樹顛黠鼠當風立、巢窟經營苦竹堆。

其二云、新茶活火鬭松聲、石鼎銅缾對短檠。發刺魚跳心影亂、週遮鳥語樹頭清。眼前俗物憎應死、畫裏名山看欲生。愛殺輞川風景好、是日出觀輞川圖 相將直合此中行。黄葉村莊詩集卷一

晚邨詩有誰教失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識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見行略

晚邨先生做這首詩已充滿了排滿的思想、但當時人們還不明瞭他的用意。故這首詩大家都看不懂。直到康熙五年學使者到嘉興試士、先生拒絕應試後、方才明白這詩的用意。

宋詩鈔的選刻始於今年。

吳孟舉云、癸卯之夏、余叔姪與晚邨讀書水生草堂、此選刻之始也。時甬東高旦中過晚邨、姚江黄太沖亦因旦中來會、聯床分檠、蒐討勘訂、諸公之功居多焉。宋詩鈔初集凡例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甲辰、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至杭州、爲友人經紀喪事。

行略云甲辰歲有友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擬於西臺之慟、已而葬於南屏山石壁下。

他在杭州會到劉伯繩的兒子子本。

跋八哀詩云、黎洲八哀詩、余同哭者只牧齋魏美耳。然伯繩余所願見、甲辰、將渡江而不果、識其子子本於杭。文集卷七

晚邨同黃太沖、高旦中、吳孟舉等至常熟。

黃梨洲年譜云二月同弟晦木、公偕高旦中之語溪。四月、益以呂用晦、吳孟舉同至常熟。適虞山病革、一見即以喪事相託。十月、初復之語溪。十二月初旋里。

康熙四年一六六五**乙巳、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至平湖、八月回家。

黃梨洲年譜云、公太沖至語溪。略八月、呂用晦自平湖至。

先生第五子阿彗定忠生。

姪履忠死。

先生的朋友朱韞斯的父親大概死於此間。先生起先到他的家中、爲他診病、後來爲他料理喪葬諸事。

張考夫與朱韞斯書云、略春間、倉猝遘此大故、得用晦兄高誼、幸而克終斂事。略　張楊園集卷十

又見聞錄云、朱韞斯貧苦益甚。有友延其訓子、韞斯固辭。友固以請、韞斯曰、吾父母老而疾、不能一日離。即祿萬鍾、位百僚、上亦須放歸終養。惡得以此事強我。友因不敢言。明年春、父病、經旬而歿。當其父病革、友人呂□□名□□知醫、謂韞斯曰、奈何一旦不可諱、後事當與吾商之。及歿、□□同其友吳孟舉名之振爲資送死之具、及衰麻布帛諸物、因而平日遊客、各斂粟米金錢以贈、喪事賴以粗舉。其冬、復爲之舉葬事。張楊園集卷卅三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丙午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學使到嘉興考試士子。先生避不應試、故革去秀才。

行略云、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夕、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石門縣志儒學表、順治十四年至康熙十年、表內石門教諭是陳祖法。執齋當是祖法的字。出前詩示之、按即與黃太沖等在水生草堂倡和之誰教失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識譚何易、餓死方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告以將棄諸生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眙不得應、既而聞其終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徬徨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甑要不全行莫顧、簣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擔頭更重矣。

晚邨少年時候就有一種以天下爲己任的思想。大概他一生的學術思想、初時是受他的三哥季臣的影響、後來是受到黃梨洲等的影響、再後是受到張考夫的影響。他十歲的時候正是他

的三哥季臣會合南浙的文士千餘人組織澄社的一年。社是砥勵氣節的學術機關。少年人最愛學英雄豪傑、澄社裏聚集着一千多個講氣節的英雄豪傑、當然是有形無形的給晚邨一個牢固的印象。澄社雖只不到兩年工夫就解散了、但他的腦筋中已深深保留着社的印象、故他在十三歲的時候就邀集孫子度等、自組徵書社。他和他的姪子宣忠同孫子度等論列古今及當世璧畫、都可見到他們對政治上的注意。他三十二歲時又和黃太沖兄弟及高旦中等結朋友、這時適明朝新亡、黃太沖兄弟和高旦中等都是親身參加過抗清的人、自然是具有很濃厚的民族思想。晚邨和他們往來、也必定會加上民族的觀念。三十五歲時、太沖等住在晚邨家中、時以詩文相唱和、這便益發撥動他熱烈的情緒、故有尺布裏頭歸的詩句。他今年大概又會到葉靜遠等。張考夫丁未年寄葉靜遠序云、西安葉靜遠與予先後遊念臺劉先生之門、略先生歿後、劉念臺死弘光元年。十有九年、康熙二年、即海濱訪予。既去、又三年、康熙五年、訪友至婁東而還、與予遇、復至海濱、訪何子商隱。將歸、商隱送之、西至茗上、見同志數人、遂道語溪而別。葉靜遠、張考夫等、都是篤信程朱的學者。他們雖沒有在積極上表示出民族革命的旗幟、但在消極方面確是有堅決的不做官不和清政府合作的意識。我們看了張考夫一班人的教書止教童子不教求舉業的人已經可以曉得他們的用意。在康熙十二年、張考夫還寫信給葉靜遠道、略瞻望遠邇、風聲氣習、大都異學肆行、正途日蕪、□□□、置之度外。略所期吾黨一息尚存、各各黽勉、苟乾坤不幾乎息、必將有復旦之理耳。這信在表面看去、可說是爲着衛道。但我終疑心一位不教舉業學生並且和一班充滿民族思想的人做朋友、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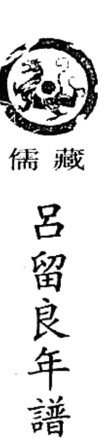
思想竟會完全沒有民族意識藏在内面。如其不出我的所疑、只苟乾坤不幾乎息、必將有復旦之理的話也全是勉勵同志努力民族復旦的決書。晚邨和他們是好朋友也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

尺布裹頭歸這首詩、無異是一篇民族革命的宣言。他有了這樣堅決的意志、故今年學使到嘉興考試、他自然要拒絶清政府的出身。親戚朋友以爲他革了秀才是可惜、犯了學使是可怕。但在他的心目中都沒有這麽一會事、故云甑要不全行、莫顧簣如當易死、何妨他所擔憂的止是此後擔頭更重的恢復民族問題、其餘都是枝節而又枝節了。

先生自拒絶清政府的出身以後、便隱居南陽村、負起恢復民族的責任、專做恢復民族的工作。他的辦法是、一方引桐鄉理學大家張考夫等借重程朱的學術、刻朱子遺書廣播四方。一方將他自己的言論寄託在時文評語的上面、不顧當局的忌諱、作公開的宣傳。由他這樣努力的結果、當時一班科舉的士人、都受到他民族思想的影響。

行略又云、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摒擋一切、與桐鄉張考父、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蔥諸先生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以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

是年發表一篇重要的論文、深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但這篇論文的内容究竟說些什麽重要的話、可惜我們現在是無法知道、僅在他答某人書中曉得這篇論文的重要性。



書云、丙午所爲、亦一時偶然、無關輕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錄、未免稱許過當。聞者因而疑之議之、亦其情也。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益令人愧死耳。然故人善善之長、同郡觀察之慎、於此具見君子愛人成人之意、周詳篤摯、又非尋常期贈比也。感謝感謝。文集卷一

我們從這信的字裏行間推想起來、這篇論文大概是一篇重要的政論。故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錄、聞者因而疑之議之。略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一篇文章會引起社會人士的懷疑議論、相知的朋友又從而洗刷勸勉、也夠使我們曉得他的重要性了。

六月、高旦中在海昌、遣人來迎晚邨和黃晦木到蘇州去。晚邨剛到杭州、適家中的第五子阿彗名定中、據葆中的行略、行五名補忠、或者是後來改的。病劇、又折回家中。

先生自拒絕清朝的出身後、除爲民族努力外、也兼做醫藥生活。行略云、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

黃太沖又來語溪。

黃梨洲年譜云、五月望、東歸旋復之語溪檇李高氏書歸於吳氏之振公梨洲在語溪三載、閱之殆遍。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丁未、先生三十九歲。**

先生曉得張考夫的學術人格、都爲世人所宗仰、故他極力想請考夫到家中來教學、非單兒子們可以得到大師直接傳授的益處、而他急於要做朱子學和刻朱子遺書、這些事情都非考夫來商量不可。先託朱韞斯向考夫接洽、並說考夫先生一日不來、這裏仍可虛席。但張考夫被何氏留住、不肯放

走、只好請晚邨另找教師。

考夫丁未與呂□□書云略韞兄東來、具述雅意、因雲兄何雲士苦心、量其事勢、亦有難以䂓然者。重違台命、實非初心所期也。韞兄嘗以弟之行徑類乎柳下一派、今竟援之而止矣。仁兄得無觖觖乎。竊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强學勵志、以規無疆之業、萬不當以弟之故、久虛師席也。且弟實碌碌、無可相益。恒自深咎、塾書三十餘年、子弟從之、未有一二當意者。即其效亦可覩矣。鄉國名賢、不乏兄亦何取此人而懃若是哉。生平拙學、不敢自掩者、惟是篤信儒先、以小學近思録爲六經之戶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爲學、苟不從此取途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燿當世、揆以聖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偏頗駁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之林者也。然此二書展卷讀之、刻期可了、無俟經年閱歲、始能得其嚮方。加以令子美質、稍得良師友之助、以弟廢鈍之餘、方恥瞠乎其後、何必抗顔承命、冒昧以前耶。疾疢日侵、志氣頽落、匏繫若此、惡能復進於學、以期桑榆之收。徒然永歎。仁兄其何以啓我也。久感至誠、以陳區區、以爲就正之端、不盡不盡。張楊園集卷七

晚邨先生接這信後、便寫信去說明聘請的理由、不光在幾個孩子、而在宣揚學術。

與張考夫書云：向知老兄於錢氏何雲士等本姓錢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願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累杖履耳。凡某之區區、不僅爲兒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鼓毒妖幢、潛奪程朱之座、以惑天下也、亦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

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義理者耶。某竊不揣、謂教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瓦聲葉響、上應黃鐘、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實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腳塵俗、無從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劫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愜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恝然。度賢者之去就、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潔己以待將來而已。至謂近思錄、小學兒輩展讀、刻期可了。此莫與古人師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聞程子善言詩、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文集卷一

張考夫以晚邨這樣誠懇的聘請、實在有點難推卻、但何家又極力挽留、一時不能擺脫。在這辭受兩難的情形之下、他只好另想辦法、推薦淩渝安等前去、一方不至開罪何雲士、一方免呂家家館無師。與呂書云、略韞斯兄具述明德於鄙人、有葑菲之采、慚愧殊深、又懼無以奉報知己、謹效芻蕘之貢、惟垂察焉。略方今師道難言之矣。如烏程淩渝安、嘉興朱洽六、武塘計廉伯諸兄、德行文學俱足師表。於時而均苦於處非其位、如旅之九四、我心不快者。若韞斯所遇、尤窮則幾於上九鳥焚其巢矣。

度亦仁者爲之惻心已久。自古獨行之士，其窮容有甚於韞兄者，然或慕義於遠方，或推高於異代，至同閭並世，則婦孺靡不侮而嗤之。以今視昔，人情殆無不然。自非達識，不能破流俗之拘攣，違流俗而持獨鑒者也。張楊園集卷七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戊申先生四十歲**。

是年，先生親去會見張考夫，大概是爲請他教書的問題。

復張考夫書云：略來書所云學術不端，此大非細故。竊謂流俗陷溺之禍小，邪説亂真之害大。哆口論學，便以排詆先儒爲事，此的的呵佛駡祖。心傳就其議論，躬行截然兩橛。如前數書，且鄙爲老生常談矣。某之不揣固鄙，欲繕刻諸書。正如尊教，數年以來，神馳函丈，正謂世教日敝，學統幾絶，巍然模楷，惟先生而已。某於此事頗思究竟，願得晨夕以承教益，其所依望者甚鉅且切，固不第爲兒子輩也。

漵湖之約，固知終踐。但聞後歲，則以過其期矣。惟望不鄙棄而許之，幸甚幸甚。垂諭教子之道，敬佩格言。弟目前愜志者少，且冬春多事，明歲頗艱於力，戊申奉攀，又多一番周旋，故竟虚席以待伊洛之臨講矣。文集卷一

姪愚忠死。

從子愚忠壙誌云：愚忠字及武，仲兄第四子也。略父茂良，樞部郎，即余仲兄。兄於國難後，又遭尾大之變，令愚忠同其兄履忠從余學爲文，頗善領會。第性多雜慧而不勤正業，又喜諛己，余稍抑之，

輒厭去、旋爲武邑庠生、遂疏遠文字。然於算數、音韻、六書之術、嗜之不衰。時有所撰解、多出人意。略

文集卷七

方靈皐苞生。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己酉先生四十一歲**。

張考夫經晚邨的多年竭誠聘請、實在再難推卻。並且考夫也明瞭晚邨目光的遠大用意的深厚。他曉得晚邨、絕不是同一班假道學的先生一樣、請個大師來裝點門面、也不是同那一班自私自利的人一樣、請個名流來專爲自己的兒子前途謀福利。晚邨的聘請考夫、是爲他對朱學有深刻嚴密的研究、且能躬行實踐、欲發揚朱學、同刻朱子遺書等事、多非有這樣一個專門學者來幫助不可。換句話說、晚邨是爲整個朱學問題而聘考夫。考夫也不能一再的辭卻、故今年就到晚邨的東莊教書。

蘇惇的張楊園先生年譜云、康熙八年己酉、先生五十九歲、館語水館。主人請自甲辰之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訓門人曰、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

又云、先生考夫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先儒諸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

作東莊約語。

張考夫東莊約語云、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克己工夫、寧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戴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尺

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無有終日馳騁其耳目知思而能爲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立、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勿可失也。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以呫嗶没齒、反己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間、聽睹不雜、心力易專、養德修身、二益均有。古人淡薄明志、膏粱之習、克治宜先。長白山齏粥、可取法也。今即未能尚師其意、日以蔬食爲主、間佐魚肉、然總弗得兼味。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優遊、難睎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閒：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涉獵、及接閒人與閒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慆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終日勞擾、實無一事當做、總是閒。張楊園集卷三十五

冬、晚邨至甑山。

張考夫己酉冬與何商隱書云：本擬二十有三日同寅旭兄東上、因□□兄來甑山留宿、勢竟不能而使乎。略晦兄欲早至湖樓、諸勢牽之、日内努力行矣。張楊園集卷五

三四月間、晚邨都在郡城。

張考夫己酉三月答張佩葱云：賢夫人服藥見效、大爲可喜。用晦兄自二十日別後、未嘗返棹、或從清溪竟到尊居也。若先抵家、當致台意、必其遂來。度晦兄不愛此出者、念兄目下費煩、殊勞措處、自維乏困、不能稍佐纖末、徒懷歉然而已。張楊園集卷十一



又四月答書云、弟二十有四日歸自語溪、用兄尚在郡。恐目下正未能去此塵鞅也。見同上

又十月書云、弟十有二日得至語兒城、因致尊意於用兄、大約望後決抵戍上晤面也。略　敝友錢一士老病不支、而故字虎之子日嚴、兄弟疾各幾殆、均以貧窮不任醫藥。弟將特懇用兄活之、必是用兄旌塵至日、得兄走一使於甑山之陽、招其叔姪同出、方不虛所望。見同上

姪孫懿脩考取武舉人。

是年、葬三哥季臣等、先生除經營葬埋三哥三嫂、同三哥的兒子宣忠夫婦外、還將自己的孫懿緖繼承亮功作後嗣。

行略云、三伯父卒、子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葬三伯父父子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緖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

又張考夫見聞錄云、崇德呂□□□兄子亮公被禍以死、家破、與其同母兄念恭名瞿良。按瞿良非晚邨同母兄、云同母兄誤。各割田百畝養其兄。兄死當立嗣、久不克葬、主亦不得立、不得祀者十有九年。兄子棺在荊棘、幾不可問。□□憫焉、葬其兄嫂、其兄子及兄子之婦之棺祔焉。由是四喪得歸泉壤、便爲作主、使一子嗣之、實是一孫、云一子誤。主其祭祀墳墓。張楊園集卷三十三

又與范道原書云、弟去歲爲家兄及舍親家事、歷碌經年、總計在家之日、不滿兩月耳。意緖惡劣、鬢白者三之一、齒落則過半矣。仲冬會旦中之葬、康熙九年事留甬上旬日。略　文集卷二

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庚戌、先生四十二歲。

冬、爲高旦中葬事至甬。

質亡集錢魯公漢臣小序云、余庚戌冬、爲旦中葬事過甬上。呂用晦續集卷三、以下簡稱續集。

又答徐瑞生書云、庚戌冬會葬烏石。文集卷二

又行略云、時會葬高先生於鄞之烏石山。先君芒鞋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遥聞其聲曰、此間無是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礱石將刊墓誌、賚按、墓誌是黄太沖撰。先君視其文、微辭醜詆。乃嘆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刊。

餘姚黄太沖爲高旦中題主事至烏石山。

黄梨洲年譜云、庚戌冬、爲甬上高旦中題主、至烏石山。

又黄太沖庚戌做的阿育五寺舍利記云、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至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南雷文案卷二

又張考夫庚戌與何商隱云、聞用兄初旬有東行之棹、弟於其時度得同舟。張楊園集卷五

又庚戌仲冬書云、用兄四明未返、家間多事、恐無暇爲某計矣。見同上

據行略說、高旦中的墓誌銘中有微辭醜詆。按這篇墓誌銘是黄太沖做的、太沖同高旦中是勤王時的同事、而且是相好的朋友、這篇文字竟會有這樣的刻薄、真使我們奇怪。晚邨先生與魏方公書亦祇說至太沖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這樣簡單的幾句話、實不能使我們生後二百多年的人明瞭太沖懷恨高旦中的原因。這當中真正的原

因雖不能明瞭、但經雙方的爭論、我們也可得到一個概略。

晚邨先生與魏方公書按、這封信是康熙十九年間、南雷文案刻成後寫的。云、惠示南雷文案、雨中無事、卒閱之。其議論乖角、心術鍥薄、觸目皆是、不止如尊意所指摘僅旦中一首也。旦中誌銘固極無理、而莫甚於與李杲堂陳介眉一書。其意妄擬歐陽論尹師魯墓誌之作、詞氣甚倨、儼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爲誌銘之義。夫不論法與義則愚不得而知。若猶是法也、義也、則某竊有詞矣。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原與史法不同、稱人之惡則傷仁、稱惡而以深文巧詆之、尤不仁之甚。然猶曰不沒其實云爾。其未聞無其實而曲加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內之、而猶曰古誌銘之法當然也。所引昌黎銘注爲證尤可笑。李虛中、衛之玄、李于之方術燒丹、其生平他無足傳、而實以好異死、法固不得而易也。王適之謾婦翁、所以狀侯高之駃、與適之負奇耳。如史記稱高祖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豈爲謗高祖哉。至柳子厚之誌銘、則更不然。子厚之黨叔文輩也、事關國史、其是非既不可移、而爲子厚誌、則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細故瑣語之可隱而不必存者也。然至今讀其文、淋漓悲痛、但致嘆於無推挽與排擠下石之人、蓋已深爲之湔祓矣。今謂旦中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不必純以其術。不、南雷文案是未字。試取此數語思之、其人品心術、爲君子乎、爲小人乎。且謂旦中之醫爲下品。某不敢知。謂旦中之人品心術爲小人、此某之所決不敢信也。若太沖本意、止歎息旦中馳騁於醫、而不及從事於太沖之道、則但稱其因醫行而廢學、亦足以遺詞立說矣。何必深文巧詆之如此。是昌黎一誌、而出子厚爲君子。太沖一誌、

而入旦中於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猘獒之牙、擬觸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皭然、未嘗與子厚同黨、故可以歎息不諱。若旦中之醫、則固太沖兄弟欲藉其資力以存活、故從臾旦中提囊出行。其本末某所親見具悉。今太沖書中亦明云弟與晦木標榜而起矣。旦中果有過乎、則太沖者旦中之叔文也。使叔文而嘆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歟。又謂寧波諸醫肩背相望、旦中第多一番議論緣飾耳。太沖嘗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納拜旦中之門學醫矣。夫以旦中之術庸如此、其緣飾之狡獪又如此、旦中於太沖其歸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沖當時何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死也、乃從而掎摘之、驅使於生時、而貶駁於身後、則前之標榜既失之僞、今之誌銘又失之苛。恐太沖亦難自免此兩重公案也。即身名就剝句、引歐陽銘張堯夫例、亦屬不倫。歐陽所謂昧滅、歎年位之不竟其施也。太沖所云、譏其不學太沖之道而抹摋之也。

旦中生平正志好義、才足有爲、其大節磊落、足傳者頗多、固不得以醫稱之、又豈遂爲醫之所掩哉。世有竊陳王之餘涎、掇雜流之枝語、簧鼓聾瞶、建孔招顏、藉講院爲竿牘之階、飾丹黃爲翰苑之徑、一時爲之閧然。然而山鬼之技終窮、妖狐之霧必散、此乃所謂身名就剝者耳。旦中身無違道之行、口無非聖之言、其生也人親之、其沒也人惜之。然則旦中之日雖短、而身名固未嘗剝也。太沖雖欲以私意剝之、又烏可得焉。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遷固、即曰身名而剝、然則太沖之必不如曾史、禹稷、遷固、已萬萬可信也。日空長而名早剝、方自悲之不暇、而遑及悲旦

中乎。所云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言有裁量、毁譽不淆。古文之道、豈復有出於此。然拔太沖之矛以刺其盾、其誌中如降賊後遁者授職僞府、賊敗死者勸進賊庭、歸而伏誅者概稱其忠節而憒其曲殺。以國論之大名教之重、逆跡之昭然、不難以其私暱也而屈出焉。一故人陰私之未必然者、則必鉤抉而曲入焉。是非毁譽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謬乎否乎。當道朱門、枉辭貢諛、紈袴銅臭、極口推尊、餘至么麼嵬瑣、莫不爲之滅瘢刮垢、粉飾標題、獨取此貧交死友、奮然伸其無稽之直筆、而且教於人曰、此爲古文之法、銘誌之義當然也。世間不少明眼、有不爲之胡盧掩鼻歟。太沖有云、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觀南雷文集一部、非學罵之巨子乎。罵人之罵、而自好罵人、此楚圍之轉受僇於慶封也。夫罵焉而當、則曰懲、曰戒、罵苟不當、則曰悖、曰亂。今以悖亂之罵、而横加諸人、曰此古法也。豈惟古文之道亡、將生心害事、其爲世道人心之禍、又豈小小者乎。

旦中臨絶有句云、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沖改不見爲共見、且訓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即墮鬼趣、夫使旦中之神共見於明月岡頭、真活鬼出跳矣。旦中之句、以鬼還鬼道之正也。如太沖言、即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滅之説耳。青天白晝、牽率而歸陰界、太沖之云、毋乃墮鬼趣乎。即不見共見、以詩家句眼字法而論、孰佳孰否、老於詩者自能辨之。此文義之失、尤其小者、飄風自南、青蠅滿棘、本不足與深辨、但念旦中疇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僅某一人而已。若復閔默畏罪、是媚生貴而滅亡友也。故欲直旦中之誣、則不

得不破太沖之罔耳。略至太沖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昨吳孟舉兄亦深爲歎息。文集卷二

黃太沖做的高旦中墓誌銘見南雷文案卷七。這篇墓誌是庚戌做的。與李杲堂陳介眉書見南雷文案卷三。這篇書是辛亥寫的。特爲他摘出參考。

高旦中墓誌銘云：啓禎間。甬上人倫之望、歸于吾友陸文虎、萬履安。文虎已亡、履安隻輪孤翼、引後來之秀以自助、而得旦中。旦中有志讀書、履安語以讀書之法、當取道姚江。子交姚江、而後知吾言之不誣耳。姚江者、指余兄弟而言也。慈谿劉瑞當亦言甬上有少年黑而髯者、近以長詩投贈、其人似可與語、己丑順治六年、余遇之履安座上、明年遂偕履安而來。當是時、旦中新棄場屋、彩飾字句、以竟陵爲鴻寶、出而遇其鄉先生長者、則又以余君房、屠長卿之竊語告之。余乃與之言、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殆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矣。略

旦中銳甚、聞余之言、即偏求其書而讀之。汲深解惑、盡改其紈袴餘習、衣大布之衣、欲傲岸頹俗、與之久故者、皆見而駭焉。略旦中夐然出於震蕩殘缺之後、與之驚離吊往、一泄吾心之所甚痛、蓋得之而喜甚。自甬上抵余舍、往來皆候潮汐、疾風暴雨、泥深夜黑、旦中不以爲苦、一歲常三四至。略

旦中家世以醫名。梅孤先生針灸聚英、志齋先生靈樞摘注、皆爲醫家軌範。旦中又從趙養葵得其指要、每談醫藥、非肆人之爲方書者比。余亟稱之。庚子、遂以其醫行世。時陸麗京避身爲醫人

已十年、吳中謂之陸講山。謁病者如市、旦中出而講山之門驟衰。蓋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于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未必純以其術也。略嗟乎、旦中何幸而有此一時簧鼓爲之一鬨醫、貫類經家、有其書、皆旦中之所變也。

旦中醫道既廣、其爲人也過多、其自爲也過少。雖讀書之志未忘、欲俟草堂資具而後可以併當一路。近歲觀其里中志士、蔚起橫經、講道文章之事、將有所寄。旦中惕然謂吾交姚江二十餘年、姑息半途、將以桑榆之影、收其末照、豈意諸君先我絕塵耶。傍惶慨歎、不能自已、而君病矣、是可哀也。略

少喜任俠、五君子之禍、連其內子。旦中走各家告之、勸以自裁。華夫人曰、諾。請得褒衣以見先夫於地下。旦中即以其內子之服應之、殯殮如禮。家世中落、藥囊所入有餘、亦緣手散盡、故比死而懸罄也。

去年十月、旦中疾亟、余過問之。旦中自述夢至一院、落鎖鐍甚嚴、有童子告曰、邢和璞丹室也。去此四十七年、今將返矣。某適四十有七、非前定乎。略明年過哭、旦中其兄辰四出其絕筆、有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之句。余改不見爲共見。夫可沒者形也、不可滅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則墮鬼趣矣。旦中其尚聞之。略卒於某年庚戌五月十六日、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於烏石山。銘曰、吾語旦中、佐王之學、發明大體、擊去疵駁、小試方書、亦足表襮。淳于件繫、丹溪累牘。始願何如、而方伎齷齪。草堂未成、而鼓峯矗矗。日短心長、身名就剝。千秋萬世、

恃此幽斲。南雷文案卷七

又有辛亥年與李杲堂陳介眉書云、萬充宗傳諭、以高旦中誌銘中有兩語、欲弟易之、稍就圓融。其一謂旦中之醫行世、未必純以其術。其一謂身名就剝之句、弟文本不足傳世、亦何難遷就其說。略夫銘者、史之類也。史有褒貶、銘則應其子孫之請、不主褒貶、而其人行應銘法、則銘之、其人行不應銘法、則不銘、是亦褒貶寓於其間。略銘法既亡、猶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略如昌黎銘王適、言其謾婦翁、銘李虛中、衛之玄、李于、言其燒丹致死、雖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豈不欲爲之諱哉。以爲不若是、則其人之生平不見也。其人生平之不見、則吾之所銘者、亦不知如何氏也、將焉用之。略今夫旦中之醫、弟與晦木標榜而起、貴邑中不乏肩背相望、第旦中多一番議論緣飾耳。若曰其術足以蓋世、而躋之和扁、不應貴邑中擾擾多和扁也。曩者旦中曾以高下見質、弟應之曰、以秀才等第之、君差可三等、旦中欲稍軒之、弟未之許也。生前之論如此、死後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說者必欲高擡其術、非爲旦中也、學旦中之醫、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則代者之品亦與之俱下、故不得不爭其鬻術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略且銘中之意、不欲置旦中於醫人之列、其待之貴重亦已至矣。略至於身名就剝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於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賢達勝士、當時爲人宗物望所歸、高岸深谷、忽然淹滅、是則身後之名、生前著聞者、尚不可必、況欲以一藝見長、而未得者乎。弟即全無心肝、謂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遷固、有肯信之者

乎。（略）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於九品之下中、故銘言、曰短心長、身名就剝。所以哀之者至矣。不觀歐公之銘張堯夫乎。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堯夫爲歐公好友、哀之至、故言之切也。（略）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略）若鄙文不喜于高氏子弟之意、則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損尹氏銘文、其家別爲墓表。在歐公且不免、而況于弟乎。此不足道也。南雷文案卷三

晚邨先生不滿意於黃太沖的旦中誌銘有幾點、一、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亦未必純以其術也。二、身名就剝。三、改不見爲共見。第一點是技術高下問題。據太沖說、旦中的醫術實在同人家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多一番議論。晚邨先生以爲旦中的醫術高明不高明可以不說、但太沖是依靠旦中的醫藥收拾來生活是實在的。一個靠人家的技術生活的人又說他技術是下品、似乎於良心有點未安。罷況且太沖說旦中的醫藥是他兄弟努力宣傳起來的、並且太沖又叫他的兒子從旦中學醫。如其旦中的醫術真是下品、太沖兄弟的宣傳不是欺騙世人麼。叫兒子從學不是虛僞麼。第二點是身後的留名問題。太沖以爲旦中生平的志向並不在於下等的醫術、現在因行醫的關係、累得他不能成立德立功立言的一樣、故言身名就剝。晚邨先生以爲旦中生平急公好義、大節磊落、生時人親之、死後人惜之、旦中的形體雖死、他的聲名永遠留在人間、怎好說他就剝呢。第三點最不容易說、並且是最可注意的一點。因爲這是改詩的問題、在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文藝問題、但我們仔細看看、實在是重大

的民族思想問題。他說的明月並不是山間之明月的明月，他說的青松也不是黄山的青松，他說的明月就是那勝國的明朝，他說的青松就是新興的統治者清朝。青和清同音，故借來作爲隱語。旦中所做的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最好是用意會，不必拿字面來解說。意會這兩句詩就是復明還未實現，我人已先死了。這就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教英雄淚滿襟的意思。如其硬要抓住字面，都不免要墮入鬼趣。太沖改不爲共，就因犯了太捨不得字面的緣故。黄太沖做高旦中的墓誌銘，所以有詆其醫爲下品及身名就剝等句，是有或種的原因的。這個原因在與魏方公書中已露出一點綫索。所謂至太沖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説甚長，亦不欲盡發，也亦不欲盡發，便分明是太沖詆毀旦中的原因。這個原因究竟是什麽呢？我們看了質亡集便可知道。

質亡集高斗魁旦中小序云：旦中聰明慷慨，幹才美越，嗜聲氣節義，嘗毁家以救友之死（想即是順治七年營救黄晦木的事），有所求，不惜腦髓以徇。精於醫，以家世貴不行。至是爲友提囊行市（爲太沖兄弟），所得輒以相濟，名震吴越。友益望之深，至不能副，則反致怨隙。又爲友營館穀，招徒侶，復責以梯媒關説，力有不能，得亦得罪。於是群起詬之。然中市意不衰，病革，猶惓惓於諸友。死之日，貧不能備喪葬，孤寡啼飢，無或過而問焉者，而詬聲至今未息，真可怪可痛。（續集卷三）

這段小序就是説明太沖致恨旦中的原因，一點是旦中所入不能滿足太沖的慾望，一點是托以梯媒關説不能得。

晚邨和太沖在明朝亡國後的幾年（順治十七年後）確很接近、順治十七年、晚邨在孤山會到太沖、康熙二年至四年的三年中、太沖都在語溪行走、並且在晚邨的水生草堂教他兒子讀書、水生草堂的詩酒倡和、簡直有些像長安的醉八仙氣概。但他們兩個人以後是分家了、他們究竟爲什麽要分起家來、我們真無法知道、因爲太沖的南雷文案中連呂用晦三個字都沒有看到、叫我們從何處去尋證據呢。呂用晦文集雖有關於與太沖不滿的幾封信、但也沒有明白的說出所以不滿的原因、所謂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益發使我們無從知道這個謎底

他們二人的分家大概是黃太沖先發難的。太沖先寫信責難晚邨、但這信又不知爲什麽緣故、𡖋寄出、後來晚邨知道了、寫信去問他那信的內在、並且要他寄來、這點想是他們分家的起因。

與太沖書云（略）餘自越中來者、輒言太沖有與呂用晦書、淋漓切直、不愧良友。而某竟未之見、何也。若不足與語、則不必作書。既作書矣、是欲其得規而改過也。而又不使見、是借題作一篇好文字耳、定非吾直友之用心也、故某頗疑其妄。後問旦中、則曰誠有之、不過責善意耳、某於是浩歎、謂太沖其果不知某者也。茫茫宇宙、何處無流輩。顧數年以來、竭情盡慎、只此數人、若將終身焉者。豈果相藉爲標榜哉。誠望切磨之益、使得聞其過、則日遷於高明之域無難也。太沖有責善之言、正某所欲聞。奈何書成而不一示之耶。嗟乎。太沖天下舍讀書負氣之人。望誰能言。使太沖言之而當、於太沖爲知言、即言而未當、於太沖豈有過哉。但於言之外、別有委曲依隱之私、是則太沖未嘗無言、而所以言者先失其道矣。然於某正不當作如是觀也。或者又云、此太沖絕交之惡

聲耳、非真責善也。子必欲見之、是又啓爭端矣。此則大不然。縱使太沖立言有私意在、是太沖自己病痛、太沖所言自是某之病痛、兩者豈相除算哉。即如或言不可知者心耳、其言豈有不是者、此某之所以引領拳拳也。千萬錄示、以卒餘教。文集卷二

是時張考夫在先生的廓如樓教書、名士時來、趣味非常濃厚。

張考夫庚戌八月與何商隱書云：日者禦兒之鄉、羣賢畢至、其聚不亦樂乎。但年來所以處者太逾其分、雖先生與用兄養老好賢之盛心、與敦舊恤災之厚誼有加不倦、而弟非其人、爲可恥耳。張楊園集卷五

又張考夫有庚戌同趙二入山訪何商隱王寅旭呂□□詩云：乾坤寥廓有吾徒、猶幸於今道未孤。風撼萬松濤並海、雨傾衆壑瀑奔湖。攀躋登心急衰如健、拄僦徐行顛得扶。一本作拄杖能扶路不嶇爲問三餘功幾許、星回庶物常新圖。張楊園集卷一

錢柏園來會先生、大概在此間。

質亡集錢本一柏園小序云：柏園初字一士、早領時譽、目空其羣。略適游粵歸、同張子考夫過廓如樓、以孃子香、雞舌香數片見惠、且出端石求銘、余戲題之曰：雞舌四、孃子二、易數字、銘於是。柏園不釋然。考夫笑曰：盍益之可乎。余乃復書其下曰：者誰氏、錢一士、讀書不覺老將至、如何坐聽郴州語。張子命銘、考君志。續集卷三

與萬繩祖書：想作於是年。因書中有旦中兄一生行腳、多爲朋友、今其諸子孤寒、投止無依、誠知交

之恥。恨弟久謝世事、無可爲謀。聞其近狀、且更有坑塹之憂、不第生計寥落而已。第謂此事須急圖明白決絕、日愈久則患愈深、不可徒爲枝梧避地之策、自釀奇禍也。其三兄君爽同來、云將轉爲鳩會以了此案、庶幾此說爲長、弟不敢辭乏、即措一會之資付之、矣他非弟力之所能及也。文集卷二

宋詩鈔已刻成、吳孟舉欲先印刻好的爲初集。

與范道願書云：仲冬會旦、中之葬、留甬上旬日、而風雪載途、無從寄問。近除歸里、爲凶歲所困、田租竟不可問。一家四百指、須食米百數十石、仰頭打手、直無以爲計。目下價日騰湧、憂懸不可言。略宋詩鈔孟舉將印行已刻者爲初集、當特送一册、弟不知從何處埘寄此書、易爲人沉沒、必須的當幸先酌示之。文集卷二

任啓運生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辛亥、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春、先生到趙家橋寓陳孟樸家中、查漢園雍經許大辛的介紹、同來拜訪。雙方對學術的辯論雖很激烈、但終沒有得到結論。到夜半、漢園忽披衣起來、對先生說、廿年之疑、於茲盡釋。

質亡集查雍漢園小序云：漢園童年以文蜚聲南國、宗黨交遊、皆以榮顯期之。略辛亥春、聞予之狂言於許子大辛、甚異疑。適予寓趙家橋陳孟樸齋、漢園同大辛見訪、遂留榻相與劇論此事、所持甚堅。至中夜、忽披衣起揖曰、廿年之疑、於茲盡釋。乃大悔向來之故、又談竟日而別。續集卷三

又行略云：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横之學、解后先君、先與辯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蹶然

而起、曰不聞君言、幾誤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即舍棄場屋、過南陽村、移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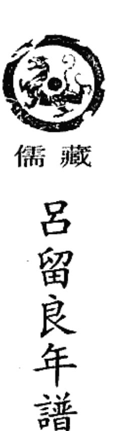
去年江南大水、石門等縣都成爲災區。先生看到縣政府的施粥管理方法太不好、強横的多享受、貧儒的仍然得不到好處。他商同他的親戚徐君就本區範圍擇出最貧的每人每日給米三合、放到麥秋爲止。又一邊貢獻縣政府以賑饑的方法。

張考夫辛亥與何商隱書云、用兄本欲來訪、目下以賑饑未暇、先遣人從飛以柬、然不久決須一至也。張楊園集卷五

又見聞錄云、庚戌六月、江南大水、被災之區禾大無。呂□□家歲入僅能供賦、次年春、見流亡日衆、憫而歎曰、人各恤其鄉焉、有流亡乎。又見邑之爲粥者、法不良、暴子弟多得食、貧無告者饑自若。因與所親徐君謀、即其所居之區、擇最貧者、計口日給米三合、及麥秋而止。其友吳生孟舉亦效之。以是兩區之鰥寡惸獨得所賴、人服其義。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他的賑饑十二善云、賑饑之法、莫善於散米、莫不善於施粥。莫善於各里散米、而莫不善於城市籠統散米。各里散米之善何如、施粥止可及近里之人、十里以外、多不能及、即數里之内、其人臟腑筋骨以爲饑餒所敗、欲其晨赴夕歸、力既不堪、至於罷癃老穉之斷不能出而餐粥者、又不必言矣。散米則皆安居而受賑、其善一。

煑粥必多人料理、徒飽此曹、私其情親、養其傭僕。有破冒之弊、有偷竊之弊、有添水之弊、有宿餿



之弊。又薪米器具之費、有此二項、計米一石不過二三斗耳。若有此賑米、足供三倍。其善二。

城市遊行無賴、皆得積飽、鄉愚瀕死之民、安能與爭。強者或數處重餐、弱者或後時空返、不公不均、無從核理。散米則安籍分給、即既無重餐、又無空返。其善三。

一家有幾口吃粥、必須齊出。此只消卑幼一名持票赴領、全家皆得安業。且近見吃粥婦女出頭露面、有志者羞泣可憐、愚稚者習成無恥。甚至執役之喪心綽趣、亡命之調笑挨擠、言之足令髮竪。散米則皆得全其禮節、又可不廢女紅。其善四。

然此猶小者也。救目前之性命、當救將來之性命。蓋目前之性命在口食、將來之性命在農桑。若施粥之法、無論如從前諸弊、民不沾恩、即使奉行盡善、飢民日日受惠、日日飽餐於城市之中、朝出暮還、如此不消一月、田地誰爲耕鉏、禾苗誰爲種穫。目前飢民終作餓殍、即目前不飢之民亦同歸於盡矣。惟各里散米、則僅費頃刻之支領、仍不曠逐日之工程、農安於畎畝、婦安於機紝、無曠土、無流民、有無相濟、則情厚。死徙不出、則俗淳。其善五。

況飢民宜散而不宜聚、宜靜而不宜動。日喧闐於闤闠、更有隱憂、何如帖然於村落間乎。其善六。

城市散米、似乎米多倍濟。然鄉民走領數合之米、往返過午、飢腸難支、必不能持歸炊煑、不過於城市即换餅餌、或畀飯肆些須之米、所買幾何。不足一飽、則反不如施粥矣。各里散米則無是患。其善七。

籠統施賑、人戶難稽。應領而不領、不應領而多領、弊端蘗生。惟各里造冊自賑、則隣里熟悉真僞、

難欺、必無不均不公之病。其善八。

城市施賑、必每日領給。此則或五日一給、十日一給、半月一給、廿日一給、一月一給。俱可遲速之期。視米之多寡難易爲準。但以五日十日爲佳。蓋五日以下則太煩而勞。十日以外則總給米多、饑民恐有不知撙節者、前去後空、反至飢餓、不可不爲之節制也。其善九。

所賑之米雖只數合、然十日五日總給、不奪其工、其人仍可做生活以佐益之、則全家鼓腹矣。其善十。

或疑此但救土著而不救流亡。不知流亡之在地方、深足爲害。其中狡黠頑或煽爲不良、久成癰痏、往往坐此。況被災之區、財力艱難、飽一流亡必餒一土著。夫此之流亡、即彼之土著也。但使各州縣各都圖舉行此法、各賑其土著、安得復有流亡。即有流亡、聞故鄉有米可賑、誰樂爲流離異域之人乎。其必歸而就賑矣。是不救流亡、正所以救流亡也。近見東三縣不被災之區、流民羣聚、當事紳士捐米賑濟、自是仁人用心。然飢民傳聞、皆相率奔赴、流亡益多。初意賑之、遺還其如所賑有限、既不足爲路糧、而後至者衆、則又轉生覬望、不思歸、亦不能歸。究意竟不飽、其生轉死他鄉多矣。不災之處、徒費財粟、無益於流民。被災之處、土田益荒、將來之憂更大。是流亡之因救而愈甚、不可以不察也。不若此法通行、救流亡之根源。如隣封豐熟、仁人君子肯博其施、則竟彙集錢穀、持赴被災之地、分助其地之不能賑者。此尤活人之實德也。其善十一。

此法既行、人不出鄉、又可佐以興作之事。各里之中巨室長者、或疏鑿、或累造、皆可活人。其里中公役、則高鄉宜濬河濱、低鄉宜築圩堤。有産之家、計畝稍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爲己業無窮之



利。若當時推擴此義、爲力尤大。即如吾邑官塘大河、自松老橋至石門高橋四十里間、河道淤淺、故潦則易涸、旱則易涸。若乘荒時挑深、真可爲語溪萬世之澤也。其法每工食米一升、更給一升爲工值、使足以養其全家、則存活者衆矣。其善十二。文集卷八

又石門縣志義行列傳云：康熙辛亥大旱、浙屬尤甚、窮黎輾轉溝壑、開廠施粥、吏胥侵冒、不沾實惠。之振吴孟舉倡施粥不如分區賑米之議。賚按：之振之議多與晚邨相同。

張考夫見聞録云：呂□□承先世之舊、家僕衆而無用、歲大歉、或謂之食指可損、曰：若輩有何生業、吾一日遣之、溝壑中物矣、且與度凶歲、徐爲之計耳。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張考夫今年已六十一歲。晚邨先生與何商隱商量、以考夫先生年紀已大、再不可使他有擔任功課的勞苦、應當給他一點養老金、讓他得到安心休息的機會。

張楊園年譜云：康熙十年辛亥、先生六十一歲。自是以後四年、何商隱與語水主人晚邨以先生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宜以餘年優遊書籍、乃各俱脩俸、爲先生家用、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邏間、相與講論、住留任便焉。

又張考夫辛亥答葉靜遠書云：用晦兄高明之識、曠達之度、既是超越倫等、兼其晰理必精、嗜賢如渴、祥兩載相依、殊覺瞠乎其後。不謂仁兄輕爲得師得友之言、聞之惶悚、直是無地可入也。張楊園集卷二

又晚邨先生與葉靜遠書云：某頽唐不自力、兩年以來、撲撇塵埃、有消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

違離之日多、親炙之時少。今年又得渝安、寅旭、佩蒽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合并之緣、從來希覯。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即容貌詞氣間、固是一麄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求益者、亦徒以名而已矣。文集卷一

秋、晚邨先生同吴自牧在大麻舟中閒談、先生聽到自牧的言論和以前大不相同、非常奇怪、問他這些理論從那裏得來、自牧説是出於你十五年前贈我的近思録。

哭吴自牧文云：憶辛亥秋、大麻舟中米鹽絮語、驟驚不同、問胡從得、勿吝我教。君曰：無他、即子之教十五年前受近思録、如嚙木札、心口不屬。比來讀之、分外有味、時玩一條、不能舍棄。文集卷七

冬、查漢園來會先生於廓如樓、時張考夫、何商隱等都在先生家中。

質亡集查雍漢園小序云：略至冬、復過予廓如樓、晤考夫、商隱、渝安、曉弁諸友、歸語人曰：如遊天外、問其説、何如、曰：非爾所知也。續集卷三

晚邨幼年即有咯血的毛病、順治四年、他的姪子亮功宣忠爲國犧牲、先生非常悲痛、即大吐一次、以後遇有鬱悶、便舊病復發。

行略云：幼素患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絶。辛亥已後、遇意拂鬱、即作。

賓考先生家中患肺病的人很多、從子進忠墓誌銘云：丁酉十月十九日、嘔血以卒、僅年二十有四。從子履忠壙志云：越某月某日、嘔血亦卒、年僅二十有七。從子愚忠壙誌云：亡何、患血疾卒、略得年二十有六。



宋詩鈔初集是康熙二年吳孟舉和他的姪子自牧在晚邨先生的水生草堂讀書時和晚邨同選的、到去年吳孟舉才把他開始印刷、至今年始印好。

吳孟舉宋詩鈔序云、略萬曆間李袁選宋詩、取其離遠於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詩則已亡矣。余與家弟自牧所選、蓋反是、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非尊於宋也、欲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略旹康熙辛亥仲秋之朔、洲錢吳之振書於鑑古堂。

賚按現行本宋詩鈔序、余與家弟自牧所選、蓋反是、中之家弟二字、光緒石門縣志卷十藝文類作東莊。東莊是呂晚邨先生所住的地名、時人每每借用這二字來名晚邨。宋詩鈔是晚邨先生同吳孟舉吳自牧合選而成的。呂用晦續集卷一盡載宋詩鈔列傳、可知現在通行本的吳孟舉宋詩鈔序中的家弟二字、是呂留良文字獄案發生後、爲避諱改的。光緒石門縣志的余與東莊自牧所選、蓋反是、才是未改的原文。又吳自牧是吳孟舉的姪子、並非兄弟、吳孟舉的黃葉村莊詩集有夏日口占四絕寄晚邨兼示自牧姪。改者欲避去東莊二字、又不明瞭孟舉和自牧的行輩、故云家弟、或者故意誤說家弟、使後人可以由這點疑案、尋出東莊來、亦說不定。

晚邨先生在宋詩鈔上做了八十二部書的作者的小傳、

小畜集的王禹偁。

騎省集的徐鉉。

安陽集的韓琦。

滄浪集的蘇舜卿。

乖崖集的張詠。

清獻集的趙抃。

宛陵集的梅堯臣。

武溪集的余靖。

歐陽文忠公集的歐陽脩。

和靖集的林逋。

徂徠集的石介。

武仲清江集的孔武仲。

平仲清江集的孔平仲。

南陽集的韓維。

臨川集的王安石。

東坡集的蘇軾。

西塘集的鄭俠。

廣陵集的王令。



後山集的陳師道。

丹淵集的文同。

襄陽集的米黻。黻即芾、故作米芾。

山谷集的黄庭堅。

宛丘集的張耒。

具茨集的晁冲之。

陵陽集的韓駒。

雞肋集的晁補之。

道鄉集的鄒浩。

淮海集的秦觀。

江湖長翁集的陳造。

雲巢集的沈遼。遼一作遼。

西溪集的沈遘。

龜谿集的沈與求。

節孝集的徐積。

簡齋集的陳與義。

盱江集的李覯。

雙溪集的王炎。

眉山集的唐庚。

鴻慶集的孫覿。

蘆川歸來集的張元幹。

建康集的葉夢得。

横浦集的張九成。

浮溪集的王藻。

香溪集的范浚。

屏山集的劉子翬。

韋齋集的朱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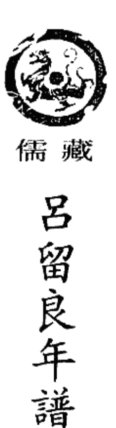
玉瀾集的朱槔。

北山小集的程俱。

竹洲集的吳儆。

益公省齋稿的周必大。

文公集的子朱子熹。



石湖集的范成大。
劍南集的陸游。
止齋集的陳傅良。
誠齋集的楊萬里。
浪語集的薛季宣。
水心集的葉適。
艾軒集的林光朝。
攻媿集的樓鑰。
清宛集的趙師秀。
葦碧軒集的翁卷。
芳蘭軒集的徐照。
二薇亭集的徐璣。
知稼翁集的黄公度。
後村集的劉克莊。
盧溪集的王庭珪。盧一本作瀘
溫塘集的劉宰。溫一本作漫

義豐集的王阮。
東臯集的戴敏。戴敏下一本有才字
石屏集的戴復古。
農歌集的戴昺。
秋崖小集的方岳。
清雋集的鄭震。
晞髮集的謝翶。
先天集的許月卿。
白石樵唱的林景熙。
山民集的真山民。
水雲集的汪元量。
隆吉集的梁棟。
潛齋集的何夢桂。
參寥集的僧道潛。
石門文字禪的僧惠洪。
花蕊夫人的費氏。



今年張考夫先生雖未做東莊的專任教員、但他乘便仍至語溪晚邨家半邏何商隱家督學、或者寫信去教導他們、實際上比從前專任時還來得負責。

他辛亥與呂仁左書云略不佞棲息語溪之日、足下未生也。尊君晚邨的四兄瞿良年方少而志行有高於人、時賓客滿座、而於不佞殊不落落。故僕亦雅愛重之。至壬辰順治九年之歲、攜家以歸、而尊君亦已下世矣。略是以足下年來過從、不佞未嘗不以故人子弟相處、其視一日之長、意較殷殷也。今足下舉動若此、非特自待過於菲薄、亦使鄙人有何心顏以對生死之交乎。略且同人每稱百里而西子弟之賢、無如呂氏、用老父子、使仁左無父而有父□□想是葆中兄弟、使仁左無兄弟而有兄弟、而仁左之於用老、不啻父子、於□□葆中兄弟、不啻親兄弟、一門孝友、真不易得。而今足下一比匪人、百度荒亂、竟至於此、可爲痛心也。張楊園集卷十四

又與呂仁左書云、前日所獻鄙言、足下以爲然乎。其以爲然、則當有見可之語、其以爲不然、亦當有辨論之辭、不應竟置不理也。今有兩題、可作文字示我。略日暮文字不到、明早將扶疾坐索矣。見不善如探湯、子絕長者乎。見同上

呂仁左是晚邨先生的四哥瞿良的兒子。公忠跋家訓云、從弟至忠、字仁左、四伯父耕道先生之子。少孤、先君教撫之、偶惑一妓、遂至流蕩。先君子嚴加禁督、始而懟憤、終迺悔悟、末年翻更勤儉、家賴不破焉。

吳偉業卒。

查漢園不願接受清政府的出身、在家裏騙着人說到省中應試、其實是沒有到省、是跑到東莊住兩個月才回去。

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壬子先生四十四歲。

質亡集查雍漢園小序云、壬子秋試、凡明經例有鄉邑起送文字、漢園紿家人以赴省、竟持劄至予東莊、相對兩月而歸。此劄至今留予架、家人莫之知也。友朋間徙義進道之勇、未有如漢園者。（續集卷三）

查漢園的學問最混雜、他初時是學佛老、後來學陽明、去年會到晚邨考夫先生等、又轉入程朱。他是晚邨先生的忠實信徒、故兩年工夫便有三次來到晚邨家中。最有趣的是這一次、因爲這次本是赴省應試、他領了縣學保送的公文、騙着家中的人說到省應試、而暗地裏打好避考的主張、一口氣溜到東莊來了。漢園這種思想、當然是受到晚邨先生的影響、所以能幹出這種敝屣功名的快事。

秋、間至桐鄉爲張考夫先生的太太診病。

張考夫壬子中秋前三日與何商隱書云、祥前以婦病久滯荒居。初旬用兄診視、云目下可以無恙、特恐後來不免漸成膈症耳。（略）用兄近以痔疾、一日之間、坐臥俱半、未能出門也。（張楊園集卷五）

又壬子冬與何商隱書云、弟初九日至語水、日來服藥、賤恙已減、不煩垂念。（略）弟自壯歲以後、自一身以及舉家疾病之作、初則聽之程長年先生、繼則委之薛楚老、今則全憑□□矣。常醫之藥、概不



敢服，往往因此得生。見同上

我們就張考夫先生的親身體念，可以曉得晚邨先生的醫術不是常醫所能比擬。

又云：醫道至用兄可謂耳目所及無能過之矣。今使無知之婦女鄉僻之傭工從而議其後，心竊爲之不解也。見同上

晚邨先生這時身體時常多病，又在評選時文，編天蓋樓偶評。考夫先生以爲他這時應當要好好調養身體的健康，不該做這種無關緊要的評選工作，故壬子與呂□□云：吾兄一載以來往往疾作，可以驗精力不及舊時矣。近自一門之內，遠而覆載之間，有多少擔荷，須此身以幹濟，何可令其漸就衰損乎。張楊園集卷七

又壬子四月與呂□□書云：弟自疾初作及今十月，不敢親書卷筆墨，自知過失日多，義理昏塞，故奮然出門，以親道誼，不謂德旌已西指矣。

案頭忽見天蓋樓觀略之顔，深疚修己不力，無一可爲相觀之益，而復直諒不足，不能先事沮勸，坐見知己再有成事遂事之失。凡連歲以來所爲適館授粲之德，將何所爲？夙夜内省，其亦何以爲心耶。仁兄少壯折節求友，可謂衆矣，總始終而論，負兄之德意者蓋已不少，若弟今日之疾惡，豈非又增一人乎。如兄稟賦之高明，嗜善之饑渴，與夫擇道之不惑，見義之勇爲，種種懿美，何難進造，比肩於千古之人豪。顧將久與昏濁之人苟盜浮名之輩，流動若絜長角勝者，某雖志行不立，私心不爲兄甘之。往時嘗止兄之學醫，實懼以醫妨費學問之力。今去此又幾春秋矣，自兹以往，少壯強力，

更有幾何。誠慮行年即若衛武、以去其半、中夜以興、雖若橫渠、猶將不及、堪爲若此無益身心、有損志氣之事、耗費精神、空馳日月乎。昔上蔡強記古今、程子尚以爲玩物喪志、東萊日讀左傳、朱子亦以其××××、何況制擧文字、益下數等、兄豈未之審耶。鳳凰翔飛千仞、何心下視腐鼠、隋侯之珠、不忍於彈鳥雀、祥固知言之於今無及於事矣。但前此未之聞、抑古人有言、非咎既往、實欲慎將來耳。伏維鑒此硜硜、急卒此役、移此副精神、惜此時歲月、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見同上

晚邨先生請張考夫編名臣言行錄。考夫以現在所能見到的史料大抵都不可靠、而且保存的史料又少得很、且其中純駁參半、故不敢着手。

壬子八月與呂□□書云、春間所商名臣言行之錄、輾轉思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略而三百年間紀載、大都失實、不可信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又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其間豈無訏謨碩畫、堪勒彝鼎者。但經永樂諸臣變亂刪修、則已非事實、其後數大節目、如復辟議禮以及三案等事、當時人物、闕之不可、闕載之弗堪。載至於隆嘉以後、大臣之行、修言道者、幾人錄其節義、則似獨爲節義一科、錄其循良、則似衹爲循良一種。乃若學問之士、其自月川、河東、聘君、敬齋而外、則已不免墜緒茫茫矣。文學則自遜志一峯、諸君子而後、如其人者有幾。然遜志之文存亡幾半、一峯之集純駁互有、其餘無論已。

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內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略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真所謂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也。

初夏承商兄委批傳習錄、略故亦未之舉筆。年來燕居深念先師劉宗周遺訓、非其義所出、一簞之食不可受於人。而漫承兄與商兄之惠、夙夜怵惕、不能自寧。今幸賤軀較之去秋稍覺安健、意欲仍如異時就一課讀之館、以畢餘齒、猶得自食其力、託於沒世無聞之義。略今使無人相招、固已自問枯槁楊園之鄉。略度亦兄與商兄之所許者也。張楊園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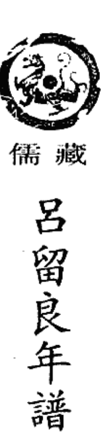
晚邨先生接到張考夫先生這封信後、就寫一封回信去、一是討論編輯名臣言行錄問題、一是討論教書問題。

復張考夫書云、杭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略來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款、誠有如尊慮之所及者。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見先生實學爲己、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更深切矣。獨所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館、不則寧枯槁楊園。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某所傍徨回惑而不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後、略皆足以廉頑立儒、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鈐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事爲歉、然則又妄揣以爲與伊川別事做不得、惟輯書有補之義相當、故同商隱兄舉此奉商、亦惟先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生辱教、何必著書、不著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繹意者、先生向時以爲有可就之義、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意年來舉動乖張、志氣隳落、有悅從而無繹改、深知其不可與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失人失言。斯其所謂非義者、是亦教誨之苦心乎。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

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也。某本薄劣、識趣疏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數、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澌滅、庶可不棄絕之耳。韓持國之治室、脩窗陳同甫之柑梨歲禮、雖老而不學、議論狂頗、而終不擯於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

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失實、不可信於後世、經變亂刪脩、盡非專實、愚則以爲此自古史乘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恒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況此但其一言一行耳。即朱子前集朱熹撰名臣言行録分前後二集亦首列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爲人律之義理、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事、則因事而論、人闕之、載之、皆當嚴核、於此似可以不論、即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生平行、修言道、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李幼武撰名臣言行録續集、别集、外集。非朱子意也。然即淵源録而論、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掞之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言伯之學術不正、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後來狼狽、宜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論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薛文清瑄一人、然其言醇正、而行亦有疏略者、將毋本朝無足存者乎。至於節義、循良、文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録之義例也。

鄙見此書之體、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别求春秋之旨。文獻無徵、亦衹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略、以俟後之學者而已。如廣搜旁覽、務求備盡、雖史局纂脩、徵羅宇内、恐不能無遺憾



矣。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所依傍哉。事關學術人心、同志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徇外爲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恐不得於燔書而廢烹飪之用、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韶光無幾、當玩心於先代遺經。則此義更有大於斯者。然則先生即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之所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園之鄉乎。文集卷一

作壬子除夕示訓、一曰敬順、二曰無私、三曰勤儉、四曰去邪。文集卷八和家訓卷一

康熙十二年 一六七三 **癸丑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春晚、邨先生因爲要編宋人遺書、故親至金陵搜集材料、在金陵會到黄俞邰、周雪客等、向他們借到宋人的集子幾二十家、至秋才返家。

答張菊人書云、某荒村腐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踣失學、今年四十有五矣、鬚髮敗墮、志業不加進、本末無足觀。略自來喜讀宋人書、爬羅繕買、積有卷帙、又得同志吳孟舉互相收集、目前略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易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即有好事者、亦揀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澌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一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澌滅自我矣。因與吳孟舉叔姪購求選刻、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辯其是非離合、友人即慫恿批點。人遂以某爲宗宋詩、嗜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略室中所藏、多所未盡、孟浪

泛遊、實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邰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鈔、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校、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

前孟舉兄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薇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此外倘有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

某疇昔無境外之交、性又戇頑、不善懷刺掃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邰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忘其麤疎也。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士無志也。志之不立、則歧路多也。而歧路莫甚於禪、禪何乎始。始於晉。今日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佳而傚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猶多浸淫遊戲於其中、其於治亂之源、殆有所未審耳。或者豪傑之士、不得於時、則借以抒其無聊者有之。某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成全之也。何遽無聊而遁於異物焉。略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有進於是。橫術廣廣（下廣字或是播字）、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屈頭而肩此大擔耶。略亦以同溺於漩渦之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力善泅者耳。（文集卷一）

這封信給我們幾個可注意的地方、一、宗宋詩嗜時文、不是晚邨本來的意思。二、中國之壞、是壞在一班講禪學的人的手裏、他們專在文學上和行爲學上做工夫、所以把古人實用的學問變

做了遊戲的玩具、忽略了治亂之源、故而演成了亡國的慘劇。三、我們親嘗這個亡國酸辣滋味的人、應該挑起救正學術的擔子來。這個擔子是什麼呢。當然是審察治亂之源。換一句話說、是要說明夷夏之防。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晚邨先生的中心思想完全建築在夷夏之防四個大字上。他一生所做的尊朱學、評選古文時文、都是一種方法、而不是目的。他的真正目的實在於夷夏之防的復興民族上。

晚邨先生把南宋亡國的責任捆成一個大包完全壓在陸九淵一個人的身上、恐怕陸九淵挑不起這個大擔子。若說陸九淵有禪學的夾雜、所以演成亡國的慘劇。試問朱元晦的學術就沒有禪學嗎。若說陸九淵忘了治亂之源的夷夏之防、則朱元晦說夷狄之有君略一章、正坐忘了這夷夏之防的大缺點。照夷夏之防看來、朱陸兩家都是半斤對八兩、無厚此薄彼的理由、都有共通負責的事實。我以爲晚邨先生所以曲赦了朱元晦、重懲着陸九淵、想來不是證據確鑿依法判斷的精確罪案、而是有或種理由的變通辦法。一則因晚邨的朋友黄太沖張考夫等都是朱學中人、難免形成門戶的成見、二則因朱學是清政府認爲挑選人材的標准學問、晚邨先生正想灌注民族思想到一般士子的身上、故不能不借重朱子來傳播他所主張的民族思想。其實晚邨是沒有尊朱的深意的。答潘用微書云、某村南鄙人也。略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他衹說因朱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總沒有說出朱子可信的理由來、可見他的終極信仰是在孔孟、並不在朱子。他所以要信孔孟是有深一層的理由的。

因爲他認定孔子的重要思想在於夷夏之防四個字上、孟子是擁護夷夏之防最出力的人、孟子闢揚墨正是闢楊墨忘了夷夏之防四個字。因爲孔孟是夷夏之防的一倡一擁、故晚邨最尊信他們、到朱子實是自鄶而下了。

晚邨先生對於夷夏之防云、孔子何以許管仲不死公子糾而事桓公、甚至美爲仁者。是實一部春秋之大義也。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所謂在於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國於披髮左衽也。見但燾譯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春秋是一部最講義法、使亂臣賊子懼怕的書。管仲是公子糾的臣子、他不死公子糾而反去幫公子糾的仇人桓公做事、照春秋的義法、管仲便是個亂臣賊子、應該受到嚴厲的誅貶的。但孔子非單不去誅貶管仲、而且還要稱贊他是仁者。這究竟是什麽意義呢。晚邨先生以爲君臣之義固然是重大、但是民族之義比君臣之義更要來得重大。因管仲能夠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就不被小節的君臣之義所拘束、專爲無能的公子糾死難、他要保住這個有用的身體來幫助大英雄齊桓公做那意義更重要的救中國攘夷狄。因爲管仲能攘夷狄救中國於披髮左衽、故孔子稱他是仁者。

在金陵會到施愚山閏章。

行略云、略嘗遊金陵、遇施愚山先生於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汍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

晚邨與施愚山書云、瀕行走別寓齋不值、略次日早發、遂不能再詣、至今惘然。倥傯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堂蕪、廡已信其遠則纓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則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卻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明志、其進取者大矣。略

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爲聲調、爲格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以此數者論先生之詩、所謂子女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何以益之。無以、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量工拙、未必盡讓子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得此義也。

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進步。然所謂進步者、亦不過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間脫落變化而已。其著作方郝陵陽、敬虞道園、集矣。講學能駕吳幼清、澄許平仲、衡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得毋尚有欲然於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無有耳、豈數子之著作講義尚有未工哉。亦或失其義也。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之崖、其視郝、虞、吳、許、直不啻點我足汗耳。不然、則所爲方駕數子者、無論是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過之、總則在彼圈禬中、終無出理。

此如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飄泊狂濤、時實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文集卷一

從這段論詩裏、也充分表現出他的思想。他以爲詩的好不好、固然是和聲調、格律、氣骨、神理有

關係，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形式問題，詩的真正重要的精神遠不是在這些聲調、格律、氣骨、神理的上邊，而是在孟子説的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的上邊。簡單的説一句，詩之義、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是什麼呢，春秋之義完全集中在夷夏之防四個字上，所以詩的好不好，專在這些幼穉的ＡＢＣ上面講求聲調、格律、氣骨、神理是不夠的，專在這些東西上面做工夫，就算做得十足的道地，也不過像郝陵陽、虞道園一流的無恥之徒，過着亡國的奴隸生活。真的好詩要在深一層意義的春秋褒貶上着眼，更須在夷夏之防上下工夫。唐朝的詩人中，惟杜子美踏上這個門限，所以子美的詩價值高出他人，不曉得這層深刻的意義的人，就是做得再好一點，也不過是袴襠裏面的蟣蝨，總飛不出袴子外面去。做這種無意義的詩，還是不做來得清脱。

又與施愚山論排斥王陽明的原因，是爲辯正學術的是非。

與施愚山書云：某跧伏荒塍，日趨弇固，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愯然也。

至謂痛詆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則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

使陽明爲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爲學、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

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鶻突放過也。文集卷一

從這裏很可見出晚邨先生做學問的認真態度。他以爲論道和論人不同、論人可以節取恕收。論道就不該應這樣渾沌模糊包羅和會。應當要在真理上研究得明明白白的的確確、然後將他直窮到底的批評出來。

他爲什麼要這樣詆排王陽明呢。他覺到陽明走錯了路、陽明忘了重要的夷夏之防的政治學說、而說向次要的良知良能的道德論上去了、故不得不起來闢他。

晚邨先生的中心思想在於夷夏之防、他的主要事業在於灌輸智識份子的民族思想。他在金陵與施愚山究竟說些什麼話、我們雖不知道、但行略說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汍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從這幾句話裏去揣測、也夠知道他當時所說的話的激烈和重要了。否則、愚山何以會汍瀾失聲呢。坐客何以會驚避呢。除了民族的大問題外、決不會使人感動到痛哭失聲和驚避的程度。

在異民族的統治之下、要宣傳民族主義是極危險的一會事。但晚邨先生在清政府的治下、這

樣激烈地宣傳民族主義、爲什麽那樣安耽無事呢。這當中的原因固然是晚邨站在朱子旗幟之下的立場來得好、但張考夫等的純理學爲他作掩護也很可以減少了清政府的注意。晚邨在金陵、張考夫好像很擔憂、屢次寫信去請他回來、大概就是怕他過於激烈直率、生恐鬧出禍來。

張考夫與何商隱書云、□□白下之遊、見其家報、歸期尚擬初秋、旬內聞有便人往彼、弟欲附書趣之遄返。張楊園全集卷五

又別楮云、晚邨有初秋方歸之信、深恐初秋亦不果、故亟往語溪、趣其返旆。張楊園集卷十一

又癸丑與呂□□云、琴書出門之後、耳目開滌、胸中日加灑落、知所得彌多也。但遊通都之會、已閱三朔、南北人士往來繁庶、交遊必日廣、聲聞必日昭。恐兄雖用自晦、亦不可得、迂鄙私憂、誠及於此。以兄高明、固已洞察微隱、無俟多言。種種多懷、不敢贅及。張楊園集卷七

這話分明是怕他在交遊當中不自覺的露出馬腳來、以兄高明固已洞見微隱、無俟多言、這就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暗示、種種多懷、不敢贅及、益發是不宣的不宣的幽默了。

晚邨先生在金陵是有兩種工作、一種是搜集宋人的遺書、預備刻宋人書、一種是開設書坊可以銷售自己所刻的書籍。

答潘美巖書云、某年來乞食無策、賣文金陵、亦止僦寓布家、自鬻所刻、並未立坊、亦未嘗販行他書。所謂天蓋樓者、乃舊園屋名、不可以移餉者也。若金陵書坊、則例有二種、其一爲門市書坊、零星散賣、近處者在書鋪廊下。其一爲兌客書坊、與各省書客交易者、則在承恩寺、大約外地書到金

陵、必以承恩爲主、取各省書客之便也。凡書到承恩、自有坊人周旋、可託、其價值亦無例、第視其書之行否爲高下耳。某書舊亦在承恩寺葉姓坊中發兑、後稍流通、遷置今寓、乃不用坊人。其地離承恩尚有二三里、殊不便兑客也。文集卷二

又與徐孔廬書云、弟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者、頗萌欺蝕之意、敝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梗、欲仗大力與雪客兄、以法彈壓之。文集卷三

晚邨先生的書有著述的、評選的、未成的三種。

一、著述部

天蓋樓遺稿

天蓋樓四書語錄

四書講義

四書題說

四書會意解

四書語類鈔

四書文

詩經彙纂詳解

呂氏醫貫

呂晚邨尺牘

呂晚邨家訓

易經彙纂

易經評解

呂晚邨文集又見行略

呂晚邨續集

晚邨古時文

評語正編

評語遺編

評語餘編

論文彙鈔

論類典

論式典

慚書

禮記題説

寶誥堂遺稿

呂晚邨詩集見行略

制藝一卷見同上

二、評選部

八家古文精選行略名唐宋大家古文。賚按此書坊間尚有出售、亦名呂晚邨八家古文精選。

天蓋樓偶評一見行略

天蓋樓各種文選

四書批語

評點黄洪憲金聲黄淳耀錢禧時文四部

評選明文黄淳耀稿

呂晚邨偶評時文

呂晚邨批評醫貫行略名趙氏醫貫評

呂晚邨評歸震川集

呂晚邨評天崇文讀本

呂晚邨評錢吉士稿

呂晚邨評艾千子稿

呂晚邨評陳子龍稿

呂晚邨選羅文子稿

呂晚邨選唐荊川稿

呂晚邨選楊維節稿

呂晚邨選章大力稿

呂評各種時文

呂選陳際泰時文

呂選錢吉士文稿

呂選歸震川詩文稿

宋詩鈔初集見行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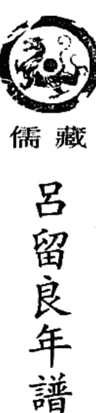
三、未成部

朱子近思錄見行略

知言集見同上

以上各書除註明見某書外、餘均見清代禁書總目晚邨先生著選各書經乾隆三十九年、四十五年、四十六年先後三度查禁焚燬、幾至絕跡、現在所留傳的幾種、實是刦後餘生了。

張楊園年譜還有一段記他翻刻古書云先生張考夫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諸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



賚按、呂用晦文集有二本、一白門刊本、桐城孫舫山編、據流傳本刻、不甚完備。一家刻本、晚邨先生的曾孫爲景編、雍正三年刻成。計文集八卷、卷一至卷四書、卷五序、論文、卷六論辨、記、題跋、卷七墓誌銘、祭文、卷八雜著。又續集四卷、卷一至卷二宋詩鈔列傳、卷三質亡集小序收亡友四十九人、卷四保甲事宜。代邑侯劉佐明作又附錄一卷。呂葆中做的行略

吳孟舉今年到北京、晚邨先生在金陵寫信與他、幷告訴他歸家的時間。

復吳孟舉書云、弟此間行止未定、畏暑、欲俟秋歸。若吾兄楚行必果、則弟留此以待、爲廬山之遊。如其不確、則七月望後束裝南矣。文集卷三

先生由金陵回家時、船過北門、見僧人在那裏建築寺院、他看到很生氣、寫信給朋友、請禁止他們的建築。

行略云、有妖僧將搆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錢、豪猾姿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略先君適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闢邪、且令門人董杲爲邑令言、指陳利害數以不可者七、卒毀去之。又見文集卷三與董方白書同與某書

答許力臣書云、某僻陋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偶因補葺亡友遺選、幷刻及塾課本子、行跡乖誤、刺違本懷。故於癸丑後、立意不復評點。文集卷二

自今年後、再不做評選時文的工作。

又答某書云、某本村鄙、業無淵源、徒守童時熟誦傳註、不敢變耳。講學之事、不但非其所知、亦生

平憎疾而不欲聞也。拙選止於癸丑，以後不復從事矣。見同上

先生自京歸家後，即移居東莊，非單不做選評時文工作，就是其他的時務也極力使牠減少。

張考夫仲秋丁亥燈下與呂□□云：尊君歸來，能謝世網，到鄉共數晨夕乎。張楊園集卷十四

回家後，瘻病復發。

與吳孟舉書云：自吳中歸，瘻患復作。文集卷三

又張考夫癸丑與何商隱書云：元龍兄弟來語溪，得讀手教，知臂痛作苦，隨以商之用兄，因用兄方患背毒，未能出門，度須重陽前後，方得同來奉候耳。張楊園集卷五

呂葆中在吳自牧家中教書，賡虞將女兒許與先生的兒子。

寄吳孟舉書云：大兒今歲爲自牧招，與其長郎同坐，今在園中，賡虞令弟忽擇及寒陋，議婚於弟，將爲子女親家。文集卷三

正月，生一孫，冬，第七子止忠生。

寄吳孟舉書又云：弟於季冬舉第七子，正月又添一孫。食口少繁，徒多爲累。見同上

又與大火辟惡書大火想是葆中的乳名，辟惡想是第二子主忠的乳名。云：盛六船來收，初十日字，知舉第三孫，十分歡喜，可小名京還，以誌吾遊也。家訓卷三

先生經紀他的四哥瞿良的葬事，大概是此年。

張考夫見聞錄云：呂□□之兄念恭行四，名瞿良。沒二十四年矣。及葬，哀泣不已，經營窀穸，罔間寒暑。

到家，拭涕語予曰：四先兄存日，吾心志未定，所爲多不堪憶，人皆目爲廢物。先兄獨謂不然，平日教誨慮吾不能領受，戒諭至於至三，又慮傷同氣之好，必委婉翻覆，及聽從而止。四兄非獨吾師，實吾知己。先兄沒後，吾所以待姪愧不能如兄之待弟，負兄實深，此吾心疚不能一日寧者也。念恭沒時，遺孤方一歲，□□教育夾持，同於己子，可謂盡心盡道，猶爲此言，眞不可及也。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又行略云：四伯父撫於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略四伯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纔歲餘，撫視如己子，以迄於成人。

又公忠跋家訓云：從弟至忠，字仁左，四伯父耕道先生之子。少孤，先君教撫之。

在金陵爲周雪客做他的父親櫟園焚餘集序。

先生的姊夫朱始聲和他的姊姊大概死於此年。

查漢園卒，許大辛卒。

李自來紱生。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甲寅，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謝絕醫藥大概是今年起的。

復翁衛公書云：某於此事本無師承，又不勤學，虛聲誤人，爲害不少。加以素性迂僻，不堪應酬，數年以來，病苦百出，未免偃蹇，外間不察，以爲有所迎拒，致取僇辱。以此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藥，并叩關謁醫者一概固辭。猶恐不免，不得已爲山遊白下之行，皆爲此也。文集卷三

又行略云、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自隱晦、且以傚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

晚邨的行醫張考夫極不贊成、考夫在丁未（康熙六年）時就寫信勸他舍去。

與呂□□云、仁兄文章可追作者之林、德誼足希賢哲之位、先代傳書既富、而生生之資又足無求於人。年來徒以活人心切、亟亟於醫、百里遠近、固已爲憔悴疾癘之託命矣。但自仁兄而論、竊恐不免隋珠彈雀之喻也。昔者大禹過門不入、爲放龍蛇、周公仰思待旦、爲寧百姓、若夫顔之陋巷、澤不被於一夫、績罔效於一業、天下歸仁焉。儒者之事、自有居廣居、立正位、而行大道者、奚必沾沾日活數人以爲功哉。若乃疲精志於參苓、消日力於道路、笑言之接、不越庸夫、應酬之煩、不踰鄙俗、較其所損、抑已多矣。況復絜長短於粗工、騰稱譽於末世、尤爲賢者所恥乎。弟固於知交之欲以歧黄之道行世者、往往諫止、而於仁兄彌切切也。非不知衰病餘生、緩急幸有賴藉、然不敢以私利忘公理也。仁兄往歲嘗與祥言、於擊千之書連屋、亦既夙有是志矣。何以久而未決也。將亦求者踵至、弗忍遽絶耶。鳳凰翔於千仞、烏鳶莫得而干之。夫物情則固有然者矣。（張楊園集卷七）

明朝亡國到此還祇有三十年、昔日一班以氣節自命的志士、都經不起新朝的威嚇利誘、漸漸改變了以前的志操、向着權門奔走、也不覺得羞辱了。

孫子度墓誌銘云、余初得交子度、竊意東南如許、所見不數人、必吾足目不廣。及變亂、即所謂數人者、或碌碌死、或改節死、或老而衰、求如子度之皭然、又不易得也。然自子度死二十三年（孫子度死在

順治八年余足目亦數更矣、并所謂數人者、未之多覯焉、更可怪也。略自子度死、習俗益汚、下向之同社、面目變换至不可識。驕者以奴隸屬人、諂者多潦倒自貶、白頭拜門、走於時貴、後起姿惑聲利、不復知名義爲何物、狂敗無恥、恬不相詫。文集卷七

老者白頭拜門、走於時貴、青年姿惑聲利、不復知名義爲何物、就這一點、趨奔上看來、已經可以曉得三十年工夫的亡國、能夠把民族性銷滅得淨盡。尤其使人痛心的、是以前同社的朋友、現在竟會拿出奴隸的目光來看待舊同志、這真使人疾首痛心。晚邨先生看到這種怪現狀、怎得不傷心悲痛。但世風已如狂瀾般的趨下、又有什麽方法去挽救呢。在這種慘痛情形之下、只好自己引退、謝絶他們的會見、也可省了許多的閒氣。

甲寅鄉居、偶書云、某迂戾無狀、屢獲罪於賢豪、循省愆尤、兩儀充塞、而硜硜之性、頑不可改、必將蹈國武之禍。用是屏跡丘樊、不復溷廁里黨、所冀知交待以移之遠方、終身不齒之例。愛我者譬某浪遊未返、晤言雖渺、筆札可通。見惡者譬某已爲異物、不見其人、亦將置之不校。則恩怨可以胥亡、是非可以不論、江湖浩浩、放此餘生、皆長者之賜也。

城市義既不入、村中亦無禮數、見賓倘猶以往返馳使相責、有斷不能奉命矣。文集卷八

其實人們都是趨炎附勢的多、真能自具一種高尚的人格是很少很少、尤其勝朝之後、又不爲新朝利慾所引誘、那是少之又少了。明朝亡國三十年的時候、固然是這個樣子、實在未到三十年的時候、早已是這樣子了。

張考夫見聞錄云、孫子度曰、今日處士寡婦實是一轍。婦人無夫、即禮法蕩然、貞靜自守者、十不一二。但至佞佛則濫觴無極矣。士人號方外、即廉恥掃地、自愛其品者、亦十不一二、若入聲氣、則靡所不爲矣。齊國有不嫁之女、不嫁則不嫁、而生三子。兩種人皆然。然處士知笑寡婦、而不知自反、可歎也。張楊園集卷三十一

與吳晴巖字雨若、安徽宣城人。討論辨是非的方法。

答吳雨若書云、竊謂聖道在兩間、略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略故得彼之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真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夫所非爲王、陽明則所是爲朱元晦可知矣。文集卷一

這是是非辨別法、亦可名之爲選擇法。這個方法初時看去好像不很重要、其實世界一切是非的選擇都靠有這個基本的公式。譬如行路、我們的目的是要到某大鎮去、現在面前忽然有A　B二條路、我們一時想不清楚究竟走那一條路是到某大鎮。在這個兩疑的時候、我們只有運用我們的常識或經驗、如根據我們的常識、某鎮是在我們出發地的東面、現在A路是向東、B路是向南或向北、我們就決定B路的不可靠、A路比較得可靠。這是第一辨的得彼之爲非而益信此之是。我們得到第一個方向的解決後、便可以進一步想第二個解決。如我們所欲到的目的地是一個都市、現在A路愈走馬路愈來得寬大平坦、路旁的商店愈繁盛稠密、人民的住宅愈整齊華麗、B路恰恰與A路相反、可知A路愈是、B路愈非、這是第二辨的真



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

先生的二哥茂良死於此年。

書西樵兄遺命後云此先兄十一年前書留篋中者也。甲寅八月十六日午兄病革、命簡以付某及生平事略數紙、曰爲我善成之。問家事、曰不必言。嗚呼。此非明於義利邪正之辨、豈易及此。以視世之名爲士大夫而惑於禍福死生、佞佛乞靈、甘於叛聖而不顧者、其智愚賢不肖相去何如也。略 文集卷六

西樵當是晚邨先生的二哥茂良的號。先生兄弟五人、大哥大良死在什麽時候不可知。三哥願良死了十九年才埋葬、葬時的情形張考夫的見聞録曾有記載、可見是先生二十二歲的前後死的。四哥瞿良死了二十四年才埋葬、葬時的情形張考夫亦有記載、可見是先生二十一歲時死的。先生的兄弟惟二哥茂良死得最後。

行略云晚年事二伯父尤敬。二伯父姓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之。即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遘疾、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君每曰、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祇一人存、視兄猶事父矣。

又從子婦孫氏墓誌銘云余仲兄性豪宕、於儒釋不甚辨、卒之日、忽以文字一幅授余、令勿作佛事。余受命、終喪未嘗用浮屠法。文集卷七

晚邨和吳孟舉本來是極要好的朋友、但近幾年來爲二人的志趣不同、意見漸不一致。在五六年以

、前他們大概受劉行楷余蘭的離間、曾有一度的分離、後來經過一班朋友的調解、才把感情恢複回來。今年雙方意見又漸漸分歧、朋友們看到這種情形、又想出來調和使各自諒解、仍修舊好。但是晚邨認定他和孟舉並不是感情上有什麼破裂、只是各人的志趣好尚的不同、這是毋用調和的。孟舉一時恐怕不會拋棄習俗的豪奢佚樂、我也不能用假情假義在向日心交的朋友面前敷衍塞責。

與某書云、方白昨過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疏、不可不急爲修好釋嫌之事。其言真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亦遠以周。此弟所感激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於左右。昔弟與孟舉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切劘於正人君子之途、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徵逐酒食、往還體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行楷余蘭之變、賴兄與諸友綰合、至今又五六年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患之德、既渥且久、夢寐不敢忘。今日但有弟負孟舉耳、不可謂孟舉負弟也。嗟乎、弟何心哉。弟何心哉。

蓋所以斷斷不合者、實某之迂拘僻戾、自足以取之。富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參禪付法、古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當闢。驕奢淫慾、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歛保嗇。毋踰繩墨、謟臣媚子、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簺、講習聲伎、豪家之風流、悅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者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於所事也。必曰是則是、非則非。一冰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遼絕、乃欲強挽而使之同。兄試思之、將

令弟改弦易轍以就孟舉乎。抑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知其不可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僞道學之可憎敗人意興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物之性、不睹不聞、無復憂惶駭愕、鰓鰓曉曉、日取罪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

蓋所爭在志趣而不在事跡。事跡可修釋、志趣不可修釋也。方白云吾兄亦知難於驟洽、且求全故交之念急、欲弟姑事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悠之往來、於義宜無害。然弟又有所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迫於朋友之牽摿、勉強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敷、所以復有今日錢若水所爲無品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揣蒙正之眼穿復位、譏昌言之罷斥流涕、皆苟且依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轍耶。朋友之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難進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道不合而退矣、又欲降而取乘田委吏之義、留戀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嚴光、士各有志、豈能相強。

今者孟舉原未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嶮黠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盡悃、統希鑒諒、不宣。文集卷三

我們讀了這一封信、曉得晚邨原來是希望吳孟舉好好運用他的天才、共同研究正人君子的道理、但後來孟舉是霑染世俗了、他不免有戲弄博簺、講習聲伎的少爺脾氣。這些習慣在以老

大哥自命的晚邨先生心目中是最看不過去、所以他不和孟舉往來。去年吳孟舉到北京去的時候、晚邨也用老大哥的莊嚴態度寫封信去、教他不要那樣、應當這樣。

與吳孟舉書云、出門和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外當慎、雖藥餌勿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侈張以招意外之虞。關津閘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以收斂謹密爲主、最要戒譏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絕鬭戲、屏遠聲伎、庶足以保身進德、省費避尤。略　文集卷三

他對吳孟舉這樣面面周到的指示、無一句不是老大哥教小弟弟的話。其實晚邨先生不光是對吳孟舉擺着老大哥的態度、他對於一切的朋友、總是負責任、總是愛做老大哥。

張考夫卒、年六十四。

張佩葱嘉玲卒。

錢本益大概卒於此間。

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乙卯、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仍居東莊、身患疥瘡、至不能行動。

與葉靜遠書云、弟自前歲冬即移居村莊、比亦患疥瘡、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考夫、沈石長、張佩葱於去年相繼淹世、敝邑同志一時略盡。文集卷一

沈孟澤以前曾從晚邨先生學醫、現在背着面詆毀晚邨。聽到孟澤這種殺老師的話、氣極了、寫封信去給仰問渡、背出孟澤的歷史和詆毀的原因。

與仰問渡書云、昨載臣來、致足下傳示沈孟澤督過之言、不覺聞之驚歎。雖夢寐之中、亦不料及此。略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穉圭及鼓峰、至邑遂棄其學而學焉。鼓峰既歿、孟澤乃不惜下問。僕雖無知人、不敢不盡其誠。數年以來、孟澤之道日行、然皆其才能自足以收之、僕自問曾無涓埃之益於孟澤、故亦未嘗敢竊爲己功也。況僕自村居避迹、惟恐問醫者之至、堅辭曲遯、至於發憤。略凡有問者、必舉孟澤以對。此足下之所知也。然則今日之云云、又何爲乎。我知之矣。孟澤譽望日隆、其體不可復詘、其勢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也。思目前所不達時務而仍爲直言者、計惟僕一人、所謂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耳。然僕自計、終不能復事孟澤矣。僕之生平、惟有一直、謂僕借私以訾毀、雖他人不相與者、未嘗爲之、況孟澤乎。若欲僕曲徇標榜、昧其是非之理、唯阿諛是從、亦素所不能也。昔金碧安有云、用晦待我甚厚、感之不忘、然其不堪處、必將甘心焉。僕之所遇、大約如此。略文集卷四

孟澤聲譽日隆、其體不可復詘、其勢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先生偏要仍爲直言、故孟澤不滿意於他。先生的待朋友、大抵都像金碧安所說、待我極好、但有不對的地方、他好像要把牠一刀削去、壞的換上好的、才甘心。這種老大哥的脾氣、是充滿他的全身的。

孫奇逢卒、年九十四。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丙辰、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派公忠到金陵去管理書店。

公忠跋家訓云、丙辰年、公忠初至金陵、臨行書此以囑。家訓卷二

臨行囑公忠云、至無錫、吊高彙旃先生、即行、若主人堅留、停日許則可、不可久。以遺書慙書致施虹老。凡有友即囑訪宋人集及知言集稿子、不可忘。若見常熟陸湘靈名燦者、索其舊稿。無錫華氏有慮得集、便則求之。問顧修遠家尚有書可訪否。有十二科程墨硃卷未見者、亦要尋。在京吃用、若楊宅有客在彼過年、即與衆位同打火、若無人、則自起火、不可擾楊宅、以刻苦淡泊爲主。一出門、即訂日用小簿、日日登記、覺察他日歸時、我要查勘。勿怠。在京中不可闕讀書作文之功、有船歸、即寄所作文字來。客路最多遊戲博奕之友、不可近也。至京、先具帖拜楊宅喬梓、致書。次日即往謁徐州來先生及子貫、致書。以次拜周雪客、龍客、黃俞邰、贊玉、倪闇公、各致書。

不可高興、終日出遊。見同上

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丁巳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春、爲搜集知言集的材料、到鴛湖、聞沈憲吉家中藏書很豐富、遂僱舟去訪他。

質亡集沈受祺憲吉小序云、丁巳春、余尋知言集佚稿於鴛湖、有友言憲吉所藏之富、遂移艇子訪之。憲吉一見如素、恨相見之晚、留余榻其齋、盡出殘帙、酒闌燈灺、娓娓不倦。略續集卷三

是年、葉靜遠又來會。

答葉靜遠書云、某衰病日深、支骨待死、較丁巳追隨時、先生所覩憔悴之容、已不可復得矣。文集卷一

客座私告大概是這時的作品。這篇文章寫得極有趣、可以作他的一篇自述看。文中有三畏九不能、

都是一種真實的自述。

文云某所最畏者有三、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今夢見猶悸。故雖生平交契、一登仕途、輒不敢復近、非故爲揀擇也、心有恐懼、習久成性耳。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即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

二曰名士向苦社門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矣、而變相旁出、尤不可方物、如選家論時藝、幕客談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游客敘聲氣、方技托知鑒介紹、彼皆有所求耳、接與不接、總獲愆尤、每晨起默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即終身大幸也。

三曰僧生平畏僧甚於狼猰、尤畏宗門之僧、惟苦節文人托跡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爾年以來、頗見托跡者開堂說法、諂事大官、即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其托跡時原不爲此、則可畏更過於僧矣。

又有九不能、一曰寫字本不善書、比苦痔瘍、去血久、筋脈顫振、并失其故矣。

二曰行醫靈蘭之書、向未之讀也、因家人病久、醫友盤桓、粗識數方、間與親契論列、遂爲謬許、傳誤遠邇、今三年之中、兒喪女夭、冢婦暴亡、身患藏毒、淋漓支綴、其能事可覩矣、且年未五十、鬚白齒墮、瘻疾一發、臥起洗滌非人不便、頹然一廢物、豈能提囊行市耶。

三曰應酬詩文、少孤失業、又無師授、不知行文之法、每苦有情不能自達、況應酬無情之言乎。

四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諛、而時尚所宗、未展卷帙、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諛者乃佳、其苦甚於夏畦。

五曰借書所寶借者惟此而友人借去輒不肯見還所謂借者一癡還者一癡也當永以爲鑒但欲依鈔書社例各鈔所有之書相易則可。六曰薦牘凡人投契各有誼分標榜樹私乃門戶中籠絡之術吾戆而固安能爲此至醫關人命師長生徒尤不敢妄舉況有言不信亦無可舉處。七曰宴會病不能久坐優劇素所痛惡觴政爭呶多致生釁皆其所不堪。八曰貨財之會親如知嫌隙大約開貨財而銀會事非一人期非一日吾見始終無言者鮮矣況力實不勝其能免乎凡有告急但諒己力所及有則贈之無則辭焉若必以會相強及居間借當之屬斷然不能。九曰與講會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何講之有。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其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文集卷八

張稷若爾岐卒。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戊午先生五十歲**。

是年清政府開博學鴻詞科想用這個方法收羅明朝的遺逸浙江當局首薦晚邨牒下他誓死不受。行略云戊午歲時有鴻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輩懼甚急走謁當事祈哀固辭得免。

晚邨先生今年恰恰是五十歲、親戚和兒子欲代他做壽、他始終不肯答應、寫了一篇壬午一日示諸子說明不做壽的原因。

文云、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思痛。按、思痛、本作哀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知矣。如是、故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宜。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沈文端公云、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萬曆間人、其言猶如此。然世俗縱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得慶也。使六十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詛之也、非慶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

然此皆泛論也、在吾今日則更有所不可者。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襁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已而出嗣、考妣祖妣相繼奄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嘗脫衰經。視他兒衣綵繡、曳朱履、如哀錫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一追念、未嘗不心傷涕溢也。生平未嘗一會親朋、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女族屬交遊之娛樂。而母年不能及四十、而幸己之五十爲榮。以父喪母哭之日、爲置酒張樂之辰、其可乎不可。

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以生爲重、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戊亥順治三年丙戌、四年丁亥。以後、無日不宜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

也。則其僇嚴於斧鉞、又何慶之有。故爲吾計、惟有閉門深匿、以木葉蔽身、以坭水亂跡、如世間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者爲慶、而慶之、則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按順治四年時、先生的姪子宣忠爲國死難於虎林、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等語、似像暗指宣忠。此吾終身不當慶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之例、又其小而不必言者也。略　文集卷八

又與周雪客書云：六年契闊、無時不思。兒輩歸、每述明德深用慰企。弟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吊、而爲慶耶。略所許詩冊、在吾兄贈言、隨時儆策、重於珠璧、誠所樂得而讀。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偏徵他友之作、不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弟嘗謂壽文、壽詩、起於末世、誇誕營競之俗、古來文人之所無有也。至於屏幛、軸冊、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正當力矯此弊耳。如何。如何。文集卷三

吳自牧大概是此年死的。

哭吳自牧文云：茫茫九區、知我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一六五二之歲、略自此迄今二十六年、其交益新、若未覯然。始而藝術、繼而文章、久之攜手、雒閩之堂。我行不掩、君不我非、言之不擇、亦不我疑。所以然者、非繇私好、信其生平、必更有道。文集卷七

晚邨先生的幾個同志如張考夫、張佩葱都死去了好幾年、今年又死掉吳自牧、益發使他感覺到興盛的時期是過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個斷蘆殘葦的衰落景象、而且他自身又多病、更覺到

人世的無幾、只可屏棄一切、預備打包走路。

與董方白書云、僕迂病日甚、即邑里紛紛、俱不欲相近、看此世界中、真無一足把翫者。惟殘書數種未了、思後來歲月無幾時、將屏棄一切、汲汲了此、此僧家之打包者也。但恨同志稀少、無處商量。向日張佩葱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年來德業日新、以爲有賴、此人而七月間又以暴疾亡。看此氣象火候殊不佳、顧形煢煢、有口掛壁、真無生人樂趣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文集卷四

晚邨自吳自牧死後、對世事感到極度的隳心、故云吾質已亡矣。他做了一部質亡集、專記載一班已死去的朋友的言行。

行略云、略與吳自牧先生始以文章藝術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

又質亡集吳爾堯自牧小序云、自牧、吾黨之第一流也。其聰明絕世、而未嘗流露奇智也。略今亡矣、吾亡以爲質矣、吾亡與言之矣。續集卷三

質亡集是在晚邨先生自己的刻局雕板、刻成後、請徐方虎做序。

答韓希一書云、試牘文字、弟素性所不喜。略惟質亡集有故人試牘附覽、弟處自開刻局、有二十許人、皆恃湯生一手寫樣給之、而刻局中一應收發料理、亦皆湯生主其事。文集卷四

又與徐方虎書云、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世。弟友大半皆兄友也、而弟平生於交遊間情事及雲雨變幻之來、亦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慭一援筆揮灑此意、拜賜多矣。同上

人們爲亡友寫質亡集、實在是一種極悽涼悲痛的哭靈工作。今年嘉興程定鼎來會晚邨先生、還同他開個玩笑。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他平時的風趣。

質亡集程定鼎扶埜小序云、扶埜天質英奇、風神散澹。終日與對、無一俗情塵氣。略去年遇之、顏色憔悴、云犯寒症、幾不相見矣。余戲之曰、質亡集中得佳文、亦復不惡。因相與大笑、不謂斯言遂成妖夢。續集卷三、

董時雨大概死於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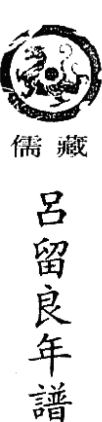
康熙十八年 一六七九 **己未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劉佐明做石門縣的知縣。石門縣志文職表 晚邨先生代他做一篇長七八千字的保甲事宜。保甲事宜緊要的有三點、一在於簡便易行、二在於舉報得人、三在於督率有方。細則有十四款、一畫港分界、二報保正副、三編選排長、四填釘支河、五設立橋柵、六置備器械、七訓練策應、八守望傳警、九臨敵救禦、十擒送盜犯、十一公設費用、十二禁止擾害、十三鄰圩援助、十四招徠向化。

沈憲吉死。

康熙十九年 一六八〇 **庚申、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夏、清政府徵聘天下山林隱逸、嘉興郡守薦舉晚邨先生。他聽到這個消息、覺得真夠麻煩、惹厭了他、



爲要避免這種煩麻騷擾、故將頭髮翦掉、把裟袈披上、表示無意進取、免得政府接二連三的來滋擾。行略云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翦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略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菴、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搆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

又云、庚申夏、方對客語、而郡劄適至、嘖嘖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

又與大火書云、薦舉事近復紛紜、夜長夢多、恐將來有意外、奈何、吾意及事至則難爲計、欲先期作披緇出世之舉、庶可倖免、汝在京、即今當爲布其說、云我厭棄世網、決意入山、爲住靜苦行僧、不復與世周旋矣、我且避跡妙山、待燕中爲定、再作商量耳。家訓

又答徐方虎書云、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痁鬼模糊、苦不相投、臥想碧巖蒼弁莽之間、自是神仙會集、非病僧所得與也。

有人行於途、賣餳者隨其後、唱曰、破帽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網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皇遽無措、回顧其人曰、何太相逼、生弟之薙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文集卷四

又復苗采山劉素治書云、弟老且病矣、爲俗氛所苦、薙髮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見同上

又答潘美巖書云、某病苦侵尋、精銷形瘦、投骨山菴、以待氣盡、初非效冥鴻之飛、亦未敢墮野狐之

竄。略生平迂僻、於冶情綺語、風流跌宕之音、性所不洽、至西來大旨、刺眼心痛、與新會姚江之説、同疾之若傷我者、雖圓頂衣伽、而不宗不律不義、講不應法、自作村野酒肉和尚而已。文集卷二

又與朱子望書云、吾痔瘻增劇、連年咯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以塵埃嬰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爲僧、結茅埭溪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文集卷四

又與柯寓匏書云、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壒坌集、去除不能、遂於夏間削頂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更字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值一笑也。見同上

晚邨先生的生平最反對佛教、他在金陵回家的時候、看到佛教徒造梵宇、他便寫信給朋友、極力阻止他們。這樣一個反對佛教的人、現在被環境壓迫、也只好急不暇擇地逃入他的敵人陣線上去、這真是逼上梁山。不過他雖剃了頭髮、披着袈裟、形式上像個和尚、但他骨子裏的精神並沒有被和尚所化、仍然是個孔孟的信徒。他寫了一篇自題僧裝像贊的短文、叫人看了真要笑倒。

文云、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既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綴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殆是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咦、東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遊裸鄉、毋乃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個什麼、都是畫蛇添足。文集卷六

是年仲春之望、作吳子振尋暢樓詩稿序。見康熙刻本黄葉村莊詩集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辛酉、先生五十三歲。**

姪履忠葬。

作姪婦孫氏墓誌。

江慎修永生。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壬戌、先生五十四歲。**

先生的同鄉吳容大涵成進士、道光石門縣志云一甲二名、光緒石門縣志云一甲一名。先生寫信去賀他。按、石門縣掇巍科的僅三人、一個是沈晦宋宣和間舉進士第一名、一個就是吳容大、還有一個是先生的兒子呂葆中、康熙丙戌舉一甲二名進士。

陳其年卒、年五十九。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癸亥、先生五十五歲。**

晚邨先生是一個富有風趣的人、我們讀到他的客座私告、自題僧裝像贊、都能想像出他的詼諧態度。是年又寫一篇癸丑初夏書風雨菴、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謝絕會客、但他的文章寫法確是滑稽得很。

文云、到此菴中、屏絕禮數、病不見客、隘不留臥、經過遊觀、自來自去、送迎應對、一概求恕。久坐閒談、爾我兩誤、可惜工夫、各有本務、知者無言、怨亦不顧、問我何爲、木雕泥塑。文集卷八

晚邨先生死於是年八月十三日、臨死前三天還是靠着茶几改訂稿子。

行略云、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略於是手披目覽、猶矻矻不休。門

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簀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量，其神明不亂如此。

病革，門人陳鏦等入問，勗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諭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

未死前寫好一篇遺囑，吩咐他的子孫對他身後的服裝和開吊時的儀式，都該依這個遺命去做。

遺令云：不用巾，亦不幅巾，但取皂帛裹頭作包袱狀。略

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蓋世俗孤哀分配之稱，原屬無理，且有行不通處。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母；稱孤哀，則傷後母，此所謂行不通者也。聞應士寅遺命一概稱哀子，渠所謂儀禮喪稱哀子哀孫，入廟者稱孝子孝孫。然不知哀子哀孫、孝子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名也。古人居喪，豈有狀帖與人通者哉。略

客來吊者，止子孫親人哭，不必令僕婦等代哭，且多婦人哭聲，亦非禮也。略　文集卷八家訓同

公忠跋遺令云：先君子終於癸丑八月十三日，遺命絕筆於十一日之晨，然中有數條，則自七月來已書之矣。

先生生時，曾會陸稼書隴其於嘉興，稼書和先生討論做人的問題。先生主張做人唯一要緊的是在愛物。先生死後，稼書的祭文猶記到這句話。

祭呂晚邨先生文云、先生之學、已見大意。闢除蓁莽、掃去雲霧。一時學者、獲睹天日。如遊坦途、功亦鉅矣。天假之年、日新月盛、世道人心、庶幾有補。而胡竟至於斯焉。自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起、中於人心、形於政事、流於風俗、百病雜興、莫可救藥。先生出而破其藩、拔其根、勇於賁育。我謂天生先生、必非無因。而胡遽奪其年、邪。隴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嘗反覆程朱之書、粗知其梗概。繼而縱觀諸家語錄、糠粃雜陳、珷玞並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康熙十一年、十二年。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所不能盡合於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十年以來、雖日讀先生之書、高山仰止、夢昧以之、不能相聚、一堂面相訂正。方思一旦解釋世網、從先生於泉石之間、切琢磨磋、以開其茅塞、變化其氣質。而先生竟至於斯、豈不痛哉。一芹之奠、無我或棄。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四　文字獄中呂案的始末

清初鬧過許多文字獄的案子、呂案是文字獄當中鬧得最大最久最慘酷的一件。晚邨先生既具着濃厚的民族思想、散佈出激烈的排夷言論、照常情推測早要鬧出慘劇來了。奇怪得很、這樣一個公開宣傳民族主義的人、在他的及身僅僅見到順治四年他的姪兒宣忠爲國捐軀一回事、其餘都平平安安、未見遭到一點的危險、所謂呂案的發生是遠在晚邨先生死後四十七年的事情。這當中的原因、想是晚邨先生的立場來得好的原故、因爲他站在朱子旗幟之下、可以免了當局的注目。

晚邨先生的思想早已印進時人的頭腦、不過到曾靜時益發把西洋鏡拆穿罷了。順治四年時有他的姪兒宣忠爲國捐軀、康熙十一年時有他的學生查雍的避考、這已是反清極明顯的表示。故行略云、略於是歸臥南陽村康熙五年拒絕應試後　略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蔥諸先生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以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忌諱。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可見他的思想已經普徧的印入當時的人的腦子裏去了、不過當時還沒有同曾靜一樣的知行合一者、未曾鬧出事來就是。

曾靜是湖南永興人、號蒲潭。他應試時見到晚邨所評時文、內有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議論、深爲歡喜、因此派他的學生張熙字敬卿衡州人。到晚邨先生家中訪求書籍。這時晚邨先生已死了多年、晚邨先生的兒子毅中盡將他父親的遺書授他、書內多是排滿革命的論調、張熙愈加深信、遂與毅中及晚邨先生的學生嚴鴻逵、鴻逵的學生沈在寬交結、時常有詩文還往、暗有革命思想的潛伏。

雍正即位的初年、他的兄弟都懷疑他行爲的陰險、各人祕密組黨、都主張對付雍正。後來各黨的人物被雍正殺戮的殺戮、放逐的放逐、這一場潛伏着的大内患總算讓雍正狂風掃落葉般似的吹乾净了。但是因内廷黨羽的放逐、而宮中的醜事遂傳播到外間、使民衆對雍正失了不少的信仰。又這時川陝總督岳鍾琪兩次要求進京覲見、雍正俱不答應、使鍾琪感到極度的不安。曾靜聽到這兩種消息、認爲是千載一時的難得機會、遂於雍正六年派他的學生張熙投匿名書於岳鍾琪、勸鍾琪起來實行民族革命。書中的理由是一邊説雍正人格的卑鄙、一邊説岳鍾琪的祖先岳飛原和金人有仇。岳鍾琪接到張熙的匿名書、即會同巡撫西琳臬司碩色祕密刑訊張熙、要他供出主動的人物。張熙看到情形不對、死不肯招出。岳鍾琪沒有辦法、遂改變方法、勸張熙告訴他主動者、讓他可以迎聘前來共同畫策起事、且向張熙發誓表示誠意、張熙才將曾靜告訴了他。岳鍾琪得到了這個確實消息之後、便密奏雍正。雍正聞到這個消息非常害怕、遂差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把曾靜拘來審訊。曾靜知事已鬧穿、無須畏避、便直認出來。雍正命將曾靜張熙提解來京、一邊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等家中所藏的書籍。李衛將搜到日記等書籍和案内有關係的人一併解京。

這筆案子東華錄載着許多重要文字、可以供我們參考。

雍正東華錄云、雍正七年五月（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云四月、諭内閣九卿、未識他根據何書。）乙丑。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靜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

舉事。岳鍾琪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鍾琪置之密室、許以迎聘伊師、佯與設誓、張熙始將曾靜供出。岳鍾琪具奏、併其逆書奏聞。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靜審訊。據曾靜供稱、生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往訪呂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契、因致沈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曾靜、張熙提解來京、旋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先將曾靜反復研訊、並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據曾靜供稱、前因輕信呂留良邪說、被其蠱惑、兼聞道路浮言、愈生疑妄、致犯彌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並發呂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聖朝深恩厚澤、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等備錄供詞、進呈御覽。諭內閣九卿等、我朝肇造區夏、天錫人歸。略詎意逆賊呂留良者、悍戾凶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譏。夫儀賓之後裔、於親屬至爲疏賤、何足比數。且生於明之末季、當流寇陷北京時、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爲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鄉里。是呂留良於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嘗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熙六年、應是五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詞薦、

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薦則薙髮爲僧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爲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爲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於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憑空撰造公然罵詛所著書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板流傳或珍藏祕密皆世人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閱之餘不勝惶駭蓋其悖逆狂噬之詞凡爲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之於紙筆者也（略）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其日記所載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犯吳三桂書亦曰清曰往講若本朝與逆藩爲隣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吳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賊奴人人得而誅之呂留良於其稱兵犯順則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朝疆宇之恢復則悵然若失轉形於嗟歎於忠臣之殉難則汚以過失且聞其死而快意不顧綱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爲心不顧生民之塗炭惟以兵連禍結爲幸呂留良處心積慮殘忍凶暴至此極也又如僞永曆朱由榔竊立於流寇之中在雲南廣西等處其衆自相攻劫貽禍民生後兵敗逃竄緬甸順治十八年定西將軍愛星阿等領兵追至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朱由榔大軍隨至城下緬人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此爲永曆之實蹟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轉於伊馬前皆跪之事譬說荒唐誕謬極矣

總之逆賊呂留良於本朝實有徵應之事蹟則概爲隱匿而不書則專以造作妖誣快其私憤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爲羲皇以來所僅見等語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徵暴斂民不聊

生、至於流寇肆毒、疆場日蹙。略我朝掃清寇氛、與民休養、略六十餘年、民安物阜。即考羲皇以來、史冊所紀、略可以並比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來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震雷、細星如彗、日光磨盪、皆毫無影響、妄揑怪誕之處甚多。總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揑造妄幻、或人觀聽爲事其失實不經、皆不顧也。略其他猖狂悖逆之詞、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舉。

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止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有較曾靜爲倍甚者也。朕向來謂浙省風俗澆漓、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訕悖逆、自伏其罪、皆呂留良之遺害也。甚至民間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內、有海甯平湖闔城屠戮之謠。比時驚疑相煽、逃避流離者有之、此皆呂留良一人爲之倡導於前、是以舉鄉從風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聲勢之囂凌、黨徒之衆盛、皆須加意周旋、優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如近日總督李衛、爲大臣中剛正之人、亦於到任之時、循沿往例、贈送祠堂匾額。況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濁亂世俗、害有不可勝言者。略今日天道昭然、惡貫時至、令其奸詐陰險盡情敗露、則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維持世教、彰明國法。且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己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爲其道、以亂臣賊子爲其學者乎。此其狎侮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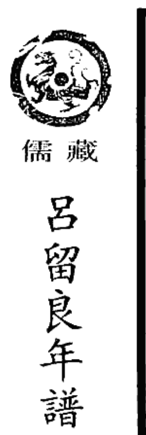
朕即位以來、實不知呂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惡貫滿盈、神人共憤、天地不容、致有曾靜上書總督

岳鍾琪之舉、曲折發露、以著呂留良之凶頑。而呂留良之子如呂葆中者、曾應舉成名、蒙恩拔著鼎甲、仕列清華、其餘子孫多遊庠序、乃不即毁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前此一念和尚謀叛之案、黨羽連及呂葆中、其時逆跡早已彰著。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懼以死。就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遇如此之驚危險禍、且荷蒙聖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當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爲倖逃誅殛之計。豈料冥頑悍驁、習與性成、仍復抱守遺編、深藏笥篋。此固呂留良以逆亂爲其家傳、故世惡相承、罔知儆惕。略曾靜逆書朕已洞悉、知外間逆黨頗衆、竟有散佈訛言希圖搆亂者。然其所詆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已意自爲判定歸結。若如呂留良之罪大惡極、獲罪於聖祖在天之靈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綫之良、亦無不切齒而豎髮、不欲與之戴履天地。此亦朕爲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應將已故逆賊呂留良、及見在子孫嫡親弟兄子姪、照何定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直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詳核定議具奏。雍正

東華錄卷七

讀了雍正這篇諭文、可見他恨晚邨先生是恨到極點了、甚至認定呂留良的邪說比當事犯曾靜還要來得大、也可見他對晚邨先生的注意。這篇諭文有幾點主要的敘述、一日記的內容、二呂留良反清的原因。三呂留良邪說的影響。四呂留良的罪比曾靜更大。日記原書早被焚禁淨盡、內容究竟怎樣、我們都無法知道、幸虧有這篇諭文、使我們曉得牠的內容有稱呼不恭敬的、稱大清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曰往講。有綱常倒置、助虐迎寇的吳三桂、耿精忠起兵攻打清朝、呂留良則欣然有喜、惟恐

其不成。清朝打贏了仗、則悵然若失、轉形於嗟歎。有顛倒是非侮辱清朝的、永曆逃到緬甸、緬甸人震懼、執獻軍前、呂留良說滿漢官兵皆跪倒永曆馬前。清朝應徵之事蹟、皆隱匿不書、專以造作妖言快其私憤、云今日之窮爲羲皇以來所未有。就論文看來、可見日記內容言論的激烈、所以要觸動雍正的大生氣。論文說、呂留良反清的原因是、A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B康熙六年因考試劣等。王府儀賓之孫一節、徐珂清稗類鈔也說、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念明代。這種論調都是把晚邨先生整個的民族觀念拉回到局部的一姓尊榮上面去。其實他對淮府儀賓之後是沒有好大的關係、他的思想中心完全在整個的民族觀念夷夏之防上。如其他爲淮府儀賓的後裔才反清、那沒在明朝亡國之後、他應該有一點表示。但我們在他的文集（除姪子宣忠殉國外）終看不出他在明亡後有反清的激烈表示、可見那淮府儀賓之後不是他反清的真正理由。并且他在順治十年還考過邑庠生、益發不能說他爲淮府儀賓之後才反清。論文又說他康熙六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這也是故意侮辱的誣陷之詞、不能作爲理由的。如若爲考試劣等才反清、那麼他一定是一個熱中名利的人。既然是熱中名利、何以薦他博學鴻詞他不肯接受呢。何以薦他山林隱逸他又不接受呢。尤其難解的是論文內明言其順治間應試、得爲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鄉里。一時說他歲科屢試每居高等、一時又說他因考試劣等、這不是自相矛盾麼。第三點說他邪說的影響有A.影響到汪景祺、查嗣庭之流、B.影響到海甯平湖闔城屠戮之謠、C.影響到一念和尚謀叛之案。這或者有一點可靠、不過我們都得不到充分的證據了。第四點說他的罪比曾靜還要大、這點頗具理由。



因爲一個是發明者、一個是摹仿者、如其論功、摹仿的當然不能和發明的相等、論罪亦該應有主從的分別。

又同月乙亥諭曰、朕前所批岳鍾琪奏摺、偶檢幾件、發與曾靜看。朕與岳鍾琪君臣之際、一德一心、略且朕所批岳鍾琪奏摺甚多、此不過數十分中之一分、而摺內加恩岳鍾琪之處、亦不過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靜乃欲上書勸之謀反。豈非醉生夢死、冥頑無知之人乎。略查曾靜逆書內、有傳聞岳鍾琪兩次進京、陛見、俱不允行、岳鍾琪深自危疑、因而上書等語。曾靜平昔夷狄之見、橫介於胸中、又聞此無根之語、不覺其逆心之愈熾。略但此傳聞之說、必有所自來、著曾靜確實供出。以曾靜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寬宥、則傳說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從寬貸。略

這篇諭文若說寬宥曾靜、不如說暫留曾靜、讓他招出傳說由來之人爲確切。雍正對嚴鴻逵也極表示憤恨。

同月丙戌諭內閣云、浙江呂留良凶頑梗化、略其徒嚴鴻逵者、實爲呂留良之羽翼、推尊誦法、備述遺言、又從而恢張揚厲、以附益之、其詞有較呂留良爲甚者。夫呂留良以本朝諸生、追附前明儀賓之末裔。略至若嚴鴻逵、自其祖父、已爲本朝之編氓、略於明代豈有故君舊國之思、略而亦敢效顰乎。茲擇其悖逆之語、一併宣示。日記有云、索倫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火、近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衆星搖動、如欲墮狀、又或飛或走、俱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變、欽天監云、此星出

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吴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凡此荒唐悖逆之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記載者、不勝枚舉。略嚴鴻逵生今之世、略乃臆造譌言、好亂樂禍、略種種喪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餘、而尤加幻妄、豈非兇逆性成、萬死有餘之逆賊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譽、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薦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意、抗慢詭激、其日記有云、予自意定當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静永興縣人在彼中講學、學者稱蒲潭先生、從前因讀講義、始棄諸生。略似此悖逆叛亂之人、略與吕留良黨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嚴鴻逵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雍正對沈在寬也表示極端的含恨。

同月戊子、諭内閣云、嚴鴻逵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自其祖父已在覆幬化育之中、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略乃墮惑逆黨之邪説、略稱本朝爲清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狂悖已極。此沈在寬與吕留良、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至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郅隆、目爲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肆。略且沈在寬云、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經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悖肆詆本朝、乃與逆賊曾静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爲事、實無可逭。著交與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供具奏。

這筆案子是分開兩處辦理、吕留良、嚴鴻逵、沈在寬等由部議決定、曾静、張熙等由雍正自己酌量辦

理。後來曾靜寫了一篇悔過書——歸仁說、遂得免死。九月頒行大義覺迷錄、極闢呂留良學說的錯誤、並將曾靜的歸仁說附刊在後面。東華錄雍正七年九月癸未云以曾靜等口供及歷次所降諭旨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

文云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略非尋常之聚類羣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爲同異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爲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爲感孚、而第擇其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略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略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略乃逆賊呂留良凶頑悖惡、好亂樂禍、俶擾彝倫、私爲著述、妄謂德祐宋恭帝年號以後天地大變、亙古未經、而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爲毀謗。略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爲滿洲之君、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爲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爲島夷、南人指北爲索虜。略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略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

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略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略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略中國民人死亡過半。略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略是我朝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略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爲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爲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讐也。略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大夫猶不可非、況我朝奉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爲有君、況爲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疇、而可爲無父無君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略而後人則故爲貶詞、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掩沒之耳。略平心執正而論、於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爲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於爲善、而深戒爲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道者當何如也。儻故爲貶抑、掩沒略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爲既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爲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爲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之苦無

有底止矣、其爲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

況若逆賊呂留良等、不惟於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經大法概爲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爲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以有爲無、以無爲有。此其誕幻譸張、人聽聞、誠乃千古之罪人。所謂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誅者也。非止獲罪於我國家而已、此等憸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冀僥倖於萬一、曾未通觀古今大勢。略 但憸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略 若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逆天背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使愚昧無知平日爲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爲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儻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特諭。

大義覺迷錄後有曾靜的歸仁說。

歸仁說云、聖人非常生、故其生亦無常地。略 夫麒麟鳳凰不必盡出於中國、奇珍大貝何嘗不產於海濱。同此天地之中、有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而二哉。略 世人不察、往往誤謂東土非中華文物之會、並不知列祖相承之德。妄以春秋之義、引孔子之評管仲、甚至有惑呂留良之逆說者、其名爲欲正大義、而不知反戾生人之大義也。夫計世運之升降、必以治統爲轉移、而稽治統之轉移、

又必以道統爲依歸。唐虞三代之盛、承帝統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推文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之聖人、已不盡生中土。秦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至宋而天運始旋。略其開道統者始於周濂溪、集成者爲朱子。周子生於湖南永州、而遷於江西。朱子生於安徽徽州、而學於福建。永州、福建未嘗非古所謂三苗八閩之區、而謂聖人之生顧以地限耶。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四二章

曾靜的歸仁說、稻葉君山先生已斷定是雍正的口吻、我們無用再去討論。惟大義覺迷錄除了一些謾話的不足討論外、他的華夷無別論似乎值得研究。他的理由是、一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二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三明之天下喪於流賊李闖等之手、照雍正的意思、中國的天下不一定要中國人做皇帝、外國人也可以做中國皇帝的。舜和文王便是一個例子。這是打破國界觀念的說法。進一步說、明朝的天下是奪取元人之手、喪在流寇手裏。清朝是取之流寇、並非是在明朝手裏奪來。這些理由都可銷彌中國人的民族思想和光復念頭。不過我們要想想滿洲的入主中國、是不是同舜和文王一樣。明朝是不是奪取元人的天下。清朝的天下得於流賊之手、中國人就不能談革命嗎。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先得明白民族和國家的根本意義。什麼叫做國家、什麼叫做民族。要把這個大前提弄清楚、然後可下結論。潘光旦先生說、有三個名詞最容易相混的、一是國家、二是種族、三是民族。國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Nation一字、便有人譯作國家、民族或國族。民族容易和種族相混、因爲一個民族總有他的所由搆成的種族成分。略其實這三個名詞是不難分別

的。略國家的意義是政治的、法律的、經濟的。種族的意義是生物學、人類學的。民族則介乎二者之間。一個人群的結合、在種族的成分上既有相當的混合性、在語言、信仰、以及政、法、經濟等文化方面又有過相當持久合作的歷史。略這樣一個結合、便是一個民族。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潘先生告訴我們、國家是政治、法律、經濟的人爲結合、種族是生物學和人類學的自然關係、民族是人爲和自然的總和而成。我們得到了這個基本的前提、便可探求出結論的是否錯誤。我們再就歷史上、看舜和文王在當時與我們在生物學上人類學上同我們有什麼不同。又在政治、法律、經濟上和我們有什麼不同。我們在歷史上終不能找出不同的地方、可見舜和文王早已與我們是同一種族的了、不能說是異族入主。滿洲入主的時候便不是這樣了、他的法律、政治、經濟、血統都和我們不同、光是辮髮服裝、已鬧得天翻地覆、這還不是異族入主麼。以漢族爲本位的中國、明太祖打倒元朝是光復、不能說他是奪取。清朝在當時既無政治、法律、經濟、血統的相同、不論得之誰人之手、漢人都有恢復的權利、不得以得之流寇便要埋沒漢人的民族思想。其實國家這樣東西是某一固定的領土內的同一生活的人民集合起來謀共同的利益的。所以日本的法學博士高田早苗說、其言國家的目的、在發達國家能力、完成國家生活者也。英國著名的法學家菲律謨爾氏Phillimore、說國家乃一羣永遠佔據一固定領土的人民、因其同法律、習慣及風俗聯結而成一政治集體、藉一有組織的政府而施行獨立主權。可見國家是某區域內同法律、習慣及風俗的人民集體組織而成、藉此謀共同利益的機關。試問滿清到中國做了皇帝、能不能代中國人謀利益。事實告訴我們、清政府治下的中央官吏尚書是滿漢各一人、侍郎是

滿漢各二人、地方官吏中央有特派的將軍來監視牠、人民當中還有吃糧不做事的旗民。這些滿洲人坐享優越位的權利、還不是與中國國家的人民謀共同利益有妨礙麽、還能叫中國人不要革命嗎。大義覺迷錄。忘了國家是某區域內的人民謀共同利益的大前提、故結論不能穩固、結果大義覺迷也不生效力、故到乾隆時把他收回了。

連州知州朱振基供奉晚邨先生的長生祿位、被生員陳錫控訴、革職查辦。

雍正七年九月、東華錄云、署廣東總督傅泰奏、廣州府理猺同知朱振基、於前任連州知州任內、私置逆賊呂留良牌位、設祠奉祀、連州學正王奇勳、勒令闔學生員奔走趨奉、茲據連州生員陳錫等合詞呈首、應提參究治、得旨、朱振基王奇勳俱革職、拏問其私置呂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該督嚴審究擬具奏。略

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擬將曾靜張熙等照大逆不道律辦理、雍正不接受他們的議案、主張將曾靜等免罪、他的理由是、一、岳鍾琪曾與張熙設過誓、二、曾靜的造謠是出於黨人阿其那塞思黑之黨員。

雍正七年十月丁未、東華錄云、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從古史冊所未有。略但朕之不行追戮者、實有隱衷。上年曾靜之徒張熙、詭名投書與岳鍾琪、鍾琪倉卒之間、略嚴加根究、問其指使之人、張熙不肯供出真實姓名、旋即加以刑訊、而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許以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張熙始將姓名一一供出。略岳鍾琪誠心

爲國家發奸摘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體、實所不忍。況曾靜等僻處鄉村、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靜之事、則謠言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明白剖晰、俾家喻戶曉耶。

又同月戊申諭云：上年此事初發之時、略令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前往湖南、拘曾靜到案、明白曉諭、逐事開導、略而伊始豁然醒悟、悔過感恩、其親筆口供不下數萬言、皆本於良心之發現、而深恨從前之誤聽浮言、遂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也。蓋其分別華夷中外之見、則蔽固陷溺於呂留良不臣之邪說、而其謗及朕躬者、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之逆黨奸徒、造作蜚語、布散傳播、而伊誤信以爲實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將一載、朕留心體察、並令內外大臣各處根究。今此案內著邪書造謗言之首惡、俱已敗露、確有證據、並不始於曾靜者甚明白矣。略則曾靜之誤聽尚有可原之情、而無必不可寬之罪也。略

且朕之寬宥曾靜、非矯揉好名而爲此舉也。略昔我皇考時時訓誨子臣曰、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即自新遷善之機。略朕祇承聖訓、日以改過望天下之人、蓋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者。曾靜可謂改過者矣。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路也。略曾靜等係朕特赦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惡暗傷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蓋曾靜之事、不與呂留良等。呂留良之罪、乃

皇考當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則朕亦自遵旨而曲宥矣。特諭。

我們讀了丁未、戊申二諭、曉得曾靜張熙的赦宥並非是曾靜張熙罪輕的緣故、也並不是如雍正所説曾靜的華夷分别是惑於吕留良謗及朕躬、是誤信於阿其那等的緣故、牠的真正原因是在事關内廷的兄弟鬩牆問題。雍正雖犯過殺兄慶太子允礽屠弟允禩允禟等死於幽禁的大嫌疑、但這種慘劇他終不喜歡多演、他終望他的兄弟們能悔罪自新、因爲他想兄弟們悔過不再殺戮、便不得不先赦曾靜張熙、做個寬大的態度給他們看、讓他們可以安心悔過。如其殺了曾靜張熙、豈不是又要激起他們的内變嗎。故云、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路也。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門會奏、照大逆律將吕留良等治罪。雍正仍主張由各直省學政奏到生監等意見後、再行辦理。雍正九年十二月、命大學士朱軾刊刻駁四書講義語録等書、頒發學宫。

乙巳諭内閣云、吕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今罪蹟昭章、普天共憤、内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毁爲請、朕以爲從來無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毁、無論毁之未必能盡、即毁之而絶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所據以辨其道學之真僞乎。以故毁書之議、概未允行。頃者、翰林顧天成奏稱吕留良所刊四書講義語録等書、麤浮淺鄙、毫無發明。略茲據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録、逐條摘駁、纂輯成帙、呈請刊刻、遍頒學宫。略朱軾等既請刊刻、頒布學宫、俾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説。朕思此請亦屬可行、姑從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讀書者。

呂案自雍正六年張熙勸岳鍾琪革命起、中間經了許多徵察、直至雍正十年十二月才結束了晚邨先生的部分情形極慘。

雍正十年十二月乙丑諭內閣云、呂留良治罪之案、前經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撫學政藩臬提鎮等合詞陳奏、請照大逆之例、以昭國憲。朕思天下讀書之人甚多、或者千萬人中尚有其人謂呂留良之罪不至極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學臣徧行詢問各學生監等將應否照大逆治罪之處、取具該生結狀具奏。其有獨抒己見者、令自行具呈學臣爲之轉奏、不得阻撓隱匿。今據各省學臣奏稱所屬讀書生監各具結狀、咸謂呂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難書、律以大逆不道、實爲至當、並無一人有異詞者。

普天率土之公論如此、則國法豈容寬貸。呂留良、呂葆中俱著戮屍梟示、呂毅中著改斬立決。其孫輩俱應即正典刑、朕以人數衆多、心有不忍、著從寬免死、發遣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略呂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毀、其財產令浙江地方官變價、充本省城工之用。

同月又結束晚邨先生的學生嚴鴻逵、鴻逵的學生沈在寬、和同呂案有關諸人的案子、情形十分慘酷。

東華錄云、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逵梟獍性成、心懷叛逆、與呂留良黨惡共濟。略嚴鴻逵應凌遲處死、已伏冥誅、應戮屍梟示。其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歲以上者皆斬立決、男十五歲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俱解部給功臣家爲奴、財產入官。沈在寬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略允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又呂留良案內黃補庵自稱私淑門

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庵應擬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爲奴、父母子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車鼎賁俱擬斬監候。又呂留良案内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尚應革去生員、杖一百、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應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尚幼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毋庸議。

得旨、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斬立決。黃補庵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尚俱著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責完結。張聖範朱羽采朱芷年著釋放。

雍正做了十三年的皇帝便死了、接着的是乾隆。乾隆即位之初、即命湖廣湖南湖北督撫將曾靜張熙捕回治罪。結果也用了殘忍的手段將他們殺掉。

雍正十三年冬十月、乾隆諭云、雍正是八月死的、這時乾隆已即位。曾靜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能蔽其辜。略夫曾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而我皇考於呂留良則明正典刑、於曾靜則屏棄法外。以呂留良謗議及於皇祖、而曾靜止及於聖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略著湖廣督撫將曾靜張熙即行鎖拏、遴選幹員解京候審。略其嫡屬交地方官嚴行看守候旨。

是年十二月、將曾靜張熙慘殺。

十二月東華錄云曾靜張熙伏法。

我們讀了乾隆慘殺曾靜的理由後再回想到雍正特赦曾靜的諭旨、真要使人奇怪。雍正說、曾靜係朕特赦之人、略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乾隆那怕不是雍正的兒子麼。乾隆豈難道忘了老子的遺囑麼。爲什麼雍正說不能殺、乾隆偏生把他殺了呢。這豈不要使我們奇怪嗎。老實說一句、專制魔王是不講信用的、他們祇有一句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祕訣。與他私人地位不利的終是他的眼中刺、終究要給他拔出毀掉才甘心。

晚邨先生雖遭到清政府的慘刑、可是他的民族思想早已散佈到人民的心田上去了。當呂案發生時、有閩人諸葛際盛上書毀謗晚邨、即引起湖北通山縣的幕賓浙江會稽人唐孫鎬的反應、他作一篇討諸葛際盛檄文、極罵諸葛際盛的阿諛無恥。檄文見齊周華名山藏副本下卷 他於雍正八年被湖北的臬臺謀死獄中。唐孫鎬的檄文很爲當時人們所注意、臬司將他謀害、時人多懷不滿的心理。雍正九年、武昌的學生在上官面前讀律、忽喊起律殺人無隱者、今唐孫鎬無辜斃獄、而皆不究、豈朝廷畏惡進言者耶。抑豈其言之迂謬耶。一時弄得上官沒有辦法、又演出一次大慘案來。

呂案這幕慘劇的收場是一位浙江天台人齊周華。齊召南的從兄。國朝先正事略云族子、誤。周華字漆若、號巨山、幼年頗負文名、與堂弟齊召南有海內二齊的稱譽。他在雍正九年草疏、獨抒己見、這疏被天台縣教諭王元洲所阻、不得上達、他恨極了、決心親至刑部衙門投遞、又被押回交浙江學政辦理、在獄五年、受了許多慘刑、直到乾隆即位才赦出。此後偏遊五嶽、結交當地人士、至乾隆二十一年才返家。乾隆

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熊學鵬到天台縣盤查倉庫、齊周華將所著書獻給熊學鵬、又鬧出一幕大慘劇。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旨云、齊周華著即凌遲處死、伊子齊式昕、齊式文、伊孫齊傳繞、齊傳榮、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至該犯胞弟齊周蔭、胞姪齊式鵬、齊式鸞、齊式標、齊式冕、齊式燕、俱著加恩免其治罪。餘依議。欽此。清代文字獄檔案二

又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庚辰東華錄云、原任禮部侍郎齊召南坐徇隱近族齊周華逆詞革職。

其實齊周華部分牽連的並不止齊召南一人、除齊召南尚有贈言的翰林院編修吳縣楊繩武、齊周華書內的湖南驛鹽道全州人謝濟世、秀水的盛禾、平湖的陸大業、鄞縣的蔣杙之、天台的陳溥、葉紹詩、梅元標、丁治化、丁學希、徐光綬、張孟藹、姜景莊、陳碩齋、齊汝器、余埏、齊之政、臨海侯嘉繙、仙居王分三、德清的房演、即雍正十年爲呂案被流放三千里的房明疇臨川李紱等。

包賚

二十五、三、二十六、杭州

參考書

呂留良的呂用晦文集。
呂留良的呂晚邨手書家訓。
張履祥的張楊園全集。
吳之振的黃葉村莊詩集。
陸隴其的三魚堂全集。
呂留良等編的宋詩鈔。
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
道光石門縣志。
光緒石門縣志。
東華錄。
清史稿。
清代文字獄檔案。
齊周華的名山藏副本。
黃宗羲的南雷文案。
黃梨洲年譜。

張楊園年譜。
黄宗羲的南雷詩曆。
呂留良的續集。
清代禁書總目。
蕭一山的清代通史。
徐珂的清稗類鈔。



後記

最近我託朋友爲我鈔到一部呂晚邨的詩集。這書中很有些紀事的材料可證明晚邨的事跡。不過這部年譜已經印成了、祇好附記在此。

一、以前根據張考夫的見聞錄推定晚邨的三哥季臣（願良）死在順治七年庚寅、現在由詩集證明是死在順治八年辛卯（西元一六五一年）。

餘姚黃晦木見贈詩次韻奉答云、季臣辛卯便仙遊、猶子（季臣子宣忠）成仁十四週。爲痛念恭（瞿良）心輒碎。更思子度涕嘗浮。生纔少壯成孤影、哭向乾坤剩兩眸。莫謂衰頹甘退舍、頭臚三十已堪羞。（呂晚邨詩集倀倀集）

二、行略云、甲辰歲（康熙三年）、有友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已哭、擬於西臺之慟、已而瘞於南屏山石壁下。行略祇有這點簡略的示意、並沒有說出友人是誰。

詩集癸丑（康熙十二年）金陵遊稿訪黃俞邰（一作邵）留飲云、十年前識舊春坊（黃坤五）、喜說無雙江夏黃。自是夢魂時照屋、豈期醉影書登牀。（呂晚邨詩集零星稿）

又哭黃坤五云、此總非吾土、死閩猶死吳。來收浙江骨、去慰秣陵孤。（先生閩人、流寓白門。病甚、吾勸還寓居。曰、吾何歸哉。在彼猶在此也。）扶櫬兒號甚、登臺客慟無。所知應滿道、肯爲束生芻。（呂晚邨詩集倀倀集）

訪黃俞邰留飲所謂十年留飲舊春坊、原註云、黃坤五。此黃坤五當即合黃俞邰故爲江夏無雙。哭黃坤五謂來收浙江骨、當即行略所云有友人死於西湖所指之友人。

又晚邨至金陵是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友人死於西湖是康熙三年甲辰、首尾恰十年、故訪黄俞部、留飲云十年前識舊春坊。

三、晚邨與黄太沖感情破裂的原因究竟在什麽地方、我終無法看出、但高旦中墓誌銘兩提草堂。不知墓誌銘所説的草堂是不是即晚邨的水生草堂。儻若此草堂即是水生草堂、那當然容易挑起反感。

包　賚

廿五、十二、五、南京馬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二十九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26
SS号=12365596
DX号=000007507353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